武侠世界



$2.00

790

◀編 後 話▶

小虎子揭破潛匿在止水山莊的內奸後，爲拯救葉慧雅的生母，迫得重返古家堡，之後又有甚麼奇遇和肩負甚麼重任呢？今期的「金縷衣」末段有交待，請愛好東方英君作品讀者們万勿錯過。

×××　　×××　　×××　　×××

青年作家馮嘉先生下期又爲本刊撰寫「定型性」大小說——藍衣雙女俠故事：「鋼手魔星」。馮君過去之司馬洛故事，深受一般讀者喜愛，相信今次他的精心作品，一定不會令各位失望，祈請注意。

要知相思到底有甚麼好？相思是甚麼滋味？相思又有多深？有多遠？…………請看黃鷹君繼「白蜘蛛」後下期在本刊隆重刊出之：「相思夫人」。

黃君描寫故事筆觸細膩，結構內容緊湊，閱後使人迴腸百轉，回味無窮，「相思夫人」定能令你滿意。

、×××　　×××　　×××　　×××

因爲郵遞延誤的關係，今期「神眼遊龍」及「黑獄」二稿迫不得已暫停刊出，下期定當如期刊出，并致歉意。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79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翡翠佛像

馬雲·文
盧令·圖

飛來艷福　夜看至寶

阿生越來越成熟，他是鐵拐俠盜唯一的愛徒，呂偉良自然希望他成爲一個有用的人。阿生總算沒有令他師父失望，目前他已是國際特警的一名地區隊長。

國際特警是世界性的安全組織，總部設於巴黎，世界各大城市均有分部；每個分部有一位處長，是最高的行政人員，負責與當地政府連系。但眞正負起行動的，就是隊長。阿生就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行動隊長，他的輝煌戰績已逐漸惹起巴黎總部方面的注意。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阿生的成就呂偉良不但毫無妬意，反而感到十分的驕傲。

因爲呂偉良常常覺得自己是個「不成器」的人；儘管他在市民心目中是一位大俠士，他樂於助人，不畏權貴的作風早已膾炙人口。但是，畢竟他總覺得自己一無所成，太過吊兒郞璫！

他做事不喜歡依正法理，只因爲他認爲法律太不公平；尤其是當地的法律，呂偉良就認爲只是爲有錢人而訂立的。

他希望做的事往往不爲法律所容，因此之故，他是個有案底的人！

呂偉良希望阿生成爲一個出色的反罪惡人才，抱着大無畏精神，爲善良的人伸張正義，這就是呂偉良一生中最大的期望！

阿生並沒有令他失望，他在國際特警組裏面的表現十分出色！

呂偉良不時勉勵他，要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不要驕傲，也不要屈服於任何惡勢力之下。

阿生年青英俊，四肢齊全，身手矯捷，承繼了鐵拐俠盜呂偉良的武功和修養，但他的先天條件是比他師父更好的。任如重是個好上司，阿生是他親自去物色的人選，結果阿生沒有令他失望，也等於證明他的眼光獨到。其實原來的國際特警隊伍之中有不少自認老資格的，亦往往對阿生的勇敢和機智佩服得五體投地！

但是，阿生到底是個年青人，任如重了解到年青一代的心理；他不想工作太過令阿生在心理上負担太重。雖然阿生很少埋怨。

於是任如重終於眞眞正正的安排一個假期給阿生。

過去阿生三番四次獲得假期去渡假，總是到頭來就給一些突如其來的工作纒上了。最後便是取銷假期，忙得要命。

但這一次，任如重起用副手代替阿生的工作，眞眞正正的批出了兩個月假期給阿生。同時告訴阿生，他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

阿生也明白，只要有國際特警組的地方，都歡迎他前往訪問；尤其是這時候的呂阿生，正是如日方中，紅透了半邊天！

儘管任如重這一回眞正希望他獲得一個愉快的假期，阿生仍然在担心一些突發事件；這些突發事件．往往是迫使他改變旅行計劃的因素！

阿生已安排好環遊世界的第一站，那是泰國曼谷！

以前如果有人要在二個月時間之內完成環遊世界的壯舉，可能是一種夢想；但現在是噴射時代，自然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阿生所以安排第一個站頭在曼谷，是因爲他最熟悉當地的「行家」；過去每次到那兒去都是爲了工作，希望這一次可以開開心心的玩幾天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親自送阿生到機塲去，時間只是下午五時許。

航機將在六時開出，所以他們還有時間在餐室裏聊天！

林愛莉名義上雖則是阿生的「未來師母」，但是她從來不以尊長輩自居；事實上他們之間的年紀也相差不太遠，同樣是年青人，所以林愛莉有時也喜歡捉狹阿生，就像在離家之前，她就趁阿生登樓取行李時，揚聲僞稱任處長有電話找阿生接聽！當時就把阿生嚇得一跳！

憑阿生過去的記憶，試過好幾次就在最後一刹那因爲任處長的電話而令他改變渡假計劃的。因此亦難怪阿生呆了一陣！

結果當然不是處長的電話，阿生也舒了一口氣！現在林愛莉又說：「我眞担心處長會在這時候突然之間跑到這裏來把你截回去！」

阿生苦笑道：「那我只好相信命運的安排，也許是我命中註定，沒有渡假享樂這一回事的！」

呂偉良却說：「阿生，你還年青，何必急於要享樂？我不反對你去渡假，因爲渡假可以調劑身心，但如果萬一眞的任處長把你召回，也許他是非你不可，那你就只好放棄一切，接受任命！」

是的，過去阿生也是因爲師父呂偉良的一番說話，他才乖乖的回到工作崗位上面去；這一次他希望順順利利的放下工作的担子去渡假！切不可又一次被召回就好了。

三俠在機塲餐室閒聊之際，呂偉良忽然與一個正進入餐室的人招呼。阿生因爲背向入口處，不知道來者是誰，但無論如何，他不希望是他的上司任如重。

但是，阿生再看看林愛莉的表情，他的內心便不禁詛咒起來！

林愛莉聳肩笑道：「命運的安排有時眞的不到你不信服的！嘿！」

這表情自然表示來者必是任如重了！

阿生仍然半信半疑，回轉身來，這時果然有人走到了他的身邊來。他微微仰頭一看，果然是任如重！

阿生登時呆住了！

記憶所及，任如重每次把他召回，都是親自打電話或者親自前來會見阿生。阿生感覺到這老傢伙可能又搬來一大套「非你不可」的理論！

阿生拉了一把椅子讓他的上司坐下來！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說：「處長先生，你的時間太準了，要是再遲二十分鐘左右，阿生已經起程，想不到你依然可以及時把他截回！」

任如重呆了一呆，莫名其妙地說：「我爲什麼要把他召回？」

「難道你是來此送行的？」林愛莉感到出奇地問。

任如重道：「是的，我是來送行的，因爲阿生此去將會是兩個月，我担心有人留住他，所以趕來吩咐幾句，盡可能依時回來銷假！」

阿生舒了一口氣！

三俠在互相交換眼色中，也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任如重又說：「各地特警分部都知道阿生是個人才，但是眞正的罪惡中心還是我們這裏，希望我不會失去了一隻左右手！」

阿生當然聽得明白任如重的意思，他笑道：「沒有地方比這裏更加適合我生活了。處長，你放心吧！我一定會回來的。」

任如重含笑跟他握手。

這時候，又有人走過來跟任如重招呼！

那是一個中年商人，叫做包日成。任如重從中爲他們介紹！據說是經營玉石生意的。

包日成原來也是乘搭六時飛出的一班客機前往曼谷，目的是爲了購買緬甸出產的玉石。他既是任如重的朋友，阿生也樂得在旅途中有個人作伴。

但是，當任如重跟包日成在另一張餐桌交談時，呂偉良也剛好跑去打電話，因此只留下阿生和林愛莉二人。林愛莉却在這時候對阿生說：「你以爲這個姓包的，會是個眞正的商人嗎？」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阿生不禁怔了一怔！

「不怕對你說，我見過此人。」林愛莉道，「要不是因爲他是處長的朋友，我可能以爲他是某方面的特務或者間諜！」

「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一間餐室。」

「爲什麼你有這種懷疑？」

「當時他與另外一個男子在市中心區一間餐室裏，我剛好跑進餐室去借電話，有些奇怪的事情給我無意中發現了。」

阿生問：「到底是什麼事？」

林愛莉說：「當時我發覺這姓包的跟另一男子在餐桌下握手。」

「這有什麼稀奇？剛才我們經處長介紹之後也同樣跟他握過手。」

「但是，他們爲什麼要鬼鬼祟祟的在餐桌下握手？」林愛莉又說：「況且，他們當時實際上，不是握手那麼簡單，我以爲那是一種手語！」

「手語？」阿生也感到事不尋常。事實上他在「格殺勿論」一案中，也發現過有人用手指傳出密碼。所以他覺得林愛莉並非敏感，而是有所根據。

林愛莉說：「根據當時的情形看，他們可能知道附近有人偷聽他們的談話，所以才改用手語。也許對方的人已裝下了竊聽儀器，故此他們不得不如此。但是，他們一定想不到無意間給我窺見了。可惜當時我爲了趕赴朋友一個約會，沒有去理會他們！」

阿生問：「你確信就是他？」

「絕對是他！」林愛莉肯定地說：「他當時所坐的位置剛好給我看得見，而且光綫投在那位置，反而另一個男子我看得不大清楚。你知道我是由街外走進餐室中借用電話的，如果當時我在那兒喝下午茶的話，我一定不會放過他！」

阿生還想問下去，但是這時候不但呂偉良回來了，任如重也帶着那姓包的過來。

包日成含笑盈盈道：「時間差不多了，我們走吧！」

原來他已結了賬，三俠自然無須掏腰包。

但是他的濶綽反而令到林愛莉有點忐忑不安，甚至替阿生有點担心！

阿生此行一去便是兩個月，師徒二人難免有些依依惜別！

至於任如重，也聲聲珍重的把阿生送到閘口。

一片驪歌聲中，林愛莉也逐漸忘記了此事，反正她已向阿生提出過警告，相信阿生也會懂得如何防範。

航機依時在六點正飛出！

阿生本來以爲多了一個人作伴，旅途中一定可以減少寂寞。但是聽了林愛莉那番說話之後，反而覺得身邊似乎多了一枚計時炸彈！

包日成看來很喜歡接近阿生，因此登機之後他竟然徵得阿生鄰座的乘客的同意，跟他交換座位。如此一來他便可以跟阿生坐在一起。

阿生本來打算拋下一切，明知對方是個問題人物也不會去理會他；他要眞眞正正的去渡假。既然不是在辦公事，他應該沒有責任的。

但是，包日成偏偏在身邊嚕嚕囌囌的，阿生實在不能不去跟他搭訕！

航機朝西飛，太陽也由西山沉下去，因此飛機好像在跟時間賽跑；事實上噴射客機的速度是令人感到驚奇的，當他們抵達曼谷時，才只不過下午六時二十五分而已。

如此一來，豈不是全部航程不足半小時？

但事實並非如此，曼谷的時間本來就已經慢了一小時，而X市的夏令時間又快了一小時，因此，他們實際是飛行了兩小時才對。

當地特警隊長乃龍親自在機場恭候，阿生可以不經海關檢查站，便離開了機場。

包日成是商人身份，他當然沒有這種方便，只好與阿生揮手告別！

阿生向乃龍問道：「替我訂好了酒店房間嗎？」

「希頓酒店，有泳池的，滿意嗎？」乃龍一邊開車，一邊笑了笑！

阿生點點頭，倚在沙發上，舒了一口氣！

他心裏想：眞正愉快的假期終於開始了！

但一個影像在腦海中掠過，却令他感到有點不安！

阿生立刻又問乃龍：「請再說一次，那是什麼酒店？」

「希頓酒店，你應該不會太陌生的。」乃龍說。

阿生記得包日成似乎向他說過，他也是住在這一家酒店的。

眞是寃家路窄！——阿生心裏想。

本來他就打算從此不去想他，儘管林愛莉認爲他是個問題人物！

但是，想不到神推鬼擁的，偏偏又教他們住在同一間酒店內。

儘管如此，阿生還是決心不再去理會其他事情，除了尋開心之外！

乃龍開玩笑地問：「要找個女嚮導嗎？我可以替你找個熱情如火的美女！」

阿生笑道：「這裏的天氣已經够熱了，我怕吃不消啊！不過聽說清邁有許多美女，那兒風光如畫，我倒想去看看。」

「是的，清邁的美女世界聞名，你要去的時候告訴我吧，我會爲你找個好嚮導！」

「謝謝你！」

汽車在酒店門前停下來。

酒店的侍者替阿生挽行李，乃龍則陪着阿生到柜枱去登記！

乃龍爲盡地主之誼，一再吩咐酒店的領班好好地招呼阿生！

阿生住的是一間大套房，極其豪華，舒適的確是够舒適的，但一想到價錢就覺得肉痛。雖然付租的是國際特警，因爲這次阿生是公費渡假，但他仍然覺得不該太過浪費公帑。

不過，既然乃龍已經預早安排好一切，阿生也只好聽其自然！

阿生這一回無須有任何顧忌了，以前每次住到這陌生地方來的時候，他都得檢查一下有沒有被人事前裝下了偷聽儀器。但這一次既然是假渡，並非爲了公事，大概不會有人對付他

吧！

乃龍走了！

阿生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洗一個澡！因爲當地的天氣委實太熱，剛才下機之後已是渾身大汗。

阿生剛走進浴室就有人敲門！

阿生以爲侍者，讓他進來；但進來的却是令他有戒心的包日成！

包日成笑道：「我剛在下面查到你住在這裏，眞湊巧，我們竟是鄰居；我的房間就在這兒右面第一間，與你相連！」

阿生知道他經常來此購買玉石，也常常住到這家酒店來，却想不到他的房間就在隔鄰。到底是他事先訂好的，還是剛才知道阿生住在這一間，故意選擇相連的一間住下，那就不得而知了！

不過無論如何，阿生還沒有證據證明對方是某方面的特工！

人家既是自己上司的朋友，阿生自然不好意思拒人於千里！

於是阿生只好招呼他坐下來傾談。

包日成也不會令人覺得討厭，他明知阿生正要入浴，他只是過來招呼一聲，然後相約阿生共晉晚餐，便返回自己的房間去了。

阿生不好意思拒絕，只好說句：「等一會兒再見！」

入浴時，阿生覺得有一種奇妙的預感，就是這一次渡假可能又令他無端白事的忙起來！

那是令人氣煞的，萬一包日成眞的是個問題人物的話，他會不會正計劃如何利用自己？

不過阿生有時回心一想：包日成既是特工，如果他的上司任如重又知道的話，爲什麼他不告訴自己？假如是同一路綫的人，即使任如重來不及交代，包日成自己也應該對阿生說出才對。

任如重既然在機場說包日成是個玉石商人，會不會是連任如重也不知道此人的眞正身份？然則，阿生就更加要打醒十二分精神了！

林愛莉的「警告」，以及任如重的「介紹」，在阿生的心目中造成了矛盾！

阿生不希望任何事情阻碍他渡假的計劃，但經驗告訴他，有時許多事情來得太過突然，實在令他無法抗拒！

阿生剛由浴室出來，赫然發覺有個人站立在門後等候他！

可能是剛才他過份集中精神思索着那個「問題人物」包日成，也可能是浴室的水喉聲浪掩蓋了外面的聲響；他很少這麼大意，給人偷摸入房也一無所覺的。

還好那是一個女人——一個千嬌百媚的女人！

她含笑盈盈地由門後走過來，目光充滿了一股神秘的魅力！

阿生還沒有穿上衣服，下半身只圍上了一條毛巾，上半身是赤裸着的。

「小姐，你可能找錯房間。」阿生說。

那女子笑了笑：「如果你是呂阿生先生，我就找對了，怎麼會錯？」

「但我並不認識你！」

「那有什麼要緊？只要你認識乃龍隊長不是一樣嗎？」

阿生想起了乃龍說過要介紹一名美女做他的導遊，但他沒有答允下來。也許乃龍看見他沒有正式拒絕，便當他答應了。

那女子只有二十歲左右，也許未足二十歲，但長得非分豐滿，三圍突出，許多男人見了這種女人都會怦然心動，阿生當然也不會例外！何況她還主動的投懷送抱，伸手撫摸着阿生的胸肌。

阿生感到渾身灼熱，這種原始的衝動是每一個正常的男人都難以避免的。

但是，當那女子把她的纖纖玉手沿住阿生的背肌滑下，伸至腰間打算把毛巾解除時，幾個疑問衝擊着他的腦海，令到阿生臨崖勒馬，輕輕地把她推開了！

阿生已經不是個孩子，他是個健康而正常的男人，自然有着生理上的需要。

但在另一方面，阿生又是一個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除了職業上的高度警覺性之外，他自小便受到鐵拐俠盜呂偉良的道德培育。所以，阿生不但擁有渾身武功，同時也是個潔身自愛的人。

因此在最後一刹那間，那女人給阿生推開之後，也感到有點錯愕！

她瞪住阿生，似笑非笑地問：「你討厭我還是現在沒有興趣？」

阿生重新把毛巾纏緊，打着手勢走向門後，示意道：「請你走吧！我還有個約會。」

那女子呆了一呆！她臉上的一絲笑容，也消失了，半怒含嗔道：「你這人眞不識情趣！」

阿生開門讓她走了！

有點出乎意外的順利，但更出乎意外的事就是當阿生打開衣箱的時候。很明顯的，有人動手在他的行李中搜索過了。

阿生當初看見那陌生女子站在門後，還以爲她剛剛進來，但現在看來她早已偷了入房，還動手搜索過阿生的行李。

她是誰？目的何在？

阿生立即開門追出去，但見那女子的芳踪渺然！

他還沒有穿回衣服，有個西婦以驚奇的目光瞪住他，她可能是同樓的住客，登時把阿生看得有點不好意思地退回房內！

阿生重新檢點一下，並沒有損失什麼。這反而令他感到不安，起碼他無法知道這女人究竟是何方神聖，此來目的何在？

差不多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她絕不可能是乃龍介紹來的「女導遊」！

乃龍是當地國際特警的行動隊長，職位與阿生一樣，只是所負責的地區有別。阿生並非頭一次認識他，自然認爲乃龍相當可靠。

因此，阿生原本想打電話質問乃龍，結果也打銷了這念頭！

電話響了，是鄰居包日成搭過來的。

他在電話中問：「穿好了衣服沒有？我現在過來好嗎？」

阿生說道：「三分鐘之後吧，我正在穿衣服。」

電話掛斷了。

阿生匆匆穿好衣服，不久，包日成果然由鄰房過來。他穿得很整齊，儼然一位名流紳士似的。

阿生向來很隨便，尤其是在這種天氣下，要他穿得整齊簡直是受罪。

阿生沒有把剛才的「艷遇」說出，很快便與包日成一起外出！

包日成似乎一切已有了妥善的安排，他僱了街車，帶着阿生，到一間相當高貴的飯店裏去！

在街車行進中，包日成對阿生說道：「本來在我們居住的酒店夜總會內，有泰國舞蹈可供欣賞，但太熱鬧了，會影響到我們仔細的談談。」

阿生覺得這話有絃外之音，「仔細的談談」？有什麼好談的？

他依稀感覺到預料中的事快要發生了，只希望不要像他想像中那麼壞！

「我們去吃廣東菜，你沒有意見吧？」包日成又以主人的身份說。

廣東菜，是的，這是很適合阿生口味的。過去他來過這裏，自然曉得當地最好的菜館飯店都是由廣東人經營的。至於泰國人開的食物店十分冷落，甚至西方遊客也沒有興趣光顧，可見「食在廣州」這句話放諸四海皆適宜！

不過，當時阿生的興趣却不在食那方面，他腦海中想的是：包日成有什麼事要和他「細談」？

車子停了下來，包日成爭先付了錢。

二人入到飯店，暗淡燈光下但見人頭湧湧，許多桌子都坐了人。

侍者和領班都是中國人，他們跟包日成很熟絡，可能包日成是這裏的常客！

一名領班慇懃地把二人招呼到走廊那邊去！原來裏面還有許多幽靜的卡座；那是較適合兩個朋友把酒細談的座位，跟外面比較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座位是預留的，更加可以看得出包日成一切都在事先有了計劃。阿生更加覺得可疑。

阿生爲審愼計不敢多喝酒，他知道女色既可傷身，酒更可亂性！這是呂偉良平時對他的教誨！師父的金石良言往往令他在徬徨中有個正確的抉擇！

包日成點了菜餚，叫了酒之後，話盒打開了！

「你的上司與我是多年好友。」包日成笑笑說，「在機場見面後，他已對我介紹過你，眞想不到呂大俠有個如此出色的高足！」

「你過獎了！」阿生心裏想：到底葫蘆裏又賣什麼葯？

包日成又說：「這次我到曼谷來，表面上是經常性的購買緬甸玉，其實我是身負重任，要來此完成一宗大買賣，價值在一千幾百萬之間。」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的腦筋難免會有些混亂，包日成的眞正身份到底是否一個商人？他做什麼大買賣又與自己何關？

既是商務，爲什麼他又會說什麼「身負重任」？

侍者把酒菜端上，包日成又把話頭頓住，益顯得一片神秘！

但無論如何，阿生都得給些耐性聽下去，那並非爲了這宗「大買賣」在一千數百萬元，而是看在對方是他上司的朋友。

再說，包日成不但對他毫無惡意，而且還盛意拳拳的，這就令到阿生少了一重戒心！

等侍者走開之後，包日成又愼重其事地說：「你有沒有聽過翡翠佛像這名堂？」

阿生搖搖頭，「我只知道這裏有一間玉佛寺。」

「是的，玉佛是泰國國寶之一，每年國皇都去替玉佛更衣。但我所說的翡翠佛像，却是件無價之寶。有人夢寐以求地希望得到它，只因爲它不但是東方藝術的精華，更是翡翠中的極品。」

阿生心裏想：聽你口氣，好像你已找到了購買「翡翠佛像」的門路。

但是，如果從另一方面想，包日成又好像要阿生幫忙似的。

阿生又看見包日成左張右望，他似乎担心有人偷聽他們說話似的。其實那些卡位很高，即使鄰座有人存心竊聽亦未必可以聽到他們說些甚麼！

包日成又往下說：「這次我到這裏來，行家們只以爲我會轉往仰光購買緬甸玉，其實我代表一位大富翁前來購買這件無價之寶！」

「你是說：翡翠佛像？」

「是的。」

「你有了門路？」

「當然，否則我不會浪費時間的。」包日成又東眉說道：「但是，有個頭痛的問題，就是保安問題，購到之後如何運返X市？」

阿生開始有些眉目了，他逐漸明白到包日成何故「無事獻殷勤」！

包日成果然又說：「從任先生處，我知道老兄來頭不小。本來我要求他代我說項，聘請老兄押運這件實物回X市去，但是任老却說，老兄正在渡假，雖然他也承認老兄是我理想中的人選，但他却不能從中介紹，以免你有所誤會。如果我够機巧的話，還是由我自己開口好些。其實我只是個做生意的老實人，那裏懂得甚麼機巧？只不過我這次受人所託，無論如何一定要把這件事辦妥，那並非就爲了可觀的佣金，而是爲了信譽。」

阿生苦笑道：「正如任老對你說一樣，我正在渡假，實在沒有興趣去賺外快！」

「如果你眞的不感興趣，我也沒有辦法。」包日成聳聳肩說，「但是，假如我是你，能利用假期裏賺上三十萬大元，而且只阻延行期三幾天，我一定會審愼地考慮一下！」

「甚麼？三十萬元？」阿生果然給這數目字嚇得呆了一陣！

「是的，是三十萬元的代價，或者六萬元美金也可以，只要你答允。」

阿生苦笑一下：「代價太高了，反而令我感到有點兒驚奇！」

「其實你亦無須驚奇的，價值一千萬的寶物，如果有保險公司肯接受担保，相信保險費數目亦相當驚人。」包日成說，「但是現在世界各地盜賊如毛，保險公司固然不輕易接受我們購買保險，我們也不想這件事太過張揚，所以還是選用了我自己想出來的辦法！」

「你這主意倒不錯，目前世界各大城市的保險公司均有連系，他們之間電報來往，往往就把秘密在無意之間洩漏出去。」阿生說，「但是，如果你早些在X市找我商量，也許我有辦法。」

包日成苦笑道：「你是怪我不直接與你先談淸楚，還是担心任老會責怪你？其實我們在機場才認識的，如果不是任老推荐，我也不會輕易把這件大事在這裏對你提及。」

「不！我的意思只是，如果你早在未登機之前說出，也許我師父會有興趣。」

「我也考慮呂大俠，但是任老說，他已退休，而且正在籌備婚禮，不會有興趣的。」包日成又說，「任老只對我說，如果我能憑三寸不爛之舌說服你，包保一切妥當！」

阿生心裏半信半疑！

第一，呂林二人雖則戀愛成熟，快要結婚，但最快也要阿生渡完假回來，這是阿生所知道的。除非他們故意蒙蔽阿生。

第二，任如重提也未提過此事。相反，林愛莉却懷疑包日成此人的眞正身份可能是某方面的特務。

阿生一直在懷疑他會利用自己，結果現在似乎很明顯了。

雖說「代價三十萬大元」，但誰曉得此事的眞正內幕和目的何在？

但是，如果從另一個角度去想，阿生又被强烈的好奇心吸引住了！

首先是那個神秘女郎，她是誰派來的？爲甚麼她要搜自己的行李？目的何在？阿生絕對不會相信她是乃龍介紹來的。

那麼，他又怎麼會認識乃龍和阿生？

另一個問題就是：包日成如果眞的是個有問題的人，精明如任如重，相信多少總會知道一些。阿生認爲他應該向自己提出及時的警告，以免自己被人利用。

就憑這點看來，包日成又不似是個問題人物，林愛莉的想法自然是錯的了。

爲了滿足這份好奇心，爲了找尋此事的眞正答案，阿生的意志開始動搖了！

包日成又對阿生說：「即使你拒絕帮我這個忙，我還是樂意交上你這個朋友。」

他一再跟阿生碰杯。阿生雖然喝得很少，但却有了少許醉意！

包日成這個人很豪爽，要不是阿生因爲林愛莉那一番說話而有了戒心，阿生對他的印象該不錯的。

飯後，包日成要爲阿生找餘興節目，但阿生說：「我現只想睡覺，你自己去吧！」

包日成並不勉强他，讓他自己返回酒店中去。

阿生不知道包日成還要到甚麼地方去消遣，只是酒精令到他薰薰欲睡！

酒性可能太烈，他雖然只喝了一點點，也有點支持不住。相反，包日成却若無其事的，這可能是胃囊的習慣關係。

返到酒店時，阿生雖然較爲清醒，還是想睡！

阿生開了房門，按亮了燈，赫然發現房間裏出現一個人！

這是一個女人，在阿生看來已不再是陌生的，十分動人的女人！

阿生所以不再感到陌生，是因爲他不但見過她，而且擁抱過她！

她還是那麼動人，突出的綫條，迷人的眼睛，簡直是上帝的傑作，尤其是在這時候，阿生體內的酒精在作祟的時候！

他似乎忘記了她的危險性，他似乎忘記了他曾經一度衝出房門外要追捕她！

現在她無論如何是不會再溜出去的，因爲她半裸着，躺在阿生的床上！

阿生甚麼都沒有說，只把門關好，然後熄了燈！

窗簾已經落下，因此室內一片黑暗。即使如此，阿生仍然可以摸到了床前！

她伸手把他引導登床，但却沒有開燈！

她吻他，挑逗他！

阿生伸手摸索，拉亮了床頭燈。現在他可以看得更淸楚了，她的確是個美人兒，艷麗動人的臉龐，晶瑩的肉體，每一方寸地方都充滿了女性的魅力！

她嬌羞地垂下頭來，但阿生却伸手把她的下頷托起，問道：「誰派你來的？」

「也許你早已知道不是乃龍介紹我來找你的。」女郎說。

「是的，我早知道了。」阿生又問：「你的眞正目的何在？」

「爲了捷足先得！」

「這是甚麼意思？」

女郎笑了笑，又認眞地說：「你是來購買佛像的，對嗎？」

阿生呆了一呆！

他故意問：「你怎麼知道？」

「你一落飛機我們就已經知道了！」女郎說，「我們機場裏有綫人，所以知道乃龍是你的好朋友。」

阿生有點恍然大悟！不是機場裏有綫人，是侍役在作怪！

可能有個侍役無意中聽到乃龍要爲阿生找個女郎陪陪，所以第一次她來時，便冒充是乃龍介紹的。

阿生又問：「你要找一些甚麼？」

「找你！」女郎媚眼一拋，嗲勁十足！

但是阿生十足一個老粗，他突然一手執住了她的一把秀髮：「別裝蒜了！誰教你來搜我的行李？到底你要知道一些甚麼？」

「我要知道你的眞正身份，所以只想看看你的隨身護照。」女郎嘆氣道，「但是我還未找到，你已經由浴室出來了！」

「你以爲我是甚麼身份？」

「有時綫人不大可靠，我們要確知你是否來這裏做生意的。」

「這有甚麼關係？」

女郎說：「絕對有關係，我們是大集團，不希望找錯營業對象。」

阿生又開始感到迷惘，到底這女郎是否弄錯了？可能是找錯了對象，也許她要找的是否弄錯了？如果她的綫索來自酒店的侍役，極有可能是找錯了對象，也許她要我的是隔鄰的包日成。事實上包日成此行就是爲了購買一尊翡翠佛像的。

但是，至今爲止，阿生一直覺得包日成是個做事相當有計劃的人，無論是他自己購買或者代客購買，事前他必有很好的安排。

這女郎爲甚麼會摸上酒店來？難道是另有目的？

阿生覺得事有蹺蹊，又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梨花。」女郎說，「你呢？」

「酒店的侍役不是已經告訴過你嗎？」

「是的，我已經稱呼過你，你是呂阿生先生。」

「別再轉彎抹角了，你的集團既然要用到美人計這一招，你就當作已經把我軟化下來了吧！」

梨花嫣然一笑：「我才沒有這種本能，要把你軟化下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其實像你這年紀的男人，誰不喜歡女人，只有你太例外！」

「其實我一點也不例外，只是你太過令我驚奇而已。」阿生又故意問道：「你們的集團有些甚麼貨式？」

「一尊價值連城的翡翠佛像。」

「這是著名的佛國，當然，有許多佛像出售。」

梨花說：「但我們手上所有的，是名貴翡翠雕刻成的，你是識貨的人，相信到時一定看得出是一件珍品。」

阿生心裏想：看情形梨花十之八九是找錯了對象，把房號弄錯了。也許她的情報只知道有個來自X市的玉石商人，要購買一件名貴的佛像，點相的就指出是那一個房間，可惜錯了一個號碼。

阿生住的房間編號：二〇四，而包日成那一間編號是：二〇六，這兩者之間極之容易弄錯，因爲兩間房是相連在一起的。

但是有個問題令阿生難明的，就是爲甚麼這麼大宗的交易，事前雙方沒有默契，而須要用美人計去「拉客」？難道翡翠佛像，不止一尊？

阿生忍不住問梨花：「你是代表那一個集團的？」

「泰僑。」

「甚麼時候可以看貨？」

「如果你有興趣，立刻就可以去！」

不知是否因爲要澈底用腦的關係，阿生這時候反而清醒了！

他想了想，說道：「現在這麼深夜，方便嗎？」

「當然方便，這是一宗大買賣，顧客至上，你要甚麼時候都可以。」

「好吧！那麼我就跟你去一次。」阿生跳下床來。

梨花穿好衣服，在鏡前整理頭髮！

阿生心裏難免會想：此一去，是否會有危險？

不過阿生絕對不是一個貪生怕死的人。這件事有太多可疑之處，如果他不理，後果可能

不堪設想！

「泰僑」——這是一個甚麼組織？「大集團」又是甚麼意思？

包日成這次來購買翡翠佛像的對手又是否這一個集團的人？

包日成既然說過，由於治安不好，此事一直在秘密進行，那麼，這女郎所代表的集團如果不是包日成要接觸的集團，是否秘密已外洩？抑或另有競爭的對象？那豈不是說：翡翠佛像起碼亦有兩個以上嗎？

阿生要知道的事太多了，而且許多矛盾無法統一起來。

為了尋找眞正的答案，阿生終於跟梨花離開了那間酒店！

當他們透過走廊時，阿生發覺一名侍役與梨花打着眼色，這傢伙可能就是負責「點相」的奸細了。

女郎梨花備有汽車在門外等候，阿生發覺她的駕駛技術不錯。

汽車很快就開到了一幢花園洋房門外停下來！

梨花亮了車頭燈兩下，大門便告打開！她把車子開入去。

阿生發覺車子開進來之後，大門隨即閉上。門後有二名彪形大漢。

阿生心裏想：這又是甚麼地方？

當然他還以為「看貨」的地方可能是一間店舖，但這兒似乎是住宅！

梨花停好了車，示意阿生跟她走！

阿生剛下車，就有另外二名彪形大漢過來，似乎要有所行動。但是，梨花對他們說道：「我們的人客身上，沒有携帶武器，你放心好了！」

原來二名大漢是要來搜身的，為甚麼如此慎重？阿生又是一陣迷惑！

梨花帶領阿生登上石階，那是一幢十分華麗的住宅！

客廳裏沒有人，剛才阿生見過的二名大漢卻守候在門外，外面就是花園和車房。

梨花轉頭對阿生說道：「請你在此稍候片刻。」

阿生只好獨自留下來，梨花卻跑上二樓去了！

不久，有個女侍奉上香茶。

阿生在客廳裏四處打量着，只覺得這兒氣派十足，很像是富有人家的住宅！

到底這個女郎是甚麼人？她的集團又是做甚麼生意的？

梨花又由二樓的梯間下來，尾隨而下的是一個穿上了睡袍的中年男子，看樣子他可能已經就寢，也許梨花剛把他叫醒的！

他打量着阿生，沿住梯間而下！

梨花走在前面為他們介紹道：「這位就是我們老板符先生。」

中年人伸出手來：「閣下就是呂阿生先生。請坐！」

「對不起，吵醒你了。」阿生說。

「不要緊，我還沒有睡呢。」姓符的男子摸出一個烟盒來，「抽烟吧？」

「不要客氣，我不懂抽烟。」

中年人自己燃着了一支，又問阿生：「今天才到埗嗎？」

阿生道：「是的。」

「想看看那尊佛像嗎？」

「有機會開開眼界當然最好不過！」

「請跟我到後面來吧！」中年人吸了一口香烟，又站了起來！

他打個手勢，讓阿生跟他併肩走進走廊裏面去，梨花則跟在後面。

當阿生跟着中年人停在一間房門口時，才發覺後面原來除了梨花之外，另外還有二名彪形大漢。他們是一直守候在花園外面的，不知甚麼時候入來了。

這兩名大漢顯然是負起監視之責！

中年人慎而重之的，把房門打開了！

他亮了燈，這是一間書房似的佈置，許多古玩玉器擺設在架子上！

牆壁之上掛有字畫，阿生雖則是外行人，也看得出是相當名貴的。

但是阿生環顧房內四周，卻未見有一尊翡翠佛像，不免心存疑問。

中年人移動牆上一幅畫，一陣輕微的格格之聲，東面一幅牆在移動，原來後面有一間密室！

中年人首先走進了密室內，亮了燈，示意阿生和梨花二人入內，那二名大漢十分有默契地，在外面虎視眈眈，好像有點不大放心阿生似的。

這密室之內，實在也擺放了不少古玩玉器，其中一座綠晶晶的佛像就端放在一個酸枝架子之上，加上了一個玻璃罩！

中年人對阿生說：「這就是價值連城的寶物，你是識貨之人，不妨仔細鑑賞一下！」

他說着，走到酸枝架前面，小小翼翼地把玻璃罩取去！

阿生實際上不大懂，但總可以看得出這座佛像是用翡翠雕刻成的。

翡翠綠得透明，自然是玉石中的精品！

佛像高約十英寸，可以看得出是用原塊翡翠雕成的，手工非常精細。

阿生不敢摸觸它，担心萬一弄破了，那時就等於「打死狗才講價」——任人宰割！

「怎麼？」中年人驕傲地笑道，「請發表一下你的意見吧！」

「嗯！」阿生左看右看，他只好硬着頭皮充內行！

「你應該看得出，這絕對是眞正的翡翠佛像。」中年人說。

阿生似乎聽得出弦外之音，好像除了這一具之外還有「假的」。

但是，看儘管看，阿生卻一句話也沒有說過！

他担心露出破綻，所以最好還是不要隨隨便便發表意見！

中年人也許看見阿生心存疑問，便遞過一個放大鏡，阿生順手接過，說了一句：「謝謝你！」

於是他像演戲一樣，又像在做偵探找尋兇手的指紋似的，在佛像四周看完又看！

佛像頭頂的一盞吊燈十分光亮，如果阿生是內行人，一定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問題是他只是死充內行，嚴格來說，他根本不懂得玉器的。

不過，阿生是個鬼靈精，甚麼他都知道一些，雖不致很深入，總算知道一些皮毛。同時阿生為人機靈得很，他很了解對方這時候的感想。

顯然的，阿生太年青，不像是個「老行尊」，而玉石的知識不是可以從書本上得來的，要靠日積月累的經驗。像阿生這年紀，絕對不可能成為一個高價貨品的買手。關於這一切，相信那中年人內心亦有同感。因此，剛才他的面色帶有疑問。

阿生對中年人說：「不怕失禮，我並非可以拿主意的人。我還有個拍檔！」

「是不是包先生？」中年人出乎意外地對阿生說，「包先生是個老行尊，這點我非常清楚！」

阿生呆了一呆！

起初他還以為對方找錯了人，誤把馮京作

馬涼，但現在看來又不似，而是梨花誤會了他是包日成的拍檔伙計而已！

梨花這時揷咀說道：「包先生也快便到這兒來了，我們已派人去找他。」

中年人也說：「是的，我們希望你們快些作出決定，否則，我們要另找買主！」

阿生笑了笑：「這麼貴重的物品，相信要找買主不容易！」

「所以我們才會主動地去找閣下。」中年人說，「同樣的道理，如此名貴的靚貨，你們要找一件倒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時候外面傳來一名大漢的聲音：「杏花小姐回來了！」

中年人於是對梨花說道：「你出去看看，如果是包先生，就把他帶到這裏來吧！」

梨花退出密室外面去了。

阿生心裏想：為甚麼他們要用這種方式交易？難道這是賊贓？

那麼，包日成知道嗎？

思想間，梨花已帶着一男一女進入密室中來，那個男子果然就是包日成！

至於那女子，阿生看了卻呆了一陣！

她是空中小姐。

大漢剛才說的「杏花小姐」，大概就是她吧！

杏花，梨花，聽起來就像兩姊妹一樣，但阿生看不出她們有何相似的地方，雖然二人同樣有一具迷人的豐滿身裁！

阿生記得今天在航機上這位小姐的殷勤服務，想不到今晚竟然會在這裏見到她！

其實更加感到驚奇的，應該是包日成！

他莫名其妙地瞪住阿生，好一會兒也說不出半句話來。反而是阿生担心露出破綻，急忙說道：「包兄，請你過來小心點看看清楚。剛才符先生說這就是我們要購買的翡翠佛像。你有沒有把圖片帶在身邊？」

阿生不愧是個鬼靈精，他不但擅於應變，還想到了如此名貴的寶物，包日成不遠千里而來，相信一定有點根據的。

那麼，他起碼也該有一幀圖片。

包日成在滿腹疑團中，自口袋裏摸出一張彩色甫士咭照片來。

圖中出現的是一幀綠得發亮的翡翠佛像的縮影照片，像眼前所見的一樣！

包日成接過阿生遞給他的放大鏡，小心鑑賞着那座佛像！

「絕對是正貨，眞金不怕紅爐火，你不妨落足精神看個分明！」姓符的中年人在旁吹噓着！

阿生也看得出，包日成是眞眞正正地在小心鑑賞着，絲毫不苟！

約莫是三分鐘之後，包日成站直了身子，擦了一下雙眼！

「怎麼樣？」中年人問。

包日成道：「貨色的質地似乎不錯，但是在燈光之下難以作準，最好能安排在陽光之下讓我再看得更清楚一點！」

「可以的。」中年人把手一攤，「兩位請到外面坐吧！」

阿生和包日成離開了密室！

中年人親自小心地把玻璃罩蓋好那一座翡翠佛像。

出了密室之後，中年人又把那幅畫移動了一下，那幅活動的牆立即閉上了！

阿生覺得這位「符老板」似乎太過大方了，這種秘密機關豈可隨隨便便，給外人看？尤其是這是收藏了這許多古玩玉器的地方。

各人出到客廳，阿生發覺杏花對包日成非常親熱。但此時的包日成卻是心事重重似的。

阿生也不難想像得到，他內心正在想着一些甚麼。

包日成一定在想：為甚麼阿生也來了？在這種情形底下，阿生是無法解釋的！

姓符的中年男子叫人預備宵夜欵客，但是包日成婉拒了！

阿生這時也只想快些離開這裏，那裏還有心情去吃什麼宵夜？

中年人對包日成說：「不知你有沒有聽過，這東西可能有贋品，所以我不反對你小心地反覆看得更加清楚一點！」

「是的。」包日成順水推舟地說，「尤其是我只是代客購入的，如果有着贋品，我好容易就會破產，所以我一定要在日間陽光之下看清楚。」

「那麼，我們明天再連絡吧！」中年人伸出手來，跟包日成和阿生二人握了一下！

梨花和杏花送客，看來這班「公關小姐」是非常成功的。

她們帶着人客到一輛房車旁邊，梨花和阿生坐到前面去，包日成和杏花則坐在後座！

梨花負責開車，姓符的中年人站在通道上向他們揮手致意！

阿生担心包日成陷入色情的圈套之內，因為他總覺得這件事存在的疑問實在太多了。現在杏花也跟來，會不會陪着他過夜？

阿生覺得一定要設法擺脫她們，他要跟包日成詳細的談談此事來龍去脈！

但是，當汽車行進中，阿生卻可以從望後鏡中發現杏花倚偎着包日成，熱情似火的大獻殷勤，反而梨花卻在專心地開車！

汽車似乎並非開返酒店去！

阿生不止一次到過這裏，對好一些街道都可以認得出！

包日成可能給迷湯灌得昏迷，但阿生頭腦卻十分的清醒！

阿生不禁向梨花問道：「我們到什麼地方去？」

「你担心我會拐帶麼？」梨花笑道：「我們到夜總會裏去跳舞和吃宵夜！」

阿生担心時間太夜了，而且他希望早些與包日成交談，因此他說：「不！改天再去玩好嗎？我太倦了，想睡覺！」

「好的，你想睡覺我也可以陪你。」梨花會心一笑，「但是你最好還是問問後面那位先生。」

「噢！什麼事？」包日成如夢初覺地坐直了身子！

阿生立刻回過頭對他說：「我們是不是還有個地方要去？」

包日成不明白阿生的用意：「還要去什麼地方？」

阿生知道如果這時候返回酒店，這兩個女郎一定會纏住他們不放，所以他只好說還有地方要去，目的是要擺脫她們！

可惜包日成不會意，他身旁的杏花也柔聲軟語地說：「這麼深夜了，最好還是上床去，還有什麼地方好去的？」

包日成也說：「是的，先返酒店去吧！」

但阿生說：「我們應該先辦完正經事，你忘記了我們還要打電報嗎？」

「電報？嗯……」包日成好像有點會意了。「是的，我們還要去打電報！」

豈料梨花說道：「好吧！我們送你去！」於是她立即又把車子轉了彎！

阿生說道：「我們還有事要商量，不如你就在這裏放了我們！」

「不！這裏很難找到街車的。」梨花說，「你到底担心一些什麼？」

杏花在後面說：「也許他担心妳會吃掉了他！」說完她格格地大笑一陣！

阿生道：「你們招呼周到，我們非常感謝，但最好先讓我們辦好了正經事。否則，生意做不成，符老闆也不見得會高興吧！」

拿出「符老闆」之後，二個艷女郎，果然屈服了。梨花說：「好吧！那就先讓我們送你們到電報局去打電報，然後，再送你們回酒店去！」

汽車終於在電報局門外停下來。

阿生其實並不想打什麼電報，只想找機會與包日成談談。

但是，當他們下了車之後，杏花也要跟入去！

包日成好像給她征服了，竟然毫無表示。但阿生却對杏花說：「你最好留在車裏，電報屬於商業秘密，我們不想外人知道。」

杏花只好退回車內，說道：「好吧！你最好不要我們等得太久！」

「你可以現在就走！」阿生說，「我們明天再約過好嗎？」

「不！」梨花與杏花異口同聲地說，「符老闆吩咐過我們，一定要陪兩位的。」

阿生道：「你們已經盡了責任，明天我們會在符老闆面前替你講好話的。」

杏花道：「快去快回吧，別浪費時間，無論如何，我們不會離開你的！」

「你太過盡忠職守了！」阿生苦笑一下！

他跟包日成併肩走進了電報局之內。一邊走阿生一邊說：「快告訴我，那姓符的是不是你約好的賣家？」

「不！我從來未見過那人。」包日成道：

「但是，我要買的東西確在他手中。」

「你怎麼知道？就憑那照片麼？」

「我是內行人，看得出那是眞的綠玉，質素極高。但爲審愼計，我必須再看一次。」

阿生又問：「你本來要約的人在那裏？」

「他是一位華僑，但他也並非物主，只負責介紹門路的。」

「你見過他嗎？我是指，這次到了曼谷之後。」

「還沒有，我準備明天才去找他！」

「那你怎會跟這女子搭上？」

包日成笑道：「老弟，你記憶力太差，她是空中小姐，你不認得她麼？」

阿生道：「我當然認得，今天在飛機上見過了。但是，她爲什麼要自動去找你？」

「不怕對你說吧！我們在飛機上就已經約好了！」包日成又笑了笑！

阿生看見他洋洋自得的神氣，難免有點啼笑皆非！

電報局是一日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因此這時雖是凌晨時份，裏面還有人辦公。只是顧客很是疏落，也正因爲這樣，阿生才覺得不好意思。既然入來了。也只好順便打了一封電報給他師父呂偉良和迷你女賊林愛莉他們。

包日成還有些酒氣薰天，阿生覺得他太過糊塗，不像林愛莉所講的那種職業特工！

阿生說：「我以爲你應該打個電話給你朋友，我是指那個中間人！」

「這個時候他可能睡了，明天再說吧！」包日成打着呵欠說。

阿生道：「你帶這女郎回酒店去麼？」

「我本來不想的，但她一定要，我也沒有辦法，却之不恭啊！」

阿生啼笑皆非地說：「你最好清醒一下，我總覺得這班人有古怪！」

「有什麼古怪？」

「聽過嗎？無事獻慇懃，非奸即盜啊！」

包日成笑道：「這怎算得上『無事』，簡直是『事出有因』嘛，我們是大主顧啊！」

阿生再也沒有辦法，只好聽其自然！

二人出到外面，兩名艷女郎仍然十分有耐性地候在汽車裏！

杏花向包日成撒嬌，怪他去得太久，梨花立即把車子駛返酒店去！

投懷送抱　笑裏藏刀

阿生雖然溫香軟玉抱滿懷，睡在溫柔鄉裏，但腦海中却存在無數疑問！

符老闆爲什麼要派梨花和杏花把他和包日成纏住？表面看似「生意經」，但阿生却担心事情不會如此簡單；主要相信除了監視他們之外，便是苦纏住他們，不讓他們與其他人有接觸的機會！

另一個問題就是：包日成的眞正身份到底是否一個商人？

如果他像林愛莉所忖測的一樣，那麼，他此行的目的又何在？是眞眞正正爲了代客收購一件價值連城的寶物嗎？還是另有目的？

但是，如果憑阿生的眼光，他甚難相信包日成是某方面的特工！除非他果眞是「扮豬食老虎」，那麼，阿生就不得不佩服他的演技第一流！阿生深信一名出色的特工人員，一定是十分機警，同時非常敏感。但是，看包日成的表演，有時的確令人氣結；尤其是喝了兩杯之後，簡直像個色狼！

阿生開始担心包日成利用自己，但現在却輪到阿生替他担心了！

如果他眞的是個正當商人，如果他眞的是任如重多年的好朋友，而此行又是爲了進行一宗「千萬元交易」的話，目前他的處境確實是令人非常担心的。

阿生看看他身邊的梨花在呼呼睡去之後，便悄悄爬了起來！

他想打電話給乃龍，但是，床上的梨花在輾轉反側，他担心給她聽出了他的眞正身份來，那反爲不妙！

阿生想到外面去，向柜面借用電話。但是，想到做梨花綫眼的侍役，阿生又打消了這念頭。

阿生是用另外一份旅行證件向酒店方面登記的，因此，酒店中人可能不知他的特警身份。但是，如果因爲乃龍的關係，即使有人知道也不出奇！

阿生在最初準備渡假時，就由任如重爲他預備好了平民身份的護照。由於國際特警身份向來隱蔽，所以非到須要時，眞正的特警身份是不輕易露暴出來的！

阿生既不想吵醒梨花，也不想到外面去讓侍役有所懷疑，於是他走向了窗口！

他俯視街中，還有汽車經過。突然靈機一觸，就想由窗口下去！

但是，梨花忽然把他叫住：「喂！你幹什麼？」

阿生感到難以解釋！

他想不到她這麼快就醒來，剛才還是熟睡如豬的。

阿生畢竟是個鬼靈精，雙手立刻伸出，閉上了眼睛，作出一副夢遊者的神氣！

梨花也知道這種病者舉動失常，三更半夜往往會由床上爬起來，有時越窗而出，有時漫步在屋簷之上！總之驚險百出。

於是她立即跳下床來，把阿生引導回床上去！阿生當然不是個夢遊病者，他看見梨花信以爲眞，差點也忍不住笑將起來！

翌日，他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直至電話鈴聲把他吵醒！

阿生抓起聽筒，對方是乃龍！

乃龍在電話中說：「聽你聲音，好像還未睡醒，是不？」

「是的。」阿生打着呵欠，看看身旁沒有人，再望望浴室那邊也沒有水聲傳出！

梨花呢？——阿生心裏想：她不似在浴室沐浴，可能看見阿生未醒出去了！

於是阿生在電話中忙對乃龍說：「我有難，你最好立刻來救我！」

乃龍在那邊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但阿生剛才一番說話，却把他嚇了一跳！

他忙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給一個女人纏住……」

話猶未完，已把那邊的乃龍引得格格大笑起來：「想不到你會這麼風流。怎麼啦？吃不消嗎？爲什麼要我救你？」

阿生正想說下去，房門給人推開了！

進來的正是梨花！

她含笑盈盈地瞪住阿生！

阿生總覺得這種笑法太不尋常，他的身份給她查出了？還是她剛才偷聽到他們講電話？那邊的乃龍聽到阿生在這邊頓住，又問道：「到底怎麼啦？說吧！」

阿生只好說道：「這是什麼時候了？」

阿生本來想告訴乃龍更多事情，例如叫他立刻到酒店約他出去，以及切勿洩露自己的眞正身份，在可能範圍內儘快查查那個姓符的背景等等。

但是，梨花就在他面前，叫他怎麼還可以說得太多呢？

乃龍弄得莫名其妙，只好看看腕表，答道：「差不多十一時了。」

阿生又說道：「好吧！那麼，我在這裏等你！」

但是，梨花立刻又向他示意，表示不能約會別人，但阿生沒有理會他，便匆匆掛綫！

梨花面色一沉：「誰？」

「朋友！」阿生說。

梨花又問：「是乃龍嗎？」

「是的。」

「你是不是想把我們的交易拉倒？」

「嗯……」阿生呆了一陣，這是什麼意思？這只不過是一宗買賣，難道是賣身麼？爲什麼不准他約會其他朋友？

阿生自始至終都覺得這件事充滿了神秘，現在更是莫名其妙了！

外面有人敲門！

乃龍照計不可能這麼快就來到的，大概是侍役送茶水來，於是阿生揚聲叫他入來！

進來的是包日成和杏花，只見他們春風滿面的，像一對正在蜜月中的新婚夫婦。

阿生還沒有起床，當然也沒有穿上外衣，但梨花却把他的衣服拋到他面前來了！

梨花很不開心地對包日成道：「你的朋友約了一個人來這裏，他可能就是那個國際特警隊長乃龍，除非他立即取銷這約會，否則只有二種做法，一是我們留字離去，二是取銷這宗買賣！」

「這宗買賣怎麼可以取銷？」包日成對阿生說道，「老弟，幫幫忙，取銷你的約會，好不好？」

阿生眞想問：爲什麼不可以讓乃龍知道？但是，他在思想間梨花已把電話遞到了阿生的面前來了！

阿生說道：「我可以不去，你一個人去看貨也是一樣的！」

阿生所指的「貨」自然是那尊佛像。

但是包日成道：「不！你即使不去，也不可約人，她們担心消息外洩。算了吧，你就打個電話給你朋友，找個藉口取銷約會好了！」

阿生覺得未免太過豈有此理！這到底是一宗怎麼樣的買賣？爲什麼不見得光？

阿生本來不想揷手這件事，但是事情進展到這裏爲止，他總覺得有些古怪。他這個人就是這樣，越是神秘就越容易引起他的興趣。

因此，他終於接過了梨花遞過來的電話，致電給乃龍。

但是，乃龍助手說：他剛出去了！

阿生知道乃龍可能正趕到酒店來，於是立即跳下床來，穿上衣服！

梨花担心乃龍轉眼就到，與包日成和杏花等人到鄰室去，叫阿生無須留字，也跟他到包日成的房間裏去繼續穿回他的衣服！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

他再也按捺不住了，問道：「爲什麼你怕得這麼厲害？」

梨花說：「別嚕囌了，這件事我們老闆不想讓任何人知道，你不感興趣便拉倒算了！」

包日成焦急地催促阿生，他顯然不想這件事就此拉倒！

但是眞正担心的倒是阿生。

他覺得這雖然是一宗大買賣，但却沒有理由不敢給人知道的。

尤其是乃龍是國際特警，梨花顯得這麼害怕，一定有原因。

其實阿生本身也是一名國際特警，這點包日成也心知肚明。

阿生覺得：如果這是一宗非法買賣，包日成最先爲什麼要求阿生做他的保鏢？雖則阿生正在渡假中，但他如果發覺這是一宗非法買賣，他會立即執行任務的，那時包日成豈非自討苦吃？

阿生這時已穿好了衣服，杏花帶齊他和包日成首先匆匆離去！

梨花走得較後，是爲了向管房的交代幾句，因爲乃龍快要來找阿生，她不能讓乃龍摸門釘的。

四個人剛坐上了汽車，乃龍的汽車，已經在街口那邊！

梨花非常機警，把汽車轉由另一個街口開走！

阿生覺得這件事太過可疑之處，假如他置身事外，包日成的處境可能更加危！

包日成現在已經沒有酒精的氣味，他的頭腦照計應該十分清醒才對。

但是，看他的神氣也絕對同意梨花的做法，到底爲什麼？

阿生忍不住問他：「打過電話給你那位朋友嗎？」

「打過了。」包日成說。

阿生又問：「他怎樣說？」

包日成邊：「他叫我直接去找符平，就是那位符老闆！」

「中間人應該在場的，你以爲是嗎？」

「是的，但他說沒有空！」

阿生一再提醒他：「這是一宗大買賣，難道連律師亦無須一個在旁作證麼？」

梨花一邊開車一邊揷咀道：「你們的目的是買到眞貨，難道還要大事宣揚出去，招惹盜賊前來嗎？」

杏花也說：「不錯，除非你不想交易成功，而且你根本不識貨，那我就沒有意見，否則，任何一方面都不想太過張揚！」

阿生心裏總覺得這件事不妥！奇怪的是包日成一直順從對方的意思。要不是他急於要得到那佛像，便是杏花給他灌足了迷湯！

車子又再開到符家去！

那兒同樣戒備森嚴，一些彪形大漢在內內外外把守着，阿生更加覺得驚奇！

有人開大門讓車子開入去！

四個人下了車，二名大漢走過來，大概又要檢查阿生他們。但給杏花叫開了！

入到屋內，符平已候在客廳裏！

由客廳走過去便是飯廳，那兒已準備好幾個人的座位。主人家擺擺手笑道：「先吃過午飯，再談生意吧！」

雖然說是午飯，但由於天氣太熱，下人也捧來了一盆稀粥，因此看來就像吃早餐一樣。

無論是吃飯吃粥，阿生都打醒精神，他担心飯菜中有問題，但是符平和他的二個女助手也同樣的若無其事地進食。

阿生看不出有任何破綻，只好照食可也！

但是包日成淺嚐即止，他的興趣仍然集中在那尊佛像身上！

阿生故意不作聲，狼吞虎嚥的，先吃了一個飽再說。其實他不但耳聽四方，還在暗中眼看八面，留意着座中各人的表情以及屋內的一切動靜。

包日成在跟符平討價還價。

符平堅持要二百萬美元的代價，包日成希望減低一萬八千也不可以，而且還要儘快成交，否則他可能另有買家，那時包日成就會失諸交臂！

二百萬美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有了它可以做許多事情了。

但是，拿二百萬元交換一尊失手即打碎的佛像值得嗎？阿生有點懷疑。

若以「物以罕為貴」的原則，翡翠的價值的確很高，因為根據地質學家的查勘，全世界只有一條玉苗，埋在緬甸的地層以下！

也許地球上還有其他未為人發現的玉苗埋藏在未開發的地方，但是至今為止，一千年來就只有緬甸這個國度出產最美的玉。

不過，經過將近一千年以來的發掘，現時亦已到了盡頭處，正是時日無多了。而我們所居住的地球之上，至今仍未找到第二條玉苗。

因此，也難怪玉器一年比一年貴，尤其是上價的翡翠，更加成為爭購的熱門對象。

玉，是「硬玉」與「軟玉」的通稱，屬於硬種結晶體。硬玉比軟玉更重，更堅固，因此硬玉可供雕刻之用；而翡翠就是屬於硬玉其中之一種。

歷年以來世界各地都盛傳發現第二條玉苗，但是查實只屬一些零星的軟玉或者較特別的石礦，眞正的玉苗仍然只有緬甸，那兒仍然是最佳玉石的出產地。尤其是名貴的翡翠，更加可以說是絕無僅有！

阿生至此又想起包日成的一句話：萬一錯購了贋品，他將破產！

暫時撇開包日成的「問題人物」身份不說，站在阿生的立場，他無論如何也不想看着一個商人破產，因而走上絕路！

其實「問題人物」也只是林愛莉由於「偶然的發現」，而替包日成冠上這稱號的。如果相信他是任如重的「多年朋友」，那麼他仍然是一個正當商人才對。

姑勿論眞相如何，總之，阿生越來越覺得他在這件事裏面，再也不能袖手旁觀了！

早餐——其實也是午餐，吃完了之後，價錢還沒有談好。

包日成回復了商人的審愼，準備再落足眼力看過了貨色再談！

而認為「奇貨可居」的符平，若有所恃地，把價錢咬得很緊！

符平又把包日成引入他的書房之內，然後，由密室中將那尊佛像搬了出來，放在書房靠近窗口的陽光充足之處，讓人客仔細地加以鑑賞！

包日成小心翼翼地，用放大鏡四下裏檢閱。佛像在陽光底下，更加顯得晶瑩奪目！碧光四射！一片彩綠！

符平似乎很為顧客設想，盛放着翡翠佛像的，是一座可以轉動的走珠圓盤，用酸枝和合金製成的，非常精緻靈巧！

因此，包日成只要輕輕轉動那個圓盤，佛像的任何一個角度都可以轉到光綫充足的窗口這一邊來！讓他對每一分一寸的地方，都可以細看分明！

二百萬美元的交易，而且還是代客購入的，也難怪包日成如此認眞！

包日成足足化費了將近一小時，阿生站得有點不耐煩。

但是，身為主人的符平和他的人却自始至終的在旁監視！

這也難怪，如此名貴的一尊佛像，若說整座摔碎，就是弄破了少許，也可能影响到它的價值；交易還未完成，又豈可不小心？

阿生實在沒有耐性，他到處瀏覽！

首先在書房參觀了符平的一些古玩書，然後又溜到花園外面去！

無論阿生到什麼地方去，都有人在旁加以監視，寸步不離的，令他更覺得這個姓符的中年人實在太不尋常。

無論阿生怎樣想都好，包日成却認為一切令他感到非常之滿意！

交易快要完成了，阿生根本無法阻止！

由於阿生沒有耐性自始至終的看下去，至於包日成如何付欵給符平，他也無從知道。總之等到阿生回到書房去的時候，一切交易經已妥當！

阿生一直只担心那佛像是贋品，現在包日成既然說是眞的，他也悄悄放下心頭一塊大石；至於佛像的來源，以及其他的事情，已屬其次！

只要佛像不是假的，包日成就無須破產；只要包日成不致破產，將來阿生的上司任如重就不會怪責他袖手旁觀！

一切妥當之後，包日成便帶着二百萬美元價值的翡翠佛像離開符宅。

佛像先用一個精緻的紅絨綫盒儲住，然後放在一個木箱之內加上了鎖。

符平為審愼計，又命二名大漢「護衞」，用車子把他們送走。

阿生要不是親眼看見，他幾乎不敢相信一切過程就是這麼簡單。

二百萬美元的交易，過程簡單得令人難以置信，是事前的默契呢？還是就像商場上只講一個「信」字？相信亦只有買賣雙方才可以知道。

在汽車開回酒店的途中，阿生一再暗示地問：「你眞的認為物有所值？」

「絕對值得上二百萬美元，撇開精細的手工不計，單單是翡翠的本身價值已經值回這個數目了。」包日成說道。

那個箱子一直給他捧在懷抱裏，阿生不知道他如何收藏這價值二百萬美元的寶貝。即使他立即就乘搭班機飛返X市，也難保沿途沒有風險。

回到酒店門口，阿生看不見乃龍的座駕車停在那兒，他心裏想：乃龍可能走了，他一定會怪阿生失約。

阿生知道許多豪華酒店都附設有保險庫，相信這一間也有，這一類保險庫是專為旅客存放名貴物品的。

因此阿生向包日成提議，如果他還未回程，這東西還是暫時存入保險庫比較安全。

但是，當包日成離開了汽車進入酒店之後，却對阿生說：「由現在起，老弟你便是我的保鏢，那三十萬元你賺定了！」

阿生苦笑一下，說道：「你似乎太過樂觀了！」

「如果你拒絕，萬一我失了事，你的上司一定怪你袖手旁觀！」

「就算我有本事賺你這些錢，我對你手上的寶貝也有懷疑！」

包日成笑道：「我幹玉石這一行，將近三十年了，從未走過眼！」

「那麼我勸你最好乘搭下一班機回程，以策萬全。」阿生說。

「是的，我也這麼想。」包日成已走到了電梯門口！

阿生小心護衞，直至進入包日成的房間為止。

阿生並非志在那三十萬元——這相等於六萬美金的代價當然不錯。但是阿生實在有點懷疑，這筆錢到頭來能否拿到手？

他總覺得包日成太過輕率，雖則他自稱經驗豐富，但用這種奇怪而又閃電的方式去購買這高價物品，想深一層就覺得十分危險。

沒有人知道將來會發生一些什麼事，總之阿生只看在任如重的份上，希望包日成不致一無所獲，能夠平安回程也是上上大吉的事。

包日成把房門閂上。

然後他又從行李取出一個金屬箱子，這是十分輕巧而堅固的，外型頗似明星用的手提化裝箱，但外面有二個旋轉號碼盤，很像保險箱用的密碼。事實上這箱子也是用密碼鎖的。

包日成把翡翠佛像取出，連同錦盒放入金屬保險箱去。

也就是說，那個木箱子不要了。

從一切過程看，包日成早有預備，難怪交易過程會如此簡單。

阿生同意跟他回程飛X市。

於是包日成打電話去訂下一班機的機票。

阿生獨自回到隔鄰他自己的房間裏去執拾行李，準備回程。

但是，就當阿生進入自己的房間時，門未關上，就聽到了一些聲音。

有人在背後沉聲說道：「不要動！把雙手舉高，慢慢地關上門！」

阿生呆了一呆。

經驗告訴他，在這種情形底下，反抗是十分愚蠢而危險的事。

於是他乖乖的高舉雙手。

然後用脚去掩門。

當門關上了的一剎那間，阿生立即飛起一脚往後面踢去。

「喲」的一聲，後面一個男子栽倒地上。

阿生沒有讓他有喘息的機會，反身撲來。

但是，他還未有所行動之前，便已認出倒在地上的並非別人，正是乃龍。

乃龍苦笑着，自地上爬起來，阿生連聲道歉。

乃龍拍拍他身上的塵埃：「是我自討苦吃，我跟你開開玩笑，想不到你這麼大胆，在『手槍』要脅下還敢起脚！」

阿生指指門緣說：「你錯在叫我自己關門，使我有機會回過頭來，看見你的倒影中沒有握住一支手槍，只是用手指作勢而已，如果我還不及時反抗，難道還等你過來襲擊我麼？」

乃龍心服口服，阿生的確是個藝高人胆大的國際特警。

阿生又問：「你為什麼會在這裏？」

「我還沒有質問你，為什麼你要我在這裏呆等了大半天？」

阿生這才記起了，他在電話中約乃龍到酒店來的，他剛坐上了梨花的汽車，便已看見乃龍駕車前來。如果由那時就開始獃在這裏等，也實實在在等了不少時間。

阿生苦笑陪罪。

乃龍問：「你的女人呢？」

「走了！」阿生說：「本來有許多事情要你帮忙一下，但現在一切已成定局，也無須再麻煩你了！」

「如果那女郎是酒店介紹的，大概已經經過安全注射，你大可以放心！」乃龍會心地一笑。

阿生知道他有所誤會，但却不想作太多的解釋，因為，他怕隣居的包日成，會等得不耐煩。

於是他一邊執行李，一邊說道：「我有急事要回去，可以送我一程嗎？」

「當然可以！」乃龍說，「是不是任老頭兒又有急電把你召回？」

「不！」阿生說，「是為了一個朋友——就是任老頭兒的朋友。」

「你很懂得拍馬屁，連上司朋友的馬屁也拍上了，難怪你升得高，爬得快！」乃龍格格大笑起來！

阿生不想浪費時間，所以沒有多作解釋，何況他明知乃龍只不過跟他開開玩笑而已，過去他們合作過不少次，已經是老朋友，乃龍很了解他的為人。

阿生把行李執拾妥當之後，又跟乃龍離開他的房間到隣室去。

敲過了門，包日成十分小心地一再問清楚，才敢開門。

開門之後，包日成發覺除了阿生之外還有另外一個人，又是一陣驚愕。

阿生知道他們未見過面，從中為他們介紹。包日成知道乃龍是當地特警隊長，才寬容起來。

阿生問：「訂妥了機票嗎？」

「訂妥了！」包日成說：「我們立刻就可以起程！」

阿生按响了喚人電鈴，把酒店的侍役召了來。

阿生在這一剎那間，有點後悔剛才沒有委託乃龍代查符平此人的身份，現在他在包日成的面前實在不想多說。

因為包日成一再告訴阿生，不希望太多人知道這宗交易。

如此稀世奇珍，當還未澈底獲得絕對安全可靠的保障之前，保密是十分合情理的事。

但是，阿生在矛盾重重的心情底下，覺得有些事情非查明不可，尤其是符平此人的幕後背景和他的眞正身份。

於是阿生用紙筆草草寫了一些字，交到乃龍的手中，說道：「請打封電報給我師父，叫他到機場去接我的飛機！」

乃龍與阿生合作過不少次，看得出阿生的眼色，因此非常有默契地接過了那字條，包日成只急於離開這裏到機場去，未有留意到二人在交換着眼色。

結了酒店的賬，三人一齊落樓。

原來乃龍的汽車停在橫街那邊，剛才他見不到阿生，心感有異，担心到阿生的生命可能有問題。雖然侍役曾說有個女人吩咐他代為轉達，說如果有人找阿生就說阿生跟朋友有事外出。但是，乃龍最後還是偷進了阿生的房內去查看。

乃龍看過房內一切，並無打鬥或糾纏的痕跡，只是床褥一片淩亂。

儘管如此，阿生可能有危險！——當時乃龍就這樣想，所以他留下在房內細心觀察，偵查，直至等到阿生回來，看見他平安無恙，乃龍這才放下了心頭大石！

現在乃龍把二人護送到機場之後，目擊他們進了閘門，這才有機會細看那字條。

阿生在字條上寫着：——

「請代辦下列各事：第一，代查符平此人的眞正身份，他住在……」以下是那幢花園洋房的詳細地址。「……第二，代查翡翠佛像的

物主……」

然後才是託乃龍致電他師父呂偉良，希望呂林二人能及時到機場去接他。

乃龍看了字條一遍之後，有點像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但是，阿生既然拜託了他，乃龍也只好一一照辦如儀，以免阿生見怪。

乃龍在想：電報太過轉接，倒不如打長途電話吧！那可能既直接，又省時。

三俠不止一次遊曼谷，所以乃龍不但與阿生因爲行家的關係而成摯友，就是呂林二人也十分熟絡。記得呂偉良臨別時還留下地址電話，叫乃龍有空前往X市一遊，以便他們一盡地主之誼。

因此，乃龍是有着呂偉良的住址和電話號碼的。

航機只有兩小時左右的航程，所以乃龍離開了機場之後，首先就去打長途電話！至於阿生字條中所託的兩件事，他就打電話回辦事處，叫他的下屬們去辦。

且說，呂林二人在這一邊接到了乃龍的長途電話之後，幾乎不敢相信，阿生這麼快就回來！

當時他們還沒有外出，剛好接聽到乃龍打來的長途電話。

呂偉良反覆地問：「他今天就要回來？」

「是的。」乃龍肯定地說：「我看着他與一位朋友一同登機的！」

「請問知道他跟那一位朋友在一起嗎？」

「是姓包的。」乃龍說：「我聽他說那是處長的好朋友！」

「好的，謝謝你，乃龍隊長！」呂偉良最後只好這樣說。

三分鐘的時間太短促了，呂偉良想和乃龍閒聊多幾句也不可以。

至於一些寒暄說話，一開始就說過了。

呂偉良怔怔地放下聽筒！

林愛莉看見這情形就知道事不尋常，但是她還未知道她懷疑過的人與阿生一道回來，只以爲任如重一封急電又把阿生召回而已。

因此她笑了笑：「是不是處長又有急事把阿生召回來？」

「不！」呂偉良說，「這一次你猜錯了，阿生不是被急電召回，而是與處長的朋友同機而回。但我仍然想不通這是怎麼一回事！」

「是那個姓包的嗎？」林愛莉登時把面色一沉，呆了下來。

「我想是的，就是在機場餐室介紹給我們的認識玉石商人！」

「糟了！」林愛莉不由自主地，驚呼了一聲。

呂偉良給她嚇了一跳，因爲他不知道林愛莉何故會這麼說。

呂偉良回頭瞪住她問道：「愛莉，你說什麼？」

「我一直在懷疑那個傢伙不是好人，他果然利用阿生！」

「你怎麼知道他不是好人？」

「你以爲凡是任處長的朋友就絕對可靠嗎？正如和你一樣，我們也有許多朋友，其中有好也有壞。而那個姓包的，更可能是某方面的間諜！」

「間諜？」呂偉良更加是吃驚不小。

自從林愛莉在機場餐室對阿生親口提過一些口頭警告之後，她始終未有把此事對呂偉良提及，難怪他不知道林愛莉的想法。

當時呂偉良在機場餐室剛好跑去打電話，只有林愛莉和阿生在那裏傾談。

現在林愛莉聽到乃龍打來長途電話，竟然說阿生與一個姓包的男子同機回來，她的想法當然是不難理解的。

但是，當林愛莉把她那次無意之間在餐室中所見的情形告知呂偉良之後，呂偉良卻半信半疑。

他看看腕表，担心來不及接阿生的飛機，於是與林愛莉趕緊開車到機場去。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還絮絮不休地說：「他絕對是個問題人物，千萬別把處長的幌子去爲他掩護。這一次阿生大概是被人澈頭澈尾的加以利用。嘿！我一再警告過他，想不到這鬼靈精到頭來還是上了人家的當！」

呂偉良一直分析林愛莉對他所講的每一句話，包括了在市中心區「偶然的發現」——就是在餐室中借用電話時所見到的。

呂偉良不但是個老江湖，爲人也沉着冷靜，鐵拐俠盜就是鐵拐俠盜，他的成名絕非偶然的，他既沒林愛莉的衝動性格，也沒有阿生的少不更事。

他向林愛莉說道：「那間餐室的名字記得嗎？」

「餐室的名字又有什麼關係？總之我絕對相信我的眼睛！」

「是不是接近玉石市場？」

「是的，名字記不清楚，但你說對了，那兒很接近玉石市場。」

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

林愛莉莫名其妙，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笑什麼？」

「愛莉，你可能沒有看錯，他們可能正在用手指交談！」

「是的，我早說過了，我不會無中生有的，可惜我有事趕住去辦，否則我當時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當時如果我抓到了他們，今天阿生可能就不會被人加以利用了。」

呂偉良笑道：「其實，當時在那間餐室中，用手指在枱下交談的，可能不止你所見的兩個人，還有其他人也學他們一樣。只不過由於角度問題，所以你未有留意而已！」

「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這是玉石行業的古老規矩！」呂偉良說。

「什麼古老規矩？」

「你可能未見過玉石行業的交易，難怪你會如此驚奇！」呂偉良又說：「事實上當初我看見他們用這方式議價，也爲之驚奇不已！後來經老行尊解釋，才知道他們的一買一賣不便公開，以免故意把某一件玉的價錢抬高或壓價，所以買賣雙方往往用雙手在枱底下交易，如果沒有枱的地方，便用毛巾蓋住雙方的四隻手，握手議價，點頭作實，非常之有趣！」

「你是說：那天他們也正在交易？」

「我想是的，姓包的不會是什麼間諜特工。」呂偉良道，「據我所知接近玉石市場的幾間餐室，就是他們行家交易的場所，因此你看見的，可能就是一百幾十萬的交易！」

「一百幾十萬就憑一雙手？嘿！我眞不敢相信呢！」

「有機會我帶你上玉石市場去看看，你就會相信了！」呂偉良又說，「莫道是一百數十萬，一千幾百萬的交易，他們亦可以一言不發，只憑雙手在枱底伸出，代表了各種數目字，既不必簽什麼支票，也不須訂合約，這就是中國人的商德！」

汽車一直往機場開去！

還有大半小時左右，阿生所乘搭的航機就會降落了。

路上到處塞車，要不是修路便是紅綠燈處處，加上交通阻塞，像林愛莉這種沒有耐性的駕車人，簡直如坐針毡。

× ×

航機在雲層中掠過。

阿生和包日成在機艙中併肩而坐。

包日成感到一分一秒彷彿就是一日甚至一個月似的，他恨不得快些回到他的玉石公司，把這寶貝放入他的保險庫內。

阿生的心情卻是他無法理解的。

阿生一方面看在處長的份上，要照顧到包日成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想到機場餐室中林愛莉對他的警告！

他可能正在被人利用——阿生這麼想。

但無論如何，他一方面要保證此人的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起他的底子，姑勿論他是否處長的深交朋友。

兩個人，兩種心情，大家都沒有說話許久了。

阿生忽然向包日成搭訕着說：「希望你不要見怪，我想問你一句話。」

「什麼事？」包日成道。

「這東西，會不會是賊贓？」

「不！不會的。」

「那個符平是什麼人？」

「我不認識他，我是對你講過了。」包日成說道，「我的朋友說，他是個知名的古董巨商！」

「你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陳米高！」

「華僑嗎？」

「是的，他也是我的行家，常常在仰光方面去購玉！」

阿生又問道：「這宗交易，是陳米高介紹的？」

「是的，上次我來時，他向我提及這寶物，圖片也是他給我的。我託他打聽價錢，認爲二百萬美元這價錢很公道。」

「他爲什麼不在場？」

「他在電話中向我交代過了，叫我直接與符平交易。他很忙，可能又要飛仰光！」

「二百萬美元不是一個小數目，你們如何交易？支票嗎？」

「是的，我在那裏有個銀行戶口，老早匯足款項在那兒備用。符平用電話跟銀行連絡過之後，我便提貨。」

阿生道：「我總覺得太急促了，你很容易上當的！」

包日成輕輕一笑，道：「謝謝你的關心，其實這種交易，我不止進行過一次。也許你也聽過『遲恐有變』這句話吧？」

「你的意思是：太遲了，會給人換上了一尊假的，是不？」

「這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我担心有人把它搶購。」

「二百萬美元不是個小數目，你以爲那麼容易找買主嗎？」

「外國人眼中，二百萬只是個小數目，聽過一隻瓷碗也拍賣到百多二百萬這價錢嗎？」包日成又說，「據我所知，除了西方近年流行東方熱，爭購古玩之外，日本更是大主顧，日本人喜歡買入古玩保值，我就做過不少日本人的生意。」

是的，際此國際金融動盪，幣值不穩定之時，購買古玩玉器保值不失爲明智之舉，紙幣可能一天比一天低賤，但古玩玉石只有上漲。

因此，阿生再也沒有跟包日成爭辯這點。

但是，符平用女人纏住他們，直至到交易完成爲止，這種做生意手法，却是十分罕見的。阿生也就因爲與包日成同機而去，結果給杏花——那位空中小姐，以爲他們是拍檔伙伴，終於享盡艷福，現在回想起來，阿生也覺得好笑。

阿生又問道：「他們常常用這種手段拉客的麼？」

「我想是的。」包日成說，「那邊有許多古董商，他們消息靈通，往往那一位豪客要購一些什麼資料，人未下機，他們已經得到全部資料。可以說得上令人驚奇！」

航機飛出雲層，空中小姐在廣播中叫乘客綁穩安全帶，還有數分鐘便要降落。

阿生不知道乃龍有沒有照他的說話去做，然則不久之後他又會見到呂林二人。

不過，阿生並不關心呂林二人是否能及時到機場來接機，反正担心包日成懷抱中的寶物——那尊價值二百萬美元的翡翠佛像的安全問題。

在包日成這方面說，不錯，他的保密功夫做得很不錯，但是，誰會曉得符平他們怎樣？

萬一符平本人，或者他的手下之中有人心懷不軌的話，相信消息一經傳入賊世界中，現在機場方面已有人「恭候」。

阿生知道自己並非神仙，莫說他正在渡假中沒有手槍在身邊，即使有也未必可以確保包日成的安全。

阿生相信「賊公計，狀元才」這說法，雖則在阿生的立場說，這說法未免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但是阿生不會忘記過去他師父呂偉良的一些事跡。

呂偉良是著名的鐵拐俠盜，他雖然是盜亦有道，只限於刼掠不義之財，而且從不中飽私囊，悉數捐到一些慈善機構和貧民手中，但畢竟也是一名俠盜。

呂偉良在他的那一段日子，阿生是他的得力助手。所以阿生還記得他的手法往往令那些爲富不仁的紳商巨賈防不勝防。

而結果他們常常得心應手。

現在阿生開始担心「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萬一機場眞的有人「恭候」，那便如何是好？

如果呂林二人在着，事情還比較容易應付，但是，只怕他們根本不知道包日成手中的手提箱儲了一些十分名貴的東西！

那就是說：他們未必有戒備，那麼，賊人仍然有機可乘。

阿生帶着患得患失的心情，陪同包日成落了飛機，然後步出機場。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除了特備的平民旅行證件（那是爲了掩飾身份用的）之外，也有特警的證件。他本來可以由特別關卡出入，避過海關檢查的，但爲了步步護衞住包日成的關係，他也跟他由海關出來。

但是，機場的海關人員也是循例找一些可疑的人召去檢查，大部份的乘客是匆匆而過。阿生和包日成二人，就沒有受到檢查。

呂林二人果然在閘外等候着阿生。

阿生心裏稍爲安定下來！起碼現在包日成萬一出事也多兩個人照顧，而且這兩個並非普通人，而是可以令到歹徒們聞風喪胆的鐵拐俠盜和迷你女賊！

包日成看見三俠同在，內心的憂慮自然也爲之一掃而空！

機場裏人頭湧湧，此中難免混雜不少伺機而動的人。也許有人對包日成手中的保險手提箱虎視眈眈，但最後他們終於坐上了呂偉良的特製汽車裏。毫無疑問三俠已經舒了一口氣，只是包日成因爲不知道這車子性能特佳，玻璃固然防盜防彈，門也可以自動上鎖，這時候，即使有人持械衝至車旁刼掠，恐怕也不容易得逞！

包日成本來打算在抵達機場之後，立即致電他公司裏的人，但是後來爲了急於離開機場，也打消了原意。現在他看見呂偉良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正好用得着！

但是，負起保安責任的阿生，卻認為他不該在這時候通知任何人。

阿生甚至認為即使是委託他購買此物的富豪，也不該在這時候知道他已經完成任務回來，直至他將這尊佛像送到他手中為止，這才是真正的安全。

呂偉良和林愛莉雙俠只是本着助人的目的，送包日成將佛像運回他公司的保險庫，他們卻未知道包日成送出這麼大的一筆代價給阿生作為酬勞！

在阿生來說，他並未想到包日成眞的會送給他這麼大的一筆錢。阿生幫助他，只因為他是任處長的朋友。但是包日成這方面卻認為物有所值！

包日成沒有購下保險，但即使購買了，只怕也沒有把握可以保證安全抵步。萬一出了事，保險公司還要經過一番手續才賠償這損失。但就是算得回這些錢又怎麼樣？到頭來生意做不成，人家也得不到心愛的佛像，錢當然也賺不到手了。

然而現在包日成卻穩可賺上一百萬元，只要他能把這尊完整的翠翡佛像交到一位巨富的手上。那麼，即使付給阿生三十萬元的酬勞，他還有七八十萬元的進賬。這也難怪包日成緊張得手心也出了汗。

林愛莉把車子開進市中心區，打算送包日成到他的玉石珠寶公司去。

但是，包日成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他道：「這是敝店生意最忙碌的時刻，我想還是不要到那兒去！」

阿生看看腕表，下午三點半左右。

他道：「你有甚麼主意？」

包日成道：「我想直接送到買主手上，趁着三位都在一起的時候，這應該是最安全的時刻了。」

呂偉良想了想，也說道：「這主意也倒不錯，東西反正要交到買主手上的，趁早交給他，省得夜長夢多！」

林愛莉也問道：「要購這佛像的，是那一位富豪？」

「就是億萬巨富廖海！」包日成說，「相信三位一定也聽過他的名字吧？」

「是的，廖海是本市著名的富豪，許多人也知道他喜歡收藏古董。」阿生覺得包日成此人有時雖然很胡塗；但是仍不失為一個守口如瓶的商人。起碼「廖海」這名字，他就保留到現在才說出來。

包日成利用呂偉良車中的無綫電話，先與富豪廖海連絡一番。

但是，廖海接聽過包日成的電話之後，卻有點啼笑皆非地道：「老包，你有沒有攪錯？你也買到了一尊翡翠佛像？」

「是的，廖先生，我剛剛才下飛機的。」包日成說道，「你不是極之渴望得到這稀世之寶嗎？」

「是的，不錯啊！翡翠佛像是佛國的至寶，誰不知道它是稀世奇珍。」廖海在電話中說道，「但是，你們一位行家今天早上才送來一座……」

「你說甚麼？」包日成以為聽錯了，因為這是無綫電話，有時電波受到干擾，就會發出「沙沙」响聲。有時車子行到高樓大厦林立的街道，也可能令到雙方都聽得不清不楚。

因此，包日成在吃驚之餘，要求廖海再重覆地說一次！

廖海這時又在電話中道：「你的行家古大宗，你可認識嗎？」

「當然認識，他是專做古董生意的。」包日成道，「我知道你也光顧過他不少！」

「是的，你也曉得我這人一世沒有別的嗜好，就是愛玩古董玉器。」廖海又說，「當我接獲消息，知道皇宮的寶物——翡翠佛像已落入民間之後，我便四出拜託你和你的許多行家設法代我搜購這件稀世奇珍。正因為我本人有機會一度見過此物，所以我極之渴望據為己有。這點我早已對你們講淸講楚了……」

包日成已沒有耐性再聽下去，他道：「是的，我記得你還說過，無論誰能搜購到此寶物轉讓於你，你都可以付出一個高價……」

廖海在那邊又道：「對啊！我定出的價錢是一千一百萬元，大約是二百二十萬美金左右，這價錢你許多行家也知道了。今天上午就付出了這巨款給你的行家古大宗，因為他已把我心愛的佛像送到我手中。」

包日成差點兒就把懷抱中的保險手提箱摔倒！

他沒有聽錯，甚至坐在他身旁身後的三俠們也聽得淸楚。

包日成呆若木鷄！

他的腦後彷彿被人重重地轟了一下，差點就昏倒過去！

耳鼓在嗡嗡地作响！因此廖海在電話中一連「喂」了幾聲，他也好像聽不到！

其實在這一刹那間，包日成想着太多的問題，例如：他得到的翡翠佛像會不會是假的？如果是假的，這回他就虧了大本，雖不致眞的要破產，但損失卻也不小的！

在另一方面他又想：古大宗怎麼會捷足先登？

雖然廖海開出的高價是半公開的，許多知名的玉石古玩商人也得到通知，如此大單的生意，試問誰不希望落入自己的手中？

但是，由於包日成常常到那邊去購玉，他自問人面較許多行家都要熟，所以上次他到曼谷去的時候，已暗中委託了當地的朋友，明查暗訪，如果有「翡翠佛像」的下落，立即通知他！

因為太多行家知道此事，所以競爭白熱化乃難免的事。於是各出奇謀，都希望做成這歀罕見的大生意。至於其他行家如何進行包日成不知道，但是他卻一再佯稱前往緬甸購玉，實則前後幾次都是為了此事而飛來飛去。

結果在得到了確實的消息之後，他便暗中把足够的歀項偷偷匯到那邊一間銀行去，儲歀以待，實行出奇制勝，希望棋先一着！

但是，想不到現在才有如晴天霹靂，簡直就令他難以置信！

呂偉良一方面為他感到難過，另一方面卻又感到無限的驚奇！

呂偉良認識許多上流社會的人，有些甚至是他「光顧」過的。至於這個廖海，他也過見他一次，那是在一個古董拍賣會之內，而且當時還經朋友從中介紹，因而認識了他！

呂偉良雖然是著名的俠盜，但是他並非對每一個富人都心存不軌，只是對一些為富不仁的私梟巨賈，假公濟私的權貴們有野心。

他是個明察秋毫的人，誰是掛羊頭賣狗肉，誰的財富來得不明不白，呂偉良一向心中有數！

就像這個廖海，呂偉良知道他所以成為巨富，除了祖先的餘蔭之外，還有許多傳奇式的故事發生在他的身上。

首先他父親在這小島開埠的初期，就憑手上的資金認購了大批土地！那時正在開發初期，地價便宜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後來人口一日一日增加，地價也一日比一日升得更高。

單是這方面，就足以令到廖家的財富暴增。何況廖海這一代更擅於經營，商業上的獲利頗豐。

有一個傳說，就是廖海有一次購入一間古

舊的大宅，準備改建成多層住宅大廈。豈料拆卸之後，地下竟然掘出大批黃金白銀，相信可能是日治時代的遺物。因為日軍高級指揮官曾徵用該大宅，撤退得太急，以至來不及運走而埋下的。

於是廖海就更加有如錦上添花，財富上面的數字變得更大！

有人認為這可能是善有善報，因為廖家祖先三代以來均愛做善事，每年拿出不少金錢實物出來救濟貧苦，故此福有攸歸云。

姑勿論事實是否如此，總之呂偉良就沒有聽過廖海此人有過甚麼失德的骯髒事。因此，他雖是家財億萬，呂偉良這位俠盜也從來沒有動過他的腦筋！

那次在古物拍賣會上，廖海慕鐵拐俠盜之名，特央友人從中介紹，結果就此認識了呂偉良。但是，往後的日子裏，他們卻未有機緣再見。

現在呂偉良看見包日成呆在那兒，說不下去，他想到自己跟廖海有過一面之緣，便接過電話，首先來個自我介紹。

然後呂偉良又在電話中道：「廖先生，本來此事與我無關，但是這是涉及過千萬元的大交易，為了公平起見，我以為你應該接見包先生。最低限度你也應該看看他代你買回來的貨色，你以為我講得對嗎？」

「是的是的，這也合情合理。」廖海果然接受了呂偉良的建議，說道：「那麼，請你們到舍下來談談。老實說，我對翡翠佛像雖然只有過一面之緣，但是我對玉石總算得有點認識，相信比較之下，高低立分！」

「好吧！」呂偉良說，「那麼數分鐘之後，我們就可以見面了。」

當時車子正在登山，廖海就居住在山頂！

數分鐘之後，林愛莉已將車子開到那兒門外！

頭髮已經斑白的富豪廖海，年紀雖然已經六十，但看來還是十分的精壯！

在數名保鏢和家人的陪同下，他親自在門前恭迎這四位不速之客！

這點面子看來顯然是給呂偉良的，否則他不會親自出迎。

各人被迎進內堂，在這大宅之內，首先給人一個印象就是古色古香！

廖海把這龐大的花園洋房故意佈置得像中國的古老大屋一樣，花園外面石山石椅，小橋流水，極具園林景色，內宅則到處可見酸枝古董，字畫花瓶，簡直令人目不暇給。可惜三俠非為觀賞而來。

他們此行是為了包日成和那尊翡翠佛像。

剛才在汽車裏的時候，包日成差點支持不住，因為他發夢也想不到會有另一座翡翠佛像出現，而且更早一步到達廖海那裏！

包日成面色灰白，任何人可以看得出他正在渾身發抖。

三俠非常担心他，那並不是為了他的財物損失，而是他的健康！

阿生也早已料到此事並不簡單，想不到價值二百萬美元的交易會如此輕率！雖則說包日成為了保密與搶購成功的關係，而另有苦衷，實在不得不如此，但是阿生還是認為太過兒戲了。

想不到現在果然不幸而言中。

廖海也曉得一千數百萬對他本人來說，簡直是九牛一毛，但對一個小商人，這數目可能是他的全副身家。因此，他非常小心的處理此事！

他信任呂偉良在江湖上的道義和名氣，一邊帶領各人參觀今天早上才交易成功的另一座翡翠佛像，另方面又急電召來一位大學教授！

據說，那位大學教授是一位考古專家，許多時廖海也要向他請教！

現在廖海打算請他前來考究一番，到底那一個才是眞的。

不過，在專家未到之前，廖海與包日成這二個內行人——他們都非常熟悉玉器。因此，他們分別用放大鏡小心檢驗這二座同樣的翡翠佛像！

說也奇怪，佛像的外型固然一樣，手工雕刻也是一模一樣！

至於玉石的質地，看來亦無分軒輊，同樣是玉器中的極品——半透明的碧綠翡翠！

為甚麼？

呂偉良見包日成呆若木鷄，你接過電話，向廖海說項。

廖海感到迷惑，包日成也在惶恐中感到迷惑。只有外行的三俠冷眼旁觀，認為兩座佛像既然同樣是真的翡翠雕成的，也不見得有甚麼不妥。也許最早哪位雕刻家就用同一塊無瑕的翡翠切為兩份，以同樣精細的手工雕成兩座佛像呢！

但是，廖海認為絕不可能。

他對各人道：「年前我曾應邀訪泰，當時一位當權的元帥就讓我觀賞過這寶物。據說這是皇宮的至寶，由於元帥有功於國家，皇上把它贈予元帥。因此當時他便是佛像的主人！」

林愛莉問道：「後來，又怎麼會流入民間的？」

「年前一次政變，元帥黃夜逃亡，據說來不及提取銀行中的現金，只好將大批珍藏古物出售給一些富有商人。」廖海說，「其中便有這座翡翠佛像在內，我既心儀已久，自然希望得之而後快！事實上這東西也委實太可愛，撇開手工不談，單是玉的質地就已經罕見，實實在在是珍品也！」

呂偉良苦笑道：「我不懂玉器，却知道翡翠是名貴的鑛石。但是，既然兩者之中沒有哪一座是假的，到底有甚麼不妥？」

「問題是這佛像只可能有一座。」廖海東眉說，「兩座是不合理的。」

林愛莉和阿生正要追問何故不合理，哪位考古專家來了！

此人來頭不小，在市立大學任教，年約五十，但却先後周遊列國，擁有考古學學士的榮銜！

當前世界政治約可分為兩大派系，但是這位祁博士不知是因為學貫中西，還是確有過人之處，東方一些極權國家也竟然邀他作客，向他請教種種有關考古上的難題，可見此人殊不簡單。

廖海因為喜愛古物，所以跟祁博士自然而然地成為知交。有甚麼疑難之時，廖海就只有請教於他。現在當不會例外。

祁博士聽了包日成的解說之後，也沉默下來！

從他的神氣看，他顯然也感到莫名其妙！

祁博士過了半晌才道：「據我所知，翡翠佛像是絕無僅有的皇宮寶物。十八世紀時，一塊橢圓型的翡翠出土，哪當然是指泰國的隣國緬甸。當時被專家認為是罕見的綠玉。消息傳到泰國皇后，皇后立即備價爭購，然後聘來名家，將該玉雕成一座絕無僅有的佛像。」

廖海在旁也道：「是的，這些資料我也親耳從元帥哪兒聽過！」

祁博士又道：「一切史料俱證實這座佛像只有一個，不可能有兩個的。」

林愛莉忍不住笑道：「但是，博士，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就是兩個麼？」

「這就是問題所在！」祁博士又東着眉梢，沉吟道，「這件事相信只有一個解釋，就是有人仿製了另一座佛像。」

阿生問：「你的意思可是，此中有一座是假的？」

祁博士點點頭！

林愛莉又問：「然則，你以為哪一座是真，哪一座是假？」

「這問題一時難以確定。」祁博士為難地道：「不過有一點可以奉告的，就是廖先生今天早上請我來過這裏，我當時約畧看過他購入的佛像，認為真的可能性極高。我已答允為他考究一下，也許在明天開始。但是現在却多了一個……」

廖海笑了笑，道：「我絕對相信祁博士，他是這一行的專家。」

包日成也承認這點，許多待證古物，一經這位祁博士考證過之後，便可定案。因此，當地的古董行業對此人絕不陌生。

但是，現在却難倒了廖海，他已經收購了一座翡翠佛像，現在又多一座，而，對方又是呂偉良帶來的朋友，如何是好？

祁博士既然一時之間難下判斷，廖海也只好這樣建議：「包先生，請你相信我，暫且把這佛像留下來，先讓博士考究過，以訂出哪一個是真哪一個是假，如果二者皆真，我最多也一併將它購下！好嗎？」

呂偉良也認為這辦法十分公道。

但是，阿生却道：「現在照我看，兩者就根本難以分出真假。因此，留下來可能造成一種混亂，倒不如另想辦法！」

林愛莉的想法亦與阿生一樣，她一向腸直肚直，口快舌快。

這時她却道：「對了，萬一包先生的是真的，你購入的是贋品，這麼一來，他豈不是要破產？」

廖海不以為忤，只笑了笑。他道：「把你的帶走！這也公道！」

他又問包日成道：「你前後用了多少費用，我會補償給你，無論是否購下你這佛像，我也不會令你損失，放心好了。」

包日成苦笑道：「費用當然不小，但是，如果你不要這佛像，我怕也要破產了。」

「為甚麼？」廖海道：「你可以另找買家的。你是玉石專家，只要是上價翡翠，還担心沒有人向你收購麼？放心吧！」

包日成還是搖頭苦笑道：「根本不可能有這麼多的閒錢，除了閣下之外！」

是的，一千萬以上的閒錢，試問有幾多人可以一口氣拿出來？

別說這種古董，買下之後只供玩賞，恐怕就是一條洋船，明知買下可以做運輸生意而賺大錢，相信亦未必有人說一句便立即拿出一千萬元來。

最後，包日成只好在三俠陪同之下，把他的翡翠佛像運走！

包日成打算先存放在他公司的保險庫之內，等待祁博士前來考證一番。

這辦法是公道的，一則可以不致把兩者混在一起，真假難分，二則亦省却了將來發生爭執！但是，為了這件事，阿生的假期只好押後了！

稀世奇珍　真假難分

祁博士首先帶了助手們在富豪廖海的家中工作，他們要用各種先進的考古方法，對廖海向古大宗購入的佛像研究！

這不是一件簡單的工作，也只有祁博士才有這種魄力。

他們打算在稍後時再去包氏公司的保險庫內，對另一座暫時由包日成擁有的佛像，展開同樣的古物考證！

三俠却為了此事而感到忐忑不安！

一千萬元也好，二百萬美金也好，總之這就不是一個小數目。

包日成大半副身家都在這佛像身上！

別說日後有沒有人收購還成問題，就是眼前壓着這麼大筆的現金，對一個商人來說，也是一件十分頭痛的事。

當初包日成只是相信廖海，過去每次他向包日成購入古物玉石等，均付以現金。這次要不是為了有厚利可圖包日成才不會冒此風險！

但是現在竟然會鬧「雙包」，在包氏的一生經驗中，這還是第一次！

沒有人知道以後會怎麼樣發展下去，總之眼前包日成就沒有一覺好睡！

任如重看見阿生又回來了，當然大表驚奇當他知道他的朋友有此遭遇，也極表同情！

三俠在特警辦事處內跟任處長談起包日成此人，任如重也認為他是個老實商人。至於林愛莉的懷疑，呂偉良早已將她的假設推翻了！

包日成當然不是甚麼特工間諜，他在玉石交易中只不過用古老的「手談」方法而已。

現在呂偉良就帶着林愛莉到玉器市場去，親眼看看哪古怪的交易情形。

果然，林愛莉仍然可以目睹一些玉器買手以毛巾蓋住雙手，與賣家「手談」價錢！

所謂「手談」，就是不開口講錢，只用手指向對方雙手「還價」。

林愛莉看得有趣，也看得出了神。

但是，呂偉良並非為了求證或者為了讓她開開眼界才跑到這兒來的。

他要找一個人，此人就是古大宗。

他不認識古大宗，但他却認識一位老行尊，他叫壽伯！

壽伯七十歲過外，玉器行中的人幾乎忘記了他原來是姓呂的。因為人人都稱呼他「壽伯」，所以呂偉良很容易找到他！

壽伯一向把呂偉良視如子侄輩。因為他們都是姓呂的。

壽伯眉髮一片銀白色，但面色紅潤，雙目烱烱有光。據說這是練武功的結果。

也就是因為「武功」，所以他才會交上了呂偉良這個朋友。

「飛鏢俱樂部」一向分為好幾個部份，不止有射擊可供練習，也有習武室，壽伯貪哪兒近郊區，空氣清新，所以常常到哪兒去練太極，呂偉良就是這樣結識他的。

壽伯見呂偉良來找他，笑得闔不上咀巴！

「壽伯，有空出去喝杯茶麼？」呂偉良恭恭敬敬地說。

壽伯呵呵笑道：「乖侄請喝茶，老衲哪有拒絕之理？」

壽伯就是這麼樣一個風趣橫生的老者。

於是呂偉良過去把林愛莉帶來。

林愛莉當時正看着一宗宗的玉器交易，她也認識壽伯。

壽伯看見林愛莉，又笑對呂偉良道：「原來拍拖回來，哪麼，這個東道應該是我。來來來，我請你們喝茶去！」

於是三個人跑到隣近一間茶室，哪兒以茶靚水滾著名！

呂偉良還未開好茶就問壽伯道：「認識一個叫古大宗的人嗎？」

壽伯驕傲地笑了笑道：「我在這行超過了半個世紀，除非是新丁，否則我哪有不認識之理？怎麼？你找老古麼？」

「是的。」呂偉良說，「但在未見到此人之前，我想先向你了解一下他的為人！」

「嘿！人如其名！」壽伯笑了，但笑得很含蓄，半似開玩笑！

「這是甚麼意思？」

「古惑的古，大鱷的大，專吃大宗的宗！」壽伯說道。

呂偉良呆了一呆：「這不是說，他簡直是個商場大騙子嗎？」

「哪又不至於是個大光棍，但是，為人很不老實這却是真的。」壽伯又道：「你想找他幹甚麼？」

「不！只為了査清楚一件事。」

「是不是翡翠佛像哪件事？」

呂偉良怔了怔道：「你怎樣知道？」

「全行都知道了，何止我！」壽伯眉毛一揚，「古大宗上岸了，但却浸死包日成！」

「是的，我就為此而來！」

壽伯說：「包日成是自作孽，這麼大宗的交易，却如此不慎！」

「是的，但事既至此，我以為必須弄清楚一點！」呂偉良說，「他到底由何處購入這件寶物？」

林愛莉插咀道：「如果你這樣問他，他一定說是購自曼谷。」

壽伯道：「事實他的確是購自曼谷的。包日成神神秘秘，每次到曼谷打聽佛像的消息都說到緬甸買玉，結果還是人家棋高一着！」

「但是，專家證明真正的翡翠佛像只有一個。」呂偉良說，「這是泰皇寵物，皇宮之寶，後來才賜予一位元帥的。」

林愛莉問壽伯：「是的，怎麼現在却弄出兩個來了？奇怪！」

壽伯笑了笑：「何止兩個？可能還有第三個！」

「甚麼？還有第三個？」林愛莉嚇得呆了一陣，張大了咀巴！

呂偉良知道壽伯這個人喜歡開玩笑，又富幽默感，這可能與他做人處世的作風隨便有關，也難怪他七十歲人看來却像五六十歲一般！

呂偉良為求真相，笑道：「壽伯，不是你開玩笑吧？怎麼還有第三座翡翠佛像？」

「乖侄，你沒有聽過可一可再這句話麼？」壽伯還是半開玩笑地說：「據我所知，前往泰國搜購翡翠佛像的，除了包日成與古大宗二人之外，還有第三個人，他就是天然軒的主人劉天秀。」

林愛莉道：「他也是為了做富豪廖海的生意麼？」

「當然！」壽伯說：「古玩玉石行的人都曉得，只要做成這宗生意，總有一百幾十萬可以賺到手。正是『發市當三年』，際此百行不景氣的時候，誰不希望能找到哪佛像？轉手之間就可以賺上一百幾十萬，的確是充滿誘惑的事！」

呂偉良又問：「你知道劉天秀是否已搜購到第三座翡翠佛像？」

壽伯聳聳肩說：「我又不是偵探，怎麼知道？如果不是包日成出了這意外，相信彼此還秘密進行，怎麼會告訴外人？」

林愛莉沉思着說：「壽伯，照你老人家的意見，認為有可能出現第三座佛像嗎？」

「別說再有第三座，就是第二座也不可能！」壽伯說道，「主要因為這是一件皇宮珍藏的稀世寶物，而不是民間的手工藝品。據所知，這座佛像，手工固然一流，翡翠也是品質一流。」

呂偉良說：「壽伯，如果有人企圖仿製，你以為有可能嗎？」

壽伯苦笑搖頭：「我就認為不可能。」

林愛莉道：「為甚麼？鈔票哪麼精細，不是同樣有人仿製嗎？」

「鈔票怎能與這些珍品相比？」壽伯說：「如果要偽造一個佛像，首先找到一塊精美無瑕的翡翠，此外便是要找一個雕工，而且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莫說做到一模一樣，要它像真的七八成也難乎其難。但是，據包日成對人說，他搜購回來的翡翠佛像跟廖海手中的，完全一模一樣。」

「是的，他說得一點也不會錯，因為當時我們也在場。」呂偉良說：「相信老行尊如壽伯你，假如目睹其事的話，你也會以為是一個模型造出來的。而不是用人手手工雕成的。」

壽伯開始東眉沉思，一派正經的說：「所以，現在我正在懷疑，可能還有第三座同樣的佛像出現！這不是開玩笑的。」

「為甚麼你會這樣想呢？壽伯。」呂偉良問。

壽伯道：「憑我的經驗，要仿製一件手工

藝品，要做到完全一模一樣，那是絕不可能的事，除非先鑄造一個模型，但是這又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它是一件硬玉翡翠，而不是石膏，也不是鋼水，如何可以用模型塑造呢？所以我至今仍然覺得有太多可疑之處。」

呂林二人你眼望我眼，也覺得壽伯言之有理。他們目睹過那二尊佛像，的確是一模一樣的，如果把它們混在一起，相信喜愛古玩玉石的廖海，亦無法分辨得出那一尊是他最先購入的。

林愛莉對於玉石知得不多，她又問道：「壽伯，如果有人存心要假，有可能嗎？」

「你是說，有人存心仿造麼？」壽伯說，「如果偶然找到一塊碧綠翡翠，那當然可以，剛才我也說過了，但必須有個技藝高超的技工，還要加上相當時間，然後才可以仿造得如此迫眞。但是，要找一件這麼好的綠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林愛莉又說：「我常常聽到有人說，有些玉石是染色的……」

壽伯不待她說完就說：「染色玉很易看出，只要有經驗，有眼光，破綻很易找。經驗老如包日成、廖海之流，決不可能看不出的。」

壽伯喝了一口茶，又說：「你們對於玉石可能知得不多。」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是外行人，所以許多事要向你請教！」

壽伯道：「玉石之中，那一種玉最貴，你們知道嗎？」

林愛莉道：「當然是翡翠。」

「對了，綠色的翡翠最得人喜愛，所以價錢也最貴。」壽伯又說：「目前最普遍的分為『老坑』及『冰透』兩類。老坑就是指玉蘊藏在岩石中日子較長遠的意思，所以色澤較深而透明；冰透則更呈透明狀，晶瑩奪目，更得人喜愛。此外又有所謂『紅皮』，這是玉石較表皮的，價錢自然較便宜，一般是中下階級的購買對象。至於質地較軟的白玉，價錢更低賤，亦為染色玉的最基本原料。」

林愛莉說：「你的意思是：用白色的玉染成翠綠色，由低賤的價錢賣得更高嗎？」

「對了，由白變綠，這就要講技巧了。」壽伯又解釋說：「製造假翡翠成本不高，只需幾件較簡單的工具，賤價的白玉和顏料，這就可以了。一般染色手續也十分簡單，先把白玉的表皮油脂洗去，然後烘熱，由於白玉質地較軟所以經火烘後便變軟，然後放入調配好的顏色之中。就是如此簡單。」

呂偉良問：「有辦法分辨得出眞假嗎？」

「當然有。由於一冷一熱，玉的表面可能出現蟎蟧爪一般的花紋，這就是假玉。同時日久會褪色，玉便變黃。有經驗的一看便知眞與假。」壽伯說，「但是，有些染玉專家技術高超，他們可以把一塊白碧無瑕的白玉，在其中染出一條碧綠的彩紋來。這情形往往令到我們這一行的老行尊亦為之蒙蔽。尤其是近年來科學日新月異，歹徒們只要有錢可賺，就甚麼事情都敢做，而且做得非常之好，令我們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上當亦不足為奇！」

「是的，若照理論來說，翡翠是不能假的。」林愛莉道，「但科學日新月異，因此最不可能發生的事，都有可能發生。萬一那佛像是假的，又或者連專家也看不出，後果眞不敢設想。」

「是，如果人類可以製造翡翠，而無須採自地球上的蘊藏，那麼，玉石的價錢就會一落千丈。」壽伯說，「但是，我仍然堅持一個信念，就是翡翠不能製造，那是天然的石鑛，即使有人能假造，也必然可以看出破綻的。」

「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古大宗？」呂偉良問道。

壽伯看看腕表，說道：「這個時候，他應該在他的公司裏。否則，多數會在玉石市場之內可以找到他！」

林愛莉問：「他的公司在那裏？」

壽伯說道：「古趣齋在這兒隣近的一條橫街，很容易找到的。」

林愛莉道：「你覺得他這個人怎麼樣？」

壽伯笑道：「做生意的人都是相當狡猾的，你倆是天才偵探，要知道一些甚麼不妨去找他！」

三個人離開那間茶室，壽伯與呂林二人告別。

呂偉良對林愛莉說：「我們這樣去找古大宗，會不會太過唐突一些？」

林愛莉道：「我們一定要找他，否則這件事會更加沒有頭緒。」

二人到達一條沒有車輛通過的橫街，果然很容易就發現一塊黑漆金字招牌，上面寫住三個大字：「古趣齋」。附近也有其他商店都是買賣古玩玉器的。

呂偉良正想進入店內，却看見一個中年人由外面剛好返入店內。

那人笑口盈盈地問：「兩位有甚麼光顧？請進來，請進來！」

呂偉良打量一下這個人，年紀約莫四十餘至五十歲左右。

林愛莉道：「閣下可是古大宗先生？」

那商人呆了一呆，隨即笑了笑：「在下正是姓古的，兩位是——」

「小姓呂，」呂偉良自我介紹道，「呂偉良，這位是林小姐。」

「嗯，這名字好熟！」古大宗沉思一下，隨即又說：「記起來了，是著名的鐵拐俠盜和迷你女賊。嗯……兩位可是……」

林愛莉似乎已想到了他腦海中正在想着一些甚麼，尤其是當她目睹對方那驚惶與尷尬的面色！因此她不待他說完，便說道：「那些甚麼盜，甚麼賊只是人家替我們安上去的，你只要沒有做過虧心事，口袋裏的鈔票還是屬於你的。」

古大宗苦笑一下：「是的是的，我是個正當商人，許多朋友都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未必就有人知道。」林愛莉說，「大概你也知道那是甚麼事情了。」

「林小姐，你的意思可是……可是最近我拒絕捐一筆善欵給某善堂？」古大宗吶吶地說道。

林愛莉道：「不！捐錢給某善堂是每個人的自由和一點心意，政府拿不够救濟金，所以才由一些所謂名流紳士出頭掏羣衆的腰包，根本與我們無關。」

呂偉良說：「古先生，我們此行只想你合作，讓我們了解一件名貴古董的來源！」

古大宗恍然大悟：「你講的可是最近我賣給一位富豪的寶物？」

「對了，我們正是為此事而來！」呂偉良開門見山地說。

「那是行家們都已經知道的事，我購自泰國曼谷。」古大宗又反問道，「你們要知道的，到底是一些甚麼？」

林愛莉說：「你幾時去過泰國？」

「前兩天而已！」古大宗道。

「誰把佛像賣給你？」林愛莉又問。

「一位泰國僑領，姓符的！」古大宗說，「大概是一位行家包日成要你們兩位向我調查，是不？」

呂偉良和林愛莉互相望了一眼，目光中充滿了驚奇，也充滿了信心似的。

呂偉良說：「不是包先生請我們的，是我

們為了好奇而來！」

林愛莉則說：「聽你這口氣，大概你也知道有一位姓包的玉石商人在泰國購入了同一樣的貨色。」

古大宗笑道：「如果你們以為是同一貨色，那就錯了。也許你不了解廖海先生的嗜好，他是半個專家，誰眞誰假，相信也沒有人比他更清楚。」

林愛莉道：「然則你的意思是：他的是假的，你的才是眞的？」

「是。」古大宗說，「我絕對相信不可能有兩個眞的。」

「雖然根據各方面的資料顯示，沒有第二尊翡翠佛像，皇宮至寶，僅此一尊！但是，會不會兩者都是假的？」林愛莉說，「也就是說，你和包日成二人，都同時上了人家的當！」

古大宗面色一沉，束着雙眉沉思片刻，又說：「不可能吧？我幹這一行業，少說也有三十年，怎麼會連一塊假玉也看不出？」

呂偉良說：「有一點我想請教，就是不計較佛像本身的藝術和歷史的價值，單是那塊玉，到底值多少錢？」

古大宗毫不考慮地說：「這問題我也和一些行家討論過了，那是純正的翡翠綠玉，不計雕工和歷史價值，也在百萬美金以上。何況它是一件皇室寶物，價值也就更大了！」

林愛莉道：「如果有人想偽造一尊同樣的佛像，有可能嗎？」

古大宗搖頭苦笑，道：「不可能，絕不可能的！」

林愛莉說：「你太武斷了，現在，事實就擺在眼前，他——包日成的和你的完全一樣，要是眞的，兩者同是眞的，如果你說是假，那麼兩者同是假的。何況這些所謂皇宮寶物，根本沒有甚麼可以稽考，人人都說這尊佛像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沒有人保證它的創造者不會偷偷雕刻第二座同樣的佛像。」

古大宗道：「小姐，你以為這是偽鈔嗎？它是用手工雕刻的藝術品；偽鈔可以印千千萬萬張，但這種古物雕刻，要多雕一件也不可能。即使由同一個人動手，雕刻出來的佛像也不可能同一樣的。何況此乃列入泰國皇宮藏寶名單中的寶物之一，不是一般民間手工藝品可以比擬的。如果你是我們內行人，一定比較容易明白。」

呂偉良說：「可以說說那個泰國僑領是個怎麼樣的人嗎？」

「四十餘歲，很西化，住的是花園洋房，有汽車，也有司機和男女僕人。」古大宗說。

林愛莉說：「是不是叫符平？」

「是的。」古大宗道。

呂偉良示意林愛莉：「我以為不該再騷擾古先生了，這件事有待祁博士的研究，到時希望有個答案。」

林愛莉也覺得這事阿生比較清楚。

當時他們一直站在門外傾談，但呂林二人不斷望入店內。

從外表看，沒有人相信這店子可以做上千萬元的交易。但是，古董畢竟是無價之寶，也許店內的陳舊東西有些也值上千上萬的。

古大宗沒有邀請二人入內作客，可以看得出他們受歡迎的程度是有限的。呂偉良也不想令人覺得討厭，只好告辭了！

呂林二人再折回玉石市場，目的是要進一步了解市場中交易的情形，因為他們在玉石方面實在知得太少了。

× × ×

任如重正在他的辦公室與他的最得力助手阿生交談。

任如重發夢也想不到阿生會在渡假之後，不足三十小時又回來了；而且這一次並非他「緊急召回」，而是阿生自動自覺的，為了帮助一名商人。

這商人雖則是任如重的朋友，但阿生沒有義務要為他做任何事情的。

再說，如果阿生相信林愛莉的忖測的話，他甚至懷疑他的身份。

林愛莉曾忖測包日成是某方面的特工。結果現在已可證明林愛莉只不過是捕風捉影而已！餐室中所見的「手語」原來是玉石交易中的老規矩，根本不是甚麼間諜特工所用的通訊方法！

現在任如重的手中就有一張三拾萬元的支票，那是包日成答應給阿生的酬金。

包日成拜託任如重把這筆錢交給阿生時，曾以自嘲的口吻說：「趁我未破產之前，請他收了這些錢吧，這是我答應過給他的酬勞。但是，我親手交給他時，他會拒絕接受，我無法可想，只有麻煩你了！」

任如重現在也同樣向阿生轉達。但是阿生苦笑搖頭：「還好我們不是本地警務人員，否則一定會被反貪污部門檢舉！其實我送他回來，也未想過眞的可以拿到這麼多的酬勞費。」

「我知道，你對我說過了，你一度以為他是某方面的特務。」任如重說，「其實據我所知，他只是個老實的商人，不過你的敏感反應也是難免的事。包日成對我說，你已安全保證他和寶物回到本市，目前那佛像正安安穩穩的放在他的保險庫中。因此，他也必須以信譽實踐他許下的諾言。」

阿生還是苦笑，他反問任如重：「如果你是我，你也不忍接受這筆錢！」

「是的，他這一回可能眞的要破產了！」任如重深深地嘆了一口氣！「我也教訓過他，錢不該如此大意，廖海雖則有，但卻不能提出任何保證，以他的商場經驗，這次的失敗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不過，他既然堅持一定要我代交給你，而且這又是你在工作以外的收獲，即使你收下它，我也不會責怪你！」

「處長，別開玩笑了！」阿生道，「即使你不責備我，我師父也不會放過我；別說三十萬是個大數目，三百甚至三十，他也會罵到我狗血淋頭！」

「我也知道江湖三俠的為人，但是，你叫我怎樣做才好？」

「還給他！」阿生說，「他已經够慘了，如果廖海不要這件寶物，人家也會當它是假的，可能變成一件十分普通的物件，他的心情和處境，不難想像得到。」

「是的，這世界上的人就是這樣，物以罕為貴，一件物件號稱皇宮至寶，可能值一千幾百萬，但同樣一件同類物件，一千幾百也未必可以找到買主。」

「所以，這個假期我是決心自我犧牲！」

「自我兩個字眞的是用得可圈可點！」任如重忍不住會心一笑！

任如重是明白的，過去阿生的假期都是臨時被他一手取消的；但這一次却例外，難怪阿生也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任如重又說：「那麼這一筆錢，你是決心不收了？」

「當然不可以收。」阿生說，「請你還給他吧，我心領了！」

「其實我也明知你不會收的。」任如重說，「你不是那種人，因為，你是鐵拐俠盜的徒弟。」

阿生束着雙眉說道：「處長，你以為我應該把這件事當作公事處理呢，還是作為私事去處理？」

任如重笑了笑：「你這樣問，大概因為包

日成是我朋友吧？」

「不！並非如此。」阿生說，「只因為他極有可能遇上一名國際大騙子！」

「你說甚麼？」

「這是我師父的意見！」阿生說，「他覺得這件事有太多可疑之處，所以我可能要再飛曼谷一次。在未飛曼谷之前，我極之希望你們總部備案，這樣對我的行動會更加方便！」

任如重知道除了阿生之外，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也在不斷從各方面着手偵查這件事。因此他問阿生：「你師父又有些甚麼發現？」

「可疑點之一，就是包日成和古大宗二人都是秘密向同一個人購入一模一樣的翡翠佛像。」阿生又說：「可疑點之二就是：祁博士的研究有了初步結果。」

「有些甚麼結果。」

「祁博士認為廖海購入的翡翠佛像，年代可能發生問題。」

「也就是說，那並非古董，對嗎？」

阿生點點頭：「是的，翡翠的質地相當好，但是考古學家講究年代，日子不够，就不能算得上是古董。」

「祁博士是很有名氣的考古家，他的研究結果當然值得信賴的。」任如重說，「如果根據皇宮裏寶物歷史的記載，佛像應該有多少年的歷史？」

「三百年。」阿生道。

任如重又問：「祁博士研究廖海手上購入的佛像，大約有多少年代？」

「一百年而已。」

「一百年日子可不算少了。」

「但是距離三百年的數目還遠呢！」

任如重沈吟片刻，又問阿生：「為甚麼你會以為是一宗國際大騙案？」

「很簡單，符平手上為甚麼會有二尊一模一樣的翡翠佛像？而事前又沒有讓客人知道，這分明是存心欺騙！」阿生又說：「現在我只希望沒有第三尊同樣的翡翠佛像出現，否則問題就會更加複雜！」

任如重道：「你到曼谷去，是為了調查符平這個人嗎？」

「是的。」阿生說，「符平最值得懷疑的地方，就是我們留在曼谷的時候，他用女色引誘我和包日成，這不是正當商人做生意的手法。其次就是他對包日成和古大宗二人都說謊；他對他們二人說，翡翠佛像只有一座，只因一位元帥臨出走之前，沒有現金，臨時決定割愛，所以他以高價購入，一則為了幫助那位元帥逃亡，二則認為價錢合理。」

「這麼高價還算合理？」

阿生笑道：「起碼除了他之外，還有一個人也有同樣見解，就是廖海。現在我懷疑他手上還可能有第三座佛像出售。」

「你是說：除了包日成和古大宗之外，還可能有第三個人上當？」

「是的，希望這只不過是我的想法，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好吧！」任如重說，「就讓我為你安排一下，把這件事先通知巴黎總部，作為一宗公事備案。」

任如重按着案上的通話機，通知他的女秘事為阿生預備好一切！

阿生離開處長辦公室，然後回到他自己的辦公室去，與他師父連絡。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應包日成之邀，留在包氏玉石珠寶公司的保險庫內，參觀祁博士的考古研究工作的進行情形。

呂偉良想知道這件事的結果，林愛莉也急於要知道一切。

但是，身為物主的包日成，他却另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認為這名貴的翡翠佛像，一時之間雖然未有眞正的物主，但是無論如何，這也是他財產的全部；萬一再生意外，他就等於破產了。因此，他必須找一些信得過的人，即如呂林二人等，陪他在旁監視，以防有任何意料不到的意外事件發生。這就是呂林二人成為特別嘉賓的主要原因。

呂偉良也有些明白到他的意思，因此對祁博士以及他助手們的一舉一動都非常留意！

不過，祁博士和他帶來的助手，都是大有來頭的人。一個是助教，二個是學生，他們都是對考古學甚感興趣的高級知識份子。

他們携來不少儀器，都是有助於考古的。

他們工作得非常專心，反而冷落了他們身旁的物主和其他人！

呂偉良不知道考古學的奧秘，他想請教祁博士一些問題，但一直沒有機會。直到祁博士忙碌完一輪之後，他的助手們仍在分析，他本人却獃在一旁沉思時，林愛莉首先按捺不住問道：「到底你們要查出一些甚麼？祁博士。」

祁博士道：「年代以及翡翠的成份，同樣是十分重要的關鍵！」

「據我所知，本市一些玉石老行尊根本無須甚麼儀器，他們只用雙眼便可判斷眞假。」林愛莉說。

祁博士道：「是的，他們目光銳利，並不比儀器遜色。但儀器到底是比較科學化的，例如它的化學成份，比重以及硬度等等，我們肉眼就無法確定。玉器商人用眼睛分析，主要只限於玉的顏色是否天然抑或染色，一切但憑經驗。」

林愛莉又問道：「玉到底含有何種化學成份？」

「玉是屬於硅酸鹽的一種。」祁博士道，「一般來說，玉的化學成份內含有鐵、鎂、鈣、鉀和鈉，還有鉛等雜質。這些都是鑛物質，所以靚玉應該很硬，但也十分脆弱。」

「你們現在就是利用儀器分析這些嗎？」林愛莉問。

祁博士說：「是的。除了利用儀器分析它的化學成份之外，還要測出它的硬度。正確的硬度應該是六點五至七點；正確的比重則應該為三點二至三點三。這些都是可以用科學方法測出的。」

呂偉良插咀問道：「據說有些玉石行老前輩還可以用口去測出眞玉與假玉，有可能嗎？博士。」

「是的，那是古老方法之一，但也合乎科學原則。」祁博士說，「用舌尖及唾液來鑑定，是由於眞正在岩石中蘊藏時是不含水份的，所以當我們將一粒玉放到舌尖時，它便會吸收舌尖及附近的唾液。我們的舌尖失去了水份，便會產生一種枯澀的感覺。但是假玉便沒有這種現象。」

呂偉良本來就從壽伯那兒獲得了這種鑑別玉石的常識，他故意有此一問，無非想看看博士的鑑別能力而已。

經過祁博士這一番解釋，呂偉良不能不暗暗佩服他的成就絕非偶然的。也難怪外國人時常要來請教他關於考古的常識。

呂偉良正想再追問下去，外面突然有人傳話入來，要請祁博士出去接聽電話。

保險庫安全措施頗周密，除了有直通警鐘接駁到該區警察分局之外，還在庫內安裝了與外間通話的傳音系統。因此庫門緊閉，外面仍然可以和裏面連絡！

呂偉良和林愛莉還是留下來，只有祁博士一個人走了出去！庫門隨即又緊閉起來！

祁博士說：「誰打來的？」

那店伴道：「是廖海先生。」

祁博士走到電話機旁，他剛拿起聽筒就說：「廖先生，你何必焦急？我這裏還沒有結果呢……」

但是，對方廖海却不待他說完就說：「博士，我並非急於要知道第二尊佛像的檢驗結果，只因為我這裏又出現了第三尊一模一樣的翡翠佛像。你最好立即趕來舍下看看。」

祁博士呆了一呆！

好一會兒他才說：「第三尊一模一樣的？誰送來給你啊？」

「一位玉石經紀！」廖海在電話中說。

祁博士終於說：「好吧，別讓他走，我立刻就來！」

電話掛斷後祁博士轉身返回保險庫之內。他神色緊張地對呂林二人說：「你兩位聽見一定大表驚奇，第三個佛像又出現在廖海先生府上。」

此語一出不但呂林二人大表驚奇，更驚奇的却是包日成和祁博士的助手們！

保險庫各人一片沉寂，雖然暫時沒有人說話，但是每個人心目中其實都有同一個疑問，就是：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祁博士對呂偉良說：「你們有興趣陪我走一次嗎？我的助手們會繼續留在這裏。」

但是，包日成却向呂偉良示以眼色。呂偉良心裏明白，他是担心這裏的保安措施。因此，他對林愛莉道：「愛莉，你陪博士到廖家去吧，我想留在這裏看看檢驗的結果。」

林愛莉很有默契，終於陪着祁博士走出了保險庫。

豈料就在此時，又有個店伴過來，但這一次他並非請祁博士去聽電話，而是要請呂偉良聽電話，那店伴剛想走到保險庫門旁按下通話機時，就遇上了林愛莉他們！

林愛莉代替呂偉良去聽電話，她老早想到一定是阿生，因為，只有阿生知道他們來了這裏。

林愛莉拿起聽筒，就聽到阿生說：「你們知道了一些什麼結果？」

「現在還沒有結果，正在用儀器測出佛像的化學成份。」林愛莉說道，「你是不是要到曼谷去？」

「是的。」阿生說，「我正想把這件事告訴你們，一小時後就要起程！」

林愛莉道：「我勸你改遲一班機。」

「為什麼？」

「因為剛接到廖海的電話，又有人拿了第三個翡翠佛像向他兜售！」

阿生在那邊也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林愛莉又說：「我現在就要陪祁博士到廖家一行，在去曼谷之前，你不妨也來看看，起碼可以知道第三尊佛像的來源。」

阿生想了想，說道：「好吧，讓我通知他們，改搭下一班機！」

林愛莉把電話聽筒放下，陪着祁博士走到街上，然後開車到廖海家裏去！

廖海正在焦急地等待着祁博士，此外還有一位玉石經紀胡潮！

胡潮帶來的一座翡翠佛像就放在一張酸枝雲石鑲成的圓桌中央！

這是下午時份，陽光由窗外透射入來，但見佛像晶瑩奪目，透明狀的碧綠翠玉，一看就知道是一件名貴的手工藝品。

客廳除了賓主二人之外，便是數名虎背熊腰，彪形大漢，他們佇立一旁，虎視眈眈！這些人都是廖海家中的保鏢！

胡潮忐忑不安地坐在一把酸枝椅上，彷佛坐在針毡上一般！

廖海委託過此人代購佛像，但是，他想不到渴望得到的寶物，一下子出現了三個之多！

如此名貴罕見的翡翠佛像，只可能有一個。因為，它是皇宮中的至寶，一切均有記載。因此即使出現兩個已是奇事，但現在竟然是三個。

當林愛莉把車子開進廖家之後不久，阿生也來了！

廖海首先請祁博士作初步檢驗！

祁博士檢驗了翡翠佛像一遍之後，苦笑搖頭：「這簡直是開玩笑！」

廖海不明白他的意思，問道：「你以為怎麼樣？博士。」

祁博士道：「佛像的雕工精細，與其他兩個完全一模一樣。」

廖海低聲問：「會不會是假的？」

「暫時很難確定。」祁博士也低聲答道：「憑我經驗看，翡翠是一流貨色，這才令人感到驚奇！」

「這怎麼攪的？」廖海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眞把我弄得糊塗了！」

阿生却在那邊盤問玉石經紀胡潮，此人很年青，還未到四十歲，只有三十八九左右。

胡潮自我介紹說：他是代表天然軒劉天秀的。他當然認為此乃眞正翡翠佛像——皇宮的至寶！

但是，他又說，他的老闆劉天秀至今仍然滯留在曼谷，為安全計，由他先帶佛像回來。不過他發夢也想不到，竟然有人更先他把二尊翡翠佛像送來！

阿生又問：「你一直陪着劉先生麼？」

「是的，在曼谷，我大部份時間都陪他。」胡潮說道，「我和劉老闆都不是外行人，一看就曉得這是眞正的上玉雕琢成的寶物。」

林愛莉站在一旁，忍不住問道：「你們在曼谷是向誰購入這東西的？」

「霍先生。」胡潮說，「一位著名的古董大收藏家，他用信譽保證，此乃眞正的翡翠玉像。」

「不是姓符的嗎？」林愛莉又問。

「不！姓霍的，不是姓符的。」胡潮道，「霍先生認識許多達官貴人，在曼谷上流社會很活躍，要不是我們劉老闆出高價標投，根本不可能落入我們手中。」

「標投？」阿生奇詫地問：「在什麼地方標投？」

「一個古玩玉器拍賣場。」

「你們以多少錢投得？」

「一百萬美金。」

阿生苦笑道：「那麼，你們這一個只算得上是低價而已！」

胡潮怔了一怔：「你以為一百萬美金是個小數目？若以本地紙幣伸算，那是五百萬有多了。」

這時候，廖海正陪着祁博士過來，他們只聽到阿生和胡潮的一部份談話。

阿生趁機對廖海說道：「廖先生，請你告訴他，你最近購入的一座翡翠佛像，花了多少錢。」

「二百二十萬美元。」廖海答道。

阿生回頭對胡潮說：「聽到了嗎？你們劉老闆所出的價錢還未到一半，可見我說那是一個低價，絕無誑譏之意。」

林愛莉道：「你既說是投標方式，那麼二標又是多少錢？」

「九十九萬美元。」胡潮說，「那是一名泰國人出的，我們劉老闆只僥倖險勝。」

林愛莉問：「投標是何種方式？」

「拍賣場內的喊價方式。」

林愛莉道：「那就是拍賣，不是投標。看來你們上當了！」

「上當了！」胡潮吃驚地呆了一呆：「這是什麼意思？」

「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們被人佈局欺騙的成份極高！」林愛莉說。

阿生又問：「那個姓霍的，是個怎麼樣的人？」

胡潮說道：「四十五歲左右，留有小鬍子，一派紳士作風。」

「高度肥瘦如何？」

「五英尺七寸左右，中等身裁。」

「是華僑嗎？」

「是的，一位僑領。」

「你認識他多久了？」

「我是初次見他。」胡潮道，「但聽說劉老闆很熟悉此人，照計不可能是個騙子！」

「騙子的額頭上不會刻上一些字的！」阿生說，「你現在所講的人，很有可能是符平，然則，被騙的成份更大了！」

「符平？」胡潮呆了一陣！「你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大騙子？」

「我不敢肯定一定是他，但憑你剛才所描述的，簡直就是符平的外型！」阿生說，「他住在一幢豪華的花園洋房之內，有私家車，也有司機以及男女僕人，派頭十足的！」

「對了對了！」胡潮說，「他正如你所說，住在一間花園大宅之內，我們曾被招待到他家中去作客。正當我們談論着佛像的價錢的時候，他又有人客來訪，原來也是想出高價購買該佛像的，霍明爲了不想得失朋友，認爲最公平的辦法就是送到拍賣場去拍賣。」

林愛莉問：「爲什麼劉天秀還沒有回來，而要你先回來？」

胡潮吶吶地說：「不怕坦白告訴你吧，劉老闆手上沒有那麼多的現金。」

「如果這是眞貨，又怎麼可以未付足貨款人家就讓你先帶走它？」林愛莉道，「你如果老早想到這一點，就不會上當了！」

胡潮苦笑道：「小姐，你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所以能先將佛像携回，全憑一位華僑商人的担保。根據我們與廖先生的默契，只要有眞正的皇宮寶物交到他手中，他就可以用現金立刻支付。」

「但是，我已購入一個佛像了。」廖海道，「理論上不可能有第二個佛像出現的。」

林愛莉笑道：「現在不但有一個兩個，而且還有第三個，更可能出現第四個。」

阿生說：「劉天秀是否等你匯錢過去？胡先生。」

胡潮點點頭：「是的，我們以爲廖先生一定會實踐諾言的，但是現在……」

廖海咆哮着叫着起來：「別嚕囌了，這是我的錯，我知道只可能有一個眞正的翡翠佛像，連專家也承認了這點！」

「我勸你們冷靜點！」阿生說，「胡先生，請把你劉老闆的住址告訴我，因爲我今晚就會到曼谷去。如果霍明就是符平，而你所講的又是眞話的話，那麼，你是沒有責任的！」

「我可以把劉老闆在曼谷的居處告訴你。」胡潮說，「但是，我這件名貴的古董如何安置？」

廖海說道：「你本來可以把它留下來，讓祁博士加以更詳細的檢驗，以證明它的眞實程度。但是，如果你信心不過的話，你當然可以把它帶走！」

胡潮想了想，還是把那尊翡翠佛像放回一個錦盒中帶走了。

廖海有點啼笑皆非地說：「我一生喜愛古董，但從未遭遇過這樣的奇事。現在我被人誤會爲不守諾言的人，但是如果我每個佛像都購下，那時就輪到我破產了。」

廖海當然是說笑而已，以他的財力莫說三個佛像不過數百萬美金，就是十個一百個他都可以買得起。

但是有錢是一件事，佛像如果只得一個，在「物以罕爲貴」的心理下，縱然貴一點也值得！但現在却有三個那麼多，廖海既然已付出二百餘萬美金，現在內心還有多少後悔，又怎肯再花錢購買另一個呢？

胡潮把劉天秀在曼谷的居處告訴了阿生之後，悻悻然走了！

祁博士本來希望他把翡翠佛像留下的，他希望研究出其中的眞相。但是，那是價值百萬美元的東西，人家不願意留下，他也實在沒有辦法！

阿生已改乘下一班客機飛往曼谷，林愛莉趁機把他拉過一旁說過：「祁博士有理由相信廖海購入的佛像年代有問題，甚至正在檢驗中的第二尊佛像也可能不足三百年。但根據皇宮寶物誌的記載，翡翠佛像却是具有三百年歷史的古物。」

「你不必多說了，愛莉姐，這件事顯然大有問題。」阿生說，「否則，我也不必到曼谷去。現在我們作爲公事處理。」

「處長有什麼意見？」

「一切聽我的。其實我一開始就覺得這件事有些不對勁！」

林愛莉道：「你到曼谷去，目的是爲了拘捕符平嗎？」

「是的，他可能是個國際大騙子，所以我們已通知巴黎總部，把這件案作爲國際性案子處理！」

「如果他眞的是個國際性大騙子，相信這時候早已逃之夭夭！」

「即使明知他逃掉，我們也要追究到底的。」阿生說道，「趁現在還有時間，我們到包日成那兒看看吧！」

這時候廖海與祁博士正在談論着三尊佛像的怪事。

祁博士看見林愛莉和阿生過來，問道：「兩位有什麼高見？」

阿生說：「我懷疑這是一宗大騙案，三尊佛像都不可能是眞的。」

廖海怔了一怔，望住祁博士！

祁博士道：「這件事很奇怪，看來我也要到泰國去一次。」

林愛莉道：「是爲了佛像的考證嗎？」

「是的，這是皇宮寶物，我們須要更多有關這方面的資料。」祁博士道，「奇怪的是這些翡翠眞的成份很高，雕工也精細得很！但是，爲什麼會多至三尊呢？眞叫人難明！」

「讓我們想想這件事的來龍去脈吧！」阿生說，「首先是廖先生極之希望得到這件寶物，於是放出令人着迷的高價盤口……」

「是的，我是眞的希望得到一件寶物，但如果多至三件，根本就不值這個價錢！」廖海說。

祁博士道：「不可能有三尊佛像的。這是皇宮珍藏的玉器，要找三塊這麼碧綠的翡翠相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博士，你也親眼看見了，不但的的確確有三尊，而且完全一模一樣！」廖海說，「看這情形，說不定還有第四尊呢！」

林愛莉與阿生也同意廖海的見解，既然有第三個佛像出現，就是有第四個亦不足爲奇！

廖海在後悔花了那麼多的錢購入那佛像，別說現在還未能證實眞與假，就是眞的，只怕也不見得罕貴；萬一是假的，損失就更大了。

廖海的心情萬分惡劣，他致電他的法律顧問，準備向古大宗討回那筆錢！

也就是說：他不打算再擁有這一尊並不「罕貴」的佛像了！

只因爲它已經不再是獨一無二的稀世之寶了！

× × ×

阿生因爲改搭另一班機，還有時間，於是陪着祁博士和林愛莉回包氏玉石珠寶公司的保險庫去！

三人進入保險庫時，祁博士的助手們已有了初步的結論！

林愛莉把情形轉告呂偉良：「祁博士認爲那第三尊佛像完全與這一尊一模一樣！」

呂偉良却告訴他道：「這位先生，認爲翡翠的質地、硬度、比重等等，完全沒有可疑之處！」

呂偉良所指的，正是祁博士的一名主要助手──那位大學助教。

阿生在旁道：「那就是說，一切都是眞的了！」

祁博士道：「翡翠是眞的，但並不等於說佛像也是眞的。」

「博士，你的意思是：有人存心僞造皇宮中的寶物嗎？」林愛莉問。

祁博士道：「是的，這可能甚大！」

「然則，此人亦可以說得上是巧奪天工了。」阿生道，「莫說仿製三座一模一樣的佛像，只仿製其中一座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這就是關鍵所在！」祁博士皺住眉頭說，「這是不可能的事！他們到底用什麼方法，可以模仿到一模一樣呢？憑我們的判斷，翡翠既是眞的，爲什麼他們要仿製佛像？」

阿生道：「只因爲佛像乃皇室中的寶物，如果雕琢成其他手工藝品，就不可能值上這個價錢！」

祁博士道：「物以罕爲貴，如果廖海早知有這麼多的同一模樣的佛像，他就不會出到這麼高價。因此，表面看來，好像有人存心欺騙廖先生一樣。其實，照我估計，單是雕琢這三尊佛像，就須要不少時日。尤其是要把它們弄得一模一樣，更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據說，你們考古學家能把一件出土物研究出它的年代。但是，這東西並非埋在坭土中的，是否也可以判斷出它的年代？」阿生問。

祁博士道：「當然可以的，一件玉器如果是新鮮雕琢成的，它的表面與空氣的接觸一定非常短，相反，年代久遠的藝術品，一定有許多地方可以供我們研究出它的面世時日。當然，這並非十分精確的，只是約莫若干年。這是一門專門性的學問，對你們外行人，很難三言兩語就說得你們明白的！」

阿生問：「然則，你以爲這東西面世有多少日子？博士。」

祁博士看看助手交來的報告，說道：「大致和廖先生手上的一樣，有一百年左右，不會是新近才雕琢完成的。所以我剛才說，不該忖測有人存心要欺騙廖海。也許他不提出這高價收購之前，這些藝術珍品一直收藏在民間而已。一經有人放盤，這麼高的價錢自然會引致許多人割愛！」

阿生道：「但是我以爲只是最表面的看法和分析而已。如果可能的話，我以爲博士你應該着手檢驗第三尊翡翠佛像。」

「是的，我也希望有此機會。」祁博士說，「只可惜這些寶貝的身價太貴了，人家不輕易相信我們。」

包日成在旁忍不住說：「這也難怪我們這輩商人的，萬一有什麼意外，就不是一百數十元的小事，而是可能令我們破產的。」

林愛莉有點憤憤不平地說：「說起來一千日還是廖海不好，錢作怪而已！」

祁博士道：「這也不能怪他，一個人難免有一樣嗜好的，搜集名貴古董玉器既是他一生人中最大的嗜好，偏偏他又有這麼多的錢，想不到結果却弄出事了。相信他本人發夢也想不到。」

呂偉良也說：「是的，如果這些東西都是贋品，他的損失可也不少！」

阿生跟博士和他的助手們談了一會，他對檢驗的結果也有了一個概念！

各人退出保險庫外，那兒的鋼門一經關上，庫內就只有一些名貴的古玩玉石。

祁博士帶同助手們走了！

包日成再三致謝阿生，因爲任如重已將一張支票還給他，使他省下這筆可觀的「護衞費」。其實阿生老早已看出了這件事不大對勁，只是包日成太過貪圖暴利而已！

三俠回到他們的汽車裏，阿生的汽車由他的助手──一名特警開走，他却坐到呂偉良的車子裏來。

林愛莉道：「曼谷方面的國際特警組有什麼消息嗎？」

「乃龍只證實了一點，就是皇室寶物之中，有一件十分名貴的翡翠佛像，多年前已賜給一位當權的元帥。」阿生說，「但是，沒有辦法可以證明那位元帥已將此寶物出售。」

呂偉良問：「然則，你到曼谷去，又是爲了什麼？」

阿生道：「查查符平此人的來龍去脈！這件事相信只有他最清楚！」

林愛莉道：「他可能已逃走了！」

「處長已通知他們，希望來得及監視此人，未致被他逃脫！」阿生又說：「但是，即使他逃到天涯海角，我們也要找到他！」

「是的，如果他眞如你所料，是個大騙子的話，相信騙去的金錢也甚爲可觀！」林愛莉說。

「無論如何，我們得佩服這傢伙的手段！」呂偉良說，「他竟然可以令到三個貪圖暴利的商人，先後上當而毫不自覺！」

汽車開到機場時，時間還早。三俠離開汽車，到餐室去！

在餐室裏，阿生開始感到自己還是太過幼稚，經驗仍覺膚淺！

記得上次在這裏機場餐室之內，任如重把包日成介紹給他們三俠認識，當時林愛莉就曾經懷疑這位玉石商人可能是間諜特工之類的問題人物。但是，事後才知道林愛莉所目睹的一切，只不過是一宗玉石交易，而非間諜傳遞情報！

由此可見，有許多事情是學不來的，一切須要用時間去爭取更多的實際經驗。而呂偉良所以成爲江湖上有名氣的人，就是因爲他的接觸面廣濶，對於上中下流社會裏面的一切情況都深入了解。所謂見識見識，多見才會多識。

阿生發覺了自己的淺見，甚至林愛莉還是太過幼稚，正因如此，才更加顯出鐵拐俠盜呂偉良的突出！

阿生心裏想：若要像師父那麼出色，的確還須要經過一番努力呢！

阿生所乘搭的班機差不多快要開出了，三俠離開機場餐室！

就在大堂裏，他們看見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

辛尼看見阿生背着行囊，笑問道：「去遊埠嗎？」

「本來去渡假的，現在却去辦公，總之生成命苦！」

阿生反問辛尼：「你在這裏幹什麼？」

辛尼壓低聲音說道：「泰國警察通知我們，有個騙子可能逃到這裏來，我奉命帶人來此

恭候！」

「什麽騙子？」阿生自然而然的想起了符平那傢伙來！

但是辛尼却說：「他是本市一位商人。」

林愛莉的想法與阿生不同，她問：「是不是一個玉石古玩商人？」

「是的，你們怎麽知道？」辛尼開始驚奇起來！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眞不好意思，許多時候我們似乎存心要搶警方的鏡頭。」

林愛莉看見辛尼驚奇得張開了咀巴，忍不住也笑道：「辛尼，你等着要拘捕的玉石商人可是姓劉的？」

「原來三位也是爲了此事而來！」辛尼有點恍然大悟似的。

阿生看看時間差不多了，問道：「辛尼，趁我未上機之前，快些告訴我，泰國警方到底要你們做一些甚麽？」

辛尼說：「一個姓劉的商人去那邊騙了人家一筆錢，當地警方懷疑他可能用假護照潛囘這裏來！」

「請你說淸楚些，是騙了人家的錢呢，還是騙了人家一件名貴古董？」阿生又問。

「古董？」辛尼向三俠掃了一眼，用迷惑的神情沉吟道：「這到底是怎麽一囘事？相信你們比我更加淸楚。」

「這件事一言難盡！」阿生說，「師父和愛莉姐他們囘頭會告訴你的。現在我想你先告訴我，是不是泰國警方有甚麽特別情報？」

辛尼道：「不！只是我們爲了本市的名譽，不想讓歹徒漏網而已。他們循例知會我們，我們也不得不愼重其事派人到機場來伺候！」

「據我所了解，劉天秀只是騙去了人家一件高價古董，還未付足貨欵。」阿生道，「現在我到那邊去，目的是要找物主，出售那件古董給劉天秀的人才是眞正大騙子。總之這件事說來話長，囘頭你問問師父他們吧，我要入閘了！」

阿生說完就揮揮手，與各人告別！因爲時間已經不早，航機快要開出了。阿生雖然是一名國際特警，無須接受海關檢查，但却不能要班機延遲開出。

辛尼果然對這件事甚感興趣，他開始向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追問這件事的前因後果。

× × ×

國際特警曼谷行動主任乃龍，早已接到任如重的電報，這時正候在機場的出口處。因此阿生抵埗後，很容易就見到他！

乃龍把阿生接上汽車，一邊開車一邊說：「想不到這件事越來越麻煩，符平失踪了！」

阿生呆了一陣！

他怔怔地問：「他怎麽會失踪的？」

「我們懷疑得太遲，早知如此，我們就不會放過他！」乃龍說，「當我們得到你們的通知，派人企圖監視他時，便發覺那兒留下一間空屋！」

阿生心裏想：乃龍這班人做事還是太馬虎。但份屬行家，而且阿生的等級與乃龍相同，所以也不好意思批評他們。

他只好說：「現在你們採取甚麽步驟？」

「知會這裏的警方，一方面派人設法找尋符平和他的黨羽的下落！」

阿生想了想，又說：「請你把車子開到符平的住所去好嗎？」

乃龍道：「怎麽？你也想去看看？」

「是的，我此行目的已不再是爲了渡假。」阿生說，「我是爲了符平而來的。」

乃龍說：「我知道，我們已正式接到通知。但是，那住宅中已經沒有人居住。」

「沒有人居住，去看看也無妨的。」阿生說道。

乃龍只好把車子開往一條街道。那兒一帶全是花園洋房，阿生對此並不陌生。

時已入黑，街道上相當熱鬧。

阿生又問乃龍：「那件寶物查過了嗎？」

「你說『翡翠佛像』麽？」

「是的，眞正的翡翠佛像。」

乃龍一邊開車一邊說：「相信你也知道這裏有一間相當著名的玉佛寺，每年玉佛節都由國王替玉佛親手更衣，泰國人認爲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但是你所指的翡翠佛像却是一件皇宮寶物，年前已由國王賜給一位元帥。那位元帥在最近一次政變中逃走了，傳說中的翡翠佛像也一直不知下落。」

「聽說元帥銀行存欵被凍結，沒有現金，出走前已把這寶物售給符平。有這囘事嗎？」

「這是無法證明的，雖然許多人都這樣傳說。」乃龍道，「既然有人上當，相信一定有不少人相信確實有這件事。」

這時車子已開入一條阿生所熟悉的街道，那邊一幢烏燈黑火的住宅就是符平的住所。

乃龍一邊把車子的速度慢下來，一邊說道：「我以爲你到這兒來，只是浪費了時間而已。因爲我一直派人在這兒監視。」

這時果然有人走了過來，那是乃龍的下屬！他認得乃龍的汽車。

乃龍問那名特警：「有甚麽動靜？」

「沒有，甚麽動靜都沒有。」那特警說。

阿生這時已下了汽車，走到那幢花園住宅的門前，往裏面張望。

鐵閘大門鎖上了，但是阿生仍然可以從鐵花的空罅中看屋內的情形。

不知是阿生眼花還是屋內眞的有人，視綫越過花園通道，阿生發現屋內有個光圈在移動，憑他的經驗，那是一支手電筒的光圈！

雖則只是一幌幌的閃動了幾下，但阿生却肯定那是一支手電筒！

他立即一邊暗中知會了乃龍和他的助手，一邊越過了鐵閘大門！

阿生是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得意弟子，身手自是不凡，只見他一躍而過，沿住花園的通道，蛇行鼠步的竄到了屋子旁邊！

阿生悄悄由一個窗口望入去，裏面黑漆一片，又似乎沒有人！

但是阿生相信自己的眼睛，自然相信他剛才沒有看錯。因此他耐心地等待！

阿生是個鬼靈精，他不但肯用腦，也用眼用耳以及用他身體上一切感覺器官。

不久，他隱約的聽到了，裏面傳出一些步履聲，有人在搜索似的。

如果胆小而又迷信的人，一定以爲這是鬼，但阿生是個出色的國際特警，又怎麽會信鬼神之說？

當阿生正想越窗而入時，突然聽到一聲尖銳的口哨聲傳來！

阿生以爲那是乃龍向他發出的，也許他在外面等得不耐煩了。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那個唯一半掩的窗門突然被人由裏面推開了！

阿生當時就站在窗邊，他剛剛才向屋內瞥了一眼，然後伏貼着牆壁站立着，若不是那一聲口哨，阿生以爲乃龍要跟他取得連絡，所以望向閘門外，阿生可能仍站在窗前，那就不難與由屋內跳出的人撞個滿懷！也許那人發現阿生在窗外時，不敢由此衝出亦大有可能！

總之那條人影推開了窗門之後，立即一躍而出，落入花園的草坪上。然後又急急狂衝，衝向大閘門的出口處去！

阿生的反應十分敏捷，喝了一聲，也啣尾追前！

那人發覺背後有人追來，突然反身把手一揚，一些物件脫手飛出！

阿生急忙側身避過，「嘩啦」一聲，那是一支手電筒。擲不中阿生，却墮在水泥通道上，撞得粉碎！

阿生絕不畏懼，奮勇衝前！

這時那人已跑到閘前，阿生攔腰將他摟抱，二人隨即糾纏起來！

花園裏雖然沒有燈光，但圍牆不高，鐵閘又是通花的，街燈的光綫令到這裏面並不見得黑暗。

守候在外面的乃龍隔住閘門看見這情形，爲之焦急萬分。

至於乃龍的下屬則奉命跑到屋後去戒備，以防有人由屋後溜掉！

阿生在糾纏中發覺那是一個很年青的男子，孔武有力，因此他一點也不敢怠慢，拚盡全力，務求把他的對手制服爲止！

阿生在跟隨鐵拐俠盜呂偉良習武時，也常常聽到他師父的教訓：獅子搏兔，全力以赴！何况這是人家的地方，他只要稍不留神，就有可能客死異鄉！

因此，阿生施展他的武功，把那男子糾纏得透不過氣來！

阿生學過中國各門派的武功，也學過日式摔角，現在他就用摔角的手法把對方摔得差點兒昏迷了過去！

那傢伙不知說了一些甚麽，可能是泰國話，阿生聽不懂。

乃龍在閘門外隔住鐵花望入來，看見了這情形，爲之悄悄舒了一口氣！

那是求饒的叫聲，乃龍代那傢伙向阿生翻譯！

阿生把他自地上揪了起來！然後帶到閘門這邊來，對乃龍說：「請你問問他，跑到這裏來到底爲了甚麽？」

乃龍於是用泰國話問那青年。

然後他又對阿生道：「他說他是小偷，只想進來這裏看看有甚麽値錢的！」

阿生說道：「他一定還有同黨，剛才我聽到了一聲口哨聲撤退的！」

乃龍又用泰國話跟那傢伙交談！

乃龍後來告訴阿生：「是的，他有同黨在外面接應，剛才的口哨聲是暗示有人在外面，示意他作緊急撤退！但現在他的同黨可能已經逃走了！」

阿生道：「只怕事情不會這樣簡單，還是把他帶囘去詳細盤問吧！」

於是乃龍用泰國話叫那青年越過大閘門之頂，到街上去，因爲鐵閘鎖住了。

阿生可以留在屋內監視，而乃龍則在外面戒備，那青年人想逃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阿生仍然搜他的身！以防他身懷利器！

現在阿生扭着他一條臂膀，使到他痛楚萬分，失去了反抗的餘地，但如果放開他，讓他越過了鐵閘出去，萬一他身上又暗藏有武器的話，那就不堪設想了。所以阿生不得不小心一點！

果然，阿生一搜之下，在他的褲脚掩蓋下，襪頭插有一柄利刀！

阿生把利刀取去，在那青年人眼前幌了幌：「你要活着就不要整古造怪！」

那泰國青年雖則不懂阿生說甚麽，但是乃龍已爲他翻譯！

於是那青年人乖乖的攀鐵閘頂上牆頭，翻越而出！

豈料就當他剛剛爬到牆頭上的時候，忽然街上有一輛汽車匆匆開過！

「砰砰砰」一連開了三槍，隨即聽到一聲慘叫，那青年立即摔了下來！

阿生大吃一驚！

乃龍的反應也異常迅速，拔槍轉那輛疾馳中的汽車還擊！

另一名奉命到屋後戒備的特警，此時也被槍聲驚動，匆匆繞到正門這邊來！

阿生隔着鐵閘大門，目睹一切，却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乃龍急急衝向街邊，就開了他的汽車追向街口，但那輛神秘汽車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阿生立即想到一件事，就是那青年不會是一個普通的鼠竊狗偷之輩，否則不會有人開槍殺人滅口！於是他立刻翻出牆外，把那青年自行人道扶起！

那青年身受重傷，已是奄奄一息！

阿生不懂得講泰國話，想問他一些甚麽也不可以，手上又沒有救傷止血藥物，爲之焦灼萬分！

幸好就在這時候，乃龍的助手跑過來了，剛才他也奔跑了一程，希望可以追擊那神秘槍手，但汽車開得太快，不知道有沒有打中對方的車子，現在看見乃龍開車追踪，想起這裏還留下一位客人阿生，所以持槍囘來門前戒備，以防不測。

阿生叫他把他的汽車開過來，趕緊將此人送往醫院裏急救！

那青年腹部中槍，看情形十分危險！

剛才那不明自來歷的人開了三槍，阿生不曉得此人到底中了一槍還是兩槍，總之他已是奄奄一息，傷口不斷地流出血來！

阿生看見乃龍的助手把車子駛了過來，急忙將傷者扶上車！

阿生對那特警說：「快把他送往最近的醫院急救，沿途上盡可能問他的口供，他是我們的重要綫索之一，切勿讓他死去！」

每一名國際特警均經過嚴格訓練，這個自不例外，他一邊聽阿生的吩咐，一邊已將馬達開動，等到阿生講完時，車子已急急開走了！

阿生沒有隨車同行，他所以留下來並非爲了等待乃龍，而是要進入屋子裏去，希望能找到一些甚麽綫索。

他心裏想：對方爲甚麽要殺人滅口呢？

那青年既然不是小偷之流，目的當然不會是眞的就爲了發財那麽簡單。

他到這裏來，到底爲了找甚麽？

開槍的人大概也就是在外面接應的同黨，他既要殺人滅口，當然也就是担心天機洩漏。也許是他們已知道這屋子被人監視，又或者是乃龍的助手只留下一人在屋外，屋子有那麽大，人家由另一方面越牆而入他也不知道。

無論如何，那青年人也是個犧牲者，阿生後悔不該讓他越牆而出，他既是鐵拐俠盜的門生，爲甚麽不設法弄開那把鎖？

對方揀着那青年攀上門頂牆頭時開槍是最聰明不過的。一個人站在高處當然會成爲射擊的突出目標。但事前阿生實在無法可以想像到這一切！

乃龍開車囘到門前來了！

阿生還沒有重返屋內，但另一個街口正有一輛警車匆匆開至！

剛才的槍聲驚動了鄰近的人，有人已急急致電報警！

要不是乃龍及時囘到這兒來，阿生這個外地人被警察抓住相信又要大費唇舌了。

阿生告訴乃龍，那青年已被送往醫院急救，乃龍也只好向警方作了簡單的交代！

警長已知道乃龍和阿生的國際特警身份，遂協助他們破門而入，在符平的舊宅內，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另外一方面也通知了警局！

屋子裏雖然沒有人，但依舊有不少傢俬雜物來不及搬走！

乃龍同意了阿生的看法，那青年並非為了發財而來，那麼，他到這兒來找尋一些甚麼？企圖殺人滅口的人可能就是符平。

然則，符平有甚麼重要綫索留在屋內？要不是非常重要的東西，他又怎會冒這種險？

但是，從表面卻又看不出有甚麼可疑的。舊傢俬之外便是一些古玩雜物，不過相信這些花瓶一定不會太過值錢，否則不會留下！

阿生前此曾到過這裏，他記得陪他到這兒來的是千嬌百媚的女郎。當時符平就曾經帶他到書房中去，那兒有一間密室！

現在阿生就與乃龍到書房去，陪同他們的還有一位警官和一名探長——當地警方的探長。警方的人此時已將這屋子重重包圍起來！

書房裏一些書架雜物依舊放在原來位置，只是書畫大部份不見了！

阿生最注意那個開關暗掣，那是控制着密室的活牆的。

但是，一幅未除下的掛畫雖則依舊掛在牆上，阿生左扭右擺總是無法令到活牆移開。

阿生發誓不會記錯，那是開關之所在，但乃龍和警方的人卻半信半疑！

牆上被一幅掛畫掩飾着的地方，似乎被人用鐵器撬過！所以阿生認為開關機器已被人弄壞了，以致活門無法打開。

阿生為了證明這點，叫那位當地警方的探長測量這屋子內外的尺碼是否符合，也可以證明是否有一間密室在其中。

阿生一方面希望打開暗門查出密室，看看裏面還留下一些甚麼，另一方面卻記掛着那個奄奄一息的青年，不知那名特警會不會從他的口中查出一些甚麼沒有。

警方人員負責計算這屋子的內外尺碼是否一致，另一方面也派人到醫院去錄取那青年人的口供！

阿生到了這時候才有空與乃龍討論着這件事在X市方面的發展！

阿生說：「翡翠佛像已多至三個，正由專家加以檢驗。我剛登機起程來這裏之前，聽到一位警方的朋友對我說，這裏的警方已通知他們注意一個姓劉的古董玉石商人的行踪！那商人曾向符平購入第三座佛像，但現金不足，要向這裏一位朋友借貸，另一方面那經紀則携第三座佛像回去，希望來得及收了廖海的錢匯過來。如果這裏找不到甚麼綫索，看來我們要去找找劉天秀的一位同姓華僑劉發！」

「你有他的住址嗎？」乃龍問。

阿生說：「有的，那位經紀，會把那地址寫了給我！」

這時候，警方人員已測出這屋子內外尺碼並不相配，分明是有一間密室夾在其中。於是他們同意阿生的見解，設法把那幅牆壁炸毀！

這似乎是唯一的辦法，因為那個機關已經失靈——可能是符平撤出這兒時將它撬毀的！

阿生担心密室內一切可供參考的東西已被帶走，那時便徒勞無功。但是既然證明有一間密室存在，當地警探自然也不會放過！

由於警方循例要備案才可以動手炸牆，所以只好暫時將這屋子封鎖！

警方派了數名武裝警員和便衣警探在現場留守。另一方面通令全市警車找尋一輛可能已經中槍的神秘汽車的下落。

由於事情來得太過突然，乃龍和他的助手都無法看得清楚那車子的車牌號碼，只知道那是一輛黑色的中型房車。

當時乃龍開車追踪，但那車子轉入一條大街時，因為街上車多人擠，很快便失了它的踪跡。

現在全市警車已奉命在各處找尋一輛中型黑色房車的下落。那車子可能載有符平或者符平的一名心腹爪牙。

乃龍開車載着阿生到醫院去！

那名特警向乃龍報告：傷者在他被送院急救時，對特警說了一些斷斷續續的口供。當時他傷勢很嚴重，但由於阿生的指示，那名特警只好一邊開車一邊向那青年問口供。

其實特警當時是要脅那傷者一定要講真話，否則他會延遲把他送院急救。那青年可能還不想這麼早便離開這世界，所以說了一些話。

據那青年人說，他確實是一名有案底的積犯，但今晚進入一間空屋則並非為了發財，只是有人僱用他，要他入內取回一些物件。

當特警追問那是一些甚麼物件時，那傢伙已因流血過多，昏倒在車內。特警也只好急急把他送到這裏來進行急救！

阿生證明了自己的想法沒有錯，只是想不到此人果然是個小偷。然則，僱用他的人又是誰？

一定是符平或者符平的心腹手下，他到底要找回一些甚麼？

青年人的身份姓名已被查出，他在警局有案底。此人叫布查，過去屢犯盜竊之罪。而且還有過吸毒的案底。

布查正在急救，醫生不敢保證他渡過危險期，因為他腹部中槍，彈頭還未取出，隨時隨地都有可能會就此死掉的！

除了乃龍的國際特警之外，當地警探亦派人在醫院守候，只要布查醒來，就爭取時間問他口供。現在就只怕他不再清醒過來！

阿生餓得要命，當時已是晚間十時了，他還未吃過晚飯。

阿生想不到自從他下了飛機之後，便一直馬不停蹄地忙到現在！

甚至他的行李還留在乃龍的座駕車內！

乃龍也餓了，他趁着這空檔與阿生離開了醫院，到外面去找地方吃點東西！

密室藏屍　假山揭秘

阿生和乃龍致電醫院，知道布查還未醒來，二人便持了經紀胡潮寫下的地址，去找一個叫劉發的華僑。據說此人就是劉天秀的朋友。

在符平住所的時候，阿生已跟那位當地警方的探長談過了。

據說：當地警方因為接到好幾位商人的投訴，這些商人之中有不少是當地華僑。他們都曾借錢給劉天秀。當時劉天秀聲稱匯款未到，購貨不夠現金周轉，所以獲得一些朋友的信用借貸！

但是，其中有人覺得不大對勁，他無意中發覺劉天秀在曼谷先後向不少人借去了數目可觀的金錢，認為事有蹺蹊，便向警方報案。

此時劉天秀已失了踪跡，各人更相信他存心行騙。一經揭發，警方便在遍找不獲之餘，通知X市警方。他們認為劉天秀可能會潛回該處！

現在阿生和乃龍終於找到那位華僑劉發。劉發已經睡覺，給阿生他們吵醒固然有點不高興，但知道他們是為了劉天秀的事而來，也帶着驚奇的心情接待他們。

劉發是當地一位商人，由於他跟劉天秀有同宗之誼，每次劉天秀到曼谷去，都在他家中作客。最近一次還向他借了一筆錢！

他對阿生說：「要不是今天警探找到這兒來，我也不知道他還向其他人等借錢，我還以為只向我借了數萬美元而已。」

阿生問道：「你知道他要那麼多錢幹甚麼嗎？」

「他對我說是不夠錢買貨。」劉發說道，「當警探來過之後，他一直未見回來。」

「你認識一個經紀胡潮麼?」阿生又問。

「他是跟劉天秀一齊來曼谷的，他住在酒店裏，後來據說先返X市，過一兩天便會匯錢過來。」劉發束眉道，「我真想不到，他們原來串同的，我太信任劉天秀了！」

阿生問道：「你認識符平這個人嗎？」

劉發說：「似乎未聽過這名字。」

乃龍對阿生說：「自從你把那字條交給我之後，我替你查過了，符平可能不是他的真姓名，也不是本埠名人。」

「他是個大騙子，所以也只有外來的人才會上當！」阿生說。

乃龍和阿生離開了劉發的住所，已是午夜時份。

他們一同回到醫院去，特警向乃龍報告說：「那傢伙終告不治！」

乃龍吃了一驚：「你說，布查死了？」

「是的。」特警道，「他一直未有再醒過，所以我們和本市警方都得不到口供！」

阿生雖然有點失望，但起碼他已知道符平可能還未離開曼谷，否則他怎會指使布查回到舊宅取回一些必然是相當重要的東西呢？

阿生忽然想起一位空中小姐！

那位空中小姐叫杏花，她曾陪着包日成同往符宅！

阿生認為杏花是重要綫索之一，起碼她是符平的一名黨徒！

時間雖則已是深夜，但阿生覺得遲一分鐘就有可能被對方佔先一着！因此，他趕緊和乃龍到機場去，向一家航空公司查詢！

阿生記得他乘搭過這間航空公司的班機到這裏來，當時杏花就在那架飛機上面服務！

他們在航空公司機場的辦事處查到杏花經已辭職，因此他們雖然查到了她的住址，相信也無濟於事；杏花既然已辭職，大概她也知道事敗，此時可能已逃之夭夭！

但是他們仍然抱着萬一的希望，按址去找杏花！

那是一幢兩層高的建築物，相當舊式的，按照航空公司供給的地址，杏花是住這裏二樓的，但是登上二樓必須驚動樓下。

原來這種舊式樓宇的梯間收藏在室內，本來是供一家人共住的。

乃龍把住在樓下的人喚醒，才知道那雙夫婦是這裏的二房東！

乃龍表示過身份之後，也道明來意！

那對泰國夫婦道：「杏花小姐這兩天很少見面，我想她還未回來呢！」

阿生看這對夫婦年紀不少，大約也在七十過外，有點老態龍鍾。

因此阿生對乃龍道：「問他可否讓我們登上二樓去看看吧！」

乃龍於是又用泰語問那雙夫婦。

他們沒有意見！

阿生於是和乃龍登上了二樓。

門是鎖上了的，二房東表示沒有鎖匙；阿生在他們的監視下，施展了空空妙手，轉眼間便將門鎖弄開，看得一雙老年夫婦目定口呆！

亮了燈之後，不但那雙夫婦感到吃驚，就是阿生和乃龍也呆住了。

室內一片凌亂，血漬斑斑，好像有人在這裏打過架似的。

一條血路沿住走廊，直入廚房，那兒已是屋子的後半部。

乃龍拔槍在手，小心戒備！

二名老人已嚇儍在一旁，張大了咀巴！

阿生看慣了自然不覺得可怕。他尾隨乃龍轉入走廊，但並不急於到後面去，而是分頭搜索。乃龍到廚房後去，阿生卻到睡房中去！

未亮燈，阿生已踢着了一些東西！

他亮了手電筒去找燈掣。本來他想房叫二東陪同他進來的，他們一定對這裏的環境更加熟悉。但是那兩個老年人已嚇得呆若木鷄。

阿生亮了燈，發覺那是一支小手槍，剛才被他在黑暗中踢了一下，沿住地板，滑到了床前。

床前也有一灘血！

阿生游目四顧，發覺窗門打開了，下面是一條十分僻靜的橫巷！

這種舊式樓宇的窗門是沒有窗花的，阿生覺得住在這地方實在太過危險，隨時會有人爬入來，生命根本沒有保障！

乃龍在後面廚房叫了出來，阿生知道那兒一定有事發生！立刻走到後面去！

阿生只走完了一條走廊，還未正式踏足入廚房，便聽到乃龍在說話。

乃龍對阿生說道：「你過來看看，她可是杏花？」

廚房的地板上躺了一個人，是個女人！她動也不動的，蜷曲着，滿身鮮血！

她身上穿了一襲半透明的睡衣，曲綫玲瓏，隱約可見，十分誘人！

阿生把電筒的光綫投到她的臉上，立刻回答乃龍說：「是的，她正是杏花！」

窗緣也染有斑斑血漬，窗門打開了。

阿生亮了手電筒往下掃射，一條水坑上面也有血漬斑斑。

兇手大概就是由這裏逃下去的！

乃龍曉得事態嚴重，回頭示意一對老年夫婦回到樓下去，設法報警！

但是，二名老人已嚇至半昏，那裏還懂得報警？乃龍只好自己去找電話致電警局。

阿生跑到街上觀察，肯定兇手由水坑逃去。從留下的血漬看，更可以肯定他已受傷。至於是否受槍傷卻未敢武斷。

杏花的香閨曾留下一支小手槍，那是俗稱「白金仔」的袖珍手槍，西方婦人每喜把它收藏在手袋裏，以作自衛之用。

阿生是一名國際特警，他自然曉得在泰國這個駐有美軍的國度裏，要購買槍械並非一件十分困難的事，何況死者還是一位空中小姐，門路自然很多。

不久之後，警方人員來了，那對年老夫婦自然成為查問的對象。

七十多歲的老年人，聽覺上有問題，他們即使聽不到槍聲亦非奇事。何況他們有時到了兒女的家中去探望孫兒們，往往很晚才返到這兒來。因此，命案發生時，他們可能不在家。

杏花是被人開槍擊斃的。

驗屍官初步認為，死者已死去二十四小時以上！

地板上的小手槍曾發射過一响，現場找不到彈頭，可能兇手中了槍。從現場留下的血漬看，這是絕對可能的事。

但是軍火專家認為這一類小手槍威力有限，只要不是擊中了要害，相信不致造成生命的危險！所以兇手中槍後，仍然可以從容逃去！

誰殺了杏花？

警方在現場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行動，一方面通緝符平，另一方面通知各醫院診所，留意一名已受槍傷的人可能求醫。

從表面看，杏花之死可能與符平有關。

符平所以要殺她，大概是為了斷絕警方追尋他歸案的綫索！

阿生和乃龍討論這件事的時候，他認為事情看來不會這麼簡單，而且其中存在的矛盾太多了。

阿生首先提出：「根據我親眼看見過的，符平手上就有不少古玩玉器，除非都是騙過來的，否則，便應該很富有才對！」

「你懂得古董嗎？」乃龍毫不客氣地問。

「我雖然不懂，但包日成是老行尊，他認爲其中有不少珍品。」阿生又說，「別的不說了，單是三尊佛像，當它不是眞正的皇宮寶物，但那三塊晶瑩的翠玉已經價值連城，又何必去騙？」

乃龍沉聲道：「這件事的確令人難明，我查過了，皇宮寶物之中，確有一件翡翠佛像，價值連城，但只有一尊而已。而且歷史超過了三百年，翠玉的質地是第一流的！」

「所以我說，想深一層，符乎又不可能是個大騙子，其實他光明正大的出售這三尊佛像，所獲的利益也不錯，相信足可養活他過下半世，何必鬼鬼祟祟呢？」阿生說。

乃龍道：「這就是我們要追查的答案。」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送了阿生登上飛機後，仍然留在機場大堂裏跟辛尼討論着這件事。

辛尼當時就苦笑道：「我們這個地方已經『甚有名氣』，想不到現在又出產多一樣土特產，就是『騙子』如果我們不根查此事眞相，將來一定世界聞名。因爲這班傢伙在曼谷得手之後，極有可能進軍世界各大城市，那時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但是呂偉良却說：「眞相未白之前，別太武斷了！也許劉天秀是被迫的，當地警方只憑一面之詞通知你們，未必可靠。」

辛尼道：「泰國警方既然認爲案情嚴重，我們就夠忙了。」

林愛莉沉聲道：「我以爲現在應該先去找一個人，就是經紀胡潮！」

呂偉良沒有跟林愛莉到廖海家中去，所以他不知道當時的詳細情形，却聽過林愛莉和阿生提過，胡潮就是陪同劉天秀到曼谷去的玉石經紀，也就是帶了第三個翡翠佛像回來，準備售給廖海的人。

辛尼也覺得事態嚴重。他在機場撥了一個電話給夏維探長，又在林愛莉的慫恿下，致電富豪廖海，向他查問胡潮此人的住址！

夏維指示辛尼，只留下探員在機場守候，他則與呂林二人主動去找胡潮！

胡潮既是陪同劉天秀到曼谷去的人，相信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這件事！

於是一行三人，開車進入市區！

根據廖海在電話中的提供，胡潮是住在一幢大廈的一個小單位中。

他們按址找到那幢大廈裏去！

那是一幢住宅單位超過一百個以上的大廈，樓高二十層，每層又分A、B、C、D、E、F等六個單位，胡潮就住在三樓A座。

辛尼按了門鈴，久久未有人應門！

呂偉良問：「他是獨居嗎？」

「這點我倒沒問淸楚廖海！」辛尼說，「相信他可能是獨身的，否則他的家人定會出來開門。看情形他大概還未返家，我們走吧！」

三人正想離去，却聽到有人開門聲。

但是大門打開的却不是A座，而是對面B座！

那婦人隔住鐵閘看見門外有三個陌生男女，却又神經質地企圖把門掩上！但給辛尼快了一步，搶前將大門推住！

辛尼的另一隻手取出警探的證件，說道：「別關門，我是警探，有話想問你！」

那婦人雖然拚力想把門重掩，却沒有辛尼那麼好氣力。林愛莉看見她滿臉驚惶的神色，知道這就是近年來的「都市流行病」！

這個都市治安越來越壞，偏偏市民與警方的關係又攪不好，於是「踩着芊莢便當蛇」的最新都市流行病——恐懼症，便普遍地存在！

裏面走出了一個中年男子，神色緊張地手執菜刀衝了出來！

辛尼似乎也了解到屋中人的心情，揚聲道：「不要緊張，我是警務人員！」

婦人吶吶地說：「他說他是……警探！」

中年男子半信半疑，持刀走到鐵閘後面，從鐵閘的罅縫中一手把那張證件取了過去！

呂偉良對辛尼說：「你不能怪他們，事實上盜賊太猖獗了！」

中年男子看過了證件之後，緊張神情立時改變了過來，連聲向辛尼道歉！

辛尼是夏維探長的得力助手，年紀很青，修養已算不錯。他只笑了笑，沒有責罵對方；事實上他也沒有理由這樣做的。

中年人叫那婦人拉開鐵閘，讓他走得更接近辛尼他們。

辛尼道明來意之後，那中年人却說：「我剛下班返家才不久，據內子說，早些時她由外返家似乎聽到A座有人打架和吆喝聲傳出，不知道是否有事發生。」

辛尼問：「你認識A座那位先生嗎？」

「不！他很少在家，但我們知道A座只住了他一個人。」中年人說。

那婦人驚魂甫定，說道：「這幾天很少見他，我還以爲他搬走了！」

辛尼覺得事有蹊蹺！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着眼色，他們顯然担心胡潮可能在家出了事！

辛尼找來大廈管理人，設法進入A座去。

裏面果然一片凌亂，胡潮倒在地上，動也不動的躺在一旁！

辛尼大吃一驚！過去蹲下來在他的脈搏上輕輕地按了一下！

林愛莉急不及待地問：「是不是死了？」

「不！還有氣！」辛尼道，「林小姐，請致電召救傷車來！」

林愛莉想打電話，但當她走到電話機旁才發覺電話綫已被人割斷了！

她只好再到對面B座去借用電話。B座的一對夫婦既然已明白三人的來歷，這時不但變得非常合作，同時也主動地取來藥油，協助辛尼把昏迷不醒的胡潮扶起放在沙發上施救。

呂偉良拄杖在屋內各處視察，發覺廚房有個窗門已被打開。

窗門雖然有鐵窗花，但却可以像活門一樣打開，可能是建築和消防條例規定，以防火警時有更多可以逃生的出路！

窗外是一些晒晾衣服用的鐵架。呂偉良是過來人，他固然明白到一個存心爆竊的盜賊，絕對可以由此輕易地進入屋內！

因爲晾衫鐵架的另一邊，便是大廈裏的一條公衆走廊。那兒也有一個窗口。

雖然廚房的鐵花窗門用把鎖扣上，但是這麼簡單的一把鎖又豈可難倒那些橫行的鼠輩？

呂偉良回到客廳裏的時候，林愛莉也打完了電話回到A座來！

呂偉良對辛尼說：「希望只是普通的打刼，否則這件事就更複雜了。」

林愛莉却担心那個翡翠佛像！

胡潮經過一番搶救之後，這時亦已徐徐甦醒過來！

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過來！瞪住辛尼問道：「你……你是誰？」

辛尼把他的證件出示：「我是警探，告訴我，出了甚麼事？」

「警探？」胡潮摸摸他的後腦，吃驚地問：「我的翡翠佛像呢？」

林愛莉這時已在屋內各處走了一轉回來，她見過那個手提箱子，但這時却遍找不獲！

她對胡潮說：「你被刼了！」

胡潮在吃力地回憶！

他喃喃地說：「是的，我由外面返家時，發覺有人在這裏搜索。當我想退出去時已來不及了，有二個青年男子與我糾纏起來，我終於不敵，被硬物重重地擊了一下，以後的事我再也不知道。」

辛尼問道：「你認得那二個人嗎？」

「我並不認識他們。」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再見到他們，認得出他們的樣子嗎？」

「當然認得！」

不久，大隊警方人員開到現場來！

平時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住戶，這時也都紛紛探首門外看熱鬧，左查右問到底發生了一些甚麼事？

辛尼一邊叫人把胡潮送往醫院，一邊與夏維探長取得連絡。

辛尼視察過現場的情形之後，偵探人員雖則仍在搞取指紋，但憑他的辦案經驗，却認爲這是有經驗的匪徒的所爲！

因此，辛尼立即通知夏維，要求他把一批積犯照片送到醫院去！準備供胡潮辨認一下。

當地盜賊如毛，政府不設法改善民生，却在興牢獄，所以若要將犯人的照片全部取到醫院去，只怕會堆滿一間病房。

不過辛尼在電話中告訴夏探長，他只要二十歲至二十三四歲之間，高度五英尺二英寸和五英尺六英寸的年青犯人的照片。

辛尼希望能閃電破案，主要當然是爲了那尊翡翠佛像！

辛尼一邊趕到醫院去，一邊吩咐一批探員候命出發，他希望能用第一時間把犯人抓到。

胡潮經檢驗後，只是頭部受了輕傷，無須留醫！

辛尼把總部送來的犯人照片讓胡潮辨認，果然在其中二張積犯的照片，認出了兩個人，他肯定就是這二人入屋行刼他的。

辛尼知道許多探員都熟悉這兩個積犯，他們是剛由獄中釋放出來的。其中一個叫陳渣，另一個叫午仔。

辛尼把照片讓各探員再辨認一次，限令他們即晚就要把這兩個人抓回來！

林愛莉在旁看見辛尼威風八面的，待各探員奉命出發之後，就忍不住笑道：「這種辦案手法叫甚麼名堂？大石壓死蟹麼？」

辛尼苦笑一下，說：「你不會明白的，要不是這樣，有些探員可能到街上逛一會便回來，犯人可能永遠也找不到。」

胡潮被帶回警探部去！

辛尼本來要抓劉天秀的，現在却找到了劉天秀的一名老搭檔！因此，警方要澈底了解他們在曼谷那邊的活動情形。

胡潮的口供未能令警方滿意，因此他暫時被警方拘留了。

當呂林二人離開警局，已是晚上十點左右。這時他們才記起還未吃過晚飯！

林愛莉把車子開往東區，那兒有一條綽號「爲食街」的街道，飯店食肆林立。本來是吃晚飯最理想的地方！

但是，林愛莉把車子在那一帶幾條街道足足繞了二三十分鐘，也找不到一個停車位！

林愛莉找了將近半小時也無法找到一個車位，一氣之下，正想把車子停到行人道上去。她心裏想：大不了就抄牌吧！

抄牌也沒有甚麼大不了，有錢可罰便成！

另一個可能就是驚動警方派出拖車來，但明天仍然可以備欵贖回的。

林愛莉也想過了，錢一定讓他罰到够，但屆時她一定會公開質問政府爲甚麼沒有足够車位，却猛發車牌！

呂偉良明白林愛莉這種個性，她也像自己一樣，天不怕地不怕！

但是，呂偉良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比較林愛莉成熟得多！

正當林愛莉剛剛想把車子開上行人道之際，突然看見那邊有人在追逐！

一個青年人拚命在前面奔跑，另一個男子在後面苦苦追蹤！

呂偉良一邊說：「又是一宗刼案！」一邊已推開車門下車去！

那青年人這時剛好跑過呂偉良的身旁，鐵杖出其不意一伸，他立即絆倒地下摔了一跤！

呂偉良是個老江湖，見多識廣，他知道這種情形有多種可能性存在，未必一定就是打刼搶掠；尤其是在這一區份之內，黑社會份子猖獗，往往視警察如無物，常常可以見到他們在街上追逐打殺，挾持少女，迫良爲娼，正是無惡不作！

因此，呂偉良絆倒那傢伙之後，看見林愛莉此時亦已跳出車外，採取行動。於是呂偉良立即伸出鐵拐杖，制止自後面追來的人！

那人背光而至，因此呂偉良看不見他的面目表情，却看見他伸手至腰間！

那兒光綫較昏暗，商店都因爲担心觸犯燈火管制條例而提早熄了戶外的飾燈，否則動輒又要破財！

呂偉良担心對方有所行動，萬一這是黑社會打鬥事件，轉眼就可能有命案發生。那時正是「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徒令良心難過而已！

因此呂偉良高聲喝道：「有事慢慢說，不要動手！」

呂偉良所以這麼想，是因爲一直未聽到有人沿途呼叫「打刼」！

但是，呂偉良話剛說完，對方已開聲招呼否：「呂俠士，謝謝你的帮忙！」

呂偉良呆了一呆，因爲他一直未看清楚對方的面目。

不過當他看見那副自腰間掏出的手鐐時，却恍然大悟！

是的，對方是夏探長屬下的一名警探！他首先認出了呂偉良！

林愛莉這時已將倒地受了輕傷的青年人扶起。他就是警探要追捕的人！

警探爲他加上手鐐，同時惡騰騰地說：「你這人渣，快告訴我，午仔在甚麼地方？」

原來此人就是玉石經紀胡潮認出的二名刼匪之一：陳渣！

陳渣仍在雪雪呼痛！

林愛莉問道：「那翡翠佛像呢？」

「在午仔那裏。」陳渣說，「他正找買家，只要你手下留情，我一定合作！」

呂偉良苦笑道：「你一定是被人打怕了！其實只要你好好地跟警方合作，警探未必個個都喜歡動手打人的，是嗎？」

呂偉良最後一句「是嗎」，却是對那警探說的。

那警探也知道呂林二人的來頭，他在接受辛尼的命令時，呂林二人也在一旁。因此，他要求呂偉良借用他的汽車。

林愛莉開車把陳渣送到一條街道，據說午仔就是在這兒一位專收買賊贓的人家中。他們的交易可能還在討價還價的階段。但是陳渣因爲毒癮發作，不能不跑到街上去購食海洛英，想不到就此被這位警探找到了。

陳渣雙手被手鐐扣住！

他身旁坐着那位警探。另一邊却坐着鐵拐俠盜呂偉良。

呂偉良和林愛莉自願爲人爲到底，何況關於「翡翠佛像」的下落，他們亦甚感興趣！

那位警探雖則有了呂林二人仗義相助，仍

然利用呂偉良車中的無綫電話，通知了總部。

但是，當他們到了目的地之後，警車還未到達那裏。

呂偉良担心遲則生變主張立即採取行動！警探同意了呂偉良的見解，收到賊贓的人十分敏感的。因此他拔出佩槍，指住陳渣的腦袋，沉聲說道：「有命沒命活到明天，就要看你懂不懂得演戲了！」

呂偉良看見警探把陳渣推到一幢舊樓的梯間去，他也示意林愛莉在一條後巷下面監視！根據陳渣的指示，那收買賊贓的人就住在那舊樓的二樓。

他担心有人由那窗口跳入後巷——那是最佳的逃亡路綫！那兒離窗口很矮，後面是山坡，又黑又暗，萬一有人由此一躍而下，很快就會失去了他的下落！

因此，呂偉良叫林愛莉在此恭候！他自己則隨同那警探，押住陳渣登樓。

陳渣果然很會演戲，尤其是在冷冰冰的槍尖抵觸着他的腦門之際！

他在門板上輕輕敲了三下！

裏面立刻就有反應：「誰？」一個男子也用低沉聲音問道。

陳渣低聲道：「是我，阿渣，開門吧！」

門果然「呀」的一聲開了！

那警探立刻高聲呼喝道：「我是警探，你們被拘捕了，每個人都要舉手……」

但是，就在這石火電光之間，有人自那邊把手一揚，刀光一閃，一柄飛刀脫手飛出，疾擲而至！

呂偉良眼看飛刀即使擲不中那警探，也可能揷死做擋箭牌的陳渣！他急忙舉起鐵杖，「錚」的一聲！火光四冒，飛刀被震出丈外！「察」地一聲，揷在木板屏障之上！

室內一共只有二個人，一個是年青人，另一個是飛刀擲得又準又勁的中年人！

「砰」的一聲，警探立即鳴槍警告，但却沒命中任何人！

年青人嚇得雙足發軟，跪在一旁，揚聲求饒！

只有那個中年人迅即把一些物件由窗口拋出，隨即捨身跳了下去！

那傢伙身形輕巧，簡直有如燕子穿簾一般，姿勢美妙得很！

林愛莉因為聽到上面傳出槍聲，知道呂偉良的估計不會錯！

窗口果然有人一躍而下！

人未躍下之前，林愛莉仰首張望時，已看見一件物件拋出，撞向一塊大石之上——那窗對面是一塊堆積廢物的空地，既近山邊，自然有不少石頭！

但是林愛莉已無暇兼顧，她不知道對方的來頭，所以不得不全心對付他！

那人剛着地，便奔向那大石旁邊，正待拾起那件東西時，冷不提防林愛莉自後面飛起了一脚，登時把他踢得倒向一旁！

那人的行動已經够快，因為他既然知道對方是警探，又開了一槍，下一枚子彈可能會居高臨下的，射中他的頭顱！

但是無論如何，他也無法可以想像得到，原來這下面還有人埋伏！

林愛莉那一脚雖然踢得又疾又勁，但對方却曉得這是生死關頭。只見他一個鯉魚打挺，竟然可以運用腰力自地上反彈而起！

林愛莉也是個學過武功的人，她看見這情形，也曉得對方不是個平凡的對手，立即進馬發招，直取那中年人！

中年人招式狠辣，出手奇快，林愛莉無法佔到他的便宜！

這橫巷的光線不足，一切靠鄰近的居民室內的燈光反射出來。

林愛莉担心讓對方乘黑逃上山去，豈料她越是焦急，便越加混亂！

馬步一亂，立即就被對方窺出了破綻，「蓬」地一聲！

林愛莉登時就被踢中了一脚，跌出丈外！

儘管她身形如何輕巧，也難以抵消這一股勁力，結結巴巴的仰跌在水泥小巷之上，「叭」的一聲，跌得腰酸背痛，差點昏了過去！

林愛莉冷不提防對方脚法如此凌厲！她人未爬得起來，已在昏暗的環境底下看見那中年人的身形匆匆走向了空地大石那邊，正準備檢回那件物件！

林愛莉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但是她心裏想：萬一那就是胡潮手上失去的「翡翠佛像」，那麼像剛才這般跌法，相信一定撞得粉碎！

但無論如何，那是一件名貴的玉器，即使碎為數件，那上好的翠玉相信也很值錢的。難怪那中年人甘冒走遲一步可能被捕的危險，也希望重新佔有它！

窗口上面人影一動，又見一條身形輕巧地落下，那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剛才呂偉良以為林愛莉已足以應付一切，但想不到朦朧間，見到這中年人拳脚功夫如此厲害，因此不得不匆匆趕來助陣！

那中年人剛拾回那一包用厚絨布裹着的東西，轉身想走，立即又聽到呂偉良喝了一聲道：「不要動！否則別怪我不客氣了！」

但是，那中年人却沒有理會他，急步就走繞過呂偉良的阻攔，衝上山坡上面去！

呂偉良怎肯就此輕輕把他放過？只見他脚步緊隨住鐵拐杖移動，閃電般一伸，又攔在那中年人的前面！

中年人冷然喝了一聲道：「兄弟，看開點！別再與我為難了！」

呂偉良聽得出這傢伙是江湖中人，也冷笑道：「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快把手中物件留下，便饒你一命，否則別怪我不客氣了！」

豈料話猶未完，那中年人已扶住呂偉良的鐵拐杖振臂一搖！

呂偉良感到震力太大，如果不順勢設法抵消，只怕內臟可能受創！

只見他順勢凌空翻了一個觔斗，落地時輕如飄絮，點地無聲！

但是，對方的行動却快得令人驚奇不已！就在這一刹那之間，呂偉良已看見一個人影奔出數丈以外，正在登上那度斜坡！

呂偉良大吃一驚！

他也顧不了許多，拄杖急奔，連跑帶跳，飛也似的，衝向山坡之上！

那中年人雖然走得好快，但是呂偉良也不示弱，他縱然是個跛子，但武功却是一流的，輕功也非常到家，所以轉眼間又纏上了那個中年人！

那中年人情急之下，又聽到警車聲，立刻舉起手中抱着的物件，迎面擲來！

呂偉良本能地舉起手中鐵拐杖迎架！

「錚」的一聲，就好像鐵杖跟鋼刀碰了一下發出的聲浪一樣！

如果呂偉良早已想起那可能是一尊「翡翠佛像」，他可能不會舉杖迎格！雖然雙方在斜坡上交手，側身俯首避過對方的襲擊時，都可能直滾下山坡去。

現在呂偉良才猛然想起，那包裹中的東西可能是「翡翠佛像」！但那一杖已經把那包東西迎擊得直滾下了山坡！

如果那是翡翠，怎麼又會發出了「錚」的一下金屬碰擊聲？

呂偉良不難想到那可能是一個金屬的小箱

子——載住佛像的箱子。

不過無論如何，在這一刹那之間，呂偉良也沒有時間在分析！對方是那麼的兇狠，如果稍不小心，就會喪生在他的手中！

因此，呂偉良運杖揮拳，無一不全神貫注，小心翼翼，務求把對方擊倒為快！

老實說，如果對方剛才肯放下手中物，匆匆逃去，呂偉良也許可以網開一面。但現在他反而無法大方下去，他不但要決個高下，還要看看清楚，到底對方是何方神聖？——相信許多練武的人，也同樣有着這樣同一的心理！

呂偉良在半昏暗的環境底下，施展了渾身解數，由斜坡一直將那中年人迫了下來！

不知是那中年人心慌意亂，還是呂偉良武功到底高出了一籌，只見杖影一動，中年人腰中了一杖，幌兩幌便倒地不起！

大隊警方人員湧入橫巷來！

無數的手電筒，照得人眼花繚亂！

中年人被呂偉良擊中一杖，腰部受了重創，登時痛得昏了過去！

警員替他加上手鐐！

辛尼屬下的一名探員這時亦已帶着二名犯人下來，他們就是陳渣和午仔。

至於那用厚絨包裹的物件，果然是「翡翠佛像」。但有一點令人意料不到的，就是除了一塊綠色絨布之外，並無鐵盒子裝備！

根據午仔事後說：他們正在討價還價之際，警探就開到！

那收購賊贓的中年人老郝，武功底子一流，林愛莉看來非吃跌打藥不可了！

午仔又說：老郝正鑑賞翡翠佛像之際，就聽到有人敲門！

當時開門正是午仔，他以為是老搭檔陳渣回來了，於是開門，却想不到原來是陳渣在警探的押解下回到這兒來！

老郝可能一時情急，順手用厚絨包裹佛像，迅速由窗口擲了出去！但是，現在衆目睽睽之下，更令人感到驚奇的事出現了！

照計經過連場搏鬥，又由二樓窗口擲出，撞在大石之上，那「翡翠佛像」無論如何是不可能完完整整的出現在衆人的目前！

但是，在各人眼前出現的，竟然是一尊晶瑩奪目，完整無損的翡翠佛像！

大批警員剛才未到達現場，他們自然不知道搏鬥時的激烈情形，但是，呂林二人，那名警探和二名小偷等，却看得淸楚。

他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脆弱的翡翠，還以為是金鋼鑽呢！

後來一干人等被帶返警局，經過認人手續之後，胡潮證出那二名就是潛入他家中行劫的人。其實這二名慣匪陳渣與午仔，也只是偵知屋中無人，所以越窗而入。却想不到中途有人回來，於是順手發財！

翡翠佛像找回來了，但它的堅硬程度却令人難以置信！

到底這是否「翡翠」？

當地警探只負責處理罪案，他們沒有閒心再去顧及其他問題了。但是，呂林二人却不是那麼想！因為阿生已將這件事告訴了他們，所以他們反而把注意力放在佛像的身上去！

翡翠是很容易破碎的，許多人都知道了。但這尊佛像何故打不爛，跌不碎？

呂林二人不是迷信的人，否則，他們一定以為神明有靈！

佛像就是菩薩的雕像，所謂「菩薩庇祐」，難道這是一件玄之又玄的事？

呂偉良和林愛莉都不會相信這種毫無根據的事！他們只想找着祁博士談談！

祁博士這時已經睡了，呂偉良在電話中聽得出他的聲音。

祁博士開始時有些不高興，但是，他知道第三尊「翡翠佛像」竟然跌不碎，打不爛的怪事之後，便立刻答允到警局中來！

夏維探長也知道佛像是這宗「入屋爆竊」案的呈堂證物之一，但是他為了呂林二人助了警方一臂之力，也為了尊重祁博士這位大學教授，所以只好讓那祁博士仔細研究！

祁博士檢驗了一遍之後，說道：「這是令人費解的事，第一和第二兩尊佛像，因為代價太貴的緣故，我們幾經苦苦哀求，才徵得廖海和包日成二人的同意，在佛像的底部刨下了少許翡翠的粉末拿來化驗，結果其中所含的化學成份，確與一般上好的綠色硬玉無異，至於用新式儀器的檢驗結果，雖則硬度稍硬，但無論如何我也想不到它硬到這般田地！」

林愛莉道：「博士，這會不會是翡翠？」

「老實說，我現在正懷疑它是鑽石呢！」祁博士苦笑道：「它不但敲不碎，如果物主同意拿去試驗，相信用子彈也打不爛！」

「翡翠不可能這樣的，對嗎？」呂偉良說，「會不會是一種新的鑽石？」

「憑我的知識，我就從未見過這麼又美又堅硬的鑽石，它簡直把翡翠和鑽石二者之間的優點，都集於一身。」祁博士又沉吟道：「但是，如此堅硬的東西，如何將它雕琢成一尊如此精美的佛像？難道是鬼斧神工嗎？嘿！眞令人難明！」

「是的，而且有三尊之多！」林愛莉說。

呂偉良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他道：「會不會是蘇俄新近發現的玉谷帶？」

「玉谷是蘇俄一個地方名，玉谷帶是最新發現，硬度足與鑽石比較的鑽石，但是，那是黑色的，目前正由專家加以研究。」祁博士道：「地質學家認為那是火山巖所形成的。但既是黑色的，當然無法用作飾物，相信將來亦只可用作工業用途。但是，眼前這玉石綠得如此晶瑩，却實在令人着迷！」

「這件事越來越奇！要不是經過今晚一場劇鬥，沒有人敢相信它的硬度！」呂偉良說。

祁博士睡意盡消，他要求夏維批准，讓他召來助手們，漏夜到警探部來，展開一連串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夏維向局長請示，局長終於批准了！

呂偉良於是把林愛莉送到醫院去驗傷！

×　　×

阿生在乃龍的陪同下，一早就到達符平的住宅去，看看警方的工作進行成怎麼樣！

結果曼谷警方證實了阿生的提供，那幅圍牆被炸開之後，裏面果然有一間密室！

密室之內堆放了不少花瓶瓷器，這時都被震盪得七顚八倒的，散落地上，與灰燼混在一起！但是，令到在場的人感到驚奇的，就是有些翠玉雕成的手工藝品，分明是由高架上墮下的，却絲毫無損！

阿生和乃龍在警官陪同下進入密室，拾起一些墮在破碎水泥中的翠玉，輕輕敲了幾下，但聞鏘鏘之聲，却沒有破碎的跡象！

「這簡直是鋼，那裏是甚麼翡翠？」阿生說，「我今天早上才接到我師父的長途電話，他們找到的第三尊翡翠佛像也是堅如鋼鐵，眞奇怪！」

乃龍道：「如此硬的鑽石，如何可以把它雕琢成工藝品？」

「這個謎，相信只有一個人可以解答！」阿生說，「他就是符平——這裏的主人！」

密室深處有人叫了過來道：「請你們過來看看吧，這裏有一具死屍！」

此語一出，各人又呆了一陣！

密室一角，雜物堆陳的地方，果然有一具男子的屍體，他就是劉天秀！

「劉天秀並未返回X市，原來是給符平殺死了，為甚麼？」阿生喃喃地說。

警官卻驕傲地道：「沒有人可以在曼谷犯案之後，悄悄溜掉的，你放心好了。符平，梨花以及他們的黨徒們，我們警方正加緊追捕歸案，相信不久便可以水落石出了！」

阿生沒有反駁他。他不知道當地警方的辦事能力如何，但是，乃龍屬下的特警工作效率，跟任如重領導下的特警比較，就顯有不如。

阿生在密室內到處展開偵查。記得符平帶他入此密室時，他的行動是沒有這麼自由的。那時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尊翡翠佛像之上！

但是現在這裏再也沒有「名貴」的佛像，只有滿地瓦礫！

乃龍在旁協助阿生展開偵查，阿生深信符平所以臨走之前派人弄毀那開關控制，必有其原因。大概他不想警方知得更多！

阿生果然在敲敲打打中，發覺一處地板有空洞的回音！

乃龍要求警員們發掘！

看情形乃龍這位國際特警首腦跟當地警方的關係攪得不錯，警官果然指揮數十名警員把那幅地板掘開了！

阿生的判斷沒有錯，下面另有地牢密室，看來像個工場！

一些熔器，一些白色的泥土，一些模型，還有一些化學藥劑……

乃龍在那邊叫了過來道：「阿生隊長，過來看看吧，這裏也有佛像！」

阿生過去看看，果然有些十寸高左右的佛像，但不是翡翠的，而是一些泥模！但與三尊出現過的翡翠佛像簡直沒有分別。

檢視之下，原來那邊有個鋼模型分為兩半，大概佛像就是用泥土放進去塑造出來的。面裏也有許多瓷窰用的工具，卻未見燒有爐等設備！後來有個探員找到一條通道，須要彎着腰才可以走過去！

那兒盡頭處就是燒爐所在——那是製造陶瓷器常見的窰！

旁邊有一度扶梯，梯頂有一度活門，拉開活門之後，可沿梯爬出去，原來上面就是花園中的假山！

假山之內，到處有薰黑了的痕跡。看來這假山也是為了掩飾地下的秘密燒爐而設的！因此其中也有抽氣滅烟的電動化設備！

各人至此已有了初步結論：符平是個專門秘密製造贋品的專家！

但是，如果綜合了兩地所獲的資料，符平不但可以仿製各種藝術品，甚至可以說得上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化工專家。

尤其是那些「假翡翠」，除了硬度不同之外，幾可亂眞！

他到底用那一種黏土？用何種方法製成硬如堅鋼的「翡翠」？立刻引起各方面的廣泛注意，尤其是像祁博士這一類專家們，他們更加希望有機會與他談談。

由於這件事一經傳出，立即引起世界各地的密切注意，因此，當地警方更加加緊追緝各人歸案！

乃龍動員了手下統率的全部特警，阿生也從旁協助一切！

因為杏花的香閨內外血漬斑斑，使人相信兇手也中了一槍，但是各醫院診所卻沒有消息，未見有人求醫。

電台發出了警方的呼籲之後，有一位街車司機親自跑到警局裏去，據說事發當晚他的街車曾接儎過一位中年客人至一處地方。當時那人掩住腹部，隱隱有血漬，司機以為他跟人打架。但聽了電台的廣播之後，覺得那中年人可能就是警方要通緝的人！

大批警方人員在街車司機的引導下，包圍了一幢住宅！

街車司機力證那中年人入了那間屋！

阿生和乃龍聞訊得到現場時，警方已控制了大局。屋內果然住着一男一女，他們正是符平和梨花！

符平受了傷，梨花正在侍候他，他們沒有反抗的餘地！

當地警方要知道他為甚麼殺死杏花和劉天秀，但阿生卻希望知道他如何仿製翡翠佛像的秘密過程！

符平被杏花擊中腹部，流血過多，此時已是奄奄一息。警方急忙將他送院急救！

在救傷車之上，除了滿面淚痕的梨花之外，還有高級警官，探長，乃龍和阿生等人。

他們都希望在符平未死之前說出一些他們要知道的事情。

符平痛苦中帶着無限的驕傲，梨花則對各人道：「他是偉大的科學家，而不是你們所想像中的大騙子！」

探長問道：「為甚麼你要殺杏花？」

「她知得太多，想重重敲我一筆。」符平嘆氣說，「但我想不到她有槍！」

乃龍問道：「為甚麼你要殺劉天秀？」

符平道：「他來找我算賬，因為胡潮打長途電話告訴他，廖海不要那寶物……哈哈，其實，這班貪婪的傢伙……全是傻瓜……」

阿生急忙問道：「你如何製造假玉？」

「你想學嗎？」符平傲氣地笑了笑，「你學不到的，那是科學和技藝的高度成就。首先要一種只有本市市郊一處地方才可以找到的黏土，再加上一些鑛物油和化學藥物，然後以適當的火力……」

說到這裏，符平又「喲」地叫了一聲！

他的額角不斷冒汗。梨花在為他抹汗，護士在為他止血！

隨車的醫生要為他加上氧氣罩，不准各人再問下去！其實阿生覺得這種「仁慈」是多餘的，誰都可以看得出，符平必死無疑！

只見他面色蒼白，兩頰陷入，一看就知命不久矣！

以其明知他反正是死，何不讓他多說出一些要解決的秘密？但是，這是人家的地方，醫生的責任也是為了盡力救人的，乃龍既無意見，阿生也無話可說。

等到符平被送到醫院時已是氣絕身亡了。

梨花哭成淚人一樣，原來符平答允她，只要傷勢已無變化，他們可以逃到外國去，利用騙到的大筆金錢去享福。

但是，符平卻沒有勇氣露面去找醫生。

他終於死了！

至於仿製古玩和翡翠的秘密，當然除了科學家之外，還有許多人想知道，因為只要知道個中秘密，不難會發大財的！

可惜有人利用密室中的一切設備，三番四次試製，結果也無法成功！

直至現在為止，就只有三尊敲不爛打不碎的翡翠佛像面世。但是科學家也無法解答它們到底是何種物質製成的！

廖海擁有家財億萬，他至今仍時時對人道：「早知如此，三尊佛像我都會一併買下來，即使價錢再貴一些我也願意！」

是的，如果你也擁有這麼樣一尊佛像的話，必可轉眼之間便成巨富！（全文完）

預告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能源之秘」馬雲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兩期完俠情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血嫁（上）

鮮花插糞土　五友鬧喜堂

誰也想不到，連續下了半個多月的霉雨，今天突然放晴了。

更想不到的是，被譽為武林第一美人的徐紅玉，居然肯下嫁羅天保。

論家世，燕京徐家是武林世傳，俠名滿天下，久受同道景仰尊崇，太行羅家不過是近年才崛起的豪門，聲名在正邪間，正道人士不屑與交，邪派人物敬而遠之。

論年紀，徐紅玉才雙十年華，宛如一朶盛開的鮮花，羅天保卻已六十出頭，足可做她的祖父有餘。

論人品，更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徐紅玉被譽為當今武林第一美女，而羅天保卻生得豹頭環眼，一張血盆口，滿嘴絡腮鬍，那模樣竟跟張飛好像是同胞兄弟。

只有一點，差堪比擬。那就是羅天保的「百摺如意軟刀」和「追魂七斬」併稱武林雙絕，不下於燕京徐家的「飛霞流雲劍」。

然而，徐紅玉眞會為了欽慕羅天保的武功，便寧肯下嫁一個足可做自己爺爺的粗人？

你不信？還眞有這種事。

喏！吉期就是今天。

× ×

雨過天青，山巒被洗滌得一片清新。

迎親隊伍踏着雨後的山路，吹吹打打而來，或許是久雨乍晴使人精神振奮吧，兩班細樂隊也吹奏得格外起勁，老遠就聽見鎖吶和鑼聲了。

羅天保對這門親事看得比什麼都重，特別派出羅家堡的總管「三眼門神」宮天林率領十八名藍衣鐵衞親赴燕京迎接花轎，一路上，鐵騎簇擁，快馬開道，當眞是既威武，又顯赫，當年皇帝老倌護送公主出塞和番，也不過如此。

宮天林高跨紫雲騮，緊隨在花轎後面，十八名藍衣鐵衞人人勁裝疾服，一色的紅驃馬，九四在後，緊緊繞護着新娘花轎，加上媒人的小轎，馱箱籠的騾馬，掮喜牌的人伕，吹奏的樂隊……整個迎親隊伍，迤邐達半里之多，人馬近百好不熱鬧。

因為途中霉雨綿綿，多少就誤了點行程，今兒個，就是吉日，宮天林心裏難免有些兒焦急，眼看天已放晴，便一疊聲催促着隊伍加緊趕路，希望儘快在申牌以前趕到堡中，免得誤了時辰。

前面喜字牌已經轉過山坳，再過去，就是飛狐口，由飛狐口至羅家堡，半日可到，時間應該足夠。

正行間，隊伍突然停下來。

不但隊伍停止行進連鑼鼓聲也停了。

宮天林眉頭一皺，向身邊一名藍衣鐵衞道：「怎麼一回事？去瞧瞧！」

那武士一抖絲韁，飛馬越前，片刻，又如飛而回，手裏卻多了一隻小巧的黑漆葫蘆。

宮天林接過葫蘆掂了掂重量，臉上突

然變色。

「這東西從那裏來的？」

「就掛在前面轉角處一棵樹上。」

「咱們開道的人呢？」

「兩騎開道的快馬全繫在樹下，人却在路中央，看樣子，是被制住穴道，所以隊伍不敢前行。」

「哦！」

宮天林又低頭看看那隻黑漆葫蘆，神色連變，低聲吩咐道：「千萬別驚動了新娘子，你們守護花轎，我去應付……」

舉手揮擺了一下，接道：「歇轎休息，都在原地暫歇，不許走開。」

安頓好花轎，一挾坐騎，越衆而前，同時問了問鞍側雁翅鐺和背後九節鞭。

宮天林號稱「三眼門神」，其實當然沒有三隻眼睛，但他雙眉之間，有一粒肉瘤凸出額前，就跟眼珠子一樣，看來頗有幾分猙獰，使用的又全是外門兵器，身軀魁偉，宛如半截的鐵塔，倒眞像尊門神。

然而，他外貌雖然威猛，却並不是個粗魯人，相反地，心機竟是十分深沉，是個外猛內陰的人物。

他故意讓坐騎緩緩而行，心中已在盤算應該如何對付這黑漆葫蘆的主人。

轉過山坳口，果然，兩匹空馬繫在一棵樹下，山路正中，却併排跪着兩名負責開道的堡丁。

兩人面前放着一個銅缽，跪在地上不停的磕頭，彷彿特來賀喜討賞的樣子。

但行家一望而知，磕頭的人絕不是出於自願，而是身上某一部份經脈已遭封閉，當血氣經過閉穴時，便不由自主會磕下頭去。

制穴使人僵硬或昏迷，都不是難事，像這樣制閉經脈，使人身不由己持續某一動作，却非高手莫辦。

黑漆葫蘆的主人，顯然是點穴高手。

宮天林沒有理會兩名受制的堡丁，坐在馬上一抱拳，道：「周老大，咱們羅家堡跟你井水不犯河水，有話儘可面談，這算是什麼意思？」

他的話剛說完，路旁那棵樹上忽然傳來一聲冷笑，道：「什麼意思，難道你姓宮的還不明白？」

「周老大，你不聲不響，就亮出了銅缽鐵葫蘆，並且對敝堡兩名屬下動了手脚，宮某怎會明白你的來意？」

「嘿嘿！」

笑聲中，一條人影從樹上飄落下來：

「姓宮的，你倒眞會裝糊塗，今天是你們羅堡主大喜的日子，老化子亮出討飯的傢伙，你說還有什麼來意？」

那是個六十多歲的老叫化，眯眯眼，朝天鼻，頭上蓬髮如亂草，頷下一束山羊鬚，看神情，似笑非笑，瞧模樣，似愚非愚，討飯的口氣像討債，敢情是存心找岔子。

宮天林含笑道：「周老大，咱們堡主早已久仰你的盛名，你若是想討杯喜酒喝，羅家堡竭誠歡迎……」

老叫化搖頭道：「謝了，老要飯的人窮志短，不敢高攀，只想沾沾喜氣，跟你宮大總管討個小賞，不知道你是否作得了主？」

宮天林道：「如果數目不大，宮某當然能作得了主。」

老叫化伸出一個指頭，道：「小意思，老要飯的只討你這個數。」

宮天林道：「一千兩？」

老叫化搖頭笑道：「太多了，老要飯的還不敢那樣貪心。」

「這麼說，是一百兩？」

「還是太多。」

「十兩？」

「還太多。」

宮林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輕問道：「難道會是一兩？」

老叫化道：「對！正是這個數。但不是一兩，而是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人。」

宮天林心裏突然一震道：「誰？」

老叫化向迎親的隊伍呶呶嘴，道：「喏！就是那位坐在花轎裏的。」

宮天林的臉色頓時沉了下來，怫然道：「周老大，咱們還得趕路，我可沒工夫跟你說笑打哈哈。」

老叫化點點頭，道：「我也同樣沒工夫說笑打哈哈，你想走儘管請便，只要把新娘子留下來就成。」

「醉丐周飛，你是說眞的？」

「你這麼大了，誰還哄着你玩！」

宮天林冷笑了兩聲，目光疾掃，道：「宮某雖然算不上人物，羅家堡却不是怕事的主兒，就憑你周飛，只怕還差點兒份量。」

醉丐周飛一擺手，道：「當然，老要飯還有幾位窮朋友都在這兒，咱們是一塊兒上秤，任憑你宮大總管挑選。」

隨着話聲，山口一字兒出現四個人。

這四人，宮天林全認識，那是跟醉丐周飛合稱「長城五友」的醜書生彭朋，大刀韓通，鐵傘道人玄眞子，和狗肉和尚了凡。

宮天林早料到「長城五友」焦孟不離，醉丐既然現身，其餘四人必在近處，但面對這名震北五省，被黑白兩道視爲「怪物」的長城五友，仍不免暗暗心驚。

長城五友一向行事怪癖，武功各走蹊徑，五個人本來互不相識，有一天，湊巧碰在一處，你看我不順眼，我見你不服氣，於是，大家相約在娘子關城頭上較量，惡鬥了三天三夜，誰也勝不了誰，結果，竟罷手言歡，五個人又大醉了三天三夜，結爲金蘭好友。

從此以後，五友同進，形影不離，北五省正邪兩派的人都爲之頭痛不已，因爲長城五友全憑好惡行事，對誰都不賣賬，短短數年間，毀在五人手下的黑白兩道高人，不下三十名，大夥兒拿他們五個人沒轍，只有敬鬼神而遠之，見到五友的標誌「銅缽鐵葫蘆」，莫不繞道而行，自認霉氣。

但長城五友跟燕京徐家剛過世不久的流雲劍客徐謙，却是交誼頗厚，爲什麼竟然攔路阻截徐府的花轎呢？

宮天林滿腹疑雲，忙換了一臉笑，拱手道：「諸位可能還不太清楚，今日羅徐二府聯姻，坤宅正是諸位的故友……」

醉丐周飛截口道：「用不着套交情，咱們很清楚，那是燕京徐家的花轎。」

宮天林道：「這就對了，諸位跟燕京徐府，一向交厚，今天爲什麼竟與故友爲難？」

醉丐周飛道：「就因爲咱們跟燕京徐家交誼深厚，今天才特地來管這件事，姓宮的，你若識趣，留下花轎快滾，咱們不難爲你，否則，那就是你自找難看了。」

宮天林道：「諸位既然承認是徐府的朋友，却又出面攔截徐府的花轎，其中道理，宮某人實在不明白。」

醜書生彭朋冷冷道：「你最好不要明白，只照吩咐行事，就算你聰明。」

宮天林道：「但宮某奉上命差遣往燕京迎親，諸位教我對敝上如何交待？」

鐵傘道人皺眉冷聲道：「你一定要問原因？」

宮天林道：「不錯。」

鐵傘道人緩緩伸出兩個指頭，道：「原因只有兩個字，羅天保那廝想做徐家的女婿，他『不配』！」

醜書生道：「你回去告訴他，叫他撒泡尿自己照照，他姓羅的癩蝦蟆居然想吃天鵝肉？呸！」

宮天林非但不氣，反而失笑起來道：「諸位說這話，宮某人聽得進，若傳出去，只怕難令人信服。」

醜書生道：「怎麼？你是說咱們沒有理？」

宮天林道：「這話我不敢說，但羅徐二府，乃是明媒正娶，雙方出於自願，既非強娶，也未逼嫁，配與不配，那是他們兩家心甘情願，諸位雖是徐府的朋友，似乎也管不着人家婚配的事吧？」

突聞一聲厲喝道：「誰說管不着，老子們今天管定了。」

聞其聲不必見其人，五友中嗓門最大，脾氣最躁的，準是大刀韓通。

韓通性子火躁，兵刃也格外沉重，「嗆啷」一聲響，拔出了那柄足重五十斤的厚背砍山刀，刀尖一指宮天林道：「姓宮的，給老子滾下來，咱們站着，你倒坐在馬上裝得跟個熊人似的，惹你韓老子性起，連人帶馬，先砍你個稀爛！」

沒等他罵完，宮天林已經自己跳下馬來。倒不是宮天林聽話，而是眼看形勢已難善罷，要動手，徒步自然遠比馬上俐落方便。

不過，宮天林也明白，一個對一個，自己或可不致落敗，以一敵五，那是只輸沒贏。

他翻身下馬，順手取了馬鞍傍的雁翅鐺，一面仍想用言語恫嚇對方，冷笑說：「宮某人很敬重諸位，但上命在身，難由自主，羅家堡離這兒不遠，諸位若是肯賞臉，何不去敝堡當面跟咱們堡主談談？」

醉丐周飛道：「你放心，咱們遲早會找上羅家堡，只是今天沒那份閒工夫。」

宮天林道：「諸位不賞臉，宮某只好請敝堡主移樽就教了。」

話落，手揚，一溜紅光破空而起，直昇到六七丈，「波波」連響，爆開滿天烟花。

大刀韓通怒叱道：「好小子，還想玩巧的？看傢伙。」雙手高舉砍山刀，人如餓虎撲羊，從山口直衝下來，聲到人到，呼的一刀，向宮天林摟頭砍下。

宮天林不敢硬接刀勢，雁翅鐺斜舉横推，脚下連退三大步。

震耳巨响中，厚背砍山刀劈在雁翅鐺上，閃起一道火花。

韓通人隨刀進，一口氣連劈三刀，又將宮天林迫退了三步。

宮天林人在後退，手上可沒閒着，左手鐺封架刀勢，右手已趁機抽出了九節鋼鞭。

兩人身裁同樣高大，用的也同樣是外門重兵器，這一搭上手，刀光鞭影，虎虎生風，附近三丈內盡被罡風籠罩，聲勢驚人！

醉丐周飛一抬手，道：「韓老么足够應付了，咱們辦正事去。」

四人各取兵刃，繞過宮天林，直奔花轎。

迎親隊伍頓時散亂，損喜牌的丟下牌子，抗鑼鼓的抛了鑼鼓……人人抱頭鼠竄，只求老天爺保佑刀劍別碰上自己身體。

十八騎藍衣鐵衞見情形不妙，紛紛下馬，拔出長刀，緊護着花轎。

這十八名壯漢，都是羅天保親手訓練的鐵衞，十八柄刀連成一道刀牆，面對名震江湖的長城四友，居然毫無懼色。

醉丐周飛一抖打狗棒，當先出手，同時招呼其餘三人道：「手下別留情，休等姓羅的趕到又生枝節。」

可是，當他的打狗棒剛探入刀牆中，突然發現刀光滾動，迎面四柄長刀一齊捲到，其中兩人是封架他的打狗棒，另兩人却分由左右揮刀掩至，攻向他兩脅要害。

醉丐心裏一驚，急忙抽身。

他一退，刀光也跟着收斂退去，仍然緊守着花轎，並不追擊。

醉書生三人所遭遇的情況，和醉丐周飛幾乎完全一樣。

十八名藍衣鐵衞顯然練過合擊之術，除兩名領隊的頭目緊守着花轎轎門，其餘十六人，每四人一組，分守個方向，竟然將一頂花轎守得宛如鐵桶般嚴密。

長城四友由四週出手，接連兩次被刀陣所阻，無法迫近花轎。

醉丐周飛怪叫道：「羅家堡果然有些鬼門道，咱們連這區區刀陣也破不了，今後就不必再走江湖了。」

他殺機已動，打狗棒挾着勁風，飛點對面右首第二名鐵衞的咽喉，却將功力貫注在左掌上。

果然，迎面兩柄刀急舉封架，左右雙刀又到。

醉丐暗暗冷笑，突然一振右腕，打狗棒疾縮，棒尾横格右側刀鋒，身隨棒轉，一探手，扣住了左側鐵衞的刀背。

正面兩人見同伴兵刃被扣住，急忙抽刀變式，一上一下，同時攻向醉丐周飛的前胸和小腹。

周飛正要誘他們變招，等到刀鋒近身，低喝一聲：「撒手！」

左腕一用力，就用那人的刀，迎向前胸刀鋒，身子飛快的向左微閃，右腿起處，登時將攻向小腹的一柄刀踢飛了出去。

四人中一人失去了兵刃，刀陣立亂。

醉丐一聲厲笑，鬆左手，揚右臂，打狗棒架開右側雙刀，左手五指疾探，一把抓住了那名失去兵刃的壯漢。

正想將人作盾，盪開刀陣，花轎中突然傳出來一聲低喝：「住手！」

醉丐周飛聞聲微微一頓，轎簾掀處，滿頭珠翠臉垂紅布蓋頭的新娘子，竟悄生生從花轎跨了出來。

大家都楞住了，不知道新娘子出來要幹什麼？

最緊張的要算那兩名守護轎門的鐵衞頭目，既怕新娘子受到傷害，又不便推她回去，只得緊握長刀，隨侍在左右。

新娘子穿戴着鳳冠霞帔，行動却一點兒也不滯笨，向醉丐周飛盈盈一福，低聲道：「請周叔看在姪女兒薄面，放下護衞，收起兵刃，姪女兒有話奉告。」

醉丐周飛忙放開那被擒的鐵衞，收了打狗棒，整整衣衫道：「紅玉，咱們全是為你來的，你千萬不能嫁給羅天保……」

新娘子不慌不忙道：「周叔能告訴我為什麼嗎？」

醉丐道：「當然能。那羅天保老而好色，絕難跟你匹配，令尊在世的時候，最看不起他，徐羅二家向無往來，這些都是姪女你知道的。」

新娘子點點頭，道：「不錯，我都知道，但那是從前的事，江湖兒女不拘小節，年紀大小並無關係，至於好色，那更是英雄通病，所謂：醉臥美人膝，醒握天下權。自古英雄皆好色，姪女兒並未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醉丐詫異道：「這麼說，此次婚事，竟眞是你心甘情願的了？」

新娘子毫不忸怩地道：「婚姻乃終生大事，姪女兒上無雙親，下無兄長，如非自願，誰能強迫遣嫁？」

這句話，倒把醉丐周飛問住了。好半晌才吶吶道：「紅玉姪女，你可曾想過，令尊故世不足一年，你這樣做，豈不對孝道有虧？」

新娘子身軀微微震撼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復了鎮靜，侃侃答道：「孝在盡心，並不一定拘於日限形式，如果心中無孝，雖守制十年也沒有意義，只要心中有孝，父亡即嫁，也沒有什麼不對。」

醉丐道：「但你什麼人不好嫁，為什麼偏偏要嫁給羅……」

新娘子道：「那是我自己的事，周叔何必過問？」

醉丐一楞，再也說不出話來。

醜書生彭朋是五友中的軍師，接口道：「賢姪女，咱們跟令尊是知交好友，你年紀太輕，又新遭喪父之痛，咱們担心你方寸紊亂，做出親痛仇快的事，所以不得不冒昧插手。」

新娘子點點頭，道：「諸位叔叔的盛情，姪女兒心領了，但人各有志，姪女兒又不是三歲小孩，自己會知道替自己着想，言盡於此，姪女兒謝謝關顧之情，諸位叔叔請回吧！」

說完深深一福，便想退回去花轎內。

「且慢！」

醜書生突然掠近一大步，沉聲道：「紅玉姪女，你一向知書識禮，不似今日這般倨傲，莫非有什麼隱衷？」

新娘子平靜地道：「是嗎？我自覺並無兩樣，如果言語上有什麼失禮的地方，還請諸位叔叔念在先父情面多加原諒。」

醜書生道：「江湖中詭詐百出，如果你遭受到什麼禁制，該對愚叔們直說。」

新娘子搖搖頭，道：「我已經說過了，事出自願，並無誰強迫。」

醉書生道：「我不信。」

新娘子道：「那要如何才能使彭叔相信呢？」

醜書生又跨近一大步，道：「掀起你的蓋頭，讓彭某看看你是眞是假？」

他兩次欺身，已距轎門不足五尺，話未落，突然刷地一聲收攏摺骨扇，飛快向新娘子面門挑去。

左右兩名藍衣鐵衞頭目同聲暴喝，雙刀併舉。

醜書生早防着他們會出手，握扇的右臂一沉一揚，右腿突然飛起，正踢在右邊那人膝蓋上，同時，起左掌，拍向另一名頭目。

兩人刀勢還沒發出，一個中腿負傷，一個被掌力所迫，不約而同都倒退半步。

醜書生，就趁這空隙，原式不變，衝到了花轎前。

新娘子木然站在轎門，既未閃避，也沒有反抗。

摺扇掠過，蓋頭翻起，露出一張美艷攝人的面龐。

那張臉不僅美，而且美得清麗脫俗，不帶人間烟火氣，似圖畫中的仙女，却又比圖中仙女多了一分靈俏。

如果一定要從這張臉上挑點一疵一瑕，只有兩眉稍嫌濃了些，眉目之間，似乎凝聚着濃重的殺機。

總之，那是一張姣美的臉，四分嫵媚，却有六分剛烈，使人不敢輕慢。

醜書生急忙收扇後退，欠身道：「愚叔冒昧了。」

新娘子沒有怒，也沒有笑，臉上一片木然，緩緩道：「彭叔看清楚了，我是眞正徐紅玉？」

醜書生連連道：「是！是眞的。」

「是眞的就好，諸位叔叔，可以請回了。」

醜書生默然退開，讓出了去路。

新娘子慢慢坐回花轎裏，自己動手放下轎簾……

於是，藍衣鐵衞重又招回逃散的轎伕和吹鼓手，鑼鼓再響，鎖吶再鳴，迎親的隊伍重又上路。

日影漸漸西斜，花轎迎着餘暉，越過了飛狐口……

× × ×

長城五友目送花轎去遠，五個人就像五隻鬥敗的公鷄，頹然垂下了頭。

大刀韓通突然將厚背砍山刀向地上重重一摔，道：「他媽的，老子一輩子也沒遇過這種窩囊事！」

鐵傘道人聳聳肩，道：「誰遇見過誰是孫子，好好一個女孩兒會變成這樣，眞邪氣得緊。」

狗肉和尚搖頭輕嘆道：「孽障！孽障！阿彌陀佛！」

醉丐忽然低聲道：「彭老三，你眞的看清楚了？是紅玉不會錯？」

醜書生長吁一口氣，道：「是她，沒錯。」

醉丐道：「這就奇怪了，那孩子不笨，怎麼會做出這種糊塗事？」

鐵傘道人道：「可不是，我看這裏面一定有什麼緣故。」

狗肉和尚道：「什麼緣故？你倒說說看。」

鐵傘道人道：「我總覺得，紅玉決不是心甘情願要嫁給羅天保，她一定有難言的隱衷！」

大刀韓通道：「她有隱衷，幹嘛不肯告訴咱們？這話不是白說麼？」

鐵傘道人道：「既屬隱衷，當然不便明言，尤其當着羅家堡門下，她必然有所顧慮，剛才咱們應該帶她離開這裏，到無人之處，再慢慢問她……」

韓通道：「這更是廢話，她連話都不肯跟咱們多說，還肯跟咱們走？」

醉丐道：「好了，事到如今，爭論無益，咱們是應該商議商議，現在怎辦？」

韓通道：「還商議啥？她自己心甘情願，就讓她嫁了吧，反正咱們心意已經盡了。」

醉丐道：「不！咱們不能就此罷手，無論如何，咱們決不能眼睜睜看她嫁給羅天保。」

鐵傘道人接口道：「不錯，咱們若撒手不管，有何臉面去見九泉下的徐大哥，至少，咱們也得再當面問問紅玉，一定要她對咱們說個明白。」

韓通道：「怎麼個問法？難道咱們再厚着臉皮趕去羅家堡討喜酒喝？」

鐵傘道人道：「去就去，這有什麼不行？」

醉丐回顧彭朋道：「老三，你的意思如何？」

醜書生抖開摺扇，用力搧了兩下，正色說道：「論交情，咱們決沒有中途撤手的道理，不過，有兩件事，咱們不得不承認。」

醉丐道：「那兩件？」

醜書生道：「其一，咱們師出無名，可能豬八戒照鏡子——兩面不是人。其二，羅天保武功，在你我之上，咱們不去則已，若要去，就必須破釜沉舟，準備拾命一拚，咱們可以掀翻他的喜堂，教姓羅的成不了親，但自己也別想活着走出羅家堡了。」

四個人聽了這些話臉色都陰沉下來。

這是事實，毋庸諱言，他們若非顧忌羅天保的武功，早已打上羅家堡去，用不着在飛狐口外攔截花轎了。

長城五友並不是貪生怕死，但有了剛才一番教訓，心裏難免有些寒。

半晌，醉丐才輕咳了一聲，徐徐道：「這樣吧！人與人之間，相識有先後，交情有深淺，愚兄曾受徐大哥活命之恩，羅家堡我是非去不可，諸位賢弟，或有家累，或有私務，是否願意同去，悉由己意，願去的，愚兄先致感激，不願去的，愚兄也絕對諒解，並不責怪……」

話還沒說完，其餘四人已異口同聲道：「大哥，說這話太生份了，長城焦孟不離，生死相共，大哥去咱們當然去……」

醉丐搖手道：「不是我生份，也不是我看薄了長城五友的情誼，可是，我不能為了一己恩怨，要兄弟們都賠上性命。」

狗肉和尚道：「性命多少錢一斤？我和尚四大皆空，早把命賣給狗肉店了。」

鐵傘道人說道：「大哥的恩人，就是咱們的恩人，既然義結金蘭，還分什麼彼此。」

醉丐道：「你們兩位是出家人無牽無掛，倒也去得，彭老三和韓老么，都有妻兒，大可不必去……」

醜書生笑道：「大哥別替我担心，我已有兒有女，對得起祖先，拙荊正嫌我太醜，我若死在羅家堡，她絕不會傷心。」

大刀韓通却鐵青着臉，一語不發。

鐵傘道人平時跟他鬥嘴鬥慣了，低問道：「老么，你怎麼樣？」

韓通道：「我不跟你們一起去……」

大家剛感覺有些意外，韓通已從地上拾起大砍刀，眼淚撲簌簌滾落下來，顫聲道：「你們先走吧，大哥怕我有家累，我這就趕回家去，先把老婆孩子全都殺了，再去羅家堡找你們！」

說走就走，提着砍山刀飛步向山下奔去。

醜書生急道：「快攔住他——」

沒等他吩咐，狗肉和尚和鐵傘道人早已飛身掠出，直追了下去。

醉丐仰面長吁道：「得友如此，夫復何求？」

無限感慨中，兩顆淚珠，從他含笑的臉頰上滾落下來……

× × ×

羅家堡堡門上的鞭炮點燃了。

震耳的鞭炮聲，使大廳中的賀客們擁出門外，千百條頸伸得筆直，千百雙眼睛瞪得滾圓，都向着烟硝瀰漫的堡門張望。

不知是誰輕噗了一口氣道，道：「總算沒事，花轎到啦！」

這句話，正說在千百賀客的心坎上，大家不約而同都暗暗鬆了一口氣。

其中少數人，是在替新郞倌慶幸，但絕大多數人，却是替自己高慶。

他們從接到羅家堡的喜帖開始，就壓根兒不相信武林第一美人會眞的下嫁給羅天保，然而，懾於羅家堡威名，又不能不備禮前來道賀。

老實說，為了那份厚禮，眞不知費了多少張羅，好不容易禮到人到，總巴望狠狠吃他一頓，撈回點兒成本，偏偏在這個節骨上，忽然傳來花轎中途出事的消息。

如果花轎眞有意外，別說送的禮收不回來，酒席撈不到吃，心裏的疑團也永遠沒有機會打破，豈不成了「駝子摔觔斗」——兩頭不着實。

這下好了，花轎平安無事，既能見到新娘子，酒席也有得吃，禮物總算沒有白送，大家都不由笑逐顏開。

看上去，羅家堡賀客如雲，人人帶笑，全堡上下一片喜氣……

馬蹄聲漸近，當先飛騎入堡的，却是一身吉服的新郞倌。

羅天保今年總有六十靠邊了吧，居然老來享艷福，彩衣扮新郞，他身裁本來不高，為了要顯得魁偉些，特製了一雙厚底高靴，花白的頭髮也仔細染過，但眼，額際的皺紋總沒有辦法拉平，只得塗上厚厚一層粉。

無奈他天生皮膚黝黑，臉上雖然塗白

了，頸脖子和手背却無法全用白粉遮蓋，以致黑的太黑，白的太白，那扮像，就跟戲台上的曹操一個模樣。

不僅扮像，連神情也很相似。

當羅天保在大廳門前下了馬，陰鷙的目光一掃，滿堂喧嘩突然間靜了下來。

人們從他那刀一般的眼神中，領畧不到絲毫的喜氣，若有，也只是寒森森的殺機。

賀客們的笑容僵住，羅天保却笑了。

那是一抹倨傲，冷漠的笑，笑得令人從毛孔向外直冒寒氣，接着，羅天保又舉了舉左手，向喜堂裏執事的人，吩咐道：

「開始行禮吧！」

讚禮的人，連忙扯開嗓門叫：「吉辰到——」

鞭炮再响，樂聲隨起，十八名藍衣鐵衞擁着花轎來到正廳前。

於是，喜娘上前掀起轎簾，攙出了新娘子。

賀客們又擠動了，爲了好奇，許多人都想爭覩新娘子的絕世容貌，也想證實自己內心的懷疑——天下第一美人，怎會嫁給一個糟老頭子？

當然，他們無法看見新娘子的容貌，也暫時無法證實內心的疑團，因爲新娘子低着頭，臉上又覆着蓋頭，加上兩旁藍衣鐵衞隨行，連想靠近一點也辦不到。

不是辦不到，而是不敢。

一個小孩擠得畧近，被藍衣鐵衞推了個四脚朝天，嚇得哭起來，旁邊的人立刻捂住他的咀巴，把他拖了出去。

鼓樂聲中，新娘子輕移蓮步，循着紅氈，走到喜案前，羅天保早已在那兒等着了。

他木然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誰也看不出他心裏是高興？還是在生氣？

媒婆將結喜球的紅綢帶遞到他的手中，讚禮的人正要宣佈正式行禮，宮天林突然氣喘喘奔進喜堂，湊在羅天保耳邊低聲道：「堡主，且慢一會行禮，長城五友又來了！」

羅天保微微震動了一下，沉聲道：「哦？人在什麼地方？」

「剛進堡門。」

「爲什麼不攔阻？」

「回堡主，他們自稱是來喝喜酒的，而且，還帶了禮物。」

羅天保嘴角閃現一抹獰笑，道：「那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好好接待他們就是了。」

「可是，堡主……他們帶來的禮物見不得人……」

「噢！」

羅天保嘴角的笑意突然隱去，順手將紅綢帶子又塞還給媒婆，冷哼道：「先讓新人休息，我去會會他們。」

宮天林急忙向賀客們拱手道：「諸位請讓一讓，堡中來了幾位不速之客，稍等再行禮，各位親友多包涵。」

客人們似乎也早料到今天這場喜事不會太順利，紛紛議論着退向內邊，幾個女眷帮着媒婆，攙扶新娘子匆匆進入側室。

十八名藍衣鐵衞緊隨在新娘子身後按刀列隊守護着房門。

羅天保和宮天林剛出大廳，迎面就撞見了醉丐周飛。

老叫化手裏高擎打狗棒，棒端頂着一個巨大的銅鉢，一搖三幌的朝喜堂走來，邊走邊唱着「數來寶」：

「呃！說恭喜道恭喜，一步來到喜堂裏，堂前高掛雙喜字，誰家在娶新娘子。

「呃！雙喜字金煌煌，看得化子眼發花，分明是隻癩蝦蟆，偏偏想娶彩鳳凰。

「呃！奇怪，奇怪，眞奇怪，六十老頭披喜帶，半截入了土還把風流賣……」

蓬！一聲响，銅鉢落地，鉢裏裝着滿鉢金，銀，紙錢……全是死人用的冥幣。

狗肉和尚和鐵傘道人，跟在醉丐身後，一個擎着「招魂幡」，一個捧着「哭喪棒」。

再後面，是醜書生和大刀韓通，兩人合抬着一口棺木。

棺蓋上貼了張白紙條，寫着：

「羅大堡主天保笑納」。

下欵是：

「長城五友敬賀」。

× ×

羅天保臉色鐵青，緊閉着咀，一言不發。也不知道是在儘力忍耐，還是氣極說不出話來。

醉丐先開了口，笑嘻嘻道：「羅堡主，欣聞今日『老』登科，特來賀喜。」

羅天保沒回答，只從鼻孔裏重重嗤了一聲：「哼！」

鐵傘道人立刻接口道：「今天是堡主大喜的日子，何苦把臉拉得跟馬臉似的，人家笑我是牛鼻子老道，咱倆湊在一塊兒，豈不成了牛頭馬面？」

狗肉和尚打個問訊，道：「阿彌陀佛，羅施主千萬別悶在肚裏生氣，氣死鬼陰間是不收容的，那時，羅施主就只好作孤魂野鬼了。」

醜書生和大刀韓通高聲嚷道：「咱們來者是客，你這樣板着臉不理不睬，莫非嫌咱們的禮物太輕了？你若担心羅家的人多，一口棺材躺不下，咱們還可以多送些來。」

廳裏的賀客們都被這出奇的場面驚呆了，有人想笑，又不敢笑，有人想溜，又不敢溜。

反正大家心裏明白，長城五友既然找上門來，勢必難免一場血戰，今天的喜酒鐵定是喝不成了。

然而，羅天保却仍然當門而立，一句話也沒說。

從他的神色看，分明已滿腹怒火，但一直在極力忍耐，不肯發作，想必他也正是顧慮大喜之日，不願血洒庭院，讓喜事變成了喪事。

羅家堡門下圍在四週，蓄勢以待，但未得令諭，誰也不敢擅自出手。

長城五友顯已將生死置諸度外，醉丐周飛又笑道：「羅堡主，賀客上門了，你究竟收不收咱們的禮，總得有句交待？」

羅天保深吸一口氣，又緩緩吐出，把頭點了點，道：「好！羅某人收了。」

長城五友眞沒料到他會忍下這口氣，都不由一怔。

醉丐道：「既然收了禮，總該請咱們喝杯喜酒吧？」

羅天保又點點頭道：「這是當然。」

醉丐道：「難道就教客人站在這兒喝酒？」

羅天保向宮天林飛過一瞥眼色，一側身，道：「請！」

醉丐回頭笑道：「咱們這趟算是沒有白來，兄弟們，等會兒多喝幾杯酒，多撈點本回來，走吧！」

狗肉和尚展動招魂幡鐵傘道人提着哭喪棒，醜書生，大刀韓通抬起棺材，邁步向喜堂走。

宮天林突然拱手道：「諸位，光棍打九九，不打十足，咱們堡主已經如此容忍，諸位這些東西就……」

醉丐道：「東西就怎麼樣？這是賀禮，咱們當然得隨身携帶。」

宮天林道：「既是賀禮，兄弟忝爲本堡總管，諸位就請交給兄弟收下如何？」

醉丐想了想道：「你能作主收禮？」

宮天林笑道：「身爲總管，自然作得主。」

醉丐道：「等會這些禮物要派用場時，你能負責送進來？」

宮天林道：「絕對負責送到。」

醉丐道：「好！接着。」打狗棒一挑，那銅鉢「呼」的一聲離地飛起，直向宮天林迎面撞去。

他一出手後面四人也同時發動，招魂幡，哭喪棒，外帶一口大棺材，全都脫手擲向宮天林。

這些東西，長短輕重各不相同，本來已很難接住，長城五友更暗中貫注了內家眞力，件件挾着破空勁風，別說宮天林只有兩隻手，就算他有八條胳膊，也無法同時接住這許多來勢奇快無比的東西。

忽聽一聲低喝：「天林閃開！」

羅天保脚下一跨步，擋在宮天林身前，左手疾抬，凌空托住了銅鉢，右手一抄，招魂幡和哭喪棒已入掌中。

最後那口又沉又大的棺材，宛如泰山壓頂般飛撞過來……

羅天保吐氣開聲，揮起哭喪棒，猛向棺材上打去。

「蓬」然一聲，那棺材被哭喪棒擊得在半空中一頓，滴溜溜急轉不止。

羅天保將招魂幡輕輕一挑，頂住了棺材底，就像醉丐用打狗棒頂銅鉢一樣，任那棺材在幡頂旋轉，却再也落不下來。

長城五友不由自主，都流露出驚駭之色。

醉丐脫口道：「不愧是太行羅家堡主，果然好功夫！」

「不敢！」

羅天保將招魂幡和銅鉢，哭喪棒全都交給了宮天林，冷笑道：「好好替客人收着，總有一天，客人可能眞用得着這些東西。」

宮天林滿面羞愧，欠身退去。

羅天保擺手肅客，道：「諸位，請入廳觀禮吧！」

醉丐道：「怎麼？新人還沒有拜過天地？」

羅天保道：「正要行禮，有貴客臨門，不得不稍緩。」

醉丐哈哈笑道：「好極了，咱們倒來得正是時候。」

長城五友進了喜堂，其他賀客們都遠遠的避開，生怕等一會動起手來，沾上血腥。

羅天保好像胸有成竹，似乎並未把長城五友放在心上，立刻吩咐攙扶新娘子出廳，準備行禮。

同時向賀客拱手說道：「今天是羅某人的喜日吉期，諸位枉駕來堡，無論有沒有交往，都是我羅家堡的貴賓，在下對諸位敬重感激，也希望諸位對在下的招待不週，多加原諒，彼此既屬賓主，少時行禮之際，還祈不吝矜全維持，所謂君子自重，然後人重之，羅某深願做個好主人，但願也能愉快接待諸位這種好客人。」說完，深深作了個羅圈揖，便命奏樂。

人人都聽出，剛才那番話是說給長城五友聽的，做主人的，能忍受屈辱，如此寬容，也實在難得了，長城五友若一味糾纏，勢將惹起衆怒。

賀客中已經有人對長城五友不滿，都在竊竊私議，咸認長城五友的挑釁，的確太過份了。

醉丐周飛等五個人，自然也看得出這種不利的趨勢。

鐵傘道人低聲對醉丐道：「姓羅的不僅武功高，這一手更高明，大哥，咱們不能蠻幹到底，得想個對策才行。」

醉丐搖搖頭，沒有開口，顯然內心也深感憂慮，却又想不出善法應付。

大刀韓通道：「咱們既是存心拚命來的，還管它這些，反正咱們就是不讓他成親，他要成親，咱們就動手。」

鐵傘道人道：「話是不錯，但動手也得有動手的藉口，何況，咱們並沒有把握勝得了羅天保。」

韓通道：「動手還要什麼藉口？拔出傢伙幹就行，卽使勝不了他，至少先將他這鳥堂搗個稀爛，教他成不了親。」

狗肉和尚道：「這不是辦法，搗毀喜堂，他可以另換地方，今天不能成親，明天也行，依我看必須用非常手段才成。」

鐵傘道人忙問：「什麼非常手段？」

狗肉和尚壓低聲音說道：「牛鼻子，還記得咱們上次對付五毒天君那一場惡戰麼？」

鐵傘道人連連點頭，說道：「記得！記得！」

狗肉和尚道：「這件事先別讓大哥知道，我這兒還藏着兩枚中人無救的五毒轟天雷，等會他們行禮的時候，索性給他來個鍋貢……」

「不行！」

一隻冰冷的手橫伸過來，却是醉丐周飛，向和尚勾勾手指道：「東西給我。」

狗肉和尚尷尬地笑道：「大哥，我只是說說罷了……」

「拿來！」

醉丐臉上就像抹了一層寒霜，絲毫沒有商量餘地。

狗肉和尚無奈，只得從懷裏掏出一個用厚棉封裹的木盒子，萬分不情願地遞了過去。

醉丐收好木盒，正色說道：「咱們是爲了紅玉而來，決不能使她受到任何傷害，這東西太歹毒了，一經施放，廳內大半的人，都難逃得活命，萬一傷着紅玉，怎麼辦？」

鐵傘道人道：「可是，咱們總不能眼睜睜看着紅玉跟姓羅的成親呀？」

醉丐點點頭，一字字道：「不錯，我一定要阻止這件事，那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他用手輕輕按了按懷中木盒，突然浮現出一抹陰森凄楚的笑容又道：「你們記住了，未得我允許之前，誰也不准擅自出手，否則，你們就算沒當我是個大哥。」

韓通道：「如他們開始行禮了呢？」

醉丐道：「也一樣。反正我沒有動手，你們都別妄動，一切我自有安排。」

韓通不解的聳聳肩，大夥兒都默然垂首。

只有醜書生似乎猜到醉丐的「安排」是什麼，但他沒有說破，僅用關切的目光，默默注視着他……

× ×

鼓樂已起。

新娘子在喜娘的攙扶下，重又回到大廳。

十八名藍衣鐵衛緊隨身後，在大廳肅立列成兩行，將新人和賓客們分隔開——這情形，使紅燭高照的喜堂，充滿了森森殺氣。

羅天保已經站近新娘子旁邊，面含微笑，等候着行禮了。

廳外鞭炮齊鳴，讚禮的人扯開嗓門道：「一對新人行大禮，滿堂貴客致頌辭，願新人百年好合，宜室宜家，福祿永壽，子孫綿延……」

廳內人聲很雜亂，讚禮的喊得聲嘶力竭，卻沒有幾人去聽他嘀咕些什麼。

長城五友就在喜案左側，距離新郎和新娘不足一丈遠。

鐵傘道人和大刀韓通分立在醉丐左右，四隻眼睛眨不眨的望着醉丐周飛。

他們胸中已萬分激動，只等醉丐下令，便會出手。

可是，醉丐木然而立，毫無舉動。

閃爍的燭光，使他臉上籠罩着一層浮動的紅暈，他閉着嘴唇，緊捏着拳頭，喉中在喘息，面肉在抽動，滿口牙齒咬得格格發響。

顯然，他內心也正激動，卻盡力在抑制，在忍耐……

讚禮的唸完頌辭，就要正式交拜了。

「一拜天地！」

新郎和新娘面向廳外雙雙拜了下去。

大刀韓通緊握着刀柄，目注羅天保因跪拜而露出的後頸窩，沙嗄着聲說道：「大哥——」

他有這份自信，只要醉丐點點頭，一刀下去，準將羅天保那七斤半的腦袋瓜兒切下來。

但醉丐周飛卻緩緩搖頭，制止弟兄們出手。

儘管熱淚盈眶，心血沸騰，理智卻告訴他，決不能輕舉妄動，決不能意氣用事，時機未到，只有忍！忍！忍……

婚禮繼續進行。

「二拜祖先！」

新郎和新娘又轉身面對喜案。

這第二拜，本來應拜高堂父母的，可是，羅天保自己都是快六十歲的人了，哪兒還有父母在世，只好拜一拜祖先神位牌，聊盡一點「孝思」。

神位牌就供在喜案正中，黑漆木牌，髹着金字：

「羅氏歷代宗祖之神位」。

讚禮的喊：「一叩首。」

新娘和新娘剛跪下，還沒叩下頭去，忽然聽見喜案上「叭」地一聲輕響。

這一聲很輕微，鬧哄哄的喜堂內，誰也沒留意。

但卻沒有瞞過新郎倌的耳朵。

羅天保霍地抬頭，目光飛快掠過，臉色頓變。

原來黑漆髹金字的神位牌上，多了一層黃澄澄的東西，還在冒着熱氣。

那可不是剛出溶爐的黃金，而是剛疴出不久的糞便，否則，決不會熱騰騰的那樣「新鮮」！

熱糞澆神位，這是奇恥大辱。

羅天保眼中怒火閃射，卻又強忍了下去，因爲他發現賓客中並沒有人注意到這件事，此時宣揚，無異自暴其醜，倒不如等行禮完畢後再查……

於是，長長的吸一口氣，低頭拜了下去。

「再叩首——」

「叭」！又是一聲輕響。

這一次，響聲不在神位牌，卻來自那讚禮的人口中。

那人是羅家堡管賬的師爺，文筆不錯，卻不會武，當他第二聲叩首還沒閤嘴，突覺一團熱熱鹹鹹的東西，猛可地塞進嘴裏。

他雖然不是在笑，倒眞的「閤不攏嘴」來了。

師爺急了，連忙用手挖，向外吐，這才發覺那不是什麼好吃的東西，登時驚呼失聲，大嘔而特嘔……

滿堂賓客全看見了，不約而同，都向長城五友這邊望過來。

人同此心，大家首先就想到事情一定是長城五友幹的，可是，五友靜靜的站在哪兒，根本動也沒有動。

大家這才知道事不單純，紛紛驚惶四顧，爭相議論揣測。

讚禮人不能再讚禮，婚禮只得停頓。

羅天保鐵青着臉站起身來，朝外一抱拳，道：「是那一位高人，跟羅某有什麼遠仇近恨，何不現身出來？」

連問了兩遍，毫無回應。

羅天保日光一抬，冷哼道：「藏頭露尾，算什麼英雄！」

聲落，雙臂微振，人已破空飛起，向廳門外的橫匾上撲去。

他這邊剛離地面，廳外橫匾上也同時飛起一條黑影迎着羅天保直撞了過來。

兩下裏都其快無比，霎眼間，已在空中迎面相遇。

羅天保大喝一聲，揮拳擊出。

「蓬」地擊個正着，黑影立成粉碎，萬不料竟是一隻便桶。

這一來，地上的賀客們卻遭殃了，全被滴滴答答淋了滿身糞便尿水，喜堂中臭氣四溢，人們驚呼嘩叫，四處擠閃，就跟毛坑中的蛆虫差不多。

羅天保雖未被糞便沾上，肚子險些氣炸了，凌空一個觔斗，人已竄出門外。

那躲在横匾後的人沒等他再出手，突然拋出一條宛如蛛絲般的細物，輕輕一甩，搭住了廳內屋樑，竟沿着細絲盪進大廳，飄落在喜堂桌上。

人影現處，卻是個眉鬢皆白的瘦小老頭。

許多賀客忍不住驚呼失色：「蜘蛛翁，是他？」

× ×

不錯，這小老頭無論身裁，外貌，使用的用具……都像極了一隻蜘蛛，但卻是江湖中最難惹的一隻老蜘蛛。

黑道中人，提到「蜘蛛翁」三字，莫不心驚胆落。

這小老頭實際有多大年紀？無人知道，叫什麼名字？也無人知道。

大家只知道兩件事：其一，蜘蛛翁早在五十年前卽已出道，那時，他就被稱爲蜘蛛翁，也像現在一樣，眉鬢皆白。

其二，蜘蛛翁本來出身黑道，是綠林中首屈一指的飛賊，十餘年前，不知爲什麼緣故，突然一反常徑，變成專跟黑道中人作對，幾個有頭有臉的綠林巨擘，都被他先後送進了大牢，不久，蜘蛛翁便悄然退隱，沒有再在江湖中出現過。

想不到今天蜘蛛翁又出現在羅家堡喜堂，而且好像是存心來跟羅天保作對的。

這可驚壞了滿廳賀客，氣壞了羅天保，卻樂壞了長城五友。

× ×

十八名藍衣鐵衛長刀出鞘，一擁而上，圍住了喜桌，卻因震於「蜘蛛翁」的名聲，沒敢輕易出手。

長城五友也沒有輕舉妄動，只是已展露出笑容，難掩內心的興奮。

蜘蛛翁身裁瘦小，看來就像一個才七八歲的孩子，站在桌上，比喜燭高不多少，卻好整以暇負手而立，似乎根本沒把羅家堡的藍衣鐵衛放在眼中。

羅天保從門外大步走了回來，先向十八鐵衛揮手喝道：「退下去，好好護衛着新人，這兒沒有你們的事。」

蜘蛛翁笑了笑，道：「不錯，你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趕快準備車子，再把新娘子送回燕京去，這兒還輪不到你們來張牙舞爪。」

他話是對十八鐵衛說的，日光卻有意無意掃向長城五友，彷彿在暗示他們照顧徐紅玉，不必插手他跟羅天保之間的事。

長城五友自然領會到他的言外之意，卻苦於無法照他的暗示行事，因爲長城五友困惱的不僅是羅天保，而是徐紅玉本人不肯合作。可不是，婚禮停頓，喜堂生變，徐紅玉仍然固執地站在原地，連廻避的意思全沒有。

羅天保對這位名震江湖的蜘蛛翁，不能不存三分顧忌，拱手道：「老前輩，在下羅天保自問與老前輩素無仇怨，今日羅某喜期，老前輩因何如此凌辱？」

蜘蛛翁翻翻眼珠子，道：「你是問我老人家來幹什麼？對嗎？」

羅天保道：「正是。」

蜘蛛翁忽然露齒一笑，道：「好，我就告訴你吧，今天我老人家到這兒來，共有三點理由。」

羅天保道：「請教。」

蜘蛛翁道：「第一，我高興來，第二，腳在我身上，第三，我愛來就來，誰也管不着。」

羅天保一怔，道：「老前輩這話是什麼意思？」

蜘蛛翁道：「什麼意思你不知道麼？那我老人家再對你作三點說明：第一你不該娶老婆，第二你不該現在娶老婆，第三你不該娶燕京徐家的女兒做老婆，你懂了吧？」

羅天保好像有些懂，又不完全懂，說道：「在下與燕京徐家聯姻，跟老前輩何干？」

蜘蛛翁笑道：「這句話就問對了，你何不再想想看，若跟我老人家無關，我會來嗎？我和你非親非故，既不是來賀喜，又不是來討酒喝，你說我老人家是來幹什麼？」

這一說，羅天保算是完全懂了，登時沉下臉來：「敢情你是特來搗亂的？」

蜘蛛翁道：「不是搗亂，只能說是捉虫。」

「捉虫？捉什麼虫？」

「捉蛤蟆，省得牠妄想吃天鵝肉。」

「哼！」羅天保泛起了怒容，恨聲道：「就算羅某人是癩蛤蟆，這事跟老前輩何關？蛤蟆雖醜，至少總比那蜘蛛飛賊正派得多。」

蜘蛛翁一點也不生氣，笑笑道：「罵得好！罵得好！我老人家活了這把年紀，倒是第一次有人敢當面罵我蜘蛛飛賊，羅堡主，你不愧是隻有胆有識的癩蛤蟆。」

羅天保心一橫，反正豁出去了，厲聲道：「羅某人敬重你是武林前輩，羅家堡卻不是任人撒野的地方，念在今日吉期，我不願太爲已甚，你要走，現在還來得及，否則，就別想離開我羅家堡了。」

蜘蛛翁道：「多承你尊老重賢，給我老人家下台的機會，不過，我老人家既然來了，總不能就這樣空手出去，那太沒有面子了，你說對不對？」

羅天保道：「你想怎麼樣？」

蜘蛛翁道：「實不相瞞，我老人家想跟你討一件東西，只要你肯給了我老人，立刻就走。」

羅天保竟不願吉日良辰沾惹血腥，耐着性子問：「你想要什麼？」

「一件寶貝，不知你捨不捨得？」

「你說說看。」

「我老人家想要一塊玉。」

「哦？什麼玉？」

「一塊紅玉？」

「一塊紅玉，而且，是一塊姓徐的紅玉。」

「徐紅玉——」

羅天保怒火又昇起來，叱道：「說來說去，你還是存心來擾亂婚禮，跟羅某人作對，哼！我且問你，憑什麼資格過問我羅某人的婚事？」

蜘蛛翁道：「若是你羅天保的事，求我也懶得過問，可是，你不該娶徐家的女兒。」

羅天堡道：「我娶徐家的女兒，跟你有什麼相干？」

蜘蛛翁道：「只有一點小小的干係，因爲燕京徐家是我老人家的朋友。」

「哦？」羅天保冷笑道：「這倒沒聽說過，燕京徐家俠名滿天下，會跟閣下是朋友？」

蜘蛛翁臉上笑容盡斂，肅然道：「以我當年所作所為，實在不配跟燕京徐家為友，但十餘年前，承流雲劍客徐謙徐大俠不棄，跟老朽在廬山蓮花峯席地論劍，勝而不驕，並繼以奸邪之辯，三日三夜，使老朽幡然悔悟，從此棄邪歸正，苟活天地之間，因此，燕京徐家非僅是老朽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師……」

語氣突然一轉，接道：「姓羅的，你平生雖無大惡，卻絕非正人君子，你若娶嫦娥天仙為妻，那是你福份，我老人家決不過問，但你不配娶徐家的女兒，尤其不該在徐大俠身故不久，就強娶他的掌珠，羅天保啊羅天保，你若以為徐大俠亡故，就無人能出頭阻止這樁婚事，那就是你打錯主意了。」

長城五友聽了這一番話，不由大感振奮。

他們原以為蜘蛛翁的出現，又是跟羅天保私下有什麼過節，沒想到來意竟跟自己五人完全相同，有此老作奧援，事已大有可為，至少，羅天保今天再也休想順利成親了。

羅天保似乎也料到事情絕難善了，望望天色業已入夜，而廳中遍地污髒，也無法再繼續行禮，想了想，便大聲吩咐道：「天林，安排賓館招待親友暫歇，新人且送往別院休息，明日再定吉辰行禮，今天我得跟這位自稱徐家朋友的老前輩澈底解決一下。」

宮天林應了一聲，正想示意藍衣鐵衞護送新娘子離開，長城五友突然大步跨出，攔住了去路。

醉丐拱拱手，道：「宮兄只管先安置各位賓客，新娘子却不敢勞動了，咱們弟兄自會護送她返回燕京。」

宮天林冷笑道：「諸位，敝堡主寬宏大量，已經給足諸位面子，別以為有了帮手，就可以在羅家堡肆所欲為，區區一名過時的古董，並不在敝堡主眼中。」

醉丐道：「咱們兄弟既不領貴堡的情，也無意仰仗任何人，咱們踏進羅家堡，就沒打算活着出去，但只要咱們弟兄還有一口氣在，羅家堡就休想娶徐家女兒。」

羅天保仰面冷笑道：「這樣也好，天林，你先安頓賓客親友，十八鐵衞留下保護新人，羅某今天就跟諸位一併解決。」

一揮手，十八名藍衣鐵衞一齊緩退，橫刀排列在新娘子四週。

在場的賀客們都知道難免一戰，犯不着挾在中間吃眼前虧，紛紛避出廳外。

新娘子倒很沉得住氣，垂首而立，默不出聲，好像獨自在思索什麼心事。

頃刻間，賓客盡散，紅燭高燒的喜堂，轉瞬即將變成戰場。

羅天保雙手抱拳，道：「羅某身為主人，不敢失禮，更不願喜堂沾染血腥，謹再奉勸諸位一句話，此時罷手，諸位仍是羅家堡的貴賓，若果兵戎相見，那時後悔就來不及了。」

蜘蛛翁笑道：「事到如今，還說客氣話做什麼，聽說你的百摺如意軟刀是武林一寶，何不取出來咱們見識見識？」

羅天保道：「好！」

探手腰際，輕輕一按扣簧，抽出一條皮帶似的兵刃。

那東西長約四尺，寬僅二指，通體烏黑，滿佈節扣，乍看，好像是用許多薄鐵片串成的腰帶。

羅天保兩手一合，全帶摺叠宛如扇盒，厚不過一握，再輕輕一抖，嘩啦一聲，突然堅挺筆直，刄鋒分明，變成一柄狹長的薄刀。

蜘蛛翁脫口讚道：「果是柄好刀！」

羅天保既無傲色，也未謙謝，一翻腕，刀藏肘後，微微欠了身，道：「哪一位願先指教？」

他兵刄一入手，面色顯得一片平靜，好像跟先前完全換了一個人，足見其在刀法上的造詣，實已達心與神會，神與刀合的精純境界。

由此也可證明，羅天保絕不是等閒人物，羅家堡能在區區數年內崛起武林，更非倖致。

長城五友已經領教過他的武功，人人全神戒備，沒有答話。

五個人彷彿都已預感到，這一戰，無論勝負，都必然是一場艱苦之戰。

只蜘蛛翁好像沒當作一回事，笑笑道：「打旗的先上，笨鳥兒先飛，我老人家當仁不讓，先領教你那追魂七斬，究竟快到什麼程度？」

羅天保腳下斜退一步，道：「老前輩請！」

蜘蛛翁道：「我雖然老，你也不年輕了，咱們誰也別客套，說幹就幹！」

他眞說的老實話，第一個「幹」字才出口，人已從喜案上一躍而起，向羅天保撲去。

羅天保低喝一聲：「來得好！」身形斜跨，左腿弓，右腿箭，狹長薄刀已閃電般疾揮而出。

一個是赤手空拳飛身前撲，一個却是蓄勢以待，刀出如風，無論在兵刃和氣勢上，羅天保都穩操勝劵。

長城五友目覩險狀，都不禁替蜘蛛翁暗揑一把冷汗。

但，羅天保一刀揮出，却劈了個空。

原來蜘蛛翁在縱身躍起時，手中已同時飛出一條細絲，疾射向屋頂橫樑，整個人就像一隻懸空的蛛蜘，一沉一升，恰好避開了刀勢。

待羅天保刀招用老，却又突然向下一沉，雙足連環踢出。

羅天保一刀劈空，竟毫不遲疑，急忙仰身扭腰，一個怪蟒翻身，貼着地面滾出三四尺。

幸虧他閃得快，蜘蛛翁的左足尖，剛好從他胸前數寸處踢過，差一點就踢中他的「將台」穴。

長城五友始而驚，繼而喜，這時又廢然若失，暗叫「可惜！可惜！」

蜘蛛翁輕抖細絲，輕身落地，調侃道：「閣下的追魂七斬，什麼時候改成逃命翻滾了？」

羅天保既不羞惱，也不氣餒，只平靜地答道：「羅某人並沒有落敗。」

蜘蛛翁笑道：「那是我老人家落敗，咱們還要不要重新來過？」（下期續完）

俠情恩仇短篇

骨肉情仇

江上葉・文　盧令・圖



更番生死鬥　一場骨肉仇

八月十五，正是月圓佳節。

西方天畔的晚霞，逐漸由絢麗而歸於平淡，淡淡的一抹斜陽，也消失於蒼翠的羣山之後。

距開封府五里外的山坡上，有一座宏宅，這宏宅工程的確浩大，倚山而築，全宅廳房，紅柱碧瓦，而都寬敞高大，確是氣勢不凡。正廳之內，四壁均各雕有巨鷹一隻，廳之正中，一個五十開外，相貌威嚴的老者，正在閉目練功。忽然有一家僕送上一個紅包，老者伸手接過，一層一層把紅包拆開，拆至最後，老者陡然一驚，瞬間臉色大變，混身震抖，原來紅包包着的是一枝餵有劇毒的「紫金鏢」，鏢下並壓着一張字條，寫着：

「飲恨毒鏢，足有廿載，沒齒難忘，今夜三更，血濺李府！」

老者看罷字條，匆匆忙忙奔進後房，找到妻子魏氏和稚子劍龍，聚在房內，先將下人盡數逐出，然後關上門窗對妻子說：「二十年來一件心事，我終於要對你說了，昔年我隨軍西行，到了一個市鎮，做了一件禽獸不如的事，事後被人追擊，被我用紫金鏢擊斃，二十年後的今天，豈料仇人終於找上門來，你快帶劍龍躲進地下室，無論聽到什麼聲音，都不許出來，假如今晚我沒有喚你們出來，三月之後你們方可出來，馬上去武當找靜音道長，千萬切記。」囑咐完畢，也不許魏氏追問，就把他們母子帶到地下室，還備好糧食，待一切工作做妥之後，老者就把自己封存了多年的寒光劍拿出來，端坐廳中，靜候來敵。

到得三更時分，月華四射。忽然廳頂「嘵嚓」一聲，老者知道是那人來了，當下沉聲喝道：「既然來了，何不下來談談。」轉瞬之間，由屋頂上跳下一個身穿灰袈裟的僧人，站在天階裏，叫道：「季鷹，快出來受死，姦母殺父之仇，今晚要連本帶利清還！」

季鷹心裏一楞，這個番僧本領可不小，不但知道我搬到這裏，連我的姓名也查清楚。當下提劍穿門而出，見天階上那番僧年紀不過二十歲，生得眉清目秀，好一個英俊少年。心中不禁納悶，也喝道：「你是什麼人，胆敢在此撒野。」那番僧怒氣冲天，一面抽出佩劍，一面厲聲答道：「叫你死也死得明明白白，二十年前你污辱的那個女子，就是我的親娘，被你紫金鏢殺死的，正是我的父親，你還不快快的納命來。」語畢，揮劍直向季鷹的「大椎」和「神通」兩大穴刺到，季鷹見那番僧來勢兇猛，那敢怠慢，寒光劍立刻舞起一朶劍花，一招「橫空出世」將對方來勢一封，奮起精神，力鬥僧人，兩人打得天翻地覆，那僧人年靑力强，功力且與季鷹不相上下。五十招過後，季鷹大喝一聲，隨即一招「神龍擺尾」虛幌一招，那僧人橫劍一架，左肩全露，季鷹隨即一招「風捲殘雲」，把僧人的左肩劃下一道深深的血

痕，番僧見自己受創，隨即一招「春雲乍展」把季鷹迫退三步，翻身上瓦，季鷹大喝一聲，道：「小子那裏逃。」於是一縱身亦跟踪上瓦，誰知那僧人冷哼一聲，舉手一揚，數十點寒星向着季鷹的門面和腰間各要穴打到，認穴之準已達到高手境界，季鷹大吃一驚，踉蹌之間雙脚一蹬，平起升起六尺，忽覺得右脚跟的「微門穴」一麻，立知不妙，一擰身，退回地面，就聽得那僧人冷笑道：「報應！報應！也叫你嘗嘗梅花針的滋味，中了我的梅花針，十二個時辰內叫你毒發攻心而死，以償殺父姦母之仇。」

說罷，也不再理會季鷹，提劍向內搜查。季鷹强自把穴道封閉，慄聲說道：「你現在殺了我，仇已報了，還要入屋幹什麼？」

那僧人一回頭，目露兇光，獰笑着答道：「聽說你娶了一個絕色佳人，今晚我要當你面嘗嘗淫人生母的報應，嘿！還有你那寶貝兒子……」說着，揮劍把廳中那張枱子削成兩截。季鷹一聽他這話，不禁打了個寒噤，這時也不顧本身的傷勢，提起眞氣，趁那番僧再次轉身的時候，雙臂運功，凝聚全身功力，飛躍而上，一招「猛鷹撲兎」猛向那僧人的背心擊去，那僧人雖然在憤怒之下，究竟耳聰尚靈，陡覺一股勁風襲到，猛然斜出三步，隨即揮起寶劍向着季鷹左臂劈下，季鷹大驚，想不到僧人反應這麼快，欲收回已老的招式已然來不及，只聽得「卡察」一聲，硬生生一條左臂掉在地上，也在同時，季鷹的右臂已搭上那僧人的後肩，但因左臂被創，眞氣一散，勁道大失，因右手已搭上那僧人的後肩，這一失勁，立時下跌，同時把那僧人的袈裟撕破，前胸露出。

這數下動作在同一時間發生，待那僧人驚覺時，回顧一看，但見季鷹雙目睜圓，眼中血絲滿佈，咬牙忍受着毒針斷臂雙重痛苦，神情甚是恐怖。

突然，季鷹雙目睜大，伸出僅餘的右手，指着那僧人胸前的那個銀牌，激動地嘶聲說：「那是……誰……誰……誰給你的？」

那僧人本能地一按胸前的那個銀牌，倒退一步，道：「這個你管不着，這是我媽生前掛在我的胸上的。」

季鷹極力忍着身上的痛苦，兩眼含淚，沉聲道：「求你將那銀牌給我看看，就是你馬上殺了我也可以，我死了也瞑目的了。」

那僧人沉吟了半晌，終於把套在頸上的銀牌取下，遞給季鷹，季鷹用抖顫的右手接過銀牌，接着仔細看了二遍，然後，慢慢抬起了目光，在那僧人身上從頭到脚打量了一遍，於是便問道：「你叫什麼名字，是誰要你來報仇的？」

那僧人答道：「我叫哈迷，是我父親臨死時留下的遺言，要我們族中最佳武士，來中土殺了你報仇，却總是受我娘的反對，一直未能實行，直到我娘去世，才由我前來找你算賬，你這狗賊，害得我連父親都不能見一面，我就是把你碎屍萬段也不能洩我心中之恨。」

季鷹聽他說完，接着問道：「你娘臨終時可有什麼言語留下？」

那哈迷驀地一驚，喝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季鷹雙目一閉，淒聲說道：「你說，你娘臨終時可有什麼言語留下。」

哈迷停了一會，方才答道：「我娘臨終時說叫我別找你，同時，並要我把姓季的人看作自家人一般。」

季鷹至此，已是老淚縱橫，柔聲問道：「你今年多大。」

哈迷望了望季鷹，答道：「二十。」

季鷹長長嘆了一口氣，喘息半晌，方才接下去：「孩兒，你可知道我就是你的父親嗎？」

哈迷聞言大怒，一擺佩劍，就要動手，喝道：「放你的屁，你是我的殺父仇人，還敢滿口胡言。」

季鷹嘆道：「我豈是胡說，當我一看見這個銀牌，就知道你是我子，如你不是我的孩兒，你母親就不會阻止你來報仇，又怎會把我平常所掛的銀牌掛在你頸上，你可知道這銀牌乃我從前臨離開你母親時贈給她的，而且銀牌上並刻有一隻大鷹，你看看這鷹和廳中牆上的鷹一模一樣，這如何假得呢？」語畢，雙眼已充滿了淚水，良久良久，才嘆了一口氣，說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哈迷此時呆若木鷄，痴呆地立在當場。大約過了一盞茶工夫，突然號啕大哭，凄切悲慘。驀地從懷中掏出一個白玉小瓶向季鷹扔來，便轉過身子，如飛而走。季鷹一抓沒抓着他，哈迷身影已如一縷輕烟似的，飛快的消失在小徑之上。

季鷹惘然半晌，拿起身邊的白玉小瓶，原來此乃梅花針的解藥，當下將傷口療治停當。這才去地下室把魏氏劍龍母子放出，魏氏見季鷹左臂失落，哭不成聲，慌忙令家僕取金創藥，替季鷹把斷臂傷口封血。

經過一夜事端，此時東方已露出曙光，哈迷沿着下山小徑向下奔去。驀然間，只見山下突然竄起兩條暗淡的人影，步履矯健，疾如脫兎般一先一後循着山徑向上奔馳，哈迷立在山徑中，喝道：「來者何人？」

登山的兩人，來勢迅速，宛若幽靈，一前一後，恍眼間已經停身在哈迷數尺之前。只見兩人均已逾五旬，前面一人身長六尺左右，一副馬臉，酒糟鼻，青蛙嘴，雙目開闔之間，精光四射，一望去就知此人不是等閒之輩。後面一人，身高更在七尺以上，一張黝黑的長臉，兎耳猴腮，兩目閃閃發光，兩道濃眉分吊耳際，二人全是黑布大褂，腰繫蔴繩。忽然聽得一陣哈哈長笑，聲若洪鐘，震耳欲聾，懾人心魄，已知是中氣極是充沛，這時此人冷笑道：「小和尚，你又是何人？」

哈迷好像對此二人兇狠之狀，並不介意，答道：「我是季鷹的食客，未知兩位登山有何事兒？」

黑臉老頭仰面一陣哈哈大笑，也不打話，猛然以迅捷無倫的手法向哈迷劈出一掌，威猛無比，快如閃電，哈迷但見來勢兇猛，不敢怠慢，慌忙斜出三步，堪堪避過掌風，一招過後，三人已易地而處，那黑臉老頭和濃眉漢子各自冷哼一聲，頭也不回直奔季府。

轉瞬間，二人已到府前，那黑臉老頭喝道：「季鷹出來再見個眞章。」片刻只聽得對山傳來清澈的回音。

不多久，二人立身之前有人接話道：「在下在此。」

黑臉老頭一抬頭，但見季府門第下，赫然立着一個獨臂老者，手持長劍，凝望來者。

濃眉漢子一聲冷哼，說道：「季鷹，久違久違，十年前長白山斷指之恨，我劉風無刻敢忘，十載悶心，今日少不了要還劉某一個公道吧！」

黑臉老頭更打個哈哈，凝望季鷹的左袖，譏道：「想不到季鷹竟然變了個獨臂劍王。」

季鷹緩緩走下石階，微微一笑，道：「嵩山雙叟，眞乃信人，在下迎接來遲，請恕罪。」

濃眉漢子禮也不回，冷冷答道：「咱們那有工夫談廢話，咱們今日若是不見眞章，絕不罷手。」說着並回頭招呼那黑臉老頭：「老二，上啊！今日不把季鷹殺掉，也難洩我十年來斷指之恨。」

季鷹微微一笑，說道：「劉風還是十年前的豪氣依舊。其實，天下是沒有解不了的仇恨，十年前在下劍底留情，只不過削去閣下二截手指，如今我也斷了左臂，你何必要作趕盡殺絕之事呢？」

話未完畢，濃眉漢子一聲斷喝：「住口，你倒說得輕鬆。你斷臂只不過是你的寃孽，我劉某斷二指之恨，不報此仇，誓不爲人。」說時遲，那時快，嵩山雙叟未容季鷹多作預計，已是一聲齊喝，各自抽出長刀，兩股刀風分由左右直向季鷹撞到，季鷹無暇多慮，立即右臂一圈，舞起一道劍光，把雙叟的來勢卸去，剎那間，三人絕招層出，刀光劍影，打得塵土飛揚。十招過後，漸見强弱分明，嵩山雙叟退隱苦練，果然刀法大進，雖然季鷹乃當今有數高手，但斷臂之傷還不及二個時辰，元氣未復，那是雙叟的對手，且說場中，濃眉漢子見漸佔優勢，一聲怪笑，劍掌齊發，直向季鷹撲來，快得出奇，只見他右手舞刀一招「抝花朝地龍」，忽而上挑，忽而平砍，向季鷹左脇下「期門穴」擊到，左掌運勁向季鷹「璇璣」重穴進擊，季鷹欲退不及，只得橫滑步轉身，避過濃眉漢子所襲的「璇璣」重穴，然後勉力舞起寶劍硬接一刀，只聽得「鏘鏘」兩聲，震响整個山野，濃眉漢子後退四步，胸中一陣血氣翻滾，連忙運氣調傷，幸而所傷不重，季鷹却因倉惶接招，運氣不足，當堂被震得連退七步，一屁股坐在地上，「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顯然已受嚴重內傷，急忙盤膝坐在地上，運氣療傷。

黑臉老頭獰笑連聲，得勢不饒人，兩脚一頓，凌空拔起五尺多高，翻身錯腰，頭下脚上，向着坐地療傷的季鷹猛撲而下，季鷹突覺頂門受襲，欲翻掌接招，却是力不從心，在這電光火石之一剎那，忽然斜裏一條人影竄到，大喝一聲，長劍抖起一朶劍花，刺向黑臉老頭的「天靈蓋」，好一招「圍魏救趙」，黑臉老頭忽覺受襲，不得已先撤劍側身，斜落在地上站穩，待看清來人，原來正是先前的那個年輕僧人。

且說適才哈迷在小徑上和嵩山雙叟交過一招，見此兩人不懷好意，回念一想和季鷹的關係，也罷，好歹也要回頭看看，於是輕身追隨嵩山雙叟回到季府，遠遠站在松林邊看個究竟，直到季鷹不能自保，但覺心中一酸，便出手救回了季鷹一命。

黑臉老頭見哈迷橫裏殺出，心中大怒，不由分說，向哈迷連進數招，轉眼間兩人纏鬥在一起，鬥得天愁地慘。再說濃眉漢子和季鷹各自運功療治一炷香光景，濃眉漢子再度發招，一招「先聲奪人」，長刀刀身震出無數道綿力向季鷹襲去，季鷹剛好運氣一周，眞氣回歸「丹田」，身心爲之一暢，於是劍招一化，寶劍橫施，以「橫掃千軍」之式攻出，只見濃眉老頭身形一伏，展出「氣吞山河」一式向季鷹攻去，季鷹寶劍挑起，一輪霞光幻現在半空，攔住濃眉老叟，雙方鬥得難解難分。

再鬥了二個時辰，季鷹由於創傷纍纍，漸漸力不從心，處於下風，只見季鷹一招用老，濃眉老叟大喝一聲，身形直追而起，向季鷹追去。季鷹見濃眉老叟又迫過來，他咬了咬牙，自知這樣下去非死不可，他身形也撲起，手中寶劍飛出，直插濃眉老叟心房，只見濃眉老叟長刀一翻，以「化險爲夷」之招震飛季鷹飛來之寶劍，連消帶打，向季鷹眉心砍去，但見季鷹身形一擰，在半空中一變，右手雙指向濃眉老叟雙目點去，濃眉老叟長刀一起，「猛龍過江」直襲季鷹之小腹，季鷹竟然不理，雙指仍向濃眉老叟雙目點去。

濃眉老叟心中大驚，他想不到季鷹此時竟抱了必死之心，他急忙飛身跳開，季鷹易指爲掌，全身功力聚於一掌，向濃眉老叟擊去。濃眉老叟雖然變換身形，砰的一聲，他被季鷹一掌之力擊中左臂，全臂由紅變黑，成了一廢臂，而季鷹也被濃眉老叟一刀挑中，重重摔在地上，只見小腹以下，一片血肉糢糊，死狀甚慘。

哈迷和黑臉老頭鬥得正劇，忽聽得那邊刀劍無聲，連忙展出「雙鳳朝陽」連環劍法，把黑臉老頭迫退三步，一縱身，跳到季鷹身旁，只見季鷹一動不動，心中大慟，魏氏也立在季鷹身旁，悲慟不已。

正在此時，山脚突然一聲長嘯，剎時間一條灰色的人影已落在當場之中，來者紅顏鶴髮，一身灰衣，兩眼精光閃閃，年約六旬左右。

來人立身當場，兩道精光一掃四周，隨即向嵩山雙叟冷冷地道：「嵩山雙叟果然够狠够毒。」

黑臉老頭也不示弱，喝道：「你這武當靜音也不是什麼佛心慈面的東西，你今天如有意來淌這混水，嘿……」

武當靜音道長撇嘴一笑，道：「別人怕你們嵩山雙叟，但我靜音可沒有把你們倆放在眼裏，在下今日來遲一步，終身飲恨。今回要是不給點顏色你們看，你們眞道以爲武林中沒有半個能人了。」

黑臉老頭知道這武當高手功力深厚，一面說話一面早已把全身勁道聚在長刀上，準備一擊，聞言也不多說，長刀上舉，向靜音道長當頭砍下，靜音把手一揮，急步轉身，早已轉到黑臉老頭左側，駢指點向他的「丹田穴」。黑臉老頭旋身滑步，右刀原式不變，向靜音連頭帶肩橫砍，靜

音急忙身形後仰，脚跟用力，平地射出五六尺之遠，黑臉老頭得勢不讓人，身形一幌，欺身直進，靜音雙掌一振，一式「猛虎歸洞」先將來勢迫退，接着雙掌變抓，使出武當絕招「運手鷹抓」直抓黑臉老頭，將前後左右方圓數尺內俱罩在掌風之下。但見這黑臉老頭，竟然不懼，騰跳閃躲，刀劈拳打與靜音堪堪打個平手，刹時間靜音也難以取勝。

濃眉老叟左臂雖廢，但影响不大，經過眞氣運轉，已然恢復勁力。此時哈迷心中悲慟莫名，提劍一個起落就向濃眉老叟刺去，濃眉老叟一面應招，一面暗忖：「這個僧人和靜音聯手，我兄弟倆未必是敵手。」當下不由心中惡念頓起，連發怪招，向哈迷眉心小腹刺去，哈迷見來勢不妙，斜退五步。濃眉老叟見機不可失，一幌身逕自撲向魏氏，待魏氏驚覺欲避，那裏來得及，早已被濃眉老叟伸手點了她背後的「太乙穴」，並一抄手將魏氏夾在脇下，大聲向黑臉頭子叫道：「老二不要纏鬥了，快走。」人早已凌空飛起直向山下走去。

哈迷欲阻已然不及，委實是濃眉老叟的動作太快了，只得展開輕功，向濃眉老叟直追。

再說黑臉老頭與靜音苦鬥，忽聽得濃眉老叟招他逃走，一回頭，見濃眉老叟夾了那美麗婦人如飛而去，心中不由大喜。原來那黑臉老頭甚是好色，見濃眉老叟夾了這美麗的婦人，身雖仍和靜音道長相鬥，但是他那顆心已跟着濃眉老叟飛去了，要知高手較量，豈能分神，黑臉老頭一個分心，左肩上已結結實實中了靜音一掌，直打得身子搖晃，血氣翻湧，急忙旋身，急忙後退，靜音是何等人物，就在黑臉老頭欲退時，雙掌平推，一式「三手神猿」，一股勁風猛向黑臉老頭背後的「背髓穴」撞到，但見黑臉老頭欲退不及，只得猛一提氣，身子凌空飛起，雖是堪堪避過了致命的穴道，但是身子仍被那股迅猛的掌風掃中，像斷綫紙鳶，被打落在宅前的松林之中，身受重傷。

靜音道長雖然一招見功，把黑臉老頭震飛，但是經過這場搏鬥，額際亦已微微見汗，此時更見魏氏被擄，濃眉老叟逃遁，也顧不得陳屍地上的季鷹，如飛的向山下追去。

再說濃眉老叟擒得美貌的魏氏，如飛的奔下山，一口氣就奔離季宅五十餘里，眼前一片密林，濃眉老叟老是掛着老二未見跟來，同時也知道靜音非泛泛之輩，論功力，靜音要在黑臉老頭之上，當下更覺悶悶不樂。漸漸更覺遠處脚步甚急，知道那僧人已離不遠，當下只好奔入密林，找了一個隱蔽的山洞，將魏氏放下，自己則坐在洞口運氣調傷，不一會，只聽林外有衣袂之聲，似有人已追至密林，濃眉老叟急忙隱妥身形，側耳細聽，只聽得一個蒼勁的聲音說：「小法師，且慢入林，那濃眉老叟險詐之極，既帶了魏氏，又明知道他兄弟黑臉老頭被我擊傷，豈會遠走，現必然藏身在松林中，我們這一冒失進去，說不定會着了他的道兒。」

另一個少年的聲音答道：「靜音道長，濃眉老賊雖然險詐，我等小心就是了，好歹也要救回魏氏要緊。」

停了一停，那蒼勁聲音說道：「小法師且隨我來。」

就聽得草聲悉率，顯然是靜音和那僧人已經緩緩進林來了。濃眉老叟聞聲一愣，敢情是黑臉老頭已遭毒手了。目下自己又受傷，諒也敵不過靜音和那年輕僧人的了，倒不可輕易暴露身形所在。主意打定，悄悄縮身退回洞中，但見那魏氏已然甦醒，張口欲言，當下急忙把她的啞穴點了，然後凝神而聽，凝氣運功，以備萬一。

又過了一頓飯的工夫，外面靜悄悄的，並無半條人影，濃眉老叟按捺不住，又偷偷地爬出洞外，四面張望，那裏有半條人影。好容易又捱了二個時辰，日已中天，濃眉老叟輕輕的爬出洞外，前後左右視探一遍，並無什麼可疑之處，以爲靜音和那年輕人經已遠去，方才放心縱出樹林，正要起步奔回季宅打探黑臉老頭生死存亡，突然身後不遠處有人「哈」地一聲怪嘯，濃眉老叟大吃一驚，猛地一式「游龍探身」右手拍出一股勁風，向那發聲之地撞去，但只聽得枝斷葉飛，那裏有半條人影。濃眉老叟更驚，急忙展開身形，環林搜索一圈，但是並未發現有可疑之處，心下甚是悶納，正待出神，忽地一道勁風來自身後，濃眉老叟聞聲低頭，伸手一接，張手一看，原來手中握着一枝手指般粗的樹枝，雖然樹枝接到，但已震得五指酸痛。

濃眉老叟連番被戲，不由大怒，厲聲喝道：「那一位朋友？藏頭縮尼，算得是什麼英雄好漢。」

突然，就在濃眉老叟停聲之後，有一個冷冰冰的聲音沉聲道：「憑你這小子也能跟老夫做朋友嗎？」

濃眉老叟這一驚非同小可，憑自己五十載的內功火候，來人掩至身後，竟未發覺，這是何等神妙之事，亦可見來人輕功之高，於是猛然一個回身，運勁待敵，只見在一丈開外，站着一個矮矮胖胖的老頭，此老頭滿頭銀絲，一綹雪白的銀鬚直垂到胸前，只見那老頭子對濃眉老叟一齒牙，說道：「怎樣，不認得祖宗嗎？」

濃眉老叟見他未運氣發勁，但字字出聲均「嗡嗡」震耳，令人心氣盪搖。濃眉老叟驀地記起一個人，急忙退後，雙掌提勁，問道：「你莫非是東海矮仙嗎？」

那矮仙又一齒牙，點頭幌腦，冷笑道：「你這小子也有幾分見識。我且問你，你把那年輕婦人捉來作甚？你倒說給祖宗聽聽。」

濃眉老叟一聽這個果眞是東海矮仙，嚇得心驚胆裂。原來東海矮仙據傳年已在百歲之上，四十年前，他練成一套武林無上武功「太眞掌法」之後，在江湖行走，其怪僻性情心狠手辣，就在短短數年時光，毀在他雙掌之下的武林中人不下有百人以上。這矮仙每遇一件事，都不問是非曲直，但憑心中的喜惡，無論正邪兩道，凡是撞在他手裏的，不死也落個殘廢。早在三十年前，武林五大門派不値其所爲，五大掌門聯手合攻，但矮仙當年功力絕頂，正處全盛之年，竟有四派掌門被其「太眞掌法」所斃，他也受內傷而逃，不知所踪，武林中人均認定他坐化去了。濃眉老叟沒想到自己竟在此地碰到他，當下連忙陪

笑道：「原來是大仙駕到，小子不知，恕罪！恕罪！」

東海矮仙，臉一反，冷聲問道，「祖宗問你爲何把那婦人擒來，你爲什麼不說呢？」

濃眉老叟腦裏風車一轉，心想東海矮仙生性怪僻，隨時有被其所殺的危機，當下暗訂了一條脫身之計，卽對矮仙笑道：「大仙請息怒。」隨卽將眼向四週掃射一遍，故作神秘地說道：「這女子乃當今開封府高手季鷹的姘頭，據說季鷹得到一本武林無上心法，如今季鷹被殺，我想這本無上心法就只得這個女子得知所在，因此我將這女子擒來，却巧被武當靜音追擊至此，欲置我於死地。大仙來得正好，如此武林之寶，唯有賢者居之，我就將此女子交給大仙吧。但目下靜音和一個僧人正全力搜索這女子，大仙，你必須設法擊退此兩人才好。」

濃眉老叟這一番話是信口雌黃，主要的目的是促使矮仙和武當靜音及哈迷爲敵，讓他們之間鬥個你死我活，自己可逃之夭夭。豈料東海矮仙個性貪婪，如此高齡還欲收天下之頂尖兒武功於己一身，練個金剛不壞之軀，濃眉老叟這一番話正中矮仙心意。只見他身形一挪，隨伸右手未容濃眉老叟有閃躲之念，快似電光火石般捉住了其左手「期門」重穴，沉聲喝道：「你這話當眞？」濃眉老叟未防東海矮仙有此一着，就已被制，那裏還敢反抗，於是連聲應道：「怎麼不是眞的，怎麼不是眞的，晚輩怎敢欺騙大仙呢！」

東海矮仙連聲冷笑，但見他雙目神光閃動，滿臉得意之色，自言自語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當下又怪笑連聲，聲震長空，樹葉紛紛落下。隨卽向濃眉老叟一揮手，道：「快將那女子帶來給我。」濃眉老叟應聲轉身，覓路回山洞。豈料剛進洞口，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洞裏那兒還有魏氏踪影，只是空空盪盪，早已人跡渺渺矣。濃眉老叟正在不知如何是好，已聽得洞外東海矮仙急聲厲喝，道：「那女娃娃呢？」

濃眉老叟一吸氣，回身單掌護胸，躍出洞外，低聲道：「大仙，快追！人已被武當靜音救走了。」

東海矮仙聞言大驚，當下無暇細想，急忙一個轉身，兩袖左右雙拂，人早已凌空躍起七八丈，落身在高高的樹梢之上，放目四望，但見正西方隱然有三條人影，似脫韁之馬，向前奔走，東海矮仙也不向濃眉老叟招呼一聲，凌空虛渡，就在樹梢之上，如行平地一般大踏步向那三條人影趕去，濃眉老叟見矮仙刹時間已失去踪影，暗讚一聲「好快」。那敢怠慢，兄弟情深，隨卽一伏腰，再向季府奔去，看看黑臉老頭是生是死。

東海矮仙快若閃電，轉瞬之間，業已追到此三人，月光之下，却見三個青袍道士，並無女子在內。但東海矮仙已是急似瘋狗一般，大喝一聲：「三個雜毛，還不快給我站住！」那三個道士大吃一驚，齊齊停定身子，翻手由背上撤出佩劍，其中一人問道：「是什麼人，胆敢阻擾貧道等趕路。」東海矮仙哼聲問道：「你三個雜毛可是武當弟子！」另一個道士應道：「貧道等正是武當弟子，不知施主有何見教？」矮仙强忍心中怒氣，喝問道：「你們可見有二男一女路過？」第三個道士答道：「我等不察。」

東海矮仙聞言嘿嘿怪笑，髮鬚怒張，更不回話，欺身直上。那三個道士也不示弱，猱身躍前，三劍一左一中一右分別向東海矮仙「肩井」，「璇璣」和「大椎」三要穴刺到，驀地間但見青衫一閃，三人但覺眼前人影失去踪影。三個武當弟子正欲轉身，忽聞一聲慘叫，其中一人已着了道兒，被東海矮仙一掌拍中「天靈蓋」，腦漿迸流，死於非命，另二個武當弟子眼見同門慘死，急忙長劍一圈，正欲抽身退後，忽覺背後勁風撲到，只聽得連聲慘叫，兩名武當門下連人帶劍，竟被震飛出十丈開外，重重跌下，口噴鮮血而亡。東海矮仙舉手之間，連斃三名無辜武當弟子，可見其人心狠手辣，性情怪僻無以復加。

東海矮仙雖然連斃三人，但是胸中怒氣未消，回頭又未見濃眉老叟追來，更加怒不可止，連忙飛身施展輕功，返回林中山洞，那裏還有濃眉老叟的人影，氣得七孔生烟，雙掌齊飛，把周圍樹枝打得紛紛折倒，一轉念，連忙取道直奔季宅。

原來剛才魏氏被濃眉老叟點了大穴，放在山洞中，後濃眉老叟竄出洞外，未幾魏氏就覺得外面濃眉老叟喝罵之聲，漸漸遠離。正在納悶之間，忽覺人影一閃，一個黑影閃身進入洞內，迅速將其穴道解開，並挾着其身子急急忙忙竄出洞外，轉了三五個彎，走進一處隱蔽的岩石後，原來此人非別，正是那年輕僧人哈迷，隱身在岩石後的武當靜音道長見到哈迷將魏氏救回，心中一寬，示意兩人蹲下不要出聲，然後繼續竊聽外間動靜。原來適才東海矮仙和濃眉老叟的對話，靜音道長和哈迷聽得分明，靜音道長沒想到三十年前的武林邪人東海矮仙竟然還在世上，當下心想卽使和哈迷聯手也不會是敵手，何況還有濃眉老叟，便只得靜觀其變。

半晌，只聽得濃眉老叟叫道：「大仙，快追，人已被武當靜音救走了。」靜音道長由岩石裂縫張望出去，但見矮仙飛身上樹梢如飛向西走去，又見濃眉老叟向東奔出密林。當下三人才敢從岩石後慢慢走出來，魏氏長長吁了一口氣，才向武當靜音道長及哈迷檢袵施禮，謝過解救之恩。武當靜音道長嘆了一聲，道：「眞想不到季鷹竟不敵嵩山雙叟。」哈迷聽了，低頭不言。

片刻靜音道長望着哈迷，問道：「小法師，以前我們未嘗謀面，你是路見不平，還是季鷹什麼人呀？」哈迷一見這武當道長爲人慈祥，想起季鷹橫死，心中一酸，當下也把昨夜的事一五一十告知靜音道長，靜音聽了，大嘆：「罪過，罪過。」魏氏和哈迷兩人對望着，淚水汩汩而下。

過了好半晌，靜音道長打破沉默！嘆道：「往者已矣！此際還是回去收殮季鷹屍體後，再作道理。」哈迷激動地說：「我要手刃濃眉老叟這老頭，否則我似乎很不孝了。」說罷，三人向季宅直奔回去。

且說濃眉老叟擺脫東海矮仙，當下直奔至季府門前，但見季鷹仍橫屍當場，自知靜音和那僧人不久將回，當下不敢怠慢

，四周找尋黑臉老頭，當行至松林邊，果見老二橫躺在地，氣若游絲，便慌忙背起黑臉老頭，直奔下山，到得山下，濃眉老叟大吃一驚，但見那僧人攔住去路，靜音和那女子則立於樹蔭之下，濃眉老叟喝道：「小禿奴，我與你並無過節，爲什麼處處找我麻煩？」哈迷見這濃眉老叟出言侮辱，心中大怒，道：「你可知季鷹是我什麼人？」濃眉老叟打個哈哈，把黑臉老頭拋在草叢，笑道：「莫非你是他的兒子？」哈迷答道：「正是。」濃眉老叟更是大笑，譏道：「你這僧人，亂認人爲父，可笑，可笑！」哈迷更氣，怒道：「我要砍你這老賊，替我父報仇。」說完身形一起，抽出佩劍，一式「凰鳳展翅」向濃眉老叟劈去，濃眉老叟凝立不動，見僧人衝近，身形倏轉，反手抽出長刀向其頸間切去，僧人一擊不中，心中早有打算，他身形一轉，右劍虛晃一招，翻身伸出左才雙指，向濃眉老叟雙目點去，濃眉老叟竟不閃不避，反而迎了上去，單刀一起，橫掃僧人胸前。僧人忽覺胸前寒氣陣陣，只得撤招，將身形一升，濃眉老叟掃了個空，但見僧人雙足立下，向濃眉老叟胸踢去，濃眉老叟長吸一口眞氣，身形以「倒轉乾坤」之式飛起，在半空中飛繞一圈，長刀向僧人背後刺到，僧人見濃眉老叟動作神迅，心中吃了一驚，被迫落地，濃眉老叟此時也不欲直追，也翻身落地。二人這一交手眨眼間互換了三五招，僧人和濃眉老叟兩人互視片刻，濃眉老叟面上輕浮的一笑，向前進了一步，長刀翻起，又進襲僧人的胸前，僧人不欲硬接，斜身用劍鋒撥開刀勢；濃眉老叟以爲僧人不敢硬接，他身形直迫向前，向僧人迫去，僧人身形以「飛繞星羣」之式飛出，伸出長劍，直指濃眉老叟的脅下，濃眉老叟冷哼連聲，看準僧人劍勢，舞起長刀用了七分功力擊出，但見刀劍一交，火光四射，兩人各自倒退一步，刀劍均脫手而飛，濃眉老叟面色微變，要知如今濃眉老叟左臂已被季鷹所廢，長刀又脫手而飛，如比掌力，以單掌敵僧人雙掌，必敗無異，當即挪步欲接回長刀，但僧人得勢不饒人，跟着身形一矮，以「連環掌法」之式雙掌先後向濃眉老叟擊去，濃眉老叟怒哼一聲，自知不敵不敢硬接，連忙側身讓步。僧人既已佔了上風，不再客氣，追踪而上，運掌成劍，當頭削去，濃眉老叟怒吼一聲，翻身出掌，掌勢微交，濃眉老叟被震得連退了三步；僧人身形直迫而上，雙掌以「奔騰萬馬」之勢擊出，濃眉老叟又接了一掌，又是震退了五步，他祇感到胸中一陣陣血氣翻湧，不能自制；僧人再迫了上去，濃眉老叟大喝道：「慢！」僧人並不理會，一式「橫掃千軍」聚了八成功力，向濃眉老叟既快且猛撲到，驀然間聽到一聲大喝，隆然巨響，場中惡鬥二人已然硬接一掌，這聲大喝，正是出自僧人之口，一閃間人影倏分，濃眉老叟身形，「蹬蹬」往後倒退，直衝出五丈開外，頹然倒地，不能動彈，片刻一條黑色血柱從濃眉老叟口中噴出，奄奄一息。僧人也被震退了五六步，身形才始站定，然也手按胸腹，搖搖欲墜，魏氏見狀，急忙竄上，一把扶住哈迷，靜音道長身形竄起，落在嵩山雙叟倒地之草叢，察看兩人傷勢，已是萬不能活了，才回身幫忙哈迷坐下，運氣助其療傷。幸好哈迷功力濃厚，片刻臉色已然恢復紅潤，並無大碍。

忽然遠處傳來一陣笑聲，由遠而近，靜音道長一抬頭，見來人竟是今日在密林中見過的矮仙，心中不由自主有些畏懼，東海矮仙見到了靜音大笑了一陣，道：「你是不是武當靜音。」靜音道長答道：「是又怎樣？」東海矮仙又打個哈哈望着魏氏，道：「這個女子！嘿！」靜音道長想起濃眉老叟對矮仙信口雌黃的話，已明白矮仙的意思，當下答道：「大仙，濃眉老叟的說話乃屬謊言，你怎能信以爲眞。」矮仙哈哈大笑，道：「什麼？他的話是假的？啊！原來你想將這無上心法據爲已有，沒有這麼便宜。」當下不由分說，欺身過來，欲擒魏氏，哈迷見矮仙動手拿人，喝道：「矮仙，你別欺人太甚！」當下右手探囊，隨卽一揚，只見滿天梅花毒針向矮仙飛到，矮仙身形斜斜飛起，居然伸手把梅花毒針盡數打落，笑道：「你這小子的雕蟲小技何足懼哉！」哈迷大吃一驚，慌忙抽出佩劍，準備迎敵；靜音道長見今日之事，東海矮仙必不肯罷休，雖然自知不敵也要聯手鬥一鬥這個矮仙，雖然靜音道長和哈迷兩人已是當今兩大武林高手奈何矮仙年逾百歲，功力已到爐火純青，自然比這兩高手勝了一籌，既一交鋒，已見矮仙步步進迫，舞起「龍形神掌」，無比勁力向二人撞到，只聽得靜音道長大叫道：「哈迷切勿接招，咱們用游鬥方法消耗他的氣力。」哈迷會了意，馬上輕身巧跳，往回游竄，避過矮仙的掌風，並不時旁側抽空發招。矮仙見兩人與之巧鬥，連發十數招均打不到對手，心下越怒，但見矮仙平地竄起，快似風捲雲旋，連番向兩人施用「鐵鈎神爪」，但見指爪到處，抓石石碎，抓樹樹裂，其勢驚人之極，兩人越戰越是心寒，越戰下去，越是險象橫生。

忽然遠處傳來一聲長號，轉眼一個童顏金髮的女道立在當場，喝道：「矮仙老頭，咱們三十載一別，想不到你還在世上。」矮仙正在連連進招，忽聽得這個熟悉的聲音，當下暫且收招，打個哈哈，道：「原來峨嵋虛雲師太還在世上，閣下還想如何。」虛雲師太怒喝：「當年之恨，今日還欲見個眞章，你這武林敗類，人所要共誅之。」矮仙自負甚高，對虛雲師太並未放在眼內，須知三十年前，矮仙縱橫江湖，濫殺無辜，武林正道中人均欲誅之爲武林除害，奈何矮仙功力太高，竟無人能勝；當武林五大門派掌門，少林智行大師，武當惠清道長，峨嵋虛雲師太，崆峒月清眞人及崑崙派丁震龍在衡山相會，決定聯手欲誅矮仙，當年的惡風雲亦在月圓佳節掀起，是夕南嶽之巔，六大高手聚於峯頂，矮仙以一敵五，竟然還稍佔優勢，經過一日的惡鬥，五大掌門先後有四人被矮仙的「太眞掌法」擊斃，獲倖免者就只得功夫最高的虛雲師太，但也然被矮仙掌法所傷，不過虛雲師太的「綿陰掌」亦傷了矮仙，此役過後，武林漸復平靜，而四大門派的掌門亦紛紛由能者繼位，少林由玄法接任掌門，崆峒則由慧眞接掌，崑崙派則由番僧塔木圖繼位，要知哈迷自幼卽隨

塔木圖習藝，算起來和矮仙算得上有段樑子，至於武當則由靜音道長繼任掌門，靜音當年見恩師惠清道長慘死，曾立誓要替恩師報仇，奈何數十年功力並無突出之處，如今巧遇矮仙也無可奈何。且說虛雲師太立於場中，靜音道長上前請安，並引見哈迷，當今三大武林高手，又欲聯手再鬥矮仙，矮仙全然不懼，氣態悠閒，自以爲勝券穩操。要知單打獨鬥，當今三人任何一人亦非矮仙之敵，但合三人之功力，卻要在當年五大門派聯手之上，當年矮仙年方七十，正處中天之時，當今已逾百歲，氣力已遜一籌，是故此一場決鬥，只可打過平手而已，而東海矮仙竟自命不凡，似操勝券之勢，是故種種因由，似乎爲東海矮仙伏下不妙之因素。

且說四人站定，矮仙被圍在核心，卻以前輩氣量，並不發招在先；還是虛雲師太忍奈不住，「綿陰掌」舞起一道寒氣，向矮仙直襲過去，靜音道長和哈迷見虛雲師太出手，當下二人連出四掌，旋風也似的自側面直攻矮仙，矮仙雖然三面受敵，全然不懼，運起掌功，一式「乾龍拆天」身形大挪，向橫飛出，跳出核心，隨卽便反身撲向虛雲師太，一出手就使出獨鬥絕技，雙手虎爪，這功夫果然不同凡响，十指如兩具鐵鈎，猛然攫下，每一指頭都透出一道奇猛的吸攝勁道，虛雲師太自是一驚，三十年前，矮仙也是最後才使出這一絕技連斃四掌門，今日竟一出手就用其生平絕技，大有先取虛雲師太之勢，虛雲自南嶽受創，三十載峨嵋苦修，功力進境自是不凡，當下看準矮仙的鐵鈎來勢，劈出雙掌，陰勁源源而發，但聽得空際間响起了一陣「隆」然巨响，勁風激發震盪，矮仙大覺一震，虛雲矮仙互鬥一招，竟然打個平手；在旁的靜音與及哈迷，但覺掌風勁氣，像水波盪出來，一堵氣牆向身旁壓到，兩人爲之咋舌，慌忙自保，運勁卸去氣牆，但也被震退幾步，要知矮仙適才使的是「太眞掌法」用的鐵鈎功，純爲陽剛，虛雲師太使的是陰柔的綿陰掌，陰陽二氣相擊，聚成一堵牆，自是功力不凡；轉瞬間，二人鬥了數十回合，漸覺矮仙高出虛雲師太半籌，靜音道長但見這樣鬥下去，虛雲必先受創，如欲鬥倒矮仙，必需合三人之力，當下又想起用游鬥之法，大叫道：「虛雲師太不要跟他接招，咱們用游走方法纏住他，消耗他的氣力。」虛雲師太也覺硬鬥，會吃大虧，當下會了意，避開矮仙陽剛之氣，祗從旁側抽空進招，一時間，草叢上四條人影亂轉，快似暴風驟雨，矮仙憑着功力超卓，以輕功操縱身形，連番向三人進襲，「太眞掌法」越用越深，內功綿綿而出，呼呼作响，幸好三人功力不凡，閃躲還是游刃有如；雖知矮仙年紀太老，氣力自是越鬥也越漸缺短，額上已然微微出汗，虛雲師太果見游鬥十分收效，當下本着武林正道之口吻對靜音和哈迷說道：「今日我等務必除此一害，消解武林之災。」當下手不停揮，腳步游走，轉眼間，已然暮色四合，惡鬥了幾個時辰。

驀地間，忽聽得虛雲師太「唉也」一聲，坐在地上，口吐鮮血，面色發青，顯然是受了重傷，原來矮仙見三人採用游鬥之法，實是大忌，知道長鬥下去，氣力短缺，自必受創，當下看準機會，乘虛雲師太一式用老，立卽以連環掌，震開靜音和哈迷，再運指如爪，再抓虛雲師太，虛雲但見來勢，急忙後退，但也慢了一步，矮仙爪功直至胸前，間不容髮。虛雲師太祗得略一偏身，避過胸膛要害，於是矮仙五指直抓入虛雲右乳窩裏，發力一揑，脇骨全斷，虛雲一聲慘叫，奮起全力，雙掌齊推，全身功力凝聚，反擊敵人小腹，由於來勢太猛，矮仙小腹被綿陰掌所傷，只覺五腑翻騰，也受了創，要知綿陰掌乃尅陽剛之氣，陰勁侵入體內，陽剛之氣運行受阻，矮仙功力大打折扣，靜音道長和哈迷見矮仙受創，機不可失，各展平生絕技，矮仙運氣發掌，竟然力不從心，只得斜退，忽覺背心一痛，不由面色大變，只見哈迷長劍直穿矮仙胸膛，矮仙痛極，兇性大發，怪嘯連連，聲震山岳，隨卽雙掌向前平推，掌風亂拍，三丈方圓之內竟全是他的掌風所籠罩，靜音道長和哈迷見矮仙掌勢雖猛，但也知道他祗不過是拚盡最後一口氣，當下齊齊施展輕功奔出矮仙的掌風範圍，可憐魏氏輕功太弱，立斃於矮仙掌下，再過半個時辰，東海矮仙終於臥倒，一代武林邪惡，亦要化爲塵土。

這場武林風雲，一日之間，五大高手先後慘死，武林中的恩恩怨怨，果眞這樣玄妙？

再說靜音道長和哈迷兩人，經過一日搏鬥，各自受傷不少，均打坐運氣療傷，各不打話。

天色漸明，兩人挾着魏氏屍首，奔回季宅，但見季鷹仍在當場，家僕人踪渺渺，只見一小孩呆坐石階，靜音道長心中一酸，放下魏氏屍首，奔過去抱起季鷹遺孤。哈迷在山後掘了兩個墓穴，把季鷹夫婦殮了，心中悲慟，拜別靜音道長，奔回西域，從此不涉足中土。靜音道長也把季劍龍帶回武當，收爲門下。

（完）

小啓：「神眼遊龍」及「黑獄」是期續稿未到，暫停刊出，謹向讀者致歉。

新派武俠長篇

冬眠先生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天一門掌門人雷昆靜坐參悟出本門面臨滅門大禍，勸令師兄劉長老和師弟洪長老立即逃命，他自己以身爲掌門，要以身應刼，同時將天一門鎭山寶刄取出，交予唯一門徒弓富魁，嚴命他立即逃命，冀能在將來重振門派，弓魁富不敢有違師命，含悲離去，而劉、洪二長老却另存機心，終在冬眠先生過之江到來時，難逃一死。過之江殺了劉、洪二人後進入雷昆坐禪房中，在雷昆跌坐處二尺距離站停，兩人均以內家罡氣冲擊對方，瞬間，雷昆已面色赤紅呼吸加劇，面頰上已沁出汗——

深仇壓心底　死敵作知音

過之江絲毫不顯異態！

他也沒有後退的意思！

雷昆終於發出了咳嗽的聲音，而且身形開始前後輕微的搖動起來。

過之江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

他只用一雙精銳，深邃的眸子逼視着對方，似乎有意要看對方出醜，倒要看看他能挺上多少時候！

兩者又相持了一段時候！

雷昆終於忍不住把兩隻手伸按在身後，並且發出了疾劇的喘息之聲。

過之江臉上的冷笑，改爲微笑！

微笑並不代表和善——

那只是一種欣賞的姿態！

似乎雷昆的窘態畢露，已經帶給他極大的快感！

試想有什麼能比眼看着敵人在自己微笑的姿態裏倒下去更快樂？更令人欣慰？

雷昆原已挺受不住，忽然間覺出來壓諸在本身的力道似乎鬆了一下！——

他才得以喘上一口氣！

「老朽……尚未請……敎……」

說了這幾個字，他已喘成一片！

過之江紅臉帶出凌人的豪氣！

「雷老頭，你有話快說——否則後悔無及！」

他臉上的微笑已經消失，代之是一種森森的凌然殺機——似乎這才是他原始面目！

雷昆從來不曾這等劇烈的喘息過！

「喘息」似乎已足以代表他失敗的命運！

「我請敎尊駕出身……師承何人？」

「你看呢？」

「以老朽看來，頗似大荒的獨孤老人門下……」

「當然！」他加以補充的道：「……以尊駕今日所表現的身手看來，似乎已駕臨在當年獨孤老人之上……」

他這裏所說的「獨孤老人」，正指的是當年在君山，慘遭十一門派聯手攻擊的邪派第一高手「獨孤無忌」！

獨孤無忌在那一次的戰役裏，曾遭「乾坤正氣門」的尚先生所暗算，將一張姣好英俊的玉貌毀損，一夕間他由潘安之貌變爲鬼魅之姿——

那獨孤無忌原有中原第一美男之稱，事發後痛不欲生，以「尸解」之術，遁生大海，毒手殺死尚先生之後，揚言天下！三十年後當派其弟子入霸中原！

這已經是一段褪了色的往事了。

除非你不曾想到它！

如果一經觸及，它必然仍血漬斑然！

在當年來說，那是一件大事！

震驚天下的大事！

多少人擊節稱快！

多少人握腕嘆息！

多少人深閨流淚！

多少人又繪影圖形的去加以臆測！

那位風度翩翩，貌如子都的天下第一美男子，自從那次以後當眞就失蹤了。

似乎應該是一件褪了色的往事了。

然而這件往事經過雷昆輕輕的畧一提及，馬上就活現眼前！

四旬出頭的過之江，算算時間，當年事發之日，不過十齡左右——

他似乎不應該瞭解到當年之事！

然而他好像很瞭解的樣子！

瞭解得很清楚！

因此在雷昆方一提及這件往事時，他的神態顯著的變了一下！

雷昆冷冷的道：「獨孤無忌是尊駕什麼人？」

過之江臉上綻出了兩道深刻的紋路——

他緩緩的道：「你猜對了！」

「猜對了……」

雷老頭閉上了眼睛，臉上不曾帶出一點點喜悅的顏色，却是一種失望的顏色！

當然他早已經瞭解到「猜對了」這三個字的代價！

死亡！

面對「死亡」即使你是一個通天澈地的勇士，起碼也不會感覺到它是一件「可喜」的事情！

雷昆當然也不例外！

過之江徐徐的道：「這麼說，當年君山之役，你一定參加了？」

雷昆睜開眼睛，遲滯的看了他一眼。

他不愧是個君子！

面對着死亡威脅，而不生戰慄的人，這個世界並不多！

他緩緩的點了點頭！

雷昆就是其中之一。

他還嘆了一口氣——

爲往事追悔？遺憾？還是……？

「你後悔了？」

雷昆沒有回答！

「你爲什麼嘆氣？」

「爲……」雷昆冷冷一笑，說道：「我是後悔了——」

過之江臉上頓時現出了一片得意——

他最欣賞的就是敵人臨死前戰慄！

似乎那樣，殺起來才過癮，似乎那樣，才顯得「報仇」這兩個字較有意義！

雷昆看了他一眼，道：「我後悔當年十一派掌門人聯手攻擊的戰畧不夠澈底——設計得不夠完美，因爲那樣，才使得令師得以逃得活命！」

過之江頓時臉上一白！

他忽然發覺自己高興得太早了。

像是一塊冰的寒冷——

「爲什麼？」

「因爲有了以上的疏忽，才使得令師能夠逃開活命！」

「這麼說你是恨獨孤老人沒有死！」

「……正是這個意思！」

過之江像側面跨出了一步！

似乎這樣，他才能更清楚的看清了雷昆的表情，看透了他的內在居心！

「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會這樣的恨他？」

「嘿嘿……」

垂死之前的笑聲，必然是可怕的！

「爲什麼？」

雷昆笑得甚爲淒凉——

他似乎懶得多說，但是又不能不說！

閉了一下眼睛，他冷冷的道：「這個世界凡是認識他的人，必都是恨他的！」

他馬上補充句：「除非女人以外！令師是採花能手！他風流自賞，恨不能聚天下美女而淫之，請問過朋友，如果撇開你們現有的師生關係不談，你會不恨這個人麼？」

過之江偏頭不言——

他果然像是在自己問自己！

「不！我不會恨他！」

雷昆臉上罩下了驚訝！

「因爲那些女人，都是自動送上門，心甘情願的！既是心甘情願的事情，就不應該有恨惡的存在！」

「妙論！」

「這個道理很簡單，請問足下可曾成過家？我意思是足下娶過妻子沒有？」

雷昆一怔，點點頭道：「結髮人總是有的。」

「那麼你妻子可是心甘情願的嫁給足下？」

「當然是……心甘情願！」

「你可恨她？」

「恨……我爲甚麼要恨她？」

「別人可曾恨你？」

「別人？」雷昆面上罩下了一層憤怒之色，說道：「老朽娶妻，別人爲甚麼要恨？」

「那就是了。」過之江冷冷笑道：「你妻子的家人可曾恨你？」

愈說愈不成話了。

雷昆冷哼了一聲道：「尊駕原來是遺傳了令師的一套處世原則，莫怪乎未來世界將大亂了！」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過之江冷峻地說。

「回答甚麼話？」

「我剛才問到，你妻子的親人會不會恨你？」

「他們爲甚麼要恨我？」

「你們爲甚麼要恨獨孤無忌？」

「這……」

過之江冷冷的道：「你妻嫁你，乃出自心甘情願，那些自願獻身於獨孤先生的人，也是出自心甘情願，何恨之有？何罪之有？」

「荒唐……」

能夠使得「古井無波」「心如止水」的雷昆憤怒，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驚悍於眼前這個怪客這番怪論，遠甚於驚悍於他那身不可捉摸的奇異武功！

過之江道：「所以，你們恨惡獨孤無忌是沒有道理的，正如同你妻子的親戚朋友家人，要是也恨惡你，同樣是沒有道理一樣！」

雷昆坐正了身子，怒聲道：「但是你須要知道，那些被令師所姦淫女人——」

「慢着！」過之江插咀道：「姦淫這兩個字，大有修正的必要！」

「爲甚麼？」

「男歡女愛，兩廂情願，這兩個字用詞不當！請問足下與足下妻子同牀共寢，可稱得姦淫二字麼？」

「你……你說甚麼——夫妻共寢是法理人情所認定，是理所應當！」

「這就對了！」過之江冷笑的點着頭道：「法理人情到底也是人所訂定的，我還以爲是神定下來的呢！」

「你說甚麼！」

「我甚麼也沒說……」

過之江貼在前額上的那一層短髮，忽然又豎了起來！

這是他要殺人前的現像！

雷昆顯然體會出來了！

他身子本能的向後縮了一下，可是慢了一步——

過之江的手平斬如刀，只一下已由他喉下閃過。

鋒利的手掌劃過處，一溜子鮮血作帶狀的噴了出來。

雷昆喉嚨裏發出了一陣「咯咯……」之聲，顯然他還有未了之話要說。

只是他無論如何却是說不出來了！

人生最大的遺憾！

更遺憾的是他在垂死之前，還不得不耳聽他所不喜歡人說出他不喜歡聽的話！

過之江冷笑着道：「我來到這個世界的目的之一，就是爲了要破壞這些已經被人所認定的事——包括『王法』這兩個字在內！」

雷昆的身子倒了下去！

可是他還沒有死！

他那雙像是迷惘，又似清醒的眸子，仍在過之江臉上逗留着——

眼神兒裏有無數個謎結，等待着他去解開！

「當然，爲家師獨孤無忌復仇，也是我的任務之一！」

他笑了。

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

「不要以爲我只有恨！」過之江慢吞吞的道：「和你一樣，和任何人一樣，我也有所愛，只是，我所恨的，和所愛的，和一般人不一樣而已——你可以閉上眼睛去了！」

雷昆眞的閉上了眼睛！

也許他不願再聽這些話，也許他眞的同情了他的這番怪論！

總之，他已經不能再「證實」或「否認」——

過之江緩緩的，在屋裏四週打量了一眼！

這是院子的最後一進！

雷昆也是這最後一進院子裏的最後一個人，他死了就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了。

× ×

過之江放了一把火。

「火」先從雷昆所在地的「丹房」燒起，頃刻之間火勢大作，已把前面幾層院子蔓延。

隨後，那些高聳的樓房，巍峨的建築，朱紅的漆柱，靛綠的碧瓦……

飛簷，雕棟……

頃刻之間，爲大火所吞沒！

風助火勢，頓成瀰天大火！

在火蟲流竄，烈燄薰天的當兒，放火的人已退出舍外。

好像這把火不是他放的。

他是觀衆之一！

「觀衆」這兩個字欠通！

因爲只有他一個人！

× ×

還有一個也在觀火！

這個人其實就站在過之江不遠！

兩個人不過距離數丈左右！

過之江當然一眼就發現了他！

他是弓富魁！

弓富魁一直就站在門外，向着這所故居「天一門」，深宅大院有所依依！

他雖然沒有看見過之江下手殺害「天一門」內的三個人，可是他却知道那三個人已經死了！

洪長老，劉長老，雷昆！

前二人對他在感情的深度上來說，尙還有一段距離，可是後者——却是他的授業恩師！

不止是師生的感情！他們之間應該說兼帶父子之間的情義！

因爲雷昆一直都關懷着他，生活起居——這些已超出了一個老師對學生的關懷範圍！

正因爲如此，雷昆的死對弓富魁來說就更具有一番悲傷的情意了。

其實，包括「天一門」這個門戶，以及這所宏大的建築物，一木一石，一磚一瓦——

這些對於弓富魁來說，也都具有一種特殊親切的涵意在裏面！

那麼，這場火，燒得也就太令人傷心了。

他心裏包藏着對人的懷念，對物的遺恨——

弓富魁眸子裏，滾出了淚來！

× ×

那雙看似木訥，其實靈活的眸子注意到了他——

「冬眠先生」過之江徐徐的來到了弓富魁的身邊，停下來！

他看見了他——

他也看見了他——

只是兩個人又似乎誰也沒看見誰！

四隻眼睛，全都注視着這場瀰天的大火！

已經不再是他們兩個人了！

由山下的附近，甚至於山上，像是螞蟻一般，不知道聚集了多少人。

每個人看上去，都是那麼的驚詫，興奮！

當然也有人嗟嘆，惋惜——爲着這一所名門大派，慘遭祝融而深深嘆息！

然而這只是極少數的一部份人！

大多數的人是看樂子來的，大姑娘，小媳婦，阿公阿婆，都帶着像是趕廟會一般的心情來看熱鬧來了！

這就是人心！

人心的自私，只有在這些地方才會發洩得最淋漓盡緻，一點都不牽强做作，表現出來！

火光熊熊，烈燄薰天！

當然，想要完全燃燒乾淨這所大建築物，那是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的！

火燒個不休，也就正符合人心，內在要求！

大家叫着，嚷着，推着，擠着！

只是，他們却始終對火保持着一段距離！

「水火無情」這個簡單的道理，是個人就省得，那怕是一星星一點點，沾到身上都不是好玩的！

只有他們倆個，像是不怕死似的，站得離火這麼近！

兩張臉唯一相同的地方就是被火烘得紅通通的！

兩張臉最不相同的是一喜一憂！

過之江面帶喜色！

弓富魁却面色戚戚！

這可比正自放的烟花更好看多了！

火蛇竄向天空，可又比街天炮好看得多！

忽然在一陣劈拍聲中彈出一個大火團子，緊接着正面這座閣樓，發出了轟隆一聲暴響，倒了下來！

一時之間瓦飛石濺，火星子四散，宛如飛星天墮！

人羣裏起了一陣子騷動！大家紛紛後退！

仍然只有他們兩個人站着不動！

一點火星落在了弓富魁的衣裳上，刹時間着起火來！

弓富魁速速的脫了下來，用足踐踏熄滅——

過之江冷冷一笑道：「這位朋友，可以請教貴姓麼？」

「弓富魁！」

「弓朋友是天一門中的人？」

弓富魁偏過頭來，仔細的看了眼前人一眼，搖搖頭！

「那麼天一門，有你認識的人？」

答案是再次的搖搖頭！

「那麼，你爲甚麼面帶傷感？」

弓富魁固然是心內雪然，他明確的可以認定，面前這個活殭屍般的怪人，正是自己殺師，滅門，焚屋，的罪魁元凶大惡，可是他却緊記着師父所關照的話，强自把這番仇恨埋在心裏！

因爲他知道對方那身武功，必然遠遠駕臨自己之上！如果一時衝動，自己必將濺血當場！

他當然不是怕死！

是不能死！

也不想死！

所以這口氣他忍下！

「莫非老兄你心裏不傷心？」

過之江搖搖頭，咀角帶出一絲笑意！

弓富魁冷笑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情之心人皆有之，老兄你眞是鐵石心腸！」

過之江並不動怒。

他那張尖刻被火光映得通紅的瘦臉上，却也絲毫不着喜色！

「如果在下是鐵石心腸，那麼在場這數百人又將如何？豈不更有甚之？」

弓富魁倒沒有留意到這一點，當時聞言不免四下看了一眼——

他所看見的，果然是一張張笑逐顏開的臉——

小孩子騎在大人的肩上在指笑着！

大姑娘企着腳尖，也不害臊的大聲咭嗑着！

放眼看過去，簡直沒有一張臉不是快樂的，能够保持着不笑的人，已經是很難得了！

這一刹時，他對於人性的自私與幸災樂禍，算是有了深刻的瞭解！

「如何？」過之江打趣的說道：「所以說，人之初，性本善這句話，根本就說不通？」

「老兄是箇子的門徒？」

「那倒也不是——」

「請教大名！」

「過之江！」

弓富魁雙雙的在心裏把這個名字唸了幾遍。

「過兄也是練武的？」

「嗯——」

過之江打量了他一眼，點點頭道：「不錯，不過你怎麼一眼就看出來的？」

「不是一眼！」

「那麼是——？」

「就憑老兄這個過人的胆識，小弟一猜也就猜出來！」

「你是說我站得離火這麼近？」

「正是——」

「嘻——這麼說足下也是身藏絕技的人了？」

弓富魁點點頭道：「不錯，小弟也是習武之人！」

過之江臉上帶出了一層費解！

「請教門派？」

「不敢！」弓富魁道：「無師無派，閉門自通！」

過之江緩緩的點了一下頭！

老實說，這是他入道江湖以來，第一個看得順眼的人，忽然他覺得弓富魁這個年輕人，似乎在性情爲人方面，與自己極爲相似！

他對他出奇的露出好感！

過之江道：「弓朋友，你來到天一門是爲了……？」

「是路過！」

「預備上那裏去？」

「河間！」

「哦——」過之江臉上帶出了一絲喜悅：「眞巧！」

「怎麼，老兄也要上河間去？」

「不錯！我們結件同行怎麼樣？」

弓富魁怔了一下，他轉過臉看着他。

四隻眼對看了一會兒。

弓富魁忽然一笑道：「有何不可？」

說完他就轉過身子，向外步出！

過之江嘻嘻一笑，隨後跟進！

人羣偎得緊緊的，裏三層，外三層，水洩不通！

可是當過之江率先向外踏進時，距離他身前三尺以外的人俱都不由自主的分了開來！

過之江站定了身子，那些人却依然偎不上來，雙方之間，像是隔着一層什麼似的！

弓富魁心裏暗吃一驚。

「過老兄，你好純的功夫！」

過之江臉上帶出了一片凌然，含有幾分傲氣的，他冷笑了幾聲，像是已經接受了弓富魁的恭維！

他身子霍然再進，距離他身前三尺以外的人，俱都身不由主向後倒仰了下去！

一時間人翻狗叫，亂成一氣！

二人已步出人羣以外！

站在通往山下的石階上，向山下打量着，人潮就像是出巢的蜜蜂一樣的向着山上湧集着！

火勢方興未艾，看來還有一些時候才會熄滅！

過之江在前，弓富魁在後，一路向着山下步去！

中途弓富魁停下身子來，忍不住回頭

看了一眼。

這是最後的一瞥！

包含着無限辛酸，傷感的一瞥！

人的感覺有時候的確很奇怪！就像是有一個人在看你，你雖然當時並未看見他，卻會突然的潛生一種反應！馬上就知道有人在看你！

弓富魁忽然有了這種感覺！

那是在他目光方自由火場收回的一剎間，滋生出這種感覺的！

他眼光一轉，已經看見了那個人！一點沒錯，那個人果然正在看他！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

兩個人的眼睛都正在注視他！

一個獨眼的老人，和一個如花似玉的少女！

兩個人都像是在躲避着什麼似的那般的神秘，然而不可否認，這兩個人確是在看他，這一點絕不會錯！

雖然現在這兩個人已經臨時警覺的收回了眼光，然而弓富魁早已由他們的目光裏，體會出凌人的一種不友善的情意！

未必是「敵意」，但是「不友善」卻是可以認定。

弓富魁再向她們投以好奇的目光時，兩個人已經隱身於亂囂的人羣裏！

臨去時弓富魁發覺到那個少女又向自己瞟了一眼，他可以斷定，那一瞥，絕非是人們形容的「秋波一轉」，或是「深情一瞥」！

那一瞥給他一種冷森森的感覺！

可是當他心想探詢都種神秘目光的再深涵意時，對方一老一少已掩沒於人羣不見！

弓富魁爲人精明幹練！

雖然只是那麼匆匆的一瞥之下，他已大概的記下了這老少二人的形像——

他並且可以相信自己，這個印像能夠在自己腦子裏保存很久很久，直到下一次再看見他們以前都不會褪色！

過之江已經走了很遠！

他停在最下邊的一級石階上，抬頭回望！

「你在看什麼？」

「兩個人——」

弓富魁信口答着，說的卻是實話！

「什麼人？」

「對我不友善的人！」

「你怎麼知道他們對你不友善？」

「眼睛！」弓富魁冷冷的道：「只看他們的眼睛就知道了！」

二人併肩前行！

過之江不經意的一笑，道：「你有仇家？」

弓富魁冷笑了一聲——

如果過之江能夠很細心的去分析一下他的笑聲的話，那麼必然會大吃一驚！

因爲他這聲冷笑裏，已明顯的洩露出深切的敵意。

過之江顯然疏忽了這一點！

「學武的人，少不了都會有幾個仇人，過老兄，你大概也不會例外！」

「然——」

過之江點點頭！

弓富魁腦子裏閃過方才那老少二人，一時頗感詫異。

他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實在難以想像會有什麼人對自己懷恨！

當然這也不會太使得他介意！他內心完全沉緬在對於師尊的死，門戶的焚毀的大悲痛上。

人在遭遇大敵的時候，常常會出人意料的鎮定——也許不是鎮定，是完全麻木了。

弓富魁簡直不能有一點點意念去觸及這件事，否則他必將會悲憤的爲之瘋狂。

上天似乎有意的在捉弄他，也許是在攷驗他的定力，偏偏安排過之江與他走在一路。

弓富魁這小夥子果然是個能成大器的料子，居然面臨大敵之際，應付得如此得當！

相於他得體的應對，竟然絲毫不使得過之江對他有所懷疑——

相反地，過之江竟然對這個小夥子，頗有一伸友誼之手的意思！

走着走着，過之江忽然停住了脚步！

弓富魁對於這個殺人魔王，內心是存着十二萬分的警戒的！

現見對方身子忽然停下來，當然意味着有什麼事將要發生了。

弓富魁頓時也跟着停下脚步！

過之江道：「弓朋友你可會覺得眼前應該做一件事麼？」

弓富魁一怔道：「做什麼事？」

「你說的那兩個人是什麼模樣？」

「這——是一個老人，一個年輕的少女！」

過之江頓時怔了一下，道：「那個老人可是只有一隻眼？」

「噫——？你怎麼會知道？」

過之江臉色一變，微微一笑道：「這麼說，這兩個人不是你的仇人了！」

「是誰？」

「是我的仇人——你等一下，我去去就來！」

說着把身子一搖，已飄出尋丈以外！

弓富魁一驚道：「你要幹什麼？」

「要他們的命！」

說完，他身子連着閃了幾閃，已向來路山上縱去！

弓富魁心中一凛暗忖道：「糟了！」

這個殺人魔王的手段，他已經見識了，而今由於自己一時多嘴，平白的將又要使得一老一少兩條人命喪生其手！

弓富魁眞後悔自己一言之失！可是又將奈何？

他暗驚於過之江的身手！

山高百千丈，可是過之江一去一回，竟是快到了極點，不過是交睫的當兒，卻又已回到了眼前。

弓富魁打量着他的神情，暫時沒有開口說話！

過之江冷森森的笑了笑，繼續向前面走！

弓富魁忍不住道：「你找到了他們兩個沒有？」

過之江搖搖頭道：「去晚了一步！」

弓富魁心裏的一塊石頭，總算放了下來。

「這麼說，他們已經走了？」

「不是走，是逃！」

「過老兄，你認識他們？」

「豈止認識？」

弓富魁心裏動了一下，所謂「知彼知己，百戰百勝」，他忽然覺得對於眼前這個大敵，須要多方面的去瞭解。

他盡量的作出一副無所謂的樣子道：「他們眞是你的仇人？」

過之江閉了一下眸子，望了一下——每當他眨一下眼睛的時候，弓富魁都幾乎懷疑他是在閉眼睛，好像他眨眼睛的時間比別人要長得多——

他還有一種習慣性的呆板，木訥，卻是只能意會，不能言傳！

弓富魁對於他的一舉一動都深深的留下了心，要說弓富魁對於滅門殺師的大仇無動於心，那可是瞎話，事實上他無時無刻，都在留着心，以備時間來臨時，猝然向對方施以殺手！

當然在出手之前，最重要的是，他先要伸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斤兩！

直到目前爲止，他都沒有出手的機會，也沒有出手的自信，所以他始終沒有出手！

過之江冷冷的道：「一般人通常都會犯一種錯誤——那就是手下留情！」

弓富魁心裏打了一個寒顫！

過之江起碼有一點長處——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弱點！

他遲滯的目光，注視着弓富魁，道：「手下留情的結果，只能使自己日後後悔莫及！」

他冷笑着又說：「這種錯，我是不會犯的！」

弓富魁道：「剛才那一老一少——」

「他們是我手下的敗將！」

「旦你當時並沒有殺死他們！」

過之江站住脚道：「啊——對了！」

弓富魁道：「什麼事？」

過之江道：「你是練武的人，又住在這裏，你可認識一個人？」

「是誰？」

「住在吉竹堡的柳鶴鳴！」

弓富魁心裏一動！

「一字劍」柳鶴鳴他焉能不認識？太熟了，事實上柳鶴鳴是師父雷昆生平的畏友之一，據師父雷昆自己說，柳鶴鳴的武功在他之上！

在很小的時候，弓富魁還記得有一次這位柳老前輩來到天一門探望師父雷昆與前掌門人裘風。

那時候弓富魁還記得自己的幾個師兄，遵照裘掌門人的指示，紛紛向這位武林名宿請教武功！

那個時候，弓富魁由於一來年歲尚小，二來由於前掌門人裘風並不認爲他是可造之才，所以他只能在參見之後，遠遠的站在一旁。無論如何，「一字劍」柳鶴鳴這個名字，他是久仰之至！

此刻這個怪人過之江忽然提到了這個名字，不禁使得他大大的吃了一驚。

他怔了一下，道：「柳老劍客的大名，我是久仰了，過兄，莫非也認得他老人家？」

過之江深沉的笑了一下！

天已經很黑了，但是弓富魁卻能够很清晰的看清楚他臉上的神情！

「我是認識他的——」看弓富魁一眼，他冷冷的道：「那麼，順便我告訴你一個消息，他死了！」

「他——？」

弓富魁忽然覺得舌矯不下——

他慢慢的垂下頭來！

這是他繼滅門慘禍之後，所知道的最最不幸的消息！也是除了師父雷昆以外，最最使他難受的一個消息！

「是誰下的手？」語言裏已無可掩飾的顯露出無比的沉痛。

「你很傷心？」

「不錯！」

「爲什麼？」

「因爲他是一個可敬的長者！」

「這也難怪！」過之江緩緩的點了一下頭，道：「他的確是一個很特殊的老人，其實他原來可以不必死的！」

「這麼說是他自己找死？」

「也可以這麼說！」

弓富魁把柳鶴鳴的死與師父的死聯在一起，莫怪乎他是這般的傷心了！

「是誰下的手？」他又重問了一遍！

過之江頓了一下，似乎碍於出口。

但是他這種人，好像天生就不會說謊似的。

他終於苦笑了一下道：「是我！」

弓富魁全身一震，其實他早就應該猜想得到這個答案，可是聽起來他兀自免不了會如此震驚。

「你爲什麼要對他下這般毒手？」弓富魁道。

過之江道：「我已經說過了，他是自己找死，不過，他確實也是代人而死！」

弓富魁苦笑了一下，道：「這話怎麼說？」

過之江咬了一下牙道：「李知府失信於我，我原來打算取他性命，但是這老兒強自出頭——」

「所以你就殺了他？」

「不錯！」

弓富魁長長嘆息了一聲。

過之江森森一笑道：「你這個人，剛才一見，我原來以爲你我是一路的，現在才知道不是的！」

弓富魁苦笑道：「剛才你就應該知道，我和你事實已不是一路的！」

「爲什麼？」

「因爲你放火殺人，而後觀火取樂，而我卻由始至終，都在爲着天一門內死的人悲哀，所以，你和我在本質上有很大的差別！」

過之江呆了一下。他那張白臉上，一剎時現出了十分怪異的表情！

「原來你一切都看見了！」

「不錯！」弓富魁道：「起火之初，我看見你由天一門內步出，所以斷定這場火是你所放！」

「冬眠先生」過之江低下頭赫赫的笑着——

「既然如此，你爲什麼一直都不曾說出來？……」

（未完）

上期本文天一門門徒「弓富魁」。誤植爲「方富魁」。是期特此更正，並致歉意。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止水夫人得到鐵爪鷹王莊樹青的通知，獲悉那七步凌波杜一萍是奸徒僞冒，遂與小虎子暗商，表面裝作不知，並且順從僞杜一萍的口氣，認小虎子是葉泰的兒子，稱呼止水夫人爲阿姨，與葉雅慧認作姊弟，小虎子乘勢將獲自師父的神武秘笈交還給葉雅慧，並允將其中三招掌法，教授葉雅慧，當晚，止水夫人設宴昭告莊中各人，小虎子飲後返回房中，思潮起伏，不能入睡，未幾，驀聽有衣袂飄風之聲傳來，疑有外人入侵，立卽穿窗出視，只見兩點黑影，在對面屋脊上一閃而起——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小虎子身形一拔，上了瓦面，只見那二點黑影，已飛越重院向着莊外而去。

小虎子存心想看個究竟，身子一彈而起，越過好幾處屋脊，不消片刻，就快追上那二條人影了，可是，他並沒有立時追上那二人，反而身形一隱，暗中監視着他們。

那二條黑影，鬼鬼祟祟的向着偏僻冷靜的地方掠去，眨眼工夫，奔到一處棘荆遍地的地方，向棘荆之中，一投而入，便自不見了。

小虎子走到那附近，只見那片棘荆之地極廣，約在二三十畝大小，外面看來，到處都是一樣，找不出剛才那兩條人影的落點。

當然，眞要逼那二人現身出來，辦法多得很，可是小虎子不願意這樣做，因爲，這不是最聰明的辦法。

他要的是不動聲色，而查清那兩個人的來龍去脈和企圖。

他暗暗一笑，找了一個隱蔽的地方，身子一伏，準備和那人影對耗起來……

誰知一等等到天色大亮，那二條黑影，竟未見再次露面出來，當下只好廢然而返，他也不向旁人說起此事，暗道：「今天晚上，我一早就來守着，倒要看看他們在搗什麼鬼？」

黃昏過後，小虎子暗中知會葉雅慧道：「慧姊姊，走！我帶你捉迷藏去。」

葉雅慧料必有因，隨着小虎子到了那片荆棘地附近，小虎子於是將昨夜所見到情形，說與葉雅慧聽了。

葉雅慧暗暗吃了一驚道：「兄弟，照你這樣說來，那人一進之後便不再出來，顯見那人作了長久打算，我們竟然一無所覺，這眞是太危險了。」

小虎子道：「等會那兩人出來之後，你跟在他們身後，但絕莫驚動他們，查清楚他們鬼惑伎倆之後，再作打算。」

葉雅慧道：「你呢？」

小虎子道：「我則乘機進入他們巢穴查一查。」

葉雅慧點頭同意了小虎子的意見，默默的隱身守在附近，不久，只聽那荆棘之中響起了陣輕微的「沙！沙！」之聲，小虎子向葉雅慧暗自一笑，各自作了適切的準備。

荆棘突然一分，兩條人影一射而出，飛身上了附近一株大樹，向四週打量了一番，這才飄身落地，向止水山莊掠去。

這兩個人謹愼非常，怪道一直沒有被人發現，葉雅慧不敢過於接近，遠遠的隱在他們身後而去。

小虎子這次對他們進出的位置看得非常清楚，他們離開之後，更是無所顧忌，身形微起，便飛落下去。

人一落在棘莽之中，這才看出荆棘下面果然有一道暗門，而且，那道暗門還是開敞着。

暗門下，是一個相當寬大的土洞，裏面有牀舖陳設和飲食器皿，簡直把這裏當成了家，怪不得昨晚他們一進來就不出去了。

洞內，亮着一盞小小的油燈，給了小虎子極大的方便，搜索全洞，沒有片紙隻字，亦沒有其他可疑的東西，只有洞角一隅有一堆紙灰，紙灰之中有此餘燼紙屑。

小虎子搜查了一陣，別無所得，正要回身出洞之際，突覺身後風聲颯然，霍地一旋身，只見洞口已橫身擋着一人，四目相接之下，但見那人雙目精光如電，一望卽知此人一身功力十分精深。

但聽他冷笑一聲，道：「你是什麼人？怎會在這裏？還有二個人呢？」

他一連三句問話，使小虎子立時明白了他的身份。

顯然，這人與他們追蹤的那二人，乃是同路之人而且是剛剛來到，因此，竟然還不知道小虎子是什麼人。

小虎子心裏有數，暗暗忖道：「我要在這裏和你動手，只怕要把這洞內打得一塌糊塗。就是擒住了你，也必使另外那二人，有所警覺，我且唬一唬你，把你騙到外面去，再收拾你吧！」

此念一生，立時堆上一臉笑容道：「我叫小狗子，才從岳陽來不久，你老貴姓，問他們有什麼事？」

那人眉頭一皺，自言自語道：「眞是莫明其妙，找個小孩子做什麼？」

小虎子笑容一歛接口道：「你可是看不起我小孩子，哼！你知道我最近替他們做了多少事？」

那人目光流轉的望了小虎子一陣，道：「他們那裏去了？」

小虎子道：「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那人道：「快去把他們找回來，我有話和他們說。」

小虎子道：「你是什麼人？証明給我看看。」

那人一笑道：「你看這是什麼？」探手懷中，取出一塊三角形的牌子，幌動了一下。

小虎子微一沉吟道：「我可以帶你去找他們，但不能留你在此等他們回來。」

那人見小虎子一臉鄭重非常負責的樣子，反而暗暗一點頭忖道：「這孩子果然不錯，確實可用。」當下便毫不起疑的一點頭道：「好，我們一同去吧！」身子一拔，立時退出洞外。

小虎子隨後銜尾而出，那人身形一落地，欲待等待小虎子時，只聽身後小虎子道：「我替你帶路了，請吧！」

那人一震回頭之下，只見小虎子已向前奔出二三丈遠了。

那人跟在小虎子身後，走了一陣，見去路不是止水山莊，不由得順口問道：「怎麼？他們不是在止水山莊？」

小虎子道：「當然不在止水山莊！」

那人方待再追問，小虎子身形陡然加快，超過他四五丈了，那人只好一加勁追上去。

君山不是一座小得只能容納止水山莊的地方，除了止水山莊用地之外，還有非常遼闊的面積。

這時，小虎子用出了七成功力，衣袂飄飄，步履疾快如飛，使得那人對他又加．份驚奇之心，非全力追了上來不可。

兩人一前一後，頃刻之間，已到了一處驚擾不到止水山莊的地方，小虎子漸漸放緩了步履。

那人急步追上小虎子道：「小兄弟，此處還有多遠？」

小虎子身形一收，道：「到了！」

那人舉目一望，只見四週一片荒凉，不像什麼要緊的地方，皺了一皺眉頭道：「他們到這裏來做什麼？」

小虎子道：「不做什麼。」

那人一怔道：「這是什麼意思？」

小虎子道：「因爲他們不在這裏。」

那人道：「那你帶我來做什麼？」

小虎子道：「到這裏來收拾你！」

那人一楞道：「你要收拾我！小兄弟，你剛才看清了我的證明沒有？鬧出笑話不要緊，驚動了止水山莊的人，可就太嚴重了。」

小虎子一笑道：「有件事情只怕你還不知道？」

那人道：「什麼事？」

小虎子面色一正，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區區在下，就是止水山莊的人。」

那人心頭一震，幾乎驚叫了起來，但念頭一轉，想到小虎子只是一個小孩子時，不覺笑了起來，道：「你原來是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想是活得不耐煩了，在自已找死。」

小虎子輕喝一聲，道：「在下話已表明，手底下見功夫吧！接招！」左手一揚，向着那人當胸就是一掌，同時，右手向後一揮，已拔出了止水夫人送給他的七星劍。

小虎子存心速戰速決，出手就使出了眞功夫，掌勁一吐，力道驚人，遠出那人意料之外。

那人驟然一驚，揮手相迎，兩股掌力一接，那人竟被震得退了一步。

那人一掌落敗，心胆皆寒，身形急退，氣還沒有緩過來。小虎子得理不饒人，欺身而上，手執寶劍，一點而到。

那人匆忙之間，身子向後一仰，不得已使了一招丟人現眼的懶驢打滾，硬把身子甩了出去，讓開了小虎子襲來一劍。

詎料小虎子動作快得出奇，那人身子剛剛讓開一劍，還未來得及挺身而起，小虎子已是一閃而到，指在那人咽喉部份，喝聲道：「不准動！」

森森劍氣透膚而入，那人全身猛然震動了一下，身子立時一僵，不敢再動了。

小虎子左手一落而下，點了那人三處穴道，右手一收寶劍，向着那人冷笑一聲，道：「朋友，你要識相的話，等會見了我夫人，你最好實話實說，否則，有得你受。」

那人臉色一變，長嘆了一聲，雙目一閉，默不作聲了。

小虎子伸手抓起那人，扛在肩上，回向止水山莊奔去。

小虎子身子矮小，肩上扛着一個人，遠遠望去，就像一個圓球，在地面之上慢滾而行。

回到止水山莊，莊中兀自無人知曉，同時也沒有見到葉雅慧，料想葉雅慧在自已止水山莊，不會出什麼事情，於是直奔

止水夫人內堂，他到得止水夫人內堂外面，忽聽一聲嬌叱道：「站住！」寒光閃動，隨着劍光現身出來的乃是二姊莊雅宜。

小虎子道：「二姊，我是虎子。」

莊雅宜看清小虎子後劍光一收，笑道：「原來是你呀！你背上扛的什麼人？」

小虎子道：「小弟還沒問他的話。」

莊雅宜閃身相讓道：「快進來，把他放在地上。我替你去把家師請出來。」

小虎子走進廳內，將那人一斜肩放落地上。

止水夫人走了出來，問道：「虎子，出了什麼事？」

小虎子將經過情形告訴了止水夫人，止水夫人面色微微一變，「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老身眞是太大意了。」

眉峯一蹙，向莊雅宜揮手道：「把那人提過來！」

莊雅宜伸手把那人提了過來，那人睜開眼來與止水夫人目光一接，那人忽然苦笑一聲，道：「在下慚愧！」接着，低下了頭。

止水夫人驚叫一聲，道：「是你！虎兒，快把他穴道解了。」

小虎子伸手解了他三處穴道，他依然沒有抬起頭來，倏然之間，只見他口角滲出了一些烏血。

小虎子一頓脚道：「糟了，他自己服毒死了。」

止水夫人長長的嘆息了一聲，道：「人心隔肚皮，眞做夢也想不到，他貌似忠厚，原來也不是好人。」

小虎子道：「他在江湖上，很有名氣麼？」

止水夫人道：「他年紀雖然不到五旬，目前已是大江以南響噹噹的人物，人稱『迎面三星』的朱五就是他，他的迎面三星，在江湖中堪稱一絕，你怎樣把他擒到手的？」

小虎子道：「這樣說來，小侄完全是僥倖成功，也許他是一時輕敵，被我一上來全力進攻，以致失機落敗。」

止水夫人暗中大爲驚訝地忖道：「他小小年紀，就有這般功力，將來前途還了得起！」

莊雅宜叫道：「師父，我們把他怎麼處置呢？」

止水夫人道：「吩咐下去，給他一副棺木埋了。」

小虎子接口道：「不能叫人家埋，要給另外那二人知道了，就不方便了。」

止水夫人點頭道：「雅宜，那你把他抛到湖裏去吧！」

莊雅宜微微一皺眉頭，小虎子已是接口道：「抛到湖裏也不大好，還是由小侄去把他埋了。」說着一伏腰抓起「迎面三星」朱五，向肩上一扛，點足長身而去。

小虎子肩上扛着「迎面三星」朱五，出了止水山莊，來到一處偏僻的地方，用七星寶劍挖了一個坑，將「迎面三星」朱五放落坑中，正要蓋土的時候，心中一動，忖道：「他腰中那塊號牌，就此埋了豈不可惜，說不定將來還有用，何不將它取出來。」

此念一生，於是，他又跳落坑中，向「迎面三星」朱五腰中摸去，觸手間，除了那號牌外，還有一封密柬，於是一併取出放好，然後把「迎面三星」朱五埋妥。

回到止水夫人後堂，葉雅慧正好也回來了。

小虎子道：「慧姊，你追蹤那二個人的結果怎樣？」

葉雅慧道：「那二人奇怪得很，只到膳房去了一遍，就回去了，可是也沒有看見他們手中取拿任何飲食之物，我一直隨他們回去後，守了半天見他們再沒有出來的意思，才回來，虎弟，你到那裏去了？我眞担心你出了事啦！」

小虎子一怔道：「我的事慢慢再說，你見他們到膳房去做甚麼？」

葉雅慧道：「他們兩人，一人入內，一人守在外面把風，我無法接近。」

止水夫人一笑道：「虎兒，你可是懷疑他們去下毒？」

小虎子道：「除此之外，他們沒有到膳房去的理由呀！」

止水夫人道：「也許膳房裏的人，與他有甚麼勾結。」

葉雅慧若有所悟的道：「師父，他們可能眞是去下毒啦！你老人家每天所用的『冰糖蓮子』，不是每天初更過後使用微火燉上了麼。」

止水夫人道：「照你們說，他們藏在附近已經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了，爲師天天吃『冰糖蓮子』，可從來沒中過毒。」

小虎子道：「慧姊，走！我們去把阿姨的蓮子羹取來一看就知道。」

葉雅慧一笑道：「那要你去，我一個人去就行了。」

飛身而去，片刻之間，她連燉鍋帶蓮子，一併取回來了。

小虎子道：「阿姨，你身上有試毒的東西沒有？」

止水夫人從頭上取下一枝銀鑲玉的鳳釵，插向「冰糖蓮子」裏面，笑着道：「我看應該不……。」

她「不」字出口，下面的話，可就不必說了，因爲，她這時的臉色突然變得非常惱怒。

銀釵並沒有完全變黑，只是畧微有一道淡淡的灰色，這表示毒不重，但確是有毒。

止水夫人發了一陣愣，揮手道：「雅慧，去把錢媽叫來。」

小虎子道：「阿姨，小侄看這件事，責備錢媽也是於事無補，反不如不做聲的好。」

止水夫人一聲嘆息，點頭道：「雅慧，你聲色不動的把它送回去吧！」

小虎子道：「他們用藥極其輕微，顯然是在慢慢計算你老人家，你老人家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甚麼感覺。」

止水夫人原也是女中丈夫，但事實俱在，不容她不心服口服，又是一聲長嘆，依言運功檢查起來。

她檢查了一陣，長吁了一口氣道：「還好，全身沒有異狀。」

小虎子道：「想必是他們下手不久，你老人家中毒不深，但後患堪虞，不能等閑視之，你老人家還是用一用這隻血珠蟾蜍吧。」雙手送給止水夫人。

止水夫人接過「血珠蟾蜍」，情不可却的搖頭一笑道：「孩子，你也眞太過慮了。」

她抬起左臂，右手小姆指在手臂上輕輕劃開一道血槽，鮮血一迸而出，接着覆手將那「血珠蟾蜍」雙珠按在血口之上有頃，那「血珠蟾蜍」便附着在她玉臂上，牢不可下。

止水夫人臉色一變道：「這是甚麼毒，老身竟然察覺不出來，要沒這『血珠蟾蜍』，老身這次可遭了。」

要知，這「血珠蟾蜍」雙珠，無毒不附，一經附着了後，毒不消盡，非施以大力，便不會自動離開，止水夫人見它附着甚爲牢固，可見本身中毒已經不輕了。

葉雅慧道：「他們這種下毒的下流手段，最是可慮，防不勝防，虎弟，我看還是現在把他們消除了吧。」

小虎子道：「說得也是，不過有一個可慮的後果，不可不考慮。」

止水夫人道：「甚麼後果？」

小虎子道：「鬼域技倆，層出不窮，這時清除了這兩個，只有更提高他們的警覺心，和更陰毒的詭計，那時，我們明的除去了，却來了暗的，將會更是防不勝防了。」

止水夫人沉吟了一陣，道：「最好的辦法，就是能收服他們兩人，使他們不爲我害，反爲我用，那就最理想不過了。」

小虎子道：「你老人家說得是，小侄這就去找他們談一談。」

說着，正要轉身出去的時候，忽然回轉身來，「啊！」了一聲道：「小侄剛才在『迎面三星』朱五身上得到一封密柬，忘記請你老人家過目了。」

將柬遞到止水夫人手中，打開一看，內面沒有片紙隻字，只有九塊乾枯了的樹葉，令人想不出其中道理。

止水夫人搖了搖頭，笑道：「這東西只有問那二個人了。」把密柬還給了小虎子。

小虎子心中一動，已是計上心頭，道了一聲：「小侄有辦法了。」轉身走了出去。

葉雅慧想了一想，還是不放心小虎子一個人前去冒險，叫了一聲，道：「虎弟，等一等，我陪你一道去。」回頭望了師父止水夫人一眼，止水夫人含笑一點頭，葉雅慧一搖肩，急急追了出去。

兩人來到那叢荆棘地前面，小虎子道：「慧姊，你請在外面等我，我去嚇一嚇他們，看看嚇不嚇得着他們。」

葉雅慧關心倍至的道：「你可要小心啊！」

小虎子一笑道：「我知道，」身形一起，輕輕的落在洞口之前，喝道：「開門來！」

小虎子也不知他們有沒有特別暗號，所以，只有硬來，不過，據他猜想也許沒有特別暗號，因爲「迎面三星」朱五現身時，就沒有使用特別暗號。

小虎子喝聲過後，洞門竟一閃而開。

小虎子暗中吸了一口眞氣，提功護體之後，飄身向洞內落去。

他一落入洞內，這才看出那二個人手中各持着一筒江湖中最厲害的暗器之一的「子午悶心針」，一左一右的指着他，怪不得他們任他進入了。

小虎子暗暗抽了一口冷氣，穩住心神，慢不經意的向那兩人臉上望去。

那二人頭上罩了一頂頭罩，幪住了面貌，看不出有多大年紀，不過從他們露在外面的眼光之中，可以看出他們內心之中亦有着出乎意外的震驚。

小虎子微微一點頭，笑道：「兩位想不到是在下我吧？」

他兩人機械似的點了一點頭，顯然正被小虎子說中了心事。

小虎子右手一伸，張開五指，現出「迎面三星」朱五那面號牌，一笑又道：「兩位仔細看看我的身份！」

那兩人突然對目相視了一眼，各自將「子午悶心針」收回向腰中一插，抱拳道：「原來虎少俠乃是自己人，失敬了。」

看他們兩人行禮的神態，並沒有過份的恭敬，只是禮貌上的客氣，由此可見這兩人的身份，不會與「迎面三星」朱五有着很大的差別。

小虎子從小就過的仰面求人的生活，對於這些察人觀色的本事，可說高人一等，心領神會，當下也接着一抱拳道：「彼此！彼此！請莫客氣。」

隨手又將那封密柬取出，交給其中一人。

他們收過那密柬，立時開啓，見了那九塊樹葉，似有負担立輕的感覺，一個人笑着請小虎子就座，另一個人便忙着替小虎子倒茶。

這九塊樹葉，正是今晚該來的，雖然時間晚來了一點，尤於送來的人是小虎子，所以那兩個人有足够的理由爲小虎子着想，而疑心盡去了。

那兩個人雖然神情輕鬆了起來，可是未見他們有將頭罩除去的意思，小虎子因不知他們這樣是不是規定，雖非常想一睹他們廬山眞面目，却不敢隨便開口了。

雙方似乎都有着某種顧忌，又都似乎很想瞭解對方，但又都有着難於啓齒之感，就這樣彼此沉默了一陣。

忽然，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兩位住在這裏實在太辛苦了，不知可有在下能够帮忙的地方？」

其中之一道：「少俠可願先回答在下一個問題？」

小虎子道：「請說。」

那人說道：「少俠可眞是葉大俠的公子？」

小虎子一笑道：「兩位想想，天下有這樣巧合的事情麼？」

另外一個笑道：「這就是了，否則，山主怎會放心派你前來。」

最初說話的那人道：「少俠來此之後，將來此間一切，不知山主另有別的指示沒有？」

小虎子道：「有。」

那人道：「請道其詳。」

小虎子先不作答，目光向兩人臉上一掃道：「請問兩位如何稱呼？」

那最初的人道：「在下李七。」

另外那人道：「在下紀常。」

小虎子「啊！」了一聲，若有其事的道：「原來是兩位前輩，在下失敬了。」

李七與紀常何許人也，小虎子根本就

不清楚，不過他這一做作，頗有久聞大名的意味。

李七苦笑一聲，道：「不敢！慚愧之至。」

小虎子微微一笑道：「山主命在下來此之前，曾再三叮嚀在下，遇有疑難之事，可向二位請教。當時，山主並未言明兩位是何許人，不瞞兩位說，那時在下心中實不以為然，今日才知道是兩位前輩，那又另當別論了，以後尚請二位前輩多多襄助指教。」

話中提到「襄助」兩個字，稍有頭腦的人，不難想像到將來止水山莊的負責人就是小虎子他了。

李七與紀常顯然都愕了一下，雙目之中，一片失望之色，小虎子無法看到他們面色是否起了急劇的變化，單看他們眼色，已經知道他們心裏非常不舒服和沮喪。

紀常的脾氣似乎要比李七來得直率和快速，似笑非笑的乾號一聲，道：「少俠客氣，我們兩人聽命行事就是。」不滿的情緒已是溢於言表。

小虎子暗笑一聲，忖道：「怕就怕你們深藏不露，三句話問不出一個字來，只要你們還有情緒上的反應，那就更好說話了。」

笑了一笑，小虎子道：「多謝了！…………咳！……」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又道：「山主又曾提到，如果兩位對止水山莊工作沒有興趣。他準備替二位改換一個環境。」

紀常一笑道：「這可好，我第一個不願再住在這土洞裏……」

李七截口喝聲道：「老大，你……你瘋了麼？」

紀常話聲一歛，變了一下臉色，隨後又強咀道：「怕甚麼，這是山主自己的意思，又不是我們不幹。」

李七瞪了紀常一眼，笑向小虎子道：「虎少俠，你是知道我們老大的為人，他就是這樣口沒遮攔，請你不要把他的話當數，有少俠前來領導，我們兄弟自是樂於追隨，那有不願留此之理。」

小虎子現出誠懇的笑容道：「李前輩，你會錯我的意思了，我絕不是故意用言語試探你們，山主實在有此吩咐，兩位如果真不願意留在此地，倒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在下一定全力幫忙兩位如願以償。」

李七道：「山主果無責罰之意？」

小虎子一笑道：「兩位自問有無失職之處就知道了。」

李七吁聲道：「我們兄弟來此之後，自問謹慎非常，絕無失職之處。」

小虎子道：「這就是了。」

李七道：「如得少俠，再美言一二，我們兄弟就感激不盡了。」

小虎子微笑道：「這個一定，何用說得。」

紀常一笑道：「虎少俠，我有句不當的話，不知當不當問。」

小虎子道：「有話請說。」

紀常道：「你我素無交情，你為甚麼願意幫我們兄弟這個忙。」

小虎子一笑道：「在下不打誑語，因為在下事先物色好了兩位相處有素的助手，這正是助人助己，何樂不為。」

李七莞爾一笑道：「多承少俠坦誠，愚兄弟這就放心了。」

紀常笑道：「可惜我們從前不認識，少俠倒是一位可以深交的朋友。」

小虎子笑道：「以後我們還不一樣可以深交。」

李七道：「我們兄弟請調，要不要個手續？」

小虎子道：「最好能有個手續，這樣在下比較好說話。」

李七提筆寫了一張條子，交給小虎子，臨給條子的時候，又悄悄的問道：「少俠如此年青，就任此重選，山主身前必有非凡助力，不知可否替愚兄弟引見一二，愚兄弟定不忘少俠之情。」

小虎子一笑道：「可以，可以，她人正在莊中，兩人不妨現在就去見見她。」

李七大喜道：「那太好了，有勞少俠了。」

小虎子站起身來，道：「在下為兩位領路。」微一幌肩，穿洞而出。

他先出洞一步，暗中已和葉雅慧通了消息。

李七與紀常隨着小虎子來到止水夫人住屋外面，李七覺得情形有點不對，腳下一猶豫，叫了一聲：「少俠，……」

下面的話還沒有說出來，小虎子已是一笑道：「兩位輕聲些，不要驚動了止水夫人。」

李七吁了一口氣，沒有再問下去了，因為小虎子那句話等於告訴他們，他們要見的那人，絕不是止水夫人。

以他們的瞭解，只要不是止水夫人，誰也可能是他們自己的人。

院內一片漆黑，李七紀常兩人隨着小虎子輕手輕腳，向左廂房走進去。

當他們人一走進去廂房，只覺眼前猛然一亮，點起了一片燈火。

一震之下，只見止水夫人正向着他們點頭微笑道：「原來是雲夢雙傑駕到，老身有失遠迎之禮了。」

李七與紀常臉色陡然一變，只聽小虎子在身後道：「夫人並無惡意，兩位何不請坐一談。」

李七紀常再看左右四週，只見止水門下三女，各據一方，憑他們雲夢雙傑，要想突圍而去，他們自己也明白，根本辦不到。

現在相請是「禮」，要敬酒不吃，吃起罰酒來，那就叫做白跑了這半輩子江湖了。

李七紀常四目一對，心意相通，打起笑容，同時一抱拳道：「愚兄弟與夫人有禮。」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擺手肅客道：「兩位請坐！」

李七紀常心神不安的就了座，止水夫人又一揮手道：「看茶！」

茶是止水門下莊雅宜親自送上，並未假手丫環侍女，禮貌上顯得更是週到。

李七紀常不安的心情，更是顯得不安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知如何開口發話了。

止水夫人含着微笑道：「老身這樣有請兩位而來，實是冒昧與不恭之至，尚望兩位多多包涵。」

紀常被止水夫人這份客氣，弄得實在難過，咧咀苦笑一聲，道：「夫人，咱們兄弟這次算是栽到家了，既然已經被你發現了行藏，殺剮任便，但請看在武林一派，給我們一個痛快吧！」

止水夫人欠身道：「紀大俠誤會了老身的意思……。」

李七截口道：「夫人的意思是……」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道：「老身的意思，正如紀大俠所說，彼此同為武林一派，有甚麼話不好說，因此，有請兩位而來，坦誠一談。」

李七搖搖頭道：「我們沒有甚麼可談的。」

止水夫人微微一怔道：「兩位就這樣決絕老身？」

李七道：「這倒不是。」

止水夫人秀眉雙顰道：「那是兩位不相信老身言出至誠了。」

李七道：「也不是。」

止水夫人道：「這不是，那不是，究竟為了甚麼？」

紀常大叫一聲，道：「因為不管你要談甚麼事情，我們都作不得主，所以無話可談。」

止水夫人不信地笑道：「眞的麼？」

紀常雙目一瞪小虎子道：「夫人不信，問問令侄就知道了。」

小虎子點了一點頭道：「話雖然是這樣說，但也不能一概而論，有很多事情我們還是可以談一談，譬如目前你們兩位吧，就算我們不為難你們，你們回去可怎樣向你們山主覆命？你們山主的為人，我想兩位一定知道得非常清楚，無需在下多說了。」

小虎子這番話，推測的成份居多，但却針針見血，正說中了他們為難之處，因此，他們眉頭一皺，默然了。

止水夫人道：「說老實話，老身目前還不願意與你們山主正式反目，所以請你們來，商量一個兩全之計，至於兩位有甚麼困難之處，老身把話說在前面，我一力承担到底，兩位儘可放心。」

紀常道：「我們的忙，只怕你們幫不上啦！」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道：「兩位無家無累，你們山主之能够控制你們的，大概是在你們身上下毒了，兩位看看這個東西，是不是能替兩位略効微勞。」說着，取出「血珠蟾蜍」，放在桌上。

李七紀常潛伏止水山莊附近向止水夫人下毒，由此不難想像他們兩人屈居人下的理由，否則，憑他們雲夢雙傑的江湖名聲，再沒出息，也不會去做這種見不得人的事。

李七雙目一亮，望着那「血珠蟾蜍」道：「夫人能不能讓我們兄弟先試一試它的功能。」

止水夫人點頭道：「有何不可！虎兒替兩位大俠一試。」

小虎子取過「血珠蟾蜍」，如法泡製，替他們兩人將身上之毒解了。

李七紀常同聲長吁了一口氣，重新向止水夫人與小虎子一抱拳道：「多謝兩位高義，夫人有何吩咐愚兄弟無不遵命。」

止水夫人一望小虎子道：「虎兒，你和李大俠他們商量着辦吧。」

於是，小虎子與李七紀常商量一個皆大歡喜，兼顧能行的辦法之後，將他們兩人送走了。

這件事處理得止水夫人大為讚賞，笑問小虎子道：「虎兒，搭救慧兒她娘的事，你想出了辦法沒有？」

小虎子道：「小侄想是想了一個辦法，只不知行不行得通。」

止水夫人道：「甚麼辦法，說來聽一聽。」

小虎子如此這般說了一番話，只聽得止水夫人大喜笑道：「好！好！好極了！就這樣辦吧！」

第二天，小虎子留下「七步凌波」杜一萍，離開止水山莊，再度回到古家堡。

由於「七步凌波」杜一萍的身份發生了問題，小虎子這次依然敢回到古家堡去，是抱着一半僥倖之心，與一半冒險之心的。

因為，據他的猜測，這位「七步凌波」杜一萍，雖然出了問題，但不能說他就是古家堡的死黨，如果他不是古家堡的死黨，則他不一定會向古家堡出賣他，進一步而言，他就算是古家堡的死黨，把這裏的情形，一一暗中通知了古家堡，小虎子也料想古家堡會將計就計，暫時放過他，等到有更大的收穫時才會向他下手，於是，他還是可以從容辦事，等到古家堡要收拾他時，那又是另一種情況了。

小虎子心裏有了這種準備，加以藝高人胆大，所以，明知山有虎，還是虎山行了。

小虎子離開古家堡時，是有過適當的安排，合理的藉口，回到古家堡時，那種理由依然存在，所以，表面上他小虎子還是小虎子，還是做從前打雜跑腿老差事。

就這很短一段時間的離開，古家堡也有了很大的改變，堡內加闢了一處迎賓館，像古代孟嘗君一樣，供養了無數各行各業的人物，於是古家堡大門之內，又重新有了內外之隔的佈置。

小虎子回到古家堡的第一晚，為了靜觀動態，他沒敢妄動一步，第二晚，沒待他外出，菲菲已先來找他了。

小虎子一半實情，一半試探地道：「二姊，我剛回來，他們不會懷疑我麼？」

菲菲神秘的一笑，說道：「這很難說啊！」

小虎子道：「那我不想惹麻煩，還是過二天再活動吧！」

菲菲一笑道：「別怕，凡是我來找你，包你不會有事。」

小虎子道：「這件事你可包不了，只要有人發現我不在床上，你難道能出面替我證明麼？」

菲菲道：「事出了之後，我當然不便出面，可是我們可以防患於未然的呀！」

小虎子道：「我的防患於未然，就是暫觀動靜……」

菲菲道：「我的辦法是替你準備好了一個替身，有了替身，你還怕甚麼。」

說着，又輕呼一聲，房外人影一閃，飛身射進來一個和小虎子年紀差不多大的小孩，化裝得很像小虎子。

小虎子為之發出一聲搖頭慨嘆，菲菲

一拉他道：「走吧！有他替你在睡床上，你還有甚麼不放心的。」

小虎子道：「你準備得這樣週全，今晚有甚麼事？」

菲菲道：「你去了就知道。」不由分說，拉着小虎子，走出外面去了。

小虎子被菲菲拉着出了臥室，來到一處隱密的地方，菲菲取出二件罩袍，她自已穿了一紫色的，另外一件深紅色的給了小虎子。

穿好罩袍，菲菲又取出一個頭罩給了小虎子，她自己也戴了一個頭罩，然後，帶着小虎子向另外一個地方走去。

這種神秘的行爲，使小虎子好奇心大起，暗笑一聲，忖道：「我倒要看看你，有些什麼名堂。」於是，便不再發問，隨着她走去。

古家堡內戒備極爲嚴密，但菲菲行經之處，如同無人之境，通行無阻。

最後，他們來到一棵大樹旁邊，大樹一側有着一塊供人休息的石塊。

菲菲伸手一提那石塊，石塊下面現出一個洞口，說道：「虎弟，你先下去。」

小虎子料想菲菲還不會陷害他，表現得毫不猶豫的向那洞口下面一落，接着，眼前一暗，頭頂上石塊恢復了原狀，菲菲也飄身落在他身旁。

小虎子忍不住問道：「二姊，你心裏打的什麼主意？可以說給小弟聽了吧。」

菲菲一面笑着道：「你還是忍不住，要問了吧！……」一面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火熠子，打出一道火光，接着，道：「出堡去！」脚下一點，順着一條甬道，飛快的射了出去，小虎子一提眞氣概，因爲在菲菲身後。

這條甬道並不太長，大約只有四五十丈，菲菲就用手中火熠子的光亮，以奇快的速度走畢全程。

出口處是一座古墓，出得古墓，只見古家堡高大黑黝的堡牆，已遠在身後二三十丈了。

這條密道，似乎古夫人都不知道，小虎子不得不對菲菲刮目相看，暗暗佩服不已。

兩人露身暗道之外，菲菲一笑，道：「我請你替我保一趟鏢，你願不願意？」

小虎子苦笑道：「人都被你拉出來了，我能說不願意麼？保什麼鏢？」

菲菲一面舉步向前走去，一面道：「保我！」

小虎子「啊！」了一聲，道：「你要到那裏去？」

菲菲道：「去會一個人。」

小虎子道：「什麼人？」

菲菲道：「一個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寃家的人。」

小虎子「嗯！」了一聲，沒有馬上追問，他知道他就是不追問下去，菲菲也會自動繼續說下去。

果然，兩人默默的走了不到二三十步，菲菲接着又道：「我們去會的這人很重要，談得攏，我們很快就可揚眉吐氣。」

小虎子一笑道：「談不攏呢？」

菲菲道：「我們不能落人口實，只有永絕後患。」

小虎子道：「二姊，我不是沒有男子你隨氣，緊緊那種做法解決不了問題。」

菲菲冷笑一聲，道：「虎弟，我懂得會沒有你多！那一個江湖豪强不是拿得起放得下……。」

小虎子一笑截口道：「應該說是，『心狠手辣』。」

菲菲「哼！」了一聲，道：「心狠手辣又怎樣，你要狠不起心來，就只有一輩子受人宰割。」

小虎子搖頭苦笑道：「二姊你……」

菲菲不耐煩的一揮手，截口道：「不管你怎樣說，我都不能改變主張，我這條命也交給你了，你看着辦吧！」脚下一加勁，放快速度，衣袂飄飄的向前奔去。

小虎子心裏雖然不同意菲菲的人，但却很能瞭解菲菲所承受的痛苦，與她心情改變的原因，他又那能放手不管她的生死安危，暗自嘆息了一聲，快步追了上去。

菲菲一口氣奔行了十來里地，見小虎子緊緊追在身後，私心竊慰，放慢了脚步，回頭望着小虎子，笑道：「常言道：『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虎弟，你我雖然不是同胞親手足，但我們的感情却與同胞親手足無異，姊姊，剛才話說得重了一點，你可不要生氣啊！」

小虎子曉得菲菲陷溺已深，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把她從迷途上勸回來，看情形還得慢慢向她身上下工夫，因此並不生她的氣，一笑道：「生氣，我才犯不着生氣啦！」

菲菲笑道：「你這一趟出去，又成熟了不少，將來眞是姊姊的好幫手。」

小虎子話鋒一轉道：「二姊，你現在該告訴我，去辦什麼事了吧！」

菲菲一抬頭，指着前面不遠的一座土地廟道：「到了，沒時間說了哩！」身形一起一落，就到了那土地廟前面。

土地廟小得不能坐人，倒是土地廟後面有一棵華蓋大樹，大樹下面有石塊架起來的三條橫木，那是供來往行人歇脚休息之用的。

菲菲舉目四週打量了一眼，道：「兄弟，我們那邊坐下來等吧！」

小虎子却是仰頭一笑道：「朋友！請下來吧！」

橫枝密葉之中，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臨空落下了一人，那人也是穿着一件寬袍，戴着一隻頭罩，雙拳一抱，道：「兩位，高明。」

菲菲暗暗一紅臉，冷然道：「東西帶來了沒有？」

那人一拍腰際道：「你的呢？」

菲菲點頭道：「少不了你的。」伸手懷中，取出小錦盒托在掌中。

那人道：「請打開錦盒，給在下看一看。」

菲菲一按卡簧，打開了盒蓋，盒蓋開開後，只見一道耀眼的紅光射了出來，紅光閃爍中內面是粒鮮紅的珠子。

那人目光一凝，望了那二粒珠子一陣，點頭道：「好！就這二粒珠子。」接着，便伸着手向菲菲走來。

菲菲一縮手收回那錦盒納回懷中道：「且慢！」

那人見狀不禁一怔，詫聲問道：「什麼意思？」

（未完）

陰陽谷

風流一劍傳奇故事

諸葛青雲 文

盧令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雲夢襄和上官明參悟了奇門陣法，假石筍爲陣，初習排練，使以身試陣的陰玉華陰素華姊妹被困陣中，正當陰家姊妹左衝右突均無法出陣之際，突有隱身高人以傳音之術，指引她們出陣，在此同時，雲夢襄剛收服的三奇金隼爲一巨大墨鵰擒去，墨鵰主人留下字束，說明暫借三奇金隼。雲夢襄與上官明兩次遭人戲弄，無可奈何之下，遂決定前往純陽谷一探虛實，他們教嘵陰氏姊妹操縱陣法口訣後，由雲夢襄引路直趨純陽谷，進入往氤氳樓的黑洞，驀地雲夢襄忽驚聲詢問上官明可信得過他的記憶力——

蜈珠除毒蟒　戾氣化祥和

上官明雖有點不明白雲夢襄爲何突有此問？但仍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當然相信得過，小弟久聞江湖傳譽，說是『滄海巫山』雲夢襄文采風流，英才天縱，可以走馬觀碑……」

雲夢襄苦笑道：「走馬觀碑，乃是過甚之詞，但我自信於數日前，剛剛走過的路兒，總該記得，不至於立即忘掉！」

上官明道：「那是自然，小弟不明白雲兄爲何有此一問？莫非你發現這座山洞的路徑，與先前有甚不同？」

雲夢襄道：「我們業已走過的路兒，與我先前所經完全一樣，但後面却不對了！」

上官明因知途中不會太平，必有凶險，心內早存戒心，聞言之下，含笑問道：「是怎樣不對，雲兄說得出麼？」

雲夢襄道：「此洞轉折雖多，却並不十分深邃，在我記憶中，此時已轉入直路，前面數丈以外，應有天光，爲何如今還黑沉沉地，伸手不見五指，數日之間，山總不會增厚，洞也不會加深，不知對方是在耍甚花樣？我們應該謹愼一些，謀定而動，免得一上來就弄得灰頭土臉，太以難看！」

上官明聞言，緩緩閉起雙目。

雲夢襄因係伸手拉住上官明，故而從上官明的身體顫動之上，知道這位「玉面鬼谷」，是在凝氣行功……

他忽然想起「天香娘娘」賽玉環，暨「瀟湘俊客」萬士雄的話來，遂向上官明笑道：「對了，上官兄因禍得福，曾服『黑郎君』的丹元，據說可以終身萬毒不侵，並有暗中視物之力，你且凝氣行功，試上一試，是否看得見前途那伸手不見五指的茫茫暗影之中，藏着甚麼凶險花樣？」

上官明因已用氣行功，把功力貫注雙目，遂點了點頭，含笑答道：「雲兄無須囑咐，小弟正是這等打算……」

他是一面答話，一面緩緩睜開雙目，把目光凝成一綫地，向雲夢襄因與記憶有異，感覺生疑，認爲可能藏有凶險的暗影之中看去。

誰知不看還好，這一看之下，竟把這位胆大包天，身負絕藝的「玉面鬼谷」上官朗，嚇得悚然失驚，出了一身冷汗……

雲夢襄僅從上官朗悚然一震的反應之上，已知事不尋常，遂壓低語音，悄然問道：「上官兄，你……你是否果能暗中視物，已有所見？喬大化是……」

話猶未了，上官朗已拉着雲夢襄慢慢後退，並也壓低語音說道：「雲兄莫出聲息，悄悄後退，並且凝聚眞氣，準備隨時施展『金剛柱地』的不動身法……」

雲夢襄莫明其妙地，邊自隨同上官朗緩緩後退，邊自以一種詫然語氣問道：「上官兄，你……你有沒有攪錯？我們要防身應該凝聚『金剛不壞身法』，要克敵則施展『大力金剛掌法』，你却均不應用，只叫我準備施展『金剛柱地』的不動身法則甚？」

上官朗苦笑道：「雲兄，對方的陰謀，太以厲害，也太以匪夷所思，令人無法防範！他們不知從何處弄來一條萬年巨蟒，張開巨口，堵住山洞出路，我們適才若非有所感覺，停止脚步，此時業已胡裏胡塗地，走入蟒腹之中，成了兩名窩囊得連自己不知如何死去的胡塗鬼了！」

雲夢襄也聽得大吃一驚，說道：「怪不得有那多鳥獸趕來，想是這條萬年巨蟒的食量特大，……」

說至此處，突又失笑道：「幸而我們見機知警，止步得快，否則，連『滄海』，『巫山』，暨『鬼谷』等，都被牠吞入腹中，眞可稱得上是天下第一巨蟒了！」

上官朗苦笑道：「雲兄莫說風凉話兒，我們尚未脫離險境呢，巨蟒能食高空飛鳥，可見牠吸力奇強，所以我才叫你準備施展『金剛柱地』的不動身法，萬一牠認爲我們遲遲還未入腹，等得不耐，來個張口一吸……」

「吸」字才出，果然有股奇强吸力，從面前傳來！

雲夢襄與上官朗不敢再退，只得雙雙施展內家上乘神功，「金剛柱地」的不動身法，與當面吸力相抗！

起初，尙可支持，但那吸力竟越來越强，漸漸逼得雲夢襄與上官朗要伸手抓緊洞中的壁上凸石，助益所凝「金剛柱地」神功，方能勉强不被吸動！

上官朗叫道：「雲兄，情况不太妙了，我們似乎支持不久？只要眞力稍稍一竭一懈，便將做了蟒腹點心，與那些趕來送死的飛禽走獸爲伍！」

雲夢襄到還能够鎭定，笑聲問道：「上官兄，你有『鬼谷』美稱，在這種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有妙計麼？」

上官朗答道：「妙計可沒有，只是有條笨計！」

雲夢襄笑道：「有計總比無計佳，上官兄想出了甚麼笨計！」

上官朗道：「我認爲這樣束手待斃，未免太以窩囊，應該改採攻擊，與那條巨蟒，拚上一拚！」

雲夢襄表示同意道：「我們當然不是弱者，應該拚上一拚，但這洞中地勢，太以惡劣，却叫我們怎樣出手？」

上官朗道：「雲兄在『白骨洞』中，不是曾獲得一柄無堅不摧的鋒利匕首麼？且借與小弟一用，我要放棄抗拒，聽憑那巨蟒把我吸入腹中，然後倚仗匕首之力，在牠身上，開個大窗出來！」

雲夢襄道：「這不是笨法，是個妙法，但爲何要由上官兄來涉險不由我自己施行……」

上官朗不等雲夢襄話完，便自急急發話，截斷他話頭說道：「雲兄忘了那粒『黑郎君』的丹元之力麼？它既可使我於暗中見物，定也可以使我百毒不侵，自然由我進入蟒腹，比較安全，或許還會對牠起甚尅制作用？」

一句「尅制」作用，聽得雲夢襄腦中靈光一現，立即揚眉叫道：「上官兄慢入蟒腹，我先替你派位代表如何？」

這句話兒，把上官朗聽得一怔，詫然問道：「咦，雲兄何出此語，我們目前只有二人，你却派誰作我代表？」

雲夢襄笑道：「歐陽珊姑娘，昔年隨師行道苗疆，曾斬『天蜈』一條，獲得不少『天蜈珠』，其中尤以一對『天蜈睛珠』，更特具尅制蛇虫威力，歐陽姑娘分贈我一粒護身，如今被上官兄提醒，豈非可以試試這種能够尅制蛇虫的『天蜈睛珠』，是否也具有尅制靈效？」

上官朗道：「雲兄且慢施爲，這條怪蟒太以巨大，小小一粒『天蜈睛珠』，未必能收尅制作用，若是平白糟塌了你心上人兒所贈的一粒罕世寶珠，豈不可惜……」

雲夢襄道：「我們身陷窘境，脫險爲先，『天蜈睛珠』雖是罕世之物，也不必多顧惜了！」說完，見前方所來吸力，似乎越來越加强，遂探手入懷，取出那粒「天蜈睛珠」，向沉沉暗影中擲去。

當前吸力，本已奇强，加上雲夢襄脫手飛擲之勁，只見一點朱紅星光，眞個疾如電掣地，向前方劃空飛逝！

上官朗已能暗中視物，雲夢襄也因內功精純，目力之强，亦非常人可比！

故而，「天蜈睛珠」所化朱紅星光，雖然一閃即隱，也使他們藉着這點微光，看見了當前景物。

前一段景物，只是黑暗洞徑，毫無出奇之處。

但數丈外的出口處，果然被一張張大了的巨蟒血吻堵塞，在珠光電掠之下，蟒口的鈎牙血信，均自赫然在目！

珠光一閃即隱，但跟着前途即現天光。

這是因爲那條巨蟒覺得有物入腹，便立即將張開的血盆巨口閉起。

牠的巨吻張處，可以堵死洞穴出口，這一閉起，自然立透天光。

雲夢襄道：「『天蜈寶珠』已入巨蟒之腹，希望它能發揮物性相尅的天賦妙用，否則，僅僅這條巨蟒，便將使我們勞心殫力，大費手脚，倘不知能否除却的了？」

上官朗因那巨大吸力已無，遂急急問道：「雲兄，我們是乘此機會，安然撤退，還是繼續再往前進……」

雲夢襄接口道：「常言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們踪跡既現，又被對方知曉身份，便只有向前，那有畏難後退，致貽譏誚之理？何况那條怪蟒究竟怎樣巨大，是何形相？似也該看看清楚，開開眼界……」

上官朗聽至此處，點頭笑道：「小弟心意，正與雲兄相同，我們是已入虎穴，必得虎子，趁此機會，向前闖吧——」

話方至此，洞穴出口以外天光便復大朗。

此時時序，雖值七月初六，空中新月一彎，未滿半弦，蟾華流彩，本不甚强，但雲夢襄與上官朗因係身處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洞穴之中，故而仍覺這星月微輝，看去甚爲光朗。

在天光更朗之後，跟着又是一陣驚天動地之聲！這陣聲息，太複雜了！

有叭達叭達的重物擊石之聲……

有轟隆轟隆的山壁倒塌暨石塊碎裂聲……

有狂號慘呼的羣衆受傷之聲……

還有一陣宛如牛吼，但却比牛吼沉重猛厲得多的奇異喘息之聲……

上官朗聽得這些奇異聲息以後，心中大定，向雲夢襄含笑說道：「雲兄，看來『天蜈睛珠』已收相當功效，縱未能珠還合浦，也把『氤氳神君』喬大化的陰謀毒計，破壞得相當厲害，不會是平白糟塌的了！」

雲夢襄也心中頗覺安慰地，點頭一笑，閃身便向洞穴出口處縱去。

上官朗心中一動，忙以「蟻語傳音」功力，向雲夢襄耳邊，悄然叫道：「雲兄，我們還是暫不現身，先藏在洞口暗處，看完這塲熱鬧再說。」

雲夢襄也以傳音答道：「好，我們暫時藏起，喬大化等，定必以爲我們已被巨蟒吸入腹中，可能眞有令人發噱的精彩好戲看呢！」

密語至此，二人已悄悄掩至那洞穴出口之處。

他們掩至洞口，向外一看之下，心中着實好生驚詫，暗覺眞是大開眼界！

一條通身盡是青紫方格，成爲網狀花紋的巨蟒，正在洞口外一片谷地之中，不住翻騰跳擲！

這條巨蟒長度，足在十丈開外，身軀比隻特號巨桶還粗，委實是個罕世難睹，從未見過的洪荒怪物！

牠彷彿吞了「天蜈睛珠」以後，腹中難過已極，才拚命翻騰跳擲，並發出相當凄厲的牛吼喘息之聲。

但凡被牠翻騰撞及之處，大小山石，無不碎裂，尤其是尾部猛掉猛掃之下，有時連整座山壁，都被擊得斷折倒塌，故而弄得漫空碎石飛沙，直似天崩地裂！

尤其洞外谷道中，竟聚有四五十名凶苗，想是「氤氳神君」喬大化的手下，手中各執有淬毒匣弩，苗疆吹箭，以及十來具不知名的黑色鐵質圓筒，紛紛比準洞口，似是準備於雲夢襄上官朗萬一不入蟒腹，能够出洞之際，加以猝然襲擊！

如今，巨蟒突然瘋狂似地滿谷翻騰跳擲起來，這四五十名凶苗便倒了大霉，轉瞬間，已有二三十人，或是被紛飛碎石，洞胸裂腦，或是被蟒尾掃中，化爲肉醬一般！

起初他們只是束手待斃，不敢反抗，但漸漸還是覺得性命重要，於巨蟒追近時，用手中毒弩吹箭等，向毒蟒加以襲擊！

毒蟒身軀粗逾巨桶，皮鱗極厚，豈是區區針弩等暗器能傷？反而激得牠怒發如狂，翻捲更速，轉瞬間又是八九名凶苗，慘死非命！

其中一名頭目形狀之人，高聲叫道：「巨蟒突然如此瘋狂，失去靈性之故，定是雲夢襄上官朗已被牠吞入腹中，一時未死，正在搗鬼所致，我們乾脆速下辣手，連巨蟒也一齊除去，免得被雲夢襄等剖腹鑽出……」

另一名頭目打扮之人道：「這巨蟒是『八幡公主』請來那位老婆婆的最鍾愛之物，我們怎能對牠傷害……」

先前那名頭目不等他話完，便連連搖手，截斷話頭，高聲叫道：「戚供奉曾代傳谷主諭令，吩咐只要能格殺雲夢襄上官朗，應不擇手段，不惜任何犧牲，我們再不發『子母雷霆彈』時，恐怕都要死於巨蟒尾下的了……」

他話中所說的「子母雷霆彈」一語，把上官朗聽得心中一震，悄對雲夢襄說道：「雲兄，這『氤氳神君』喬大化，不單心機極毒，手段也高，他從那裏找來的『子母雷霆彈』呢？我們如非藉着被疑已爲巨蟒吞入腹中機會，躲在洞口，偷看偷聽，眞還不容易知道那些凶苗手中的黑色圓筒，竟是如此厲害毒辣之物！設若冒失現身，則霹靂連珠，毒火四罩，委實縱不碎骨粉身，也難免焦頭爛額的了！」

雲夢襄文武全才，見識極廣，也知那「子母霹靂彈」，是種厲害無比的特製火器。

那黑色圓筒中，裝着九粒母彈，每粒母彈之中，又裝着九九八十一粒子彈，均是觸物即爆，爆發成一團團具有强烈粘性的毒火，不論粘上何物，均非將該物燒爲灰燼，決不停止，甚至於入水能焚，根本無法將其撲滅！

故而一筒「子母雷霆彈」爆處，已是滿空毒火，這十來筒毒彈，若是一齊發出，無論被襲擊人，具有何等超絕身法，靈若飛仙，也難逃慘禍劫數。

雲夢襄上官朗正自相顧驚心之際，那條巨蟒的長尾捲處，又有兩名凶苗，慘被活生生地，擊成肉餅！

那名凶苗頭目也千鈞一髮地，險些被蟒尾掃中，於是再也忍耐不住，把手一揮，發出號令。

號令才發，「錚錚」連響，上百粒母彈，已從十一二具黑色圓筒之中射出，向那巨蟒襲去。

那巨蟒雖似腹中難過已極，形若瘋狂地，不斷跳擲翻騰，但因軀體過巨，目標顯然，那有不被那些「子母雷霆彈」的母彈擊中之理？

一片數不清的「波波」聲息起處，有種千古以來，可能從未見過的罕世奇觀，突然呈現面前。

那條十來丈長的巨蟒，竟似修成正果，由蟒化龍，變成一條十來丈的火龍。

但這條火龍，却不老實，到處亂捲亂滾，以致弄得「純陽谷」內到處都是慘綠色的火燄，甚至連山石都被燒得滋滋作响，冒出青烟。

幸虧這一段，仍屬荒谷，距離迎接賓客的「羣英山房」，和「氤氳神君」喬大化自居的「氤氳樓」尙遠，否則，整個「純陽谷」內，怕不成了一片火海！

蛇蟒之屬，其命本長，那條巨蟒雖然內服「天蜈睛珠」，起了極厲害的尅制作用，外爲毒火所傷，一時仍難畢命！

困獸之鬥，凌厲難當，巨蟒在內外夾攻之下的拚命翻騰，自然也越來越見凶猛！

漸漸，那十一二名發射「子母雷霆彈」的凶苗，也遭慘死，只賸下兩名身手較高的頭目，與這條火龍似的巨蟒，仍在山谷之中，互相追逐閃避。

上官朗悄然笑道：「雲兄，好戲看得够了，我們該出頭了吧？」

雲夢襄搖頭道：「且慢，我們索性再等一會兒，上官兄，你請聽聽，這是什麼聲息？」

上官朗凝神傾耳，果然覺得遠處似有微聲，再一細聽，不禁軒眉笑道：「這是笙簫樂律，不知魔崽子們，又擺什麼排塲，莫非這『純陽谷』的僭竊主人，『氤氳神君』喬大化，要出現了麼？」

雲夢襄道：「喬大化似乎並不愛擺這等排塲，可能是有其他凶邪，此處極爲隱僻，對外又看得清楚，我們且耐着性兒，再復畧作壁上觀吧。」

這時那條巨蟒，仍然通身皆火，但已兇性漸殺，彷彿傷重將死，無力再作劇烈翻騰，只是躺在地上，緩緩轉動。

那兩名頭目，更是累得氣喘吁吁，離開那條火龍似的巨蟒數十丈外，坐下畧爲休息。

但他們剛剛坐下，那種笙簫樂律業已頗爲清晰地，從崖後傳來。

適才主張發射「子母雷霆彈」，對付巨蟒的那名頭目，聞得樂聲，瞿然起立道：「徐兄，老婆婆來了，她見了巨蟒死去，必然震怒，你要證明當時眞相，否則，老婆婆或八幡公主怪罪下來，我就吃不消兜着走了！」

那徐姓頭目，神色凝重答道：「羅兄何必囑咐，我當然會幫你證明，但老婆婆性如烈火

，未必……」

話方至此，崖角後已轉出一行人來……

這一行人，是二十四名手執笙簫樂器的如花妙齡苗女，分為左右兩列，當中則是由十二名精壯苗人，所抬着的三乘無頂軟轎。

當中一乘軟轎之上，坐的是個約莫五十來歲，身材高大的道裝之人。

右面轎上，坐的是個二十七八歲妖冶異常，長髮披肩的苗裝少婦，在她那烏黑如雲的長髮之間，還插着八面小小紙幡，色澤共分紅，黃，藍，白，靑，橙，紫等七面，另外一面紙幡，則是七色俱備。

左面一乘轎上，則坐了個老婆婆，滿面皺紋，白髮如霜，披散下來，其長似過腰部，故而看去年高足有百歲出頭。

上官明目光遙注，以傳音密語，向雲夢襄耳邊，悄然問道：「雲兄，那當中轎上的道裝之人，就是『純陽谷』中羣魔之首的『氤氳神君』喬大化麼？」

雲夢襄點頭答道：「正是喬大化，右轎苗女，我未見過，但從她裝束看來，也可知道定是喬大化的準夫人，叫做什麼『八幡公主』的了……」

語音至此略頓，低低「咦」了一聲，又自說道：「那左轎老婦，形態十分怪異，我好似曾經聽說過這名妖孽，偏偏一時之間，却又想不起她的來歷？……」

就在雲夢襄想不出對方來歷之際，那位被他目為妖孽的白髮婆婆，業已有了驚人動作。

那是因為三乘軟轎才一轉過山崖，便看見谷間地下躺着一條十來丈長的火龍，尚有點蠕蠕扭動！

起初她還沒有看清那條火龍，等到細一注目，看出斷崖碎石間的那條火龍，竟是自己的心愛巨蟒所化時，不禁發出一聲懾人厲嘯！

厲嘯聲中，未見任何作勢，身形已從軟轎之上，凌空飛起，一掠便是六七丈遠。

上官明悄悄呀了一聲道：「這是『鵬搏九霄』身法，乖乖這老婆婆當眞身負絕學，不好惹呢！」

雲夢襄的面色，突然變得凝重起來，目注谷下，並未對上官明加以答理。

那老婆婆縱到巨蟒附近，目光一注，便知蟒傷太重，業已難活，加上週身滿是綠色火燄，仍在燃燒，便怒視那死裏逃生，全身是汗的的兩名頭目厲聲問道：「我的心愛『大龍兒』，怎會變成這樣？牠身上綠色火燄，似具有粘性硫磺毒質，却是怎樣來的？」

羅姓頭目顫聲答道：「牠……牠……是中……中了『子母雷霆彈』……」

這時，「氤氳神君」喬大化，與那尚不知姓名的「八幡公主」，也已雙雙趕到，喬大化聞言之下，便向羅姓頭目，沉聲叱道：「羅烽，你好大狗胆，那『子母雷霆彈』，是威供奉費盡心血，以重金購來，專為對付本谷大敵『滄海巫山』雲夢襄之用，你怎麼用來襲擊老婆婆的神蟒？」

徐姓頭目一旁恭身說道：「谷主與老婆婆請息怒，因為威供奉曾代表谷主，傳下諭令，嚴囑對付『滄海巫山』雲夢襄，暨『玉面鬼谷』等兩名來敵，應不顧任何犧牲，不擇任何手段！羅頭目才根據這項諭令，發出『子母雷霆彈』，但就這樣，數十名弟兄也傷亡殆盡，只賸屬下與羅頭目兩人倖存的了！」

喬大化道：「徐奇，你這話從何而來？雲夢襄與上官明人在何處？莫非已被他們闖過這道關口，直赴『氤氳樓』了麼？」

那名叫徐奇的頭目，指着躺在亂石之中，身上綠色硫磺毒火，已在漸漸熄去的巨蟒答道：「恭喜谷主，大敵得除，那雲夢襄與上官明業已被神蟒吞入腹內去了！」

喬大化面帶喜色問道：「你是怎知雲夢襄與上官明，被神蟒吞去了呢？……」

名叫羅烽的頭目，覺得有功可表，遂搶着將當時情況，講了一遍，並加以解釋地，諂笑說道：「谷主請想，若非雲夢襄與上官明，在神蟒的腹內作怪，神蟒平時何等通靈，怎會瘋狂跳擲，把我們弟兄，傷了數十名之多，屬下等倘若再不發出『子母雷霆彈』，萬一被他們從神蟒腹中，剖洞而出，豈不平白犧牲，前功盡棄！……」

說也眞妙，此時巨蟒已死，蟒身毒火亦熄，但腹部却凸起了好大一截，眞像是有人被牠吞入腹內光景！

上官明見狀笑道：「雲兄，你我均好端端地在此，並未成為蟒腹游魂，怎麼牠的肚皮之上，當眞凸起了好大一段？」

雲夢襄悄道：「這是湊巧，大概那條巨蟒慘被毒火燒死，腹中有甚氣體，脹而難洩，才呈現這種形狀，恰好支持了羅姓頭目說法，到看喬大化和那老婆婆相不相信？」

上官明道：「雲兄想出那看來十分凶惡，功力又復極高，白髮婆婆的來歷了麼？」

雲夢襄答道：「想雖想出一人，但還未敢確定……」

話方至此，已聽得「氤氳神君」喬大化，向那白髮婆婆，含笑說道：「老婆婆不要生氣，羅烽與徐奇所說，可能均是實情，老婆婆雖損失一條罕世神蟒，但爲這條罕世神蟒殉葬，却還有『滄海巫山』雲夢襄，和『玉面鬼谷』上官明等，兩位威震乾坤的蓋代一流人物，算計起來，大有賺頭，不會虧本的了！」

那老婆婆冷然說道：「事實果若如此，當然無話可說，只怕這全是喬神君手下企圖卸罪的搪塞之詞！」

羅烽忙道：「老婆婆若仍有所疑惑，我們可找證明！」

白髮婆婆的兩道森冷眼神，略注羅烽，沉聲問道：「怎樣證明？」

羅烽恭身道：「經過『子母雷霆彈』的硫磺毒火這一澈底焚燒，雲夢襄與上官明縱是金剛不壞之體，也必死去！老婆婆若是允許，我們剖開蟒腹，取出雲夢襄等的屍體，不就可以證明事實了麼？」

白髮婆婆點頭道：「好，我准許你剖開蟒腹，但若蟒腹無人，却小心你自己的肚皮，我也要把你剖腹開腔，生嚼五臟，為我的愛蟒復仇！」

雲夢襄聽至此處，悄然自語道：「大概是她，不會錯了！」

上官明道：「是誰？」

雲夢襄答道：「是五十年前在江湖中極具兇名，後來突然隱跡不見，傳說已被一位佛門神尼所誅，或是度化的『白頭羅刹』何二娘，據我所聞，這老婆子在五十年前，便已滿頭白髮，如今算來，定已年過百歲了呢？」

上官明失笑道：「五十年前之事，雲兄與我，全屬耳聞，你是怎生判斷出，對方身份的呢？」

雲夢襄笑道：「我是由那老婆子適才要生嚼羅姓頭目五臟一句話兒之上，突然想起，因為嗜食生人臟腑的特殊兇邪，代來不多，『白頭羅刹』何二娘便是其中之一，昔年她每日均非人心不飽，看來年貌又頗相當，我遂作此認定，上官兄可覺得有甚不對麼？」

上官明搖了搖頭，表示無甚異議，兩人一同注視谷外情況發展。

這時，羅烽業已取了柄鋒利苗刀，動手為那已死巨蟒剖腹，企圖從那隆起一段的蟒腹之中，尋出雲夢襄上官明二人屍體。

但那巨蟒皮鱗，異常堅韌，雖被毒火焚燒以後，仍非苗刀所能傷損。

白髮婆婆見狀叫道：「巨蟒腹下，有一極細白綫，你把苗刀尖端，插進綫內，順着鱗紋解剖，方能剝去蟒皮。」

羅烽聞言，如命施為，果然迎刄而解，徐奇也取一柄苗刀趕過，幫助羅烽，一同解剖。

上官明悄向雲夢襄笑道：「雲兄，蟒皮已解剖開來，馬上就要見眞章了，我們究竟現不現身？……」

雲夢襄接口道：「當然現身，但請上官兄莫要性急，與我一齊行動，因為大敵當前，步驟千萬紊亂不得。」

上官明頷首一笑，目注谷下，誰知就這一瞬之間，名叫徐奇那名頭目，竟已身遭慘死。

原來雲夢襄所料不差，那蟒腹凸起之故，眞是被烈火燒死以後，腹中脹滿毒氣所致。

等到蟒皮一破，那股無法宣洩的毒氣，便嘶的一聲，狂噴而出。

先是他連身飛了起來，向後跌出了七八尺遠，「砰」然墜地。

跟着便全身發紫，七孔流血。

再復一眨眼的工夫，便除了衣服，頭髮，和牙齒等外，全身都骨肉無存地，化作一灘血水！

雲夢襄看得向上官明悄然笑道：「上官兄看見沒有？蟒腹毒氣，多麼厲害，你剛才若是故意被巨蟒吸入腹中，恐怕也不太妙，難以逃過骨肉齊消的一場大刼！」

上官明笑道：「雲兄莫要忘了，我有『黑白郎君』的那段因緣，業已終身百毒不侵！」

雲夢襄搖頭道：「這只是一種說法，在未經事實證明之前，上官兄還是不要輕易以身涉險，才較穩妥。」

誰知就在他們悄然數語之間，谷下又發生了另外一樁悽慘無倫之事。

羅烽正在動手解剖蟒皮，突見徐奇被毒氣噴中，身遭慘死，不由驚得一怔。

但他目光接觸另外兩道似乎比巨蟒腹中毒氣，更陰，更冷，更狠，更毒的目光時，便立從驚怔中醒了過出，趕緊低下頭去，準備繼續工作。

那兩道陰冷凶狠無比的目光，正是射自白髮婆婆的雙眼之內。

羅烽的頭兒才低，這白髮婆婆已飄身閃過，伸出鳥爪似左手，把羅烽右肩，緊緊抓住。

羅烽突感肩上一痛，回頭見是白髮婆婆抓住自己，臉上業已滿佈殺氣，不禁嚇得心魂欲飛，顫聲叫道：「老……老婆婆，請……請容我剖……剖開蟒腹……」

白髮婆婆陰森森，冷冰冰地，哼了一聲，目注羅烽，接口說道：「不必再剖腹了，你可以回頭看看。」

羅烽回頭一看，方知毒氣噴洩以後，蟒腹業已恢復平常，那裏還有什麼吞食了人的高高凸起跡象？

他大驚之下，自知不免，但仍存萬一生念，回頭哀聲叫道：「老婆婆……」

「老婆婆」三字，方一出口，白髮婆婆右手伸處，業已快逾電光石火地，插入了羅烽左胸的心窩以內！

羅鋒痛得五官一擠，僅僅哼出半聲，一顆血淋淋的人心，已被那白髮婆婆，活生生地挖了出來！

人心在初離人體之際，本是極燙之物，尋常人決難入手……

但那白髮老婆婆乃身負絕頂武學之人，眞氣凝處，可令全體成鋼，那裏還會顧忌這些？

故而，她不單把顆滾燙心兒，活生生地從羅鋒腹中，挖了出來，並立即塞入自己口內大嚼。

雲夢襄看得有點暗作噁心，但却連連點頭地，向「玉面鬼谷」上官明說道：「上官兄，不會錯了，這白頭妖婦，定是遁世多年，復出作怪的『白頭羅刹』何二娘！」

說至此處，忽又想起一事，對上官明叮囑道：「上官兄，少時何二娘若是出手，最好由我應付，因爲這老婆子左手所煉的『羅刹抓魂手』，極其厲害，我還略知剋制抵禦法……」

上官明知曉自己在功力方面，略遜於雲夢襄一籌，遂毫不倔強地，頷首笑道：「雲兄放心，小弟唯你馬首是瞻，不會有所狂妄，逞強出頭！」

雲夢襄聽了之後，點頭含笑，伸手向着谷下，指了一指。

原來，這個時候，那白髮老婆婆嚼食頭目羅鋒整整一副心肝以後，方才鬆手甩去羅鋒胸前洞穿，血汚狼藉的屍身，向着「氤氳神君」喬大化聲若梟鳴地，「桀桀」怪笑着說道：「喬神君，我老婆子數十年來，只以鳥獸臟腑充饑，今日一旦復嘗生人心肝美味，不免有點故態復萌，喬神君不覺太狂妄麼？」

喬大化笑道：「老婆婆說那裏話來，羅鋒既浪費了我十來筒『子母雷霆彈』，又誤傷了老婆婆的神蟒，委實死有餘辜……只是……」

白髮婆婆訝道：「只是什麼？喬神君怎不說出？」

喬大化道：「只是那『滄海巫山』雲夢襄，與『玉面鬼谷』上官明二人，既未被神蟒吞入腹中，却是到了那裏去了？神蟒又怎麼會到處跳擲，類似瘋狂的？」

白髮婆婆沉吟不語，目中兇光電閃，四下一轉，突厲聲喝道：「那是什麼？」

她邊自發話，邊自飛身過去，從那條已經被徐奇剖開了的巨蟒腹部之中，伸手過去取出了一物。

雲夢襄眼力極銳，看見那白髮老婆婆手中之物，正是歐陽珊贈送自己的那顆「天蜈睛珠」，遂向上官明低聲笑道：「上官兄先現身，吸引羣邪注目，我再突然出現，從老妖婆的手內，奪回那一顆『天蜈睛珠』！」

上官明道：「這老婆婆看來非比尋常，雲兄雖然絕藝在身，也請你謹慎一些爲是。」

雲夢襄含着笑地點一點頭，把手一揮，示意請上官明快點先行出洞而去。

上官明也是刁鑽透頂的人物，他悄然出洞，施展游龍術，貼着山壁，橫移數丈，才突然選擇谷下無人之處縱落，口中並發出一聲長嘯，以吸引羣邪注意。

在他出洞之時，喬大化恰向那白髮婆婆問道：「老婆婆，你在那神蟒的腹中，所尋獲的究竟是何種物件？」

白髮婆婆答道：「是一顆珠兒，我認為『大龍兒』突然瘋狂跳擲，以致慘遭刼數之故，可能就是這珠兒作怪！」

喬大化道：「是什麼樣的珠兒，老婆婆給我看看，神蟒軀體何等巨碩，我不相信以一顆小小珠兒，能對神蟒發生這麼大的作用！」

白髮婆婆道：「這顆珠兒，似不尋常，喬神君既要看，便請接住……」

語音一頓，便把那一顆「天蜈睛珠」向喬大化脫手凌空拋去。

正是事有湊巧，那上官明恰好在此時，長嘯一聲，飛身下縱。

谷下羣邪聞得嘯聲，知有敵人出現，自然一齊注意到上官明的發嘯所在。

等到喬大化，八幡公主，和那個白髮婆婆發現空中另有人影閃動時，已被突然從洞口縱出的雲夢襄，搶去白髮婆婆剛剛脫手拋起的「天蜈睛珠」，來了個物歸原主的了。

白髮婆婆方氣得怒哼一聲，意欲有所動作，喬大化已自發話叫道：「老婆婆請莫衝動，我來替你引介一下，這位就是名震八荒，位列『風流三劍』之一的『滄海巫山』雲夢襄雲大俠，另一位想是喬大化也久所聞名，今日尙稱幸會的『玉面鬼谷』上官明上官大俠……」

白髮老婆婆哼了一聲，然後便悻悻然地，說道：「什麼大俠？不過是兩名乳臭未乾的黃口孺子！」

喬大化深知「滄海巫山」雲夢襄與「玉面鬼谷」上官明，全是牙尖舌利，口角不饒人的厲害脚色，生恐那白髮婆婆，多言取辱，遂趕緊答道：「雲大俠，上官大俠，我來爲你們引見一位罕世難見的大人物，這一位老婆婆，就是……」

雲夢襄不等喬大化再往下講，便自微微地一笑，搖手截斷他的話頭說道：「喬神君不必引介，我認得她的！」

喬大化聞言一怔，那個白髮老婆婆更是意似不能相信地，訝聲冷笑說道：「哼，你這黃口孺子，會認識我？……」

一語未畢，上官明已狂笑接口叫道：「常言道，『龍交龍，鳳交鳳，跳蚤只能交臭虫！』正因爲我們是『黃口孺子』才認識你……」

白髮婆婆道：「此話怎講？」

上官明笑道：「『黃口孺子』結交『黃毛丫頭』，豈非天經地義？我雲夢襄兄，既稱和你素識，可能你們還是靑梅竹馬，兩小無猜呢？只不過喬神君適才引介得對，你是個罕世人物，應該是有點與衆不同的，我要把那『黃毛丫頭』，改成『白髮丫頭』才對！」

這番話兒，慢說把那個白髮婆婆聽得目中噴火，臉色鐵靑，就是連那雲夢襄都覺得上官明實在是口角尖酸，太以缺德！

白髮老婆婆靜待上官明把話說完，似乎是吸了一口長氣，勉强地壓抑住心頭的怒火，目光獰視着雲夢襄，厲聲地說道：「說，你說認識我這個老婆子，那我是誰了？說！倘若說得不對之時，那你們兩個人都難逃被我生嚼心肝五臟之苦！」

雲夢襄不慌不忙，神態自若地，向對方看了一眼，揚眉笑道：「倘若說對了呢？」

這句話兒，把那個白髮老婆婆問得怔了一怔，正待答話之際，那位八幡公主突在旁發話叫道：「老婆婆莫要上他的當，這『滄海巫山』雲夢襄在武林中號稱文通武達，學究天人，曾經滄海難爲水，識得巫山百幻雲，眼皮子着實廣闊得很，可能他眞曉得你的來歷，老婆婆不要作任何承諾！」

雲夢襄聽了，向八幡公主遙一抱拳，含笑說道：「多蒙公主謬奬，雲某這廂謝過。」

白髮老婆婆的性情似甚剛愎，雖聽八幡公主如此說法，仍向雲夢襄沉聲道：「你說，我不相信你認識我，只要你能說得對，我少時和你動手之時，而不用最拿手一種功力就是。」

雲夢襄笑道：「老婆婆共有三大絕學，你打算不用那一種呢？」

白髮婆婆吃了驚道：「三大絕學？……」

雲夢襄却是軒眉一笑，又接口說道：「老婆婆的『羅刹抓魂手』，『羅刹血印掌』和罕世獨擅的『羅刹白髮鞭』，在五十年前，便已威震八荒，難道稱不起『三大絕學』麼……」

白髮婆婆目光凝注雲夢襄，滿面都是驚奇神情，頓時變得啞了，默然不語。

雲夢襄笑道：「老婆婆如今大概業已相信我所說的認識你之語，決非虛言了吧！」

白髮老婆婆點頭說道：「你既能叫出我五十年前的三椿絕學來，足見你眼皮子着實不淺，但我們已訂賭約，你還是要說出我老婆子的名，才能算數。」

雲夢襄道：「假如我所料不差，老人家應該是遁世幾達一甲子『白頭羅刹』何二娘！」

喬大化與八幡公主均把雙眉一皺，那白髮婆婆却點頭怪笑道：「對，你說對了，我一定遵守諾言，少時和你過手之際，不施展『羅刹抓魂手』就是。」

雲夢襄含笑道：「老婆婆不必如此，武林角鬥，勝者爲强，只要一相交手，便應各盡所能……」

何二娘喝道：「雲夢襄，你不必故作大方，我雖然並非正派人物，但也從來不曾對人失信，剛才我所說過的話兒，那是一定算數！」

語音至此略頓，雙目中兇芒如電地看着雲夢襄，又復說道：「但我有兩件事兒，不大明白的，想要問你一問，隨便你答覆也好，不答覆也好……」

雲夢襄至此已不等對方把話說完，便自開口笑道：「我知道何老婆婆想問的是那兩件事兒，準定從實奉告就是！」

「白頭羅刹」何二娘方一揚眉，雲夢襄業已說道：「何老婆婆的第一項問題，大概是想問這顆小小珠兒，有何來歷，竟能具有尅制毒蟒，使其於入腹之後，難以禁受那大威力！」

何二娘道：「我正是此意，你願說麼？」

雲夢襄笑道：「此事毫無隱諱，明說何妨？這是一顆『天蜈睛珠』，具有尅制各種蛇虫的天賦靈效，那條毒蟒將此珠吸入腹中，那便自然是禁受不住的了！」

何二娘「哦」了一聲，點頭不語。

雲夢襄也笑了一笑，繼續說下去說道：「何老婆婆的第二項問題，大概是想問問我的年齡……」

話方至此，那八幡公主哼了一聲，冷冷接口說道：「雲大俠，你這可猜錯了吧，何老婆婆又沒什麼待字閨中的曾孫女兒，重孫女兒，想與人攀親結眷，却要問你年齡則甚？」

誰知這位八幡公主的話聲才住，那「白頭羅刹」何二娘却怪笑接道：「公主，這『滄海巫山』雲夢襄，着實有點兒聰明，他這回還是猜對了呢，我正是想問問他的年齡究竟是有多大了？」

這位八幡公主聞言愕然，這時，雲夢襄却又笑着繼續說道：「何老婆婆是覺得我年歲太輕，你又遁世太早，『白頭羅刹』之名……」

何二娘道：「我這『白頭羅刹』四字，少說些，也已經絕跡於江湖五十餘年之久了，從你的年貌看來，大概還沒有超過三十歲吧？」

雲夢襄笑道：「其實此事一經說穿，便不足爲奇，我是間接認識何老婆婆，並非直接看出你的來歷。」

何二娘詫聲問道：「你認識誰？誰又認識我呢？」

雲夢襄劍眉微挑，俊目中神光如電地，盯在何二娘那張滿面密佈着皺紋的老臉之上，好一會然後一字一字地緩緩說道：「何老婆婆若不善忘，還記不記得『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麼？」

就這輕輕的「山中也有千年樹，世上難逢百歲人」二語，竟把顯然相當狂傲兇惡的「白頭羅刹」何二娘，聽得悚然一驚的，滿面都充滿了詫色。

何二娘足下退了半步，略一遲疑以後，方自獰笑喝道：「誰說『世上難逢百歲人』，我老婆子不就百歲有餘了麼？」

雲夢襄笑道：「老婆婆雖然年逾期頤，但你後五十年的淸閑安逸歲月，却自何來？是不是多虧了『滅却心頭火，剔起佛前燈，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的四句偈語？」

何二娘勃然變色道：「雲夢襄，難道你是認識『百忍老尼』的麼？」

雲夢襄神色相當鄭重地，肅立恭身，把雙拳在胸前一拱，答道：「在下偶得因緣，曾聽說法！」

何二娘的目中突閃厲芒，急急問道：「百忍老尼坐化去了沒有？還在人世麼？她……她如今踪跡何在？……」

這是一連串的三個問題，雲夢襄不慌不忙，一一加以解答地，含笑說道：「百忍大師說她老人家只因有椿心事未了，才多在紅塵之中勾留了數十載光陰，但好像就在今年的七月中旬左右，便將坐化歸西，飛昇極樂的了！」

何二娘哎喲一聲道：「今天已是七月初六，我希望百忍老尼的坐禪之處，離此不要太遠才好！」

雲夢襄微笑道：「雖不太遠，也不太近，百忍大師是在『青城山金鞭崖』的崖腹石洞之中，坐枯禪呢！」

何二娘聞言之下，略一忖思，手指雲夢襄與上官明二人，向「氤氳神君」喬大化叫道：「喬神君，我也有件事兒，想要問你。」

喬大化笑道：「老婆婆，有何話兒儘管請問，喬大化是知無不言，言無不實！」

何二娘道：「喬神君既已把『陰陽大會』的性質改變，留待下次舉行，則雲夢襄與上官明兩位已來，便似無須等到明朝七七正日，雙方可以就此作一解決……」

雲夢襄與「玉面鬼谷」上官明聽得，知道自己所料，果然不差，喬大化顯然已經把原來欲爭霸武林，對羣雄誇耀實力的「陰陽大會」的性質改變了，而是變爲專門對付自己與上官明的集會。

何二娘的語音一住以後，喬大化便已邊自點頭笑着說：「當然可以……」

四字出口，又目光一掃雲夢襄，上官明二人，含笑又道：「雲大俠既於今夜提前光降『純陽谷』，定也有備無患，你們也不會不同意的吧？」

雲夢襄與上官明原意雖是爲了探聽「純陽谷」虛實動靜而來，但事既至此，也就說不上算了。

於是，他們互相交換了一瞥眼色後，由雲夢襄發話道：「有道是『客隨主便』，好在今夜一會，與明日一會，根本也差不多少。」

何二娘見他們雙方業已同意，又向喬大化問道：「喬神君，我再問一句，倘若沒有我老婆子助陣，你以全谷之力，對付得了這兩個武林中後起的年輕人麼？」

喬大化何等江湖經驗，自然聽得出何二娘言語中的弦外之音包含什麼意思。

他先是雙眉一皺，但立即恢復了正常神色，「哈哈」一聲，大笑着說道：「老婆婆是心切報仇，急於趕往『青城山金鞭崖』麼？你儘管請便，『滄海巫山』雲大俠與『玉面鬼谷』上官大俠，雖然名震江湖，身負絕藝，但我『純陽谷』中，也還有幾位有臉，有始有終的好朋友們，可以與他們頡頏頡頏！」

這就是正邪人物的胸襟不同之處。

喬大化倘若在言語中未加那「有始有終」四字，原是一番極漂亮的話兒，如今加了這四個字兒，就變成對「白頭羅刹」何二娘冷酷諷刺，罵她「有始無終」之語。

何二娘是百歲以上之人，自然更能聆音察理，鑒貌辨色，當下微微一笑，冷冷說道：「喬神君一番欵待，除了犧牲一條心愛的巨蟒以外，也還要爲你盡點力量再走！至於我與百忍老尼之間，究竟是恩是仇，尙自難論，但是，『青城山金鞭崖』，我老婆子却非趕去一趟不可……」

喬大化聽得「白頭羅刹」何二娘說，還要爲自己再盡一點力量，然後再走，不禁立時滿臉堆笑地，抱拳當胸，笑着道：「老婆婆千萬不要誤會……」

「白頭羅刹」何二娘把手一擺，截斷了喬大化的話頭，目光一掃雲夢襄與上官明二人，然後眉頭一揚，便對他們問道：「我老婆子承蒙『氤氳神君』喬大化，暨八幡公主，禮若上賓，欵待三日，當以三掌爲報，你們可選出一人，接我三記『羅刹血印掌』力！」

雲夢襄深知這老婆子功力，高明無比，上官明決非這白髮老婆婆的敵手，遂立即上前，應聲答道：「在下願領老婆婆的教益！」

何二娘道：「我老婆子雖被人目爲兇邪一流，但從來不作暗事，要把話說在前面，這三記『羅刹血印掌』力，威勢不同，第一掌是十二成威力，第二掌却是十一成的功力，第三掌則只有十成的勁力了。」

雲夢襄道：「老婆婆把這三記『羅刹血印掌』力的威勢遞減，必有原因。」

「白頭羅刹」何二娘頷首道：「當然有原因，而且我還必須把這原因，當着衆人說個淸淸楚楚！」

說完，目光如電地，一掃雲夢襄，上官明，和喬大化，八幡公主。

雲夢襄，上官明，與喬大化，八幡公主四人也不出聲，靜待她分說。

何二娘朗聲說道：「一來因爲你雲夢襄年齡方面，雖比我差得太遠，但名列『風流三劍』，是當世武林中，第一流的後起之秀，二來你又使用『天蜈睛珠』，令我愛蟒『大龍兒』瘋狂致死，故而我第一掌係發全力，以十二成功勁施爲。」

雲夢襄抱拳微笑道：「多謝老婆婆這樣看得起我，雲夢襄自當勉竭所學，以領敎高明便了。」

他因覺得這「白頭羅刹」何二娘適才雖生嚼活人心肝，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但却頗通情達理的，或是隱居近甲子之後，氣質上已經起了變化，遂也不願在答話間過份的頂撞她，所以把語音放得特別的客氣和緩和。

「白頭羅刹」何二娘接着說道：「第二掌上，因爲你告我百忍老尼未化去，仍在紅塵，以及她坐關所在，這是我急於知曉的生平大願，承蒙相告不可無酬，但客中又無長物，遂把『羅刹血印掌』力，減去一成，只用十一成功勁發出……」

換在別人，別時，別地，雲夢襄也是心高氣傲的絕頂人物，定不肯承情，但如今，他却似福至心靈地，滿含笑意說道：「多謝，多謝，雲夢襄不過是口角之勞，多謝老婆婆如此厚賜！」

何二娘以眼角餘光，瞥了那位「氤氳神君」喬大化一眼，略蹙雙眉，冷冷說道：「第三掌則因喬神君才聽我老婆子有趕過去『青城山金鞭崖』之意，便覺得蝕了本錢地，發話諷刺我有始無終，主人既然如此，客人又何必過份賣勁，故而第三記『羅刹血印掌』，我只打算施展十成勁力。」

喬大化聞得此言，眉梢一挑，咀角微披，似乎要想發話的？

但那八幡公主，却趕緊抛過一瞥眼色，把他止住了，喬大化也會意地皺眉，勉强保持緘默了。

這回，雲夢襄因事不關己，不曾答話，只從咀角間浮起一絲微笑。

這一絲微笑，不是訕笑，不是冷笑，也不是什麼得意的微笑，而是，有一種自尊身份的矜持意味。

何二娘笑道：「年輕人多半心高氣傲，尤其是你這等身負絕藝，享有盛名之輩，大概更

不顧意於過手時接受別人禮讓……」

雲夢襄軒眉一笑，未曾接口。

何二娘又復笑道：「你千萬莫要覺得我這三記『羅刹血印掌』的掌力遞減，對你是種侮辱，須知以雙方修爲而論，慢說十二成，十一成，或十成勁力，只要你能接得住我八成一掌，我老婆子已經相當慚愧，願意心許你是位曠代奇才，武林中的一位怪傑的了！」

說至此處，目中精芒一閃，突然提高聲音道：「青城之行，路途不近，雲夢襄，我們這三掌之交，該可以開始了吧？」

雲夢襄笑道：「在下早有準備，老婆婆隨時皆可發掌。」

何二娘道：「好，你留神第一掌，這是十二成勁力的，要替我那條愛蟒『大龍兒』復仇，並攷驗你『滄海巫山』的這個風流劍客之名，是否虛傳得來的？」

這位「白頭羅刹」是一面發話，一面緩緩伸出她那鳥爪的右手。

但她邊自伸手，手掌色澤却也邊自變幻，等到把話說完，整隻手掌的顏色，業已變成了令人望之生怖的血紅的顏色了！

雲夢襄那敢怠慢，內家至高無上的「太清罡氣」，業已凝貫雙掌，準備應變。

何二娘跨前一步，身形微欺，那隻血紅的右掌，向雲夢襄緩緩推出。

她這一自稱爲已以十二成的全力施爲的第一招「羅刹血印掌」，從外表上看起來，竟然並未帶有絲毫的疾風與及勁氣！

雲夢襄也不願自己一上來就顯得相形見拙，遂把「太清罡氣」，也自化有形爲無形地，凝足十二成功力，悄然由右掌掌心逼出。

雙方手掌的距離，猶有尺許左右，但所凝的暗勁，已作接觸！

何二娘的神色自若，身形也不曾晃動，足下亦未搖，只是，她的向前欺身之勢，稍稍的滯了一滯，便無其他不平常處！

雲夢襄則已身形一震，足下拿樁不住，向後退了一步。

這位「滄海巫山」，自從行道江湖，列名「風流三劍」以來，眞還是第一次在別人手下，遭受挫折！

故而不單雲夢襄的胸中血氣，一陣翻湧，連冠玉雙頰之上，也添了一層望之益添俊美的緋紅色澤。

何二娘呵呵笑道：「『江山代有英雄出，各佔風流數十年』！雲老弟的『滄海巫山』之名，果非虛傳，你再接我第二掌吧！」

「氤氳神君」喬大化聽得何二娘連對雲夢襄的稱呼，都改成了「雲老弟」，不禁向八幡公主面帶苦笑地投過一瞥。

八幡公主微微搖了搖頭，示意喬大化儘量忍耐，莫要再對這位「白頭羅刹」，加以任何撩撥刺激。

喬大化雙眉一皺，頷首表示知道，目光又轉注場中。

他這一注目，只見何二娘的第二記「羅刹血印掌」掌力，又已緩緩發出。

雲夢襄翻掌一接，何二娘身形仍是未動。

但是，雲夢襄自己的足下却已連退兩步。

上官朗看得先是一怔，後又是一驚！

一怔之故，是雲夢襄接應何二娘十二成全力所發的第一掌，足下不過微退一步，爲何於應接第二記十一成力的「羅刹血印掌」時，足下反倒退後兩步？

一驚之故，則是這種反常的現象，只有唯一的一種解釋。

那就是雲夢襄於應接第一記的「羅刹血印掌」掌力時，臟腑受到震動，眞氣滯塞而致難於提動，於是功力才會打了折扣，這才會在對方威勢已減了第二掌上，反而顯得更不濟。

此時，他又觸動靈機！

不對，還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白頭羅刹」何二娘口不應心的要了花樣，第一記「羅刹血印掌」，只有十一成或十成的內勁，等到雲夢襄的心神畧懈，注意力也畧爲放鬆之時，第二掌上才出了十二成掌力。

不論是那種原因，情勢都不太妙，都足使上官朗心驚，都顯示出生薑畢竟老的辣，何二娘的功力確實要比雲夢襄高上一籌。

上官朗正自心中憂驚之際，何二娘突然收回了她那隻血手掌，向雲夢襄笑道：「雲老弟，這樣打法沒有意思，我們把所餘下的一掌之上，添點花樣好麼？」

雲夢襄抱拳笑道：「老人家儘管請講，雲夢襄是無不從命的！」

喬大化忍不住地，從鼻中冷哼一聲，心中暗自忖道：「眞是見鬼，他們之間，好像竟然打出了交情來了？一個改稱『雲老弟』，一個也把原本所用『老婆婆』的普通稱呼，改成了比較客氣的『老人家』……」

他念方至此，已經聽得何二娘在發話，說道：「好，雲老弟既說由我作主，我們就把第三掌改爲『合掌較功，傳力相搏』，但是時間不宜拖得太過長了，我們就以頓飯光陰爲度便了！」

但，上官朗則雙眉深鎖，多添了幾分的憂慮！因爲這種「合掌較功，傳力相搏」實在非同小可！

因爲這種「合掌較功，傳力相搏」之舉的凶險程度，若有一方不是敵手，根本無法僥倖躲閃，只有聽憑對方宰割的了，輕亦受傷，重則喪命！

上官朗已看出雲夢襄在內力修爲方面，是遜於何二娘，再聽得何二娘，把第三掌改成了這遜種方式，却叫他怎不驚心？怎不皺眉？

雲夢襄於聽完何二娘的話後，一面點着頭又一面注目上官朗說道：「上官兄聽到沒有了，武林人物互相過手論招，勝負乃是常事，寧教名在人不在，莫令人存名不存，在我與何老人家合掌較功，傳力相搏的頓飯光陰限時之內，上官兄不可相助，只可站在一旁，爲我護法便了……」

這番話兒，說來極具英雄胸襟，豪俠氣概，聽得那位「白頭羅刹」何二娘也連連點頭地，在雲夢襄面前，盤膝坐了下來。

雲夢襄本來以爲何二娘是以站立原式較功，如今見她鄭重其事，坐了下去，自然也不敢怠慢了，跟着也是盤膝靜坐。

何二娘緩緩伸出右掌，那隻枯瘦得如鳥爪的手掌，仍是血紅怖人色澤。

雲夢襄也伸出右手，兩人緩緩地接觸，把掌心合在一起。

雲夢襄適在連接兩起「羅刹血印掌」力，已然嘗到厲害，吃了苦頭。他認爲掌心一合之下，便會立有一股其重如山，其熱如火的內家潛勁，向自己掌心，迫攻而至！

故而他是提足所煉「太清罡氣」，作了準備，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因雲夢襄頗有自知之明，知憑藉自己修爲，想勝這「白髮羅刹」何二娘，根本無可能。

何若放棄急躁求勝之心，只求應付所限定的頓飯光陰，却是游刃有餘之事！

兩隻手掌一合，兩人一語不發，各自閉目垂簾，神色均極鄭重！

但轉眼之間，「白頭羅刹」何二娘的臉上，漸漸發紅。

雲夢襄頭上，却有豆大汗珠，滾滾直落！

上官朗看得駭然！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千里不留行

秦紅·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年書劍主僕在返回故居途中，遇老山猴攔截，要擒他往三公會歸案，年書劍命僕不得反抗，任由老山猴推着獨輪金車進發，兩僕亦步亦趨緊跟車後前進，走沒多久，爲七矮寇攔刼，老山猴自忖非敵，唯命是從，但也逃不過七矮寇的毒手，老山猴死後，七矮寇的老七魏丕明要擊殺年長福時，反被年長福聽從年書劍的指示擊得倒地不起，老六趙開山大怒，向年長福撲去，年長福又是依照年書劍口中所發的招式指示應敵，把趙開山擊飛丈外，倒在地上，似行將臨盆的婦人般，捧腹哀聲呻吟——

五劍遭橫死　書生蒙奇寃

秦天翔愕然而覷，另四矮寇也瞠目驚覷，一時都呆若木鷄。

他們有一項共同的發現，發現年長福除了力氣强得驚人之外，招式並無特別神奇之處，神奇的是他能制敵機先，也就是說年書劍能料敵機先，趙開山打出第一招，他就料到第二招是什麼，於是在趙開山第二招將要發出之際，他就指揮年長福先打出能够尅制趙開山的第二招的招式。

這就是使他們驚駭萬分的原因，料敵機先說來容易，做起來可不容易，它必須有非常豐富的經驗和反應非常靈敏的頭腦，而一個體弱多病的書生竟有這樣豐富的經驗和這樣靈敏的頭腦，除了用「天才」兩個字來形容他之外，是沒有別的可以解釋的！

因此，刹那之間，年書劍在他們的眼光中已不再是個無用的人，而是個可怕的人物，非常可怕的人物！

像那位「談笑却秦軍」的魯仲連一樣可怕！

像那位綸巾羽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之外的諸葛武侯一樣可怕！

剛好這時候，年書劍自懷中取出一把羽扇，神態悠然的在輕搧着，於是他們覺得年書劍簡直就是魯仲連再生，諸葛武侯轉世，心中更爲氣餒了。

年長福意猶未足，再拍拍手笑道：「哪一個是老五？輪到你啦！」

老五韓玄舉步欲出——

「慢着！」

秦天翔阻止他出戰，接着向四兄弟耳語了一番，最後五人似已擬妥了作戰計劃，同時撒出武器，兩個舉步迫向年長福，三個舉步圍上年書劍和年長壽。

看情形，他們決定聯手圍攻了。

年書劍笑道：「對了，你們早該這樣行動，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你們只要封住了我的嘴巴，我的兩個僕人便無所施展其技矣！」

秦天翔詭笑道：「不錯，看你小子還有什麼辦法！」

他和老二楚甘泉老三齊光昱一齊向年書劍欺去，面上殺氣騰騰！

他們三人的武器是短劍，短刀和短鞭，長僅尺五，這因爲他們身材矮小，只能使短小的兵器。

老四燕堅，老五韓玄則迫向年長福，他們兩人拿的也是短劍和短刀！

年長福見了並無一絲懼色，反哈哈笑道：「你們要動刀子老子可要殺人啦！」

年長壽叫道：「長福，到這邊來！」

年長福雙足微頓，倏地暴退二三丈，退回獨輪車前，與年長壽併肩而立。

這一來，秦天翔五人準備分別圍攻二鐵衞的戰畧行不通了，但他們認爲五人同時動手攻擊二人也是一樣，故五人一齊向獨輪車欺去。

年書劍仍是羽扇輕搖，神態閒舒，含笑道：「秦天翔，冷靜一些，出了人命可

不好呀！」

五人面含悍笑，繼續迫近。

年書劍輕嘆一聲道：「唉，七矮寇成名不易，何苦為區區千斤黃金而拚命！」

秦天翔冷笑道：「你這小子好大的口氣，千斤黃金居然說是區區之數？」

年書劍笑道：「我有一座金礦，已產黃金萬斤以上，那一天我請你們到舍下做客，每人送個二三百斤是沒問題的。」

秦天翔道：「那倒不必，你只把現在這輛黃金車送給我們就行了。」

年書劍道：「不成，這輛獨輪車，是我自己要乘坐的，送給了你們，我坐什麼呀？」

秦天翔道：「不送？」

年書劍搖頭道：「抱歉！」

秦天翔短劍一揮，叫道：「兄弟們，幹了！」

五人一縱而上，刀劍齊發，攻上了車前的年長壽和年長福。

年書劍叫道：「雲帶出岫！」

年長壽和年長福手一揚，竟自袖中各吐出一條白綾帶，勢如出海神龍，迎着對方五人飛捲過去。

五人不料有此，一時也看不清是何物，因之大吃一驚，本能的刀劍疾抬——

年書劍適時又叫道：「左右穿花！」

二鐵衞就趁着對方五人舉起刀劍招架的一剎那間，猱身猛進，四掌齊揚！

「砰！」

「砰！」

「蓬！」

「蓬！」

楚甘泉，齊光昱，燕堅，韓玄腹上各中一掌，登時仰身栽倒，直翻出去！

只有秦天翔沒中掌，但他的短劍和右腕却被年長壽的白綾帶捲住，脫身不得。

年長壽在打出「左右穿花」之前，即已丟掉白綾帶，而於雙掌拍中對方二人之後，乘機一腳橫掃出去，正好掃中秦天翔的腰部，也把他掃出老遠！

中掌的楚，齊，燕，韓四人翻出三丈開外才停止，像趙開山那樣抱腹蹲在地上呻吟起來了。

前面已經說過，年長壽和年長福終年替年書劍推車，無形中已練成了一身驚人的神力，這時他們又是傾力出掌，其力道之強，足可斷石開碑，因此任他四矮寇內功不弱，也不免鬧肚子痛了。

秦天翔情況更慘，扒在地上動都不能動。

年書劍道：「長壽，去把那些『霹靂神彈』拿過來。」

年長壽應聲走去那塊大岩石前，將放在「桌」上的九顆「霹靂神彈」收入懷中，看見「桌」上尚有不少酒菜，便道：「老爺，您要不要吃些？」

年書劍笑道：「糊塗，我豈能吃人殘杯冷炙！」

年長壽一笑走回來。

年長福看着七矮寇，笑問道：「這七個矮東瓜如何處置呢？」

年書劍道：「別管他們，咱們下山去吧！」

於是，兩兄弟檢回地上的白綾帶，然後由年長壽開道，由年長福推車，主僕三人循原來的山徑下山而來。

年書劍一面搖羽扇，一面高歌起來：

獨輪遊四海
書劍論天下
任他棘荊遍野
大地起龍蛇
我自劍彈清音
上天入地
千里不留行

×　　×

此後一路上，雖然金製獨輪車很引人注意，但已沒有再遇上攔路打劫的人了。

然而，年書劍的心情却越來越沉重，因為在酒樓上，在客棧中，有關父親變為殭尸害人的傳說不斷的傳入他的耳朵。

殭尸繼續在仙霞嶺一帶出現，繼續在害人！

除了三公會那兩位衞士之外，又有四五個武林人遇害喪身了！

為什麼呢？

因為「大儒俠年南瀛」死後變為殭尸的怪事，已轟動了整個武林，於是便有好奇的武林人士前往探究，於是便有武林人喪命於殭尸的手中……

年書劍還是不相信父親會變成殭尸，可是既然已有許多人遇害，既然大家指出殭尸是父親變的，他就不能袖手不管，也就無法排除心中的痛苦。

——父債子還，果真那殭尸是父親變的，自己將如何償還那些血債？

——到了仙霞嶺，自己又如何去對付那殭尸？

——那殭尸，還認得自己是他的兒子麼？

這三個問題，像利箭一樣在他腦際裏穿梭，也在他心頭上穿梭！

為了避免無謂的困擾，當距離仙霞嶺約百里之近時，他改為晝伏夜行，並避免投宿客棧。

這樣走了三個晚上，終於神不知鬼不覺的回到了仙霞嶺的老家了。

仙霞嶺，位於浙江江山縣南一百里，與福建交界，以商言為四達之通衢，以兵家言為兩浙之重險，仙霞嶺周圍有百里，登之者凡三百六十級，歷二十四曲，長二十里，南北有名之嶺凡五，一曰馬頭，一曰茶嶺，一曰大竿嶺，一曰黎嶺，與仙霞嶺共稱六大嶺，盤紆峻拔，岡麓相接，六嶺之旁，大山深谷，接岫連峯風景絕麗。

在仙霞之東麓，有一座大莊院名曰「仙霞山莊」，即是年書劍的故居。

這座莊院，目前仍有一個老僕人在看守，但全莊已呈半荒廢。

年書劍主僕三人來到這座故居時，正值萬籟俱靜的三更時分。

看到莊前落葉滿地，看到莊中蕭條荒涼，再想起童年住居於此的一段歡樂的情景，他不禁一陣鼻酸，泫然淚下。

年長壽輕聲問道：「老爺，這就是您的老家？」

年書劍點點頭。

年長壽道：「現在沒有人住了？」

年書劍道：「在我去五指山之前，我把這莊院交給一個老家人年安看守，如今時隔三載，不知那年安還在不在此？」

年長福道：「咱們進去吧？」

年書劍點點頭，說道：「好，但我要下來走……」

他下了獨輪車，整理一下衣衫，然後舉步走入莊內。

年長福推車後行，年長壽則緊隨在年書劍身邊，提高警覺的戒備着。

全莊無一點燈火，在微弱的月光下看來，莊內處處陰森，瀰漫着一股恐怖的氣氛！

年長福有些緊張地道：「那……那殭尸會不會躲在這莊中？」

年書劍沉容道：「不要胡說！」

年長壽舉目四顧道：「沒有一點燈火，那年安只怕早已逃離此處了吧？」

年書劍道：「如果他還活着，一定還在！」

年長壽道：「是麼？」

年書劍道：「他是我們年家的忠僕，自八歲入我家，一直忠誠勤樸，如今已六十八歲了。」

說話間，主僕三人已走到前廳的階下，年書劍見廳門緊閉，各處雜草叢生，心中便有一種不妙的感覺，暗忖年安說不定已老死或遇害了，當下以希冀奇蹟出現的心情開聲喊道：「年安！年安！」

喊聲傳開之後，果然聽不到一點響應，四週靜悄悄的，連一點風聲都沒有！

年書劍又喊了幾聲，見無聲響，不禁輕嘆一聲道：「他的臥房在後邊，咱們去他臥房看看。」

當下，主僕三人繞過前廳，轉入中院，一路所見盡是枯葉破瓦，沒有一點生氣，處處陰氣沉沉，猶如鬼域！

三人通過中院天井，來到後院一排廂房的走廊上，年書劍記得年安一向睡在最末一間廂房，當即走到那間廂房門口，舉手敲門叫道：「年安！年安！」

房中亦無人應！

年書劍順手一推房門，房門「咿！」的一聲開了，一眼望入，依稀可見房中床被俱在，好像有人居住，就只不見年安其人。

他正想入房察看，驀聞耳後數丈外有人發出顫慄的聲音道：「你們是誰？」

年長壽和年長福吃了一驚，迅捷的轉身錯掌！

年書劍也轉身叫道：「是年安麼？」

覷綫瞥處，但見對面的走廊上立着一個模模糊糊的人影！

那人站着沒動，又吐出恐懼的聲音道：「你們……是甚麼人呀？」

年書劍走下廊階，答道：「我是年書劍，你是何人？」

他已聽出對方不是年安。

那人一聽「年書劍」三字，驚喜的「啊！」了一聲，急急走下廊階，叫道：「年少爺！是您年少爺！啊啊，謝天謝地，您終於回來了！」

走到院地上，他的模樣已清楚的可以看出來，他是個髮鬢皆白的瘦老人，衣衫破舊，老態龍鍾！

年書劍驚訝的打量他半晌，忽然記起來了，叫道：「你是王公公！」

老人又驚又喜地道：「啊啊，難得您年少爺還記得老漢……」

年書劍立刻想起了自己八九歲時，住在老家的一些片斷往事，那個時候，自己最喜歡去嶺下一條小河邊找這個王公公聽他講故事，那時這個王公公還只六十出頭的年紀，但是大家都叫他「王公公」，因為他曾在皇宮幹了三十多年的太監，後來因故告老返鄉，一個人住在嶺下河邊的一間屋子，每天就在河邊垂釣自娛，由於他待人和氣，尤其喜愛小孩子，故很贏得本地人的敬重，自己曾從他嘴裏聽到許多奇奇怪怪的有趣故事，一直到現在，那些故事仍未在記憶中磨滅。

但是，他可沒料到這位王公公居然還健在，對他來說，今天再見到這位王公公，猶如見到久別的親人，其欣喜之情，是不待言喻的。

他上前握住王公公的雙臂，欣喜萬分地道：「王公公！王公公！」

王公公瞪着一對霧翳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他，神情興奮地道：「年少爺，咱們已有二十年沒見面了吧？三年前你將令尊靈柩運回仙霞嶺安葬時，老漢剛好去外地尋友不在家，因此咱們沒碰上。哈哈，二十年不見，你已經長得這麼大了！」

年書劍歡欣地道：「王公公您今年八十多了吧？」

王公公笑瞇瞇道：「八十二啦，你一定想不到老漢還在世吧？」

年書劍道：「不不，您老很健康，應該長壽的！」

王公公又仔細端詳地，關心的問道：「聽年安說，你身體一直不好？」

年書劍道：「是的，常常生病。」

王公公道：「最近怎樣？」

年書劍道：「好些了，王公公，年安呢？」

王公公道：「他去南方尋你去啦！」

年書劍一怔道：「尋我？」

王公公嘆道：「是的，已去了兩個多月，唉……此事說來一言難盡，來來來，咱們到房裏去長談。」

他轉首望着二鐵衞，問道：「這兩位，是……」

年書劍告訴他年長壽和年長福是自己去五指山收的僕人，然後命兩兄弟上前拜見，然後四人一起進入年安的房中。

王公公點起一盞油燈，拉着年書劍在床邊坐下，問道：「年少爺，關於那件事，你是否已知道了？」

年書劍點點頭。

王公公長嘆一聲道：「年安就是為了那事才去南方尋你的，他走的時候，要求老漢替他看守莊院，所以老漢就暫時搬入他這房中來住……」

年長福忍不住心中的好奇，開口問道：「您老人家一個人怎敢住在這裏？」

王公公淡淡一笑道：「這有甚麼不敢，老漢年已八十二，是行將就木之人，還怕甚麼呢！」

年書劍道：「王公公，小侄聽說最近又死了幾個武林人物，是真的麼？」

王公公點頭道：「真的，鬧得很厲害呢！」

年書劍道：「有人親眼看見？」

王公公道：「是的！」

年書劍道：「真是先父變的？」

王公公道：「附近居民，有三個人見

到，他們跑得快，逃得了性命，事後都說那是令尊，說得很肯定……」

年書劍低下了頭，感傷地道：「王公公，您見多識廣，您認爲人死後當眞會變成殭屍害人麼？」

王公公嘆道：「這種事情，老漢年輕也常聽人說過，說者歷歷如繪，老漢一直不大相信，不過從令尊這件事來看……」

他沒有把話說完，但面上的表情已在告訴年書劍他相信有這麼回事了。

年書劍沉默了半晌，才道：「人死後，爲甚麼會變成殭屍呢？」

王公公道：「這或許與風水有關，有些風水特異，葬下後屍體不爛，經吸取日月精華，即變爲殭屍，不過這種事情老漢所知不多，無法爲你解惑。」

年書劍道：「會不會是被人作祟？」

王公公想了想，答道：「這也頗有可能，老漢不大相信鬼怪，但相信這世上確有邪術，你想想看，這世上如無邪術，湘西趕屍又從何而來？」

年書劍點頭道：「先父在世時，由於生性耿介，嫉惡如仇，故樹敵極多，也許有人爲了報仇不成而出此下策，一來破壞先父的俠譽，二來引誘小侄現身……」

王公公連連點頭道：「嗯，嗯，這的確是很有可能之事。」

年書劍道：「另外一種是：那殭屍是活人扮的，不過這一點可能性較少，因爲那人既有能力殺死三公會的衛士，就一定是一個武功絕世的高手，一個武功絕世的高手是不恥於做出這種卑鄙的手段的。」

王公公又點頭道：「對，對。」

年書劍道：「但小侄有一點不解——您說附近居民有三人看見那殭屍？」

王公公道：「是的，那三人老漢都認識，是老實人，不會說謊的。」

年書劍道：「三公的衛士『乾坤雙絕劍龍化風』及『鐵扇秀士平中原』均是武林中有數的能人，連他們兩位都死得無聲無息，何以那三個人見到殭屍却能逃得性命呢？」

王公公道：「那三個人都是在夜間去田裏放水見那殭屍的，據說那殭屍由他們面前數丈外飄過，沒有發現他們，因此得以倖免於難。」

年書劍覺得這種解釋不大合理，但是他也提不出有力的反駁理由，當下長嘆一聲道：「不管怎樣，此事小侄非弄個水落石出不可——最近幾天，還有沒有武林人物來此探究？」

王公公道：「有的，昨天還有五個人自稱是『崑崙五劍客』入莊盤問老漢有關殭屍之事——」

年書劍面色一變道：「哦，連『崑崙五劍客』也趕來了！」

王公公道：「你認識他們？」

年書劍道：「沒見過面，但小侄早就聽說過他們『崑崙五劍客』的大名了。」

他接着轉對年長壽和年長福解釋道：「他們五人劍術高超，身手比七矮寇要强得多了！」

王公公道：「他們盤問得很詳細，後來老漢才知道，原來他們有個門下在三個月前被那殭屍殺害了，因此要來找殭屍報仇。」

年書劍皺起眉頭道：「哦……」

王公公道：「老漢聽他們的口氣，好像打算掘開令尊的墓穴察看，老漢就警告他們說：殭屍害人之事，三公會已在着手查辦，要掘墓也應由三公會來掘，他們無權挖人墳墓。」

年書劍急問道：「他們怎麼說？」

王公公道：「他們沒說甚麼，冷笑着走了。」

年書劍立刻站起道：「長壽長福，咱們快去墓地看看！」

年長壽一怔道：「現在？」

年書劍道：「是！」

年長壽搖頭道：「不成！」

年書劍怒道：「爲甚麼？」

年長壽道：「那位『怪俠歐陽善』曾告誡老爺千萬不可在夜間去墳墓，老爺忘了不成？」

年書劍道：「有人打算挖掘我父親墳墓，我就非去不可！」

年長壽說道：「他們不一定敢去挖掘的。」

年書劍道：「也不一定不敢！」

年長壽勸道：「老爺，依小的看，還是等天亮再去，那位歐陽老前輩說白天殭屍不敢出來——」

年書劍面容一嚴道：「怎麼着，你也怕那殭屍麼？」

年長壽道：「小的天不怕地不怕，可是那殭屍既然不是人力所能抵敵的——」

年書劍斷然道：「你們不敢去，我自己去就是了！」

說畢，舉步走出。

王公公忙道：「年少爺，你回來！」

年書劍對王公公可不敢拂逆，聞言轉回拱手道：「王公公有何指教？」

王公公道：「你的僕人言之有理，還是等天亮再去較爲安全，要知道殭屍即使是令尊變的，現在他也認不得你這個兒子了。」

年書劍恭敬地道：「王公公所言固是，但小侄今日回來，就是要查究殭屍這件事的，那殭屍既是在夜裏才出現，小侄若等白天才去，哪能查出甚麼來？」

王公公道：「可是……」

年書劍接着道：「王公公放心，小侄會小心在意的，話說回來，萬一小侄碰上那殭屍，那也沒關係，小侄寧願死在殭屍之手，也不願揹負一身罪名！」

言畢，再轉身走出去。

年長壽和年長福相視一眼，隨即舉步跟了出去。

年書劍回頭道：「幹甚麼？」

年長壽道：「替老爺推車呀！」

年書劍一笑道：「你們不怕了？」

年長壽笑笑道：「怎麼不怕，可是小的更怕那歐陽老前輩，他曾私下露了一手給我們兄弟看，警告我們兄弟今後須寸步不離的跟着老爺，否則他要打斷我們兄弟的狗腿哩！」

年書劍沒有再開口，一路來到莊門口，向隨後跟出來的王公公說道：「王公公，您請回房安歇，小侄今夜只去先父墓地看看，如果沒事，馬上回來。」

王公公知道阻止不了他，乃叮囑道：「去了一定要小心啊！」

年書劍唯唯應是，當即坐上獨輪車，告訴二鐵衞墓地所在，即由年長壽推車出莊。

× × ×

大儒俠年南瀛的墳墓，座落在仙霞嶺的北側。

這地方是一片山坡，沒有樹木，只有高及人腰的雜草，山坡上約有一百多座墳墓，在夜間要很留意才能看出來。

在山坡的最高處，却有一塊地方風景很幽美，那是經人工建造出來的——這就是大儒俠年南瀛的墳墓所在地！

這座墳墓佔地極大，四周砌有圓形圍牆，墓高約十餘丈，恰如一座小山頭，墓碑也有尋丈高大，墓前台階井然，兩側肅立的銅鑄翁仲也比一般的高大得多，圍牆外面種植的松柏，把整座墳墓陪襯得更幽美莊嚴。

年書劍到達父親的墳墓牆門外時，已是四更天，天上的眉月已斜掛在兩邊，四周顯得格外的黑暗和闃靜！

他並無恐懼之心，只是百感交集，以及充塞心頭的太多的憂愁疑惑。

他在牆門口下車，沒有立刻進入墓地，而佇立眺望下面的墳墓場。

他希望見到那殭屍。

但此刻他所見到的東西都是靜止的，如果沒有殭尸害人的意識存在腦中，整個山坡看來還相當的美麗。

這原是一片美麗的山坡，否則他也不會選擇此處來安葬父親的遺體了。

他佇立眺望片刻，才在二鐵衞的陪同下進入牆內墓地，而一腳踏入墓地時，他就像觸了電似的渾身一震！

年長壽和年長福嚇得大叫道：「哇！殭屍在那裏！殭屍在那裏！」

他們所看到的情形是：

那塊高大的墓碑已被移開一旁，裏面的墓椁破了個洞，可以看到椁內的棺木！

這就是說：大儒俠年南瀛的墳墓確被破壞了！

但使他們震驚的倒不是這些，而是倚立在墓椁旁邊的那個人！

那是個殭硬的死人！

年長壽和年長福跟隨年書劍雖已有年，還曾跟着年書劍讀了不少詩書，可是畢竟是開化不久，迷信的觀念還相當重，是以一看見那「殭屍」，就不禁駭怕得發抖起來。

年書劍雖然吃了一驚，却一眼就看出了那死人不是殭屍，他握住二鐵衞的手說道：「別怕，那不是殭屍！」

年長福兩眼發直，窒息地道：「不，……不是麼？」

年書劍道：「不是，只是個死人。」

年長壽也緊張的問道：「那不是老……老太爺麼？」

兩兄弟這才透了一口氣，但接着又很驚訝的問道：「但這人是誰，怎的死在這地方？」

年書劍凝容不語，走近墓台前，仔細端詳死者，發現死者年約五旬，貌甚端正，衣着亦不俗，脚下有一把劍和一灘血，致命傷在腹部，看情形才死了不久，因爲血還未乾。

他心中又震驚又迷惑，失聲道：「天啊，這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他很快就想到此人必是破壞父親墳墓的人，也猜到此人說不定就是「崑崙五劍客」之一，但使他驚惑不解的是：此人怎會死於劍下？

殭屍難道竟會用劍殺人？

不！

殭屍是絕對不會用劍殺人的！

那麼，此人死於何人之手？

兇手因何殺他？

他墮入五里霧中了。

年長壽和年長福也有這些疑問，他們驚愕的呆望良久，才問道：「老爺，這個人是誰？怎的被人殺死在這地方呀？」

年書劍沉思了一會，才答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我想他可能是企圖挖開先父之墓，有人阻止他而殺死他了。」

年長福問道：「他不是被殭屍殺死的麼？」

年書劍一指死者的腹部，說道：「你們看，此人腹部中了一劍，我不相信殭屍會用劍殺人！」他忽然有所省悟，擺頭四望，道：「你們去四下找找看，看還有沒有別的人被殺。」

兩兄弟面有懼色，站着沒動。

年書劍知他們怕遇上殭屍，當下也不再催促他們，自行爬上墓頂察看——

頓時，他又驚住了。

原來，墓頂上也有兩個死人！

一個俯臥墓頂，一個仰躺在墳頭後下方，兩人也都是五旬上下的年紀，滿身染血，手上還各握着一劍！

年長壽和年長福現在以主人馬首是瞻，見主人爬上墓頂，他們也跟着爬上去，故也看到了那兩個死人，年長福大叫道：「小的明白了，這三人必是『崑崙五劍客』中的三個！」

年書劍審視過二死者之後，即站直了身子，舉目四望，立刻又發現圍牆外的草上也倒斃着兩個人，一顆心登時往下沉，愕然道：「不錯，這五人必是『崑崙五劍客』無疑！」

他雖是個文弱書生，但自小在父親的薰陶之下，已養成了一種臨危不亂遇事冷靜的性格，然而現在，他已無法冷靜了，他只覺渾身發軟，感到站立不住了。

年長福連忙扶住他道：「老爺，您怎麼了？」

年書劍呻吟道：「扶我下去，讓我歇歇……」

年長福便攙扶着他下了墓台，讓他在墓台坐下，問道：「老爺哪裏不舒服？」

年書劍揮揮手，軟弱的說道：「去把外面那兩具屍體拖進來，還有墳上那兩具也拖下來。」

年長壽和年長福這時反忘了害怕，兩兄弟立即跳出墓牆將那兩具屍體拖入墓地，然後又將墳頭上的兩個也拖下來，最後再將倚立墓椁旁邊的一具放倒，把五個死人整齊的排列在地上。

年長壽道：「都是傷中要害而死的，眞奇怪，誰有能力將這『崑崙五劍客』一起殺了呢？」

年書劍沒有開口。他也想不通，他只知道事情已弄得很複雜，只知道事態越來越嚴重了。

（未完）

不歸河

朱羽

機心交鐵漢　買兇殺佳人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彭祖康往見楊占武，把身負血海深仇的秘密，坦白說出，要求楊占武勿予阻攔錢三的小火輪開出，楊占武聽知了彭祖康的身世和他替錢三掌舵的目的後，一口答允予以支持。唐貴臣召來得力手下馬標，要他去摸彭祖康的底，兩個時辰後，馬標已探出彭祖康的姓名和新負職責，唐貴臣叮囑馬標切不可招惹彭祖康，馬標口頭應諾，心存不服，認爲唐貴臣太抬舉彭祖康，遂私自前往茶館，邀請彭祖康到茶館後面壩子上較較拳脚，彭祖康向他請益，馬標答稱千里萬，彭祖康詐作不懂，問他是什麼意思——

「姓馬，懂不懂？」馬標吼了起來。

「哦！馬兄！」彭祖康面色開始轉冷，聲音也冷了下來：「我們以前會過？」

「沒有。」馬標似乎還沒發現警號。

「那麼，我就沒有得罪過你了？」

「你說這句話是甚麼意思？」馬標顯然已發覺情況有些不對勁了。

「借用你哥子一句話，何必半天雲裏掛口袋？」彭祖康一個大步跨到馬標的面前，聲冷如冰地道：「我們一無怨，二無仇，爲啥子要找我的麻煩？嗯？」

此刻，馬標才相信了他大哥唐貴臣的警告，那雙眼睛硬是令他猛地打了一個冷顫。好勝逞强的心理在一瞬間消失淨盡，他深深後悔自己的行爲輕率，鹵莽。如今這個善後只怕很難收拾。

彭祖康那雙令人發抖的目光一絲不瞬地盯在馬標的臉上，沉聲道：「我知道雙灘有人在暗中找我的麻煩，我正要找那個人，你倒送上門來了。說吧！是誰差你來？我要找腦殼，不找你這種脚爪爪。」

「哥子！」馬標堆上了滿臉笑。「你完全誤會啦！算我馬標是個粗人，不懂得拿言語，我向你賠禮，總該行了吧？」

「你最好還是老老實實地說。」

「你哥子要我說甚麼呢？這……」

「說是誰差你來找我的麻煩？你遲早要說的，早點說你就少受點罪。」

馬標並不是甚麼好貨色，甚麼樣的壞事都幹過。彭祖康凌厲的目光雖令他震懾，却沒有到畏之如虎的程度。見對方一再相逼，也就動了幾分肝火，冷冷道：「你若是不講道理，那我就不奉陪了。」說罷，扭頭走去。

此時此地，彭祖康豈肯容他走。一幌身，攔住馬標，似笑非笑地道：「那麼，你回答我另一個問題。」

「甚麼問題？」

「昨晚的命案……」

彭祖康說的是三娃子，而馬標却以爲他指的是那對賣唱，打花鼓的男女，不禁大大吃了一驚。驚惶起自心底，惡意生自膽邊。他雖然此刻已不敢輕視面前的對手，却也對自己的閃電手法充滿自信。拔刀，出手，在一念之間，也在一瞬之間。

短刀鋒利，攻擊迅速，且一出手即指向要害，端的是險惡異常，光天化日，竟因一言不合而動刀殺人，除了馬標之外只怕誰也沒有這種胆子。

這一着，委實出乎彭祖康的意料之外。他一面以左掌格向馬標的右腕，一面飛旋身子。他的行動够快，够機伶，饒是如此，鋒利的刀刃仍是擦腰而過，留下了半寸深的血口。

馬標的動手殺人，一向講究一擊而中。如今出手畧有偏失，情知再擊已無可能，就飛快旋身抬腿，打算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叭地一聲，他的右腕却被彭祖康扣住

了。

雙方的動作都是連環性的，馬標右腕被扣，抽身不得，左拳立刻擊出，搗向彭祖康的面門。

彭祖康將頭一低，躲過這一拳。猛地將馬標的右腕交到自己的右手中，一屈一扭，這一場見生死的搏鬥就中止了。彭祖康雖帶了傷，而馬標却被他澈底制服了。

馬標的右手被扭曲在背後，上身因而被逼彎下，左邊的膝蓋落了地，頸子伸得長長的，像一個等待劊子手下刀的死囚。

血在流，傷口發出抽搐的疼痛，彭祖康沒有去理會，他以左脚踏在馬標的背上，沉聲道：「說！躲在背後不敢露頭的那龜兒子是誰？」

馬標整個身子都軟了，而他的咀吧却異常硬：「你要是沒有刀子，我這把可以借用，從背心窩刺進去，立刻就了帳，又何必多費口涎？」

「不說！嗯？」彭祖康一面低沉地叱喝，一面以左掌墊在馬標那條被扭曲的右臂之下，緊壓着他的肋骨。這個動作的用意非常明顯，是準備拗斷馬標的右臂了。

打從出道以來，馬標大概還沒有這麼窩囊過。但他此刻甚麼都沒有去想，只是暗暗佩服他的大哥唐貴臣，每次不聽他的話都要惹麻煩，現在也是一樣。如果……如果他這條命還能活着，他暗向自己發誓，今生今世再也不會不聽唐貴臣的話了。

彭祖康得不到答覆，知道自己又遇上一塊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低頭看，血漬已將左邊袪脚管染紅了，情勢不容他再拖，左掌用力往下壓，右手猛力往上抬，卡察一聲，馬標的右臂骨被拗斷了，緊緊抓在他手心裏的短刀落下了地。

馬標眞够種，竟然咬緊牙關沒有喊叫，然而驟來的疼痛却使他昏了過去。

彭祖康銳利的目光迅速地往四下一掃，靜悄悄地沒有一個人。他以左掌緊壓傷口，希望血液不要流失太多，然後大步離開現場。

但他只跨了三五步，就停了下來。目光像發現了甚麼稀奇事，盯住一個地方一絲也沒有霎動。

那的確是一樁稀奇事。

一個年輕輕的大姑娘蹲坐在一塊石頭上，雙脚吊起貼在胸前，兩臂抱着腿，下頦擱在膝蓋頭上，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的溜溜地轉，看樣子，她似乎已在現場看了很久的時間了。

彭祖康楞了一楞，然後以緩慢而又穩定的步子向她走了過去。

他左邊全是血，面色也必定異於常人，這情景看在任何人眼裏都會有不良的刺激作用。然而那個年輕姑娘的蹲坐姿態，神情，目光仍如先前，一絲也沒有改變。在她說來，似乎是在看一場戲，看戲也會使人緊張，而她却全然無動於衷。

彭祖康走到她面前了，她還是沒有動。只是翻起了眼皮，將她那好奇的目光投注在他的臉上。

「喂！」她終於說話了，嗓音輕脆而細微：「那個人好壞心啊！你怎麼饒過了他？」

對這樣一句話是很難回答的，彭祖康自然不會輕率回答。他笑了一笑，是一個很勉强，很艱澀的笑。

「來！」她招招手，從石塊上跳下，先一步走進了廣場旁邊的樹林子。

彭祖康毫不猶豫地跟她走進了林子。

「躺下。」她蹲在地上，用手拍拍潮濕的草地。

以彭祖康的性格和最近的心情來說，他不會信任一個陌生人，尤其是這個來歷不明的陌生女人。然而她的神態，她的聲音，都有一股惑人的魅力，彭祖康竟然很聽話地仰躺在潮濕的草地上。

她一點也不忸怩，一手翻起彭祖康的衣襟，一手鬆解他紮縛袪腰的布帶。彭祖康很想推開她的手，手臂才一抬動，就被她的目光制止住了。

「好險！」她一面檢視傷口，一面嘖嘖有聲地說道：「幸虧你躲得快……躺着，別動啊！」

她摸索了一陣，從腰間取出了一個小瓶子，將瓶裏的藥粉傾洒在彭祖康腰間的傷口上。彭祖康知道那是雲南白藥。一個姑娘竟然隨身携帶着療傷聖藥，這可眞是一樁稀罕事。

她的神態自若，手法熟練，從肋下抽出一方手絹，摺疊成四方塊，墊在創口處。又將彭祖康那條褲腰帶一撕兩開，打個結連成一條，繞着他的腰際圈了三圈，將創口緊緊地紮了起來。

「好了！」她拍拍手，一屁股在潮濕的草地上坐了下來。「三天以後就會封口，我敢保險。唯一麻煩是你等一下要提着褲子才能走路。」

彭祖康躺在那兒沒有動，從開始打照面到現在爲止，他一直都在研究這個女娃子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可是他還沒有得到結論。

「我該怎麼……感謝妳？」他輕輕地問。

「爲啥子要謝我？」她那黑白分明的眸子像裝着彈簧似地轉了幾轉。「人那有見死不救的道理，你說是不是？雖是小傷，不趕快止血，還是要送命的啊！」

彭祖康微微一笑，算是同意了她的說法，然後又問：「姑娘貴姓？」

「我姓覃，西早覃，別人都喊我秀姑。」她的談吐很直率也很爽朗，給人一種如沐春風的感覺。「你姓彭，對不對？」

「嗯！」彭祖康微微一皺眉頭。「好像雙龍灘每一個人都認識我……」

「你是雙龍灘的名人啊！」

這句話方才馬標也說過，兩人的口氣竟然一樣。顯然，她早就留心他們的言行了。

「覃姑娘！妳不怕？」

「怕什麼？」她反問。手裏拔起一根草用雪白整齊的牙齒咬着，顯露出天眞爛漫的神態。

「那個傢伙殺了我一刀，我折斷他一條膀子，這些妳都看見了，我又是滿身鮮血。若是別的姑娘家即使不被嚇得尖聲大叫，也會用手掩着眼睛。妳却一點兒也不害怕，眞有胆量。」

覃秀姑臉上俏皮的神態收斂了，很認眞地說道：「我父在世的時候，是個跑江湖，走碼頭賣膏藥的。娘死得早，我從七八歲就跟他老人家到處跑。什麼樣的凶神

惡煞也見過，更看過不少血腥場面，胆子就漸漸練大了。你不覺得我為你療傷的手法精通得很！」

「是我運氣好，碰上了一個師傅。」

彭祖康說了一句客氣話，然後又繼續問：「覃姑娘家裏還有什麼人？」

「就我一個。」她回答得非常乾淨俐落，也沒有流露出傷感的神態。

「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嗯！」她點點頭。

「那麼，到雙龍灘來……？」

「我要搭船到南川去，」她回答得很快。「就是由你掌舵的那一條船。」

「哦！那太好了……」他有些興奮地坐了起來，並非由於有女同船，而是發覺有了報答療傷恩情的機會。

她飛快一伸手，又將他推躺在草地上，皺皺眉頭，道：「莫亂動，藥效還沒有完全發散，一動傷口就會流血，不是好耍的啊！」

彭祖康以笑容答謝了她的關切，又問：「船票買好了沒有？」

「買好了。小火輪的統艙……」

「那怎麼行！」彭祖康差點要坐起來。「一個姑娘家坐統艙多不方便。……」

「我搭過好幾次船，都是睡的統艙，我才不在乎哩！若是那個混帳東西多看我兩眼，我都會賞他一頓耳巴子。頭等好貴，我坐不起！」

「這樣好了，我的艙房讓妳睡？」

覃秀姑絲毫沒有感到意外，反而笑瞇瞇地問道：「你為什麼要對我這樣好？」

這一問，竟然使得彭祖康窘得答不上話來。

「其實，你不說我也曉得，是因為我現在為你上藥裹傷，所以你要報答我，對不對？若是你現在不認識我，上了船之後你又怎樣對待我呢？會將你的艙房騰出來給我睡嗎？不會吧？一來嘛，怕人說閑話，二來嘛——」覃秀姑說到這裏，眼睛珠子一掄，學着男人的腔調繼續說道：「哼！一個年輕輕的女娃子不守在閨房裏，出門四處亂跑，會是什麼好東西？……」

「不！不！」彭祖康連連地搖動着他的雙手。「我絕不會那麼想……」

「好啦！」她笑瞇瞇地截住他的話。「千萬莫發急，一急，你的傷口又要出血……我還是睡我的統艙，不過你的盛情我心領。」

「覃姑娘！跟那麼多的男人在一起，妳會不方便的。」

「我看啦！你好像還是頭一次走船，要不，你就是從來沒有到統艙去看過。坐船出門的女人可不止我一個。大家湊在一起，用箱籠行李一隔，再用布幔將四週圍上，沒有什麼不方便的。」

「那麼，妳是出過好幾趟遠門了？」

「嗯！人家都將這條河叫成不歸河，我是去了又回，回來又去，好幾趟了。」

「是……？」

她一伸手連忙將他的問題堵了回去，笑着道：「莫問了。我回答你嘛！也許對我不便；不回答你嘛！又怕傷了你的顏面。你說是不是？」

彭祖康感到赧然，也默然。他想：現在該輪到她提出問題，由自己來答覆了。

然而她卻沉默着沒有說話，連一般人絕對免不了的問題——那個人是什麼人？為什麼要和你動手？——她都沒有提。

「好啦！」沉默相對一陣之後，覃秀姑站了起來。「你現在可以回去換換你這身衣服了。」

彭祖康站了起來，他輕輕地試着扭扭他的腰，不疼痛，也不吃力，雲南白藥的奇效已經發揮了。

二人默然地走出林子，彭祖康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馬標方才昏厥倒臥的地方，然而那地方卻已經沒有馬標的影子了。

他不禁微微一愣。相距不過半個鐘頭，他深信馬標絕不可能甦醒過來自己離開現場，那麼是別人將他弄走了？那個人是誰？他怎麼知道馬標受了重傷？……

「你在想什麼？」她輕輕地問。

彭祖康用手一指，道：「那個傢伙不見了。」

她口氣平淡地道：「有一個人揹着他走了。」

彭祖康驚異地問：「妳怎麼知道？」

「我看見的。樹林子不是一道牆，總有空隙，而且我剛好面對那邊，所以看得很清楚。」

「是怎樣一個人？」

「一個很高大健壯的男人。」

「如果妳再看見他，認得出來嗎？」

「恐怕不行。」她緩緩地搖着頭。「因為我沒有看到他的面孔。」

「妳看見的時候，為什麼不跟我說一聲呢？」

「你是在養傷，不是躺在那裏養精神。」覃秀姑掄起了眼珠，冷冷地道：「我告訴你幹什麼？讓你再去挨一刀？我身上已經沒有第二瓶雲南白藥了。」

彭祖康方才已見到了覃秀姑溫婉的一面，現在又領略了她的剛健潑辣，她的語氣咄咄逼人，絲毫不保留，絲毫不做作。

因此，他囁嚅地道：「對不住！我只是……」

「好啦！別說這些，」她又笑了，笑中流露了她的坦誠和爽朗。「我們到船上見了，送你一句話——下次若是要跟人打架，一定要先動手。」

她一旋身走了，連頭也沒有回。

彭祖康出神地凝注她的背影，覃秀姑的出現就好像有人在他的心湖中扔進了一塊石頭。

× ×

覃秀姑住在距離碼頭不遠處的一家「秀山園客棧」，她是以極為興奮的步伐衝回來的。飛快地推開門，發現屋裏是空的，神情不免一愣。旋轉身子，日光向庭院中一掃，火傘高張的晌午，院子裏根本就沒有半個人影。

她不禁皺皺眉頭，抿唇沉吟了一陣，終於耐不住而扯開了喉嚨叫道：「娃娃！娃娃！……」

噗通一聲，從一棵高大的白菓樹上跳下來一個少女，穿一身月藍夏布褂褲，頭髮結紮成一條粗粗的長辮。蘋果臉，兩頰酡紅，一雙黑白分明的眸子溜溜地轉個不停。

她一縱，一跳，就到了覃秀姑的面前，撒嬌地道：「姑奶奶！我求過妳一千遍，一萬遍了，求妳莫再叫我娃娃。人家下個月二十三就滿十九歲了呀！」

覃秀姑白了她一眼，冷冷地問道：「妳爬到樹上去幹嗎？」

「捉蟬。」她笑嘻嘻地回答，同時高舉着雙手，白白嫩嫩的手指夾着兩隻蟬。

「哼！還怪人家叫妳娃娃，我看妳呀，一輩子也長不大。」覃秀姑說着回身往房裏走。「進來！我有話跟妳說。」

娃娃沖着覃秀姑的背影扮了一個鬼臉，用力將手中的蟬往空中一拋，拍拍手，跟了進去。

覃秀姑呶呶嘴，示意娃娃將房門關好，然後才聲音低低地說道：「娃娃！這一回我們大概不會白跑一趟了。」

「哦！」娃娃那副嬉笑的神態遽然消失，目光灼然地盯在覃秀姑的臉上。

「唐貴臣也在這裏，」覃秀姑的語氣很慢，雙手相互搓揑，指節骨發出咯咯的響聲。「說不定我們還要跟他同船。」

「妳看見他了！」從娃娃那種驚疑的口氣中可以聽出，唐貴臣和她們似乎有某種關連。

「沒有。」覃秀姑搖搖頭，又緊接着說道：「但是我看見馬標了。這兩個傢伙一個是秤，一個是錘，是不會分開的。」

「秀姊！」娃娃這時說話的神情一點也不像是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女娃娃。「以我看來，他們一定是想在錢三的船上幹一票。」

「妳猜得不錯……」

「哼！」娃娃右拳揑得緊緊的，在左掌心裏猛力一敲。「只要有我們在船上，他姓唐的休想！」

「娃娃！妳發什麼狠？沒有我們在船上，唐貴臣這回的買賣也照樣幹不成。」

「哦！」娃娃楞神一陣，突然眉飛色舞地問道：「莫非還有能人高手要坐這條船走下水？」

「嗯！」覃秀姑漫應着。她托着腮似在思索什麼，喃喃自語地道：「這傢伙高得像是峨嵋金頂，聳立在一片漫漫雲海中，讓人摸不着，估不透。噯！娃娃，妳猜那個人是誰？」

「喲！姑奶奶！」娃娃又在撒嬌了：「我最怕打啞謎，轉圈圈了，妳教我怎麼猜啊？」

「這個人妳今早在碼頭邊還見過。」

「今早晨在碼頭上看熱鬧的人多得數不清……」

「妳特別注意過的那一個。」

娃娃那雙裝了彈簧的眼珠子在一瞬間連轉了好幾下，突然嗓門一壓：「妳是說那個姓彭的娃兒？」

「妳喊他娃兒？難道妳已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婆？」覃秀姑拿出一派教訓的口吻說道：「我說妳是個娃娃就是個娃娃，看一個人都看不透。」

「好！我是娃娃，反正我的名字就叫娃娃，別人叫我我不依，妳喊我一輩子都行。」娃娃如此向覃秀姑討好是有原因的，因為她對彭祖康的一切都感到興趣。「噯！秀姊！說說那個姓彭的……」

覃秀姑打趣道：「娃娃！我看妳好像得了相思病吧！從今早晨在碼頭上見過那個姓彭的之後，妳在我面前已經提他幾十遍了……」

「不來了，妳老是拿人說笑。」娃娃撲進覃秀姑的懷裏，像麥芽糖似地黏着，又搓又揉的，以央求的口吻道：「我的好秀姊，快說吧！」

覃秀姑輕輕推開娃娃，理一下額前散亂的頭髮，將打趣的嬉笑之色收斂起來，將剛才所見彭祖康和馬標發生衝突以致動武的經過細說了一遍。

娃娃聽得眉飛色舞，連連地拍手道：「好棒啊！」

「什麼好棒？」覃秀姑是明知故問。

娃娃是多少有些羞怯的，但她卻一絲也不扭怩，落落大方地道：「他整馬標那個龜兒子整得好安逸！像他這種人眞是天下少有，世間無雙。」

「喲！喲！喲！」覃秀姑尖着嗓子一連叫了三聲。「聽妳的口氣，妳好像很喜歡他了？」

「不錯。」娃娃鼓足勇氣據實回答，還故作無所謂的樣子挺挺胸，抬高了頭，其實她這時連耳朵根子都緋紅了。

「娃娃！」覃秀姑輕叫着她，凝視着她，似有無限感慨地道：「妳眞的長大了。不過，妳在我跟前永遠都是一個娃娃，所以我不能不潑妳的涼水。妳喜歡他是白喜歡，他不會喜歡妳。」

「那才怪！」娃娃尖聲嚷了起來：「我為什麼一定要他喜歡我？除了妳之外，誰也不會知道我的心事，姓彭的當然更不會知道。秀姊！我只要妳一個人喜歡我就行了，誰喜歡我都不稀罕。」

覃秀姑不禁暗暗皺了皺眉頭，她也經過娃娃這種年齡，而她卻不明白這種年齡的女孩子的微妙感情。

「秀姊！」見她沉默不語，娃娃又開了腔：「有一件事情我可弄不明白。」

「什麼事？」

「妳為什麼不將唐貴臣的事告訴姓彭的？」

「我為什麼要告訴他？」覃秀姑冷冷地反問了一句。

這一問，立刻使得娃娃張口無言。由於覃秀姑對她的疼愛，使她在覃秀姑的面前可以毫無顧忌地暢所欲言。因此，她在微微一愣之後，又緊接着問道：「那麼，妳為什麼要為他療傷？」

「放交情。」覃秀姑的神色和語氣都很冷。「他是船上的舵把子，我們是乘客，而且還是個不老實的乘客，也許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這話顯得太現實，使娃娃心頭有些火，而她還沒有敢公然頂撞覃秀姑的勇氣，因此抿緊了嘴唇不作聲，作了一個無聲的抗議。

覃秀姑似乎沒有覺察到娃娃不悅的神色，目光望着窗外迎風搖曳的竹林，喃喃自語地道：「其實，姓彭的也未必是個好東西，憑他那身功夫，就不必靠跟人家掌舵駕船討生活。而且他很會裝豬吃象，馬標雖然是個粗人，卻也是個老江湖，都難免上了他的當。」

娃娃依然不作聲。其實她對彭祖康只有一面之緣，他是好是壞，根本就一無所知。但她就是這種倔脾氣，只要是她喜歡的人或者東西，別人要是說了一個壞字，

她就會不高興。

單秀姑突然一旋身，將目光盯在娃娃臉上，語氣很急促地問道：「對了！妳還記不記得唐貴臣的死樣子？」

「他的骨頭燒成灰我都認得出來，」娃娃語氣冷冷的道：「要幹嗎？」

「妳出去蹓蹓，」單秀姑揮了揮手。「看看能不能在天黑之前將他的落腳地方打聽出來。」

「好！我就去。」每當單秀姑有差使交給她作時，她總是興高采烈的，因此方才那股子不悅也就在不知不覺間消失了。

「快些回來啊！免得我罣記。」單秀姑殷殷叮嚀。

「放心，像我這種小精靈，若是有拐子想來拐我，那他算是倒了八輩子的邪霉了。」娃娃說到這裏，似是想起了什麼，眉兒微微一蹙，又踅回單秀姑的面前，低聲道：「秀姊！有一樁事我差點忘記告訴妳了。我方才爬到白菓樹上才不是爲了要捉蟬哩！」

「那是爲什麼？」

「居高臨下，偷看秘密。」

「偷看秘密？」單秀姑顯然弄不清楚是怎麼回事。

「秀姊！我跟妳提過一次，妳難道忘了嗎？」娃娃伸手向房門外指了一指。「對面那三個年輕女娃子和那陰陽怪氣的老太婆……」

「娃娃！」單秀姑的面孔倏然扳了下來。「我早就跟妳說過了，我們自己的事都顧不過來，還有工夫管人家的閒事？」

「這怎麼是閒事呢？」娃娃鼓起腮邦子，據理力爭。

「不是閒事難道是正事？」

「當然是正事。」娃娃理直氣壯地道：「那三個女娃子住進店來之後已經有三天了，房門都沒有出過。那個陰陽怪氣的老太婆也只有在店小二送飯拿茶來的時候在房門口露露臉，剛才來了兩個男人，一看就不是好人，在走廊底下和那老太婆低語了半天，後來我聽見女娃子的哭聲，所以才爬上樹去看看……」

「娃娃！」單秀姑咆哮着：「不要往下說了，我懶得管這些事。」

「秀姊！」娃娃絲毫不肯示弱地道：「妳就是打死我，我也要往下說。妳以前說過，有一次妳落進壞人的陷穽，幸虧一個不知姓名的好心人救了妳，妳曾經許下宏願，要救很多很多的人用以報答那個不知姓名的好心人，現在正是機會喲！」

「妳要我去救誰？」

「就是對面那三個女娃子，她們一定是壞人拐騙出來的……」

「娃娃！」單秀姑一根指頭戳在她的額頭上。「妳的頭腦太靈活，所以整天東想西想。妳怎麼知道那三個女娃子是被壞人拐騙出來的，嗯？」

「一定是。」娃娃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只有斬釘截鐵地一口咬定。

「好！妳這個小精靈。」單秀姑了解娃娃那種拗脾氣，只得鬆了口。「如果她們眞是落在拐子手裏，我們一定想法子救她們出來。現在，妳快去打聽唐貴臣的下落，不要在這裏跟我窮嚕嗦了。」

「是！我的好秀姊。」娃娃扮了一個鬼臉，一跳一蹦地扭身走了。

× × ×

唐貴臣是一個走過寬橋大路的人，絕不斤斤計較那些小仇小恨；而且他也明白這樁事情是馬標不對。自己先亮刀行兇，人家只斷你一臂，這已經是够便宜的了。因此，他立刻作了緊急處置——將馬標送出了雙龍灘。

他心裏只惦記着這一趟買賣，目前是什麼氣都得忍下來，到時候才讓你們這些龜兒子看看老子的威風。

滿窗晚霞，爲了處理馬標惹來的麻煩，忙了他一個下午。現在他才鬆了口氣。他打算先洗個澡，然後徜徉到河邊蘆葦蕩子裏去，跟他那個兄弟碰碰頭。如今馬標出了事，前途大計得好生商量商量。

篤篤篤，突然有人敲門。

他難免吃了一驚，先摸摸枕頭底下那支二十响，這才起身去開了門。

一張清秀的瓜子臉，配着兩道灼人的目光，那模樣兒頗不調合。然而唐貴臣却堆上了一面孔如蜜糖般的甜笑。一連聲地道：「喲！喲！喲！原來是單姑娘，我倆眞有緣啊！怎麼會在雙龍灘遇上了哇？」

單秀姑活像是來討債的，目光是夏天，面色却是冬天，一腳跨進門檻，惡狠狠地道：「你跟你媽才有緣，不然你怎麼會從她的肚皮裏鑽出來？」

她的口氣眞是粗鄙已極，與晌午時和彭祖康說話的那種文靜，簡直判若兩人。

唐貴臣立刻變了臉色，却沒有發作。看神色，他這個老江湖對年紀輕輕的單秀姑還有幾分忌憚。

「你那個寶貝兄弟呢？」單秀姑灼人的目光在屋子裏掃了一個圈。「他那條胳臂要多久才能復原？」

「咦！妳怎麼知道？」唐貴臣滿面狐疑。

「我知道的事情還多哩！」單秀姑好像是一個專幹威嚇勒索的老手，白嫩的指尖指着唐貴臣的鼻子，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你想在錢三的船上幹買賣，別以爲我不知道。」

唐貴臣驚只驚在心頭，面上却是非常冷靜，笑笑道：「單姑娘！我一輩子不吃麵，所以也不想進磨房。不必轉圈子，請道明來意。」

「滾動的石頭不生苔。」

「江湖的行業不聚財。」唐貴臣很快地接住她的話尾。聳聳肩，將他那張尖尖的老鼠咀巴湊了過去。「怎麼，想見者有份？」

「笑話！」單秀姑傲然地一擺頭。「姓單的從來不作棒老二（土匪）。」

「不必妳動手，只要……。」

「怎麼！你以爲我是來跟你要錢化的嗎？」

「方才單姑娘那句話够明白了……」

「那是你自作聰明往下接，可惜接錯了。」

「那倒要向單姑娘討教了。」

「聽清楚：滾動的石頭不生苔，鎭山的老虎不過岩，你姓唐的離了窩，就沒有什麼狠頭好耍了。」

「莫非妳存心要和我過不去？」

「沒那個意思。」

「那麼……？」

「唐貴臣，以你在道上的輩份，像我這種年紀的黃毛丫頭實在不够資格跟你談斤論兩。我姓單的出道雖不久，道上的門檻却也學了不少。在這個時候跟你開價錢，你也只有受了。」

「單姑娘！」唐貴臣笑容滿面地道：「妳好像是吃下了三斤火藥才來找我的，妳到底要什麼，儘管開腔呀！」

「我跟你要一個人。」

「要人？」

「嗯！」單秀姑用力一點頭。「你的老相好白碧雲，你不能說不認識她吧！」

「妳要找她？」

「聽清楚：我要她。」

唐貴臣摸頭搔腦地道：「單姑娘！妳眞會出難題，我跟碧雲去年夏天就分手了，妳教我……」

「你是腳踏車下坡——不睬（踩），是不是？」

「單姑娘！」唐貴臣低聲下氣地道：「妳也知道白碧雲是個雲遊四方的葷尼姑，她如今魂落何處，魄在何方，我就是求神打卦，也未必問得出來啊！」

「我從來不強人所難，也從來不放暗箭。錢三的船初八早上開，你，和你的人一個也別上船。好！打擾。」頭一甩，單秀姑扭身就走。

唐貴臣氣得臉色發青，環眼暴睜，但是他只得將那股子怒火，壓在心底，不敢望上冒。他深深明白如果此時逞意氣，洩一時之憤，必將使自己蒙受不可彌補的損失。

「單姑娘！請留一步。」他發出嘶啞的喊聲。

「還有啥話說？」單秀姑就在房門口站住了，連頭也沒有回。

「令尊在世的時候，曾經爲我治療過好幾次重傷，這一份恩情……」

單秀姑猛一旋身，惡狠狠地打斷了他的話：「唐貴臣！你弄清楚：先父爲你療傷，收了你的診金，你並不欠什麼恩情。人在江湖走，莫要露尾巴。既然尾巴讓我抓住了，那你就只有將就點。」

唐貴臣一見軟功不起作用，立刻換上了硬的：「單姑娘這句話就說得不上路了。我有什麼尾巴讓妳抓住了？」

「你要在錢三的船上幹買賣，這就是你的尾巴。」

單秀姑的態度十分硬朗，回話又是直截了當，唐貴臣這頭老狐狸竟然也感覺應付無方。他對這個二十剛冒頭的女娃子認識得很清楚；就像一枚半黃半青的梅子，一口咬下去似乎很甜，等到嚥下了喉嚨，才發覺酸澀的滋味在後頭。

「單姑娘！」唐貴臣又拿出了笑臉。「不管妳的猜測對不對，妳既然找上了我，我沒有理由不効勞。只是這樁事頗教我爲難。」

「哦！怎樣講？」

「白碧雲不是一頭猴子，拴牠的鍊條抓在我手裏；更不是一隻松鼠，藏在我的袖子裏頭，妳喊聲要，我立刻就可以交出來。她是一個人；而且還是一個兩條腿跑得格外勤快的人。就是我有心幫忙，也沒有辦法說馬上就交人啊！」

「唐貴臣！」單秀姑的辭色逐漸緩和下來。「你這番話還能使人聽得進……你總該曉得她最近的行踪吧？」

「聽說了一點，但是未必可靠。」

「哦！說說看。」

「她大概在興隆場。」

「這倒好，順水順路。」單秀姑自言自語地，眼角眉梢突然出現了一絲陰冷的笑容。接着，她的嗓門一壓：「唐貴臣，我這個人從來不教別人吃虧。現在，我們先來一個君子協訂。」

唐貴臣涎着臉笑道：「儘管吩咐，儘管吩咐。」

單秀姑緩緩道：「錢三新請來的舵把子是個不大好惹的人物，有他在，只怕你的買賣幹起來也不太順當。這樣，船到興隆場，只要你想法子引出白碧雲露面，那個姓彭的交給我。」

「這筆交易合算的是我，不過，我並沒有把握能够在興隆場找到白碧雲。」

「那麼，你們只好在興隆場離船。若是要硬幹，那你要先想法子將我綑起來丟到河裏去。」

「單姑娘！妳又怎麼知道我這票買賣一定要等到過了興隆場再動手？」

「哼！」單秀姑冷笑了一聲。「唐貴臣！我雖然不在你們這一行，却懂得你們這行的花樣精。你若是敢在船到興隆場之前就動手，只怕你有翅膀也飛不掉。」

「哈哈！」唐貴臣像是很歡愉地笑了。「高明！高明！單姑娘年紀輕輕，却是老江湖。好！我們就如此一言爲定……對了！我能不能問問妳要找碧雲的原因？」

「那是我跟她的事，」單秀姑神色始終很冷漠，似乎不屑對姓唐的假以辭色。「你少問；插一腳對你也沒有好處。」

「好！不問，不問，那……」

「告辭了。」來此目的已達，單秀姑自然不願再多作流連了。

「那麼，咱們船上見了？」

「不一定。」單秀姑說這句話的時候，人已經走出房門了。

× × ×

天氣悶熱，彭祖康搬了一張躺椅，在客棧的庭院裏歇凉。天剛黑盡，夜空繁星點點，這是一個美好的夏夜，可惜彭祖康沒有興緻去欣賞。

這時，宋廷飛揮汗如雨地趕了來；他後面還跟着一個十三、四歲的大男孩，手裏提着一隻竹籃，籃中放着一個藥罐。

「三爺特地着人熬了上好的參湯，」宋廷飛殷勤地將竹籃接過來放在彭祖康的腳邊。「不冷不熱，剛好下口。」

彭祖康道了謝，毫不客氣地端起藥罐子低頭去喝。他了解精力與體力今後對他是何等重要，這一碗參湯，倒是來得正是時候。

他將參湯喝完，宋廷飛已吩咐店家搬來一張躺椅，一張几，沏好一壺巖茶，吩咐那個大男孩提着藥罐子先回去。看樣子，他還有事要和彭祖康聊上一聊。

彭祖康對宋廷飛的印象是非常好的；隨和，彬彬有禮，而且辦事能力極强。然而此刻來打擾彭祖康獨思的寧靜，多少使他有點不快，因此他冷冷地靠在躺椅上，沒有去理會宋廷飛。

沉默一陣，宋廷飛終於耐不住開了腔：「三爺很關心你的傷……」

「他是怕他的新船初八開不出去？」

「不！不！」宋廷飛立刻溫婉地辯正：「三爺絕對沒有這個意思。他是為你哥子的安全而操心。對方既然存心下毒手，不達目的就不會甘休。所以，他想找幾個人來陪陪你，免得再生意外。」

彭祖康不禁對方才那句冷漠得不近人情的話而感到慚愧，緩和了語氣道：「那倒不必了。看對方的出手，無非是要給我點顏色看，並不眞想要我的命。如此小題大作，豈不被對方恥笑我們胆小如鼠？」

「防一防總是好的。」

「不必了。殺人是要犯法的啊！他們難道不怕？」

「不瞞你哥子說，」宋廷飛聲音低低地道：「雙龍灘，不算是一個安靜的地方。昨天晚上，一連出了三條命案。保安隊人多槍新，又有啥用？外來的人太多，流動性又大，而且，份子非常複雜，要想緝兇破案，簡直比登天還要難。我看還是小心點。」

「宋管事！多謝你跟三爺的好意，我看派人來客棧裏保護我是不必了。我平日跟人無怨無仇，說不定是對方砍錯了人；錯了一次，該不會錯第二次的。」

「三爺跟我可不這麼想哩！」

「哦！……」

「也許是楊……」

彭祖康嚴厲地道：「你們懷疑是楊大爺派來的兇手？我是外來的，難道你們也是外來的？楊占武生了一副什麼樣的脾氣你們會弄不清楚？」

宋廷飛立刻燒了盤，連耳根都紅了。他訕訕然道：「本來我跟三爺並不懷疑楊占武會幹這種小人勾當，但是他的二兒子星魁却是個橫蠻不講道理的傢伙，是什麼的壞事都作得出來的。」

「我絕不相信砍我一刀的冒失鬼是楊家的人。這事已經過去，不提了。」彭祖康立刻轉變話題問道：「船上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都妥當了。明天一大早就裝貨。」

「還要你多費神，若有問題，隨時來找我，明天我整日不離客棧。」彭祖康邊說邊站了起來。

這無異是下了逐客令，宋廷飛也就識趣地站起來告辭：「好，你多休養……這個，留給你作一個防而不用。」

說着，從腰間摸出一支九連珠，塞到彭祖康手裏。

「不必！不必！」彭祖康連連將宋廷飛手裏那支新槍推回。「我不要這種東西，說實話，我也不會用。」

「用法很簡單……」

「宋管事！」彭祖康冷峻地道：「不必費心教我。我是一個水客，一個船伕，我只學習駕船，領水的本領，別的玩藝兒我一概不想學。」

宋廷飛的眼睛裏閃過一道晶亮的光芒，就像一顆流星，劃過漆黑的夜空，也同樣如流星的光芒，那樣短暫，一瞬即逝。神色仍是那樣的謙恭，遜和，彎着腰，輕言細語地說道：「恕我冒失……你靜休，靜休……」

他匆促地離開了彭祖康的居停之所，剛出客棧大門，立刻有四，五個壯漢向他圍了過來。

宋廷飛一招手，將他們召集到街邊屋簷下，低沉地道：「你們幾個好生保護舵把子，千萬莫讓他曉得。這娃兒人小脾氣大，外帶一身硬骨頭。明白了嗎？」

那幾個大漢啨啨稱是，分頭散去。

宋廷飛一脚趕到徐二娘那裏，錢三爺正擁着一個妖妖嬈嬈的女人在那兒喝酒。後者一眼就看出了宋廷飛的神色不大對勁的，連忙將懷裏的女人推開，並連連揮手示意，那女人整整皺皺的衣服走了出去。

宋廷飛面孔緊綳綳地在錢三爺對面坐下，將後者遞過去的一杯酒往旁邊一擱，明顯地是要滴酒不沾，然後以凝重的氣語道：「三爺！以我看，你是最好趕緊另請舵把子。」

「怎麼？」錢三爺面上的肥肉連連地顫動。「彭家娃兒傷得很重？」

「傷勢不算甚麼……」

「那又為甚麼要另請舵把子？」

「這個人最好不要用。」

錢三爺一時沒有說話，因為他一向相信宋廷飛對人的觀察，以及對事的分析能力，這一句話絕不是無端端從嗓門裏冒出來的。

不等老板問理由，宋廷飛又接下去說道：「這個人深不可測，我們除了知道他是彭老八的兒子之外，其它一無所知。有一點，我可以肯定——他這回上船必定另有目的。」

根據常情，錢三爺一定要緊追着問彭祖康有甚麼目的，而他却沒有問這句話，在神態上也沒有過份吃驚的表現。非常平靜地問：「廷飛，你看準了？」

「我……」當宋廷飛回答這句話的時候，難免遲疑起來，實際上他並沒有看出甚麼不妥之處，他只是憑一種感覺，那種潛在的感覺常常有助他判斷事物時更趨向正確。

錢三爺並沒有等待他說下去，喃喃自語地道：「廷飛！我走了三十年的碼頭，見過不少人物，我這雙燈籠也是夠亮的，彭家娃兒很少東問西問，好像對任何事物都漠不關心，其實他那雙精明的眼睛却始終沒有停止過觀察。今天晌午那一刀，眞是來得令人費解。楊占武絕不會幹這種卑鄙齷齪事……」

「方才我試探過他，他也說不可能是楊大爺派人幹的。」

「那麼，彭家娃兒對那一刀如何解釋呢？」

「他說，對方可能是找錯了人。我臨走留槍給他，他不要，好像非常生氣的樣子。」

「廷飛，昨夜雙龍灘出了三起命案，這是好久不曾有過的事情了，說起來眞是教人担憂。」錢三爺聲音突然一壓道：「你看，那娃兒是不是想在船上打主意？」

「那不會。」宋廷飛回答得很快，顯然這個問題早在他心中盤算過了。「他的目光純淨，一點不邪，這可以看出他的心術很正。我只是担心他會給我們帶來麻煩，說得肯定一點，此行一定有麻煩。」

「只要他不是梆老二，不是混上船來

打我的主意，我就不怕。廷飛！我們要好生待他，他就好像一頭溫靜的獅子，惹毛了是要吃人的。」

「三爺！你要多考慮……」

「我已經想過了。聯體船已經細綁妥當了，好多同行等着看我的笑話，除了彭家娃兒之外，誰也開不走那個怪物。廷飛！我好強，好面子，丟不起這個人！」說過一番爭強好勝的話，錢三爺的嗓門又低沉下來：「我也有感覺，走了三十年的船，要數這一回最險。新船，新人，新的嘗試。錢記大發船行為甚麼會大發？因為我敢冒險，別人不敢走的畏途我敢走。」

「三爺！我一向最佩服你的作事魄力，只是……？」

「廷飛！」錢三爺笑着揮揮手，制止了宋廷飛謹愼的勸說。「事情就這麼决定了，你今晚要好生睡一覺，明天整日要裝貨呢！」

宋廷飛心頭雖然還有一個疙瘩存在，却不便再說甚麼，舉起酒杯來作了一個無聲的祝福，喝乾了杯中酒，然後辭去。

錢三爺絲毫沒有犯愁，他意興飛發地叫道：「徐二娘！跟你三爺備水洗澡，今晚我要歇在這裏。」

「是！我的三爺！」隔壁一個嬌滴滴的聲音答應着。

× ×

夜已很深，老張茶館的賭局也已散了，三三兩兩的人無精打采地走出茶館，其中自然也有一兩個精神抖擻的贏家，那是少數中的少數。

一個漢子將上衣搭在肩膊頭上，有腔沒調地唱着：「好賭的，不是人，腰裏拉了一根小麻繩，輸了去上吊。噯！今朝輸了明天贏。」唱着唱着，他突然鑽進了路邊的麻竹林子裏。

那裏已經有一個人在等着他，上弦月從竹葉的縫隙間鑽過投射在那人臉上，陰沉沉地，原本白皙的面孔，顯得更為蒼白了。

這大漢壓低了嗓門道：「金二哥！你久等了。」

原來等候者是唐貴臣那幫梆老二之中專幹聯絡差使的金浩。他點點頭，輕聲道：「剛來。」

「是樁甚麼大買賣，害我接到口信後一口氣跑了四十里。」

「吊頸子小蔡！」金浩陰沉沉地道：「行市早晚不同，先報個價錢。」

「金二哥！」名叫小蔡的漢子顯然是老吃老做的，熟門熟路地道：「殺人不比殺鷄，要看對手是那路貨色，若是扎手的，你就是給我十萬八萬我也不敢接啊！你說是不是？」

「嗯！」金浩漫應着，似在猶豫，終於他還是說出來了。「是覃拐腿留下來的那個潑辣貨。」

「金二哥！你是說覃秀姑？」

「聽你的口氣，好像是這樁買賣不敢接了？」

「嘿嘿！若是小蔡不敢接，只怕天下再沒有第二個人敢去動她一根汗毛了。只是……嘿嘿！價錢……」

「你說。」

「三十塊大洋我就宰過人，那只是一個種田的鄉下佬，為了田更跟人起了爭執。殺那種人比殺鷄還便當。這個覃……」

「小蔡！這不是磨房，我們不要轉圈圈，說個數目。你是信用最好，行動最快的，所以我們老大才要找你。」

「金二哥！有件事我要問問清楚，你們兄弟夥那個不好手，為啥自己不動，要找我？」

「可不可以不說？」

「不行。」小蔡慢條斯理地道：「幹我們這一行的處處要小心，行情一定要弄清楚。你們為啥自己不動？」

「怕失敗。」

「嗯！覃秀姑是個潑辣貨，手上，脚底有功夫，薄葉子『飛刀』，噴子『手槍』有準頭，而且腦門子會轉圈，的確不好鬥。」小蔡目光突然一亮，盯在金浩的臉上。「你們怕失敗，難道就不怕我也可能失敗？」

金浩從容地答道：「我們的人如果失敗，那個潑辣貨就會找到唐老人頭上來。你如果失敗，結果就不同了。行有行規，你會担着，對不對？」

「哦——」小蔡吁了一口氣。「原來是這個道理，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好，現在該談價錢了……哦！不忙，她的人在那裏？」

「就在雙龍灘。」

「限期多久？」

「天亮之前。」

「嘿嘿！緊得很！」小蔡突然伸起三根指頭一揚。「三千塊，先付一半，另一半後付。事成要付，事敗也要付。若是事敗，那一半付給我的妻兒老小。」

金浩不由得面色一沉，冷叱道：「小蔡！這個價錢要得太離譜了。」

「沒關係，金二哥，買賣不成仁義在，你嫌貴，不妨自己動，或者另找別人。放心，消息絕不會走漏。你說過了的。行有行規，嘿嘿……」

金浩緩和了語氣道：「論你的本事和信用，這個價錢也不算貴，只是一時那裏去湊那麼多現大洋？出門在外，不是在自己的垛子窰裏啊！」

「見諒！見諒！」小蔡連連地拱手。「幹我們這一行是從不賒欠的，成都到華陽——現『縣』過現。」

「黃貨行不行？」

「行！行！一兌兩六十，五六三，那要五根小條條哩！有現貨嗎？」

「先付二十兩……」

「不！先付三十兩。」小蔡說得斷釘截鐵。復又涎着臉道：「不是我信不過金二哥，只是這個年頭假得很，我要先驗驗成色。」

「那裏去驗？這個時候金銀舖都關門了啊！」

「放心！」小蔡伸長了頸子輕言細語地道：「雙龍灘珍寶號金銀舖的賈老板跟我有點交情，就算是半夜將他叫醒，也沒有關係。」

金浩心頭連聲冷笑：嘿嘿！你雖然是一頭老狐狸，畢竟還是將尾巴露出來了。

而他表面上仍是那樣陰沉沉地，點點頭，道：「好吧！一切依你，跟我去拿黃貨吧！」

（未完）

三期完俠情恩仇故事

孫玉鑫·文
盧令·圖

銀狼（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車飛虹和童不老獲知卓中生被拐囚於史雲在浮玉峯頂別莊，當車飛虹等正欲動身之際，恰無敵堡主千金，亦即車飛虹未婚妻於小喬到來，即結伴同往，並由於小喬召來無敵堡八名神行隊隨往，抵達浮玉山頭，正是史雲每年一度召集派往江湖行奸使計的八隊人馬集會日期，無敵堡早與八隊人馬中的一名莊子磊約好暗通消息，獲知呂不煥正獨自一人行出別莊，於是車飛虹和童不老暫隱身石後，由於小喬和秦樸現身攔住呂不煥，責問他關於卓中生的事，呂不煥諉過於巫魁元，但說萬幸卓中生恰在他的身邊——

天火燒叛徒　龍尾捲城主

秦樸接話道：「姓呂的，少說胡話，你是一個人從別莊出來，身旁那來的卓家小公子？」

呂不煥道：「所謂正在老朽身旁，是指他安好無恙，老朽願向貴堡親致鄭重歉意，並恭送卓公子回府，只盼雙方化解這段誤會！」

於小喬冷哼一聲道：「人在別莊？」

呂不煥答話很快，道：「不錯！」

於小喬突然變臉道：「一派胡言，卓公子明明是在津沽十字漁幫，你竟敢大天白日夢話欺人，總領隊，少再和他嚕囌，殺！」

秦樸向於小喬微一躬身應個是字，轉身對呂不煥道：「姓呂的，別再裝作了，事情反正已經成了不了的局面，橫着也是一刀，豎着也是一刀，何不把身子骨挺直些，作次生存敗死的決戰！」

呂不煥慌忙雙手連搖道：「且慢且慢，通容老朽和於姑娘商量商量。」

於小喬冷哼一聲，道：「原來你認得我！」

呂不煥尷尬的聳肩諂笑道：「老朽江湖行走多年，如果認不得名震天下的於姑娘，那還混個啥勁，嘿嘿。」

於小喬一聲沉叱道：「少說沒用的，有話快講。」

呂不煥神色一變爲鄭重其事，道：「於姑娘，說來姑娘也許不信，老朽及老朽所靠的門戶，並不懼怕貴堡，只因向無仇怨，不必讎對，這一次咎過在巫魁元這個東西，但老朽也有失察之罪，今願向姑娘鄭重致歉，並承諾多則一月，少則二十六日，必然專人恭送卓公子至貴堡，兩罷干戈而維道義，老朽誓不違言，請姑娘答一句話！」

於小喬故意作出考慮沉思樣兒，呂不煥錯會了意，接着半威脅的又道：「姑娘是聰明人，雖說雙方如果成了仇家，老朽一方未必能討多大的便宜，但貴堡自此則永無寧日，並且也不見的賺得上風，所以說爲仇不如兩和，請姑娘三思。」

於小喬突然肅色問道：「我已經想過了，呂鬼醫，我不問你現下的門戶，卻要

你答一句實話，這句話，將決定我無敵堡和你門戶今後是仇是友，我那卓侄兒究竟現在什麼地方？」

呂不煥也正色答道：「目下，正在途中！」

「途中？」於小喬恍然大悟，故作不解道：「要到此地來？」

呂不煥頷首道：「嗯，也許已經到了西天目！」

秦樸突然接話道：「是來半山上那座別莊？」

呂不煥又一頷首道：「不錯，跟着敝門中的掌門人來，敝掌門人業已收他爲第三代傳人！」

於小喬作出詫然神色道：「第三代？怪！」

呂不煥嘿嘿兩聲道：「第二代門主，是敝門中的城主，內情因係門戶中事，恕老朽不必多作解釋。」

於小喬緩緩的點着頭，目光一掃秦樸，秦樸早已會意，適時對於小喬躬身道：「屬下有個要求，想在姑娘尚未答覆對方成友爲仇前，與呂鬼醫印證功力……」

呂不煥急聲說道：「這又何必？這又何必？」

於小喬冷冷地說道：「有這個必要，如果你那門戶和你呂鬼醫，是浪得虛名，恕我無敵堡沒這份結交的興趣！」

這到好，勢不均力不敵不與爲友，恰和志不同道不合難以爲謀相同，看來呂不煥非顯露些兒功力不可！

呂不煥正色說道：「姑娘，動手難容讓，老朽不幸，十分好辦，萬一是貴總領隊不幸，這責任老朽怕……」

秦樸哈哈大笑，接口道：「鬼醫放心，生死由命，我家姑娘不會如此小氣！」

於小喬却正色囑咐秦樸道：「總領隊你聽清楚，這是印證較技，絕非仇對，動上手要自己小心，萬一不幸可別說我不給你作主！」

秦樸躬身應道：「屬下理會得，不會互傷情誼。」

呂不煥雖是一頭老狐狸，祇因心有畏懼，又聽到於小喬和秦樸的答對，不由錯當於小喬已決定不和己方爲仇，既然不是仇對，印證技藝自屬點到爲止，當然就傷不了彼此的情誼，所以他竟放落戒心和不安。

他那裏知道，雙方早就勢成水火，水火非仇，相對成仇，只要動上手，又焉能善罷甘休！

呂不煥儘管已上了當，可是仍然沒忘該問的話，不過他現在更加客氣了，對於小喬一揖道：「敢請姑娘指示，敝屬巫魁元如今何在？」

他已想到不幸的後果，巫魁元誤却今日聚會是不可能的事，但至今未到，自然已經出了事！

於小喬答話乾脆，道：「呂鬼醫可知道巫魁元手下的大妞和二妞？巫老賊殺過她倆的父母家人，所以她倆個也就順理的殺了巫老賊！」

呂不煥眉頭一皺：「怪，這倆個丫頭是怎麼獲知內情的？」

於小喬搖頭道：「當時我不在場，無可奉告。」

呂不煥又問道：「巫魁元有二子二孫，不會……」

於小喬接口道：「據我所知，巫家猴戲班子，似乎凡姓巫的全沒活着！」

呂不煥不能不問，道：「姑娘可曾聽說，那些猴子，狗和銀狼的下落？」

於小喬道：「不祇聽說，我見過，如今都十分平安，只是你若想知道地方，要等和我們總領隊較搏過後，雙方化敵爲友時再說！」

呂不煥慨然道：「好，一切聽命。」

秦樸笑道：「呂不煥，請，希望你別當我沒見過世面的人看，把你最得意拿手的全施展出來，包括用毒，請！」

第二聲請脫口而出，秦樸已雙手向左右臂一抱，那種開門立戶的起手式，怪到了極點。

呂不煥沒動，目光盯在於小喬身上，於小喬一笑，轉身回到青石旁，若無其事的又坐於石上。

呂不煥去了後顧之憂，才向秦樸一拱手道：「現在應該請教一下吾兄的尊姓大名了。」

秦樸冷冷地說道：「秦樸，武林無名之輩！」

說老實話，呂不煥還眞的沒聽說過秦樸這名字，但不能不客套的說句「久仰」，接着笑道：「秦兄，不必動兵刃吧？」

秦樸再次冷冷地說道：「秦某是以身上所有藝業，領教高明，呂鬼醫你有什麼就施展什麼，秦某自信還能全接下來！」

話很狂，惹得呂不煥陰陰一笑道：「秦兄，我有柄軟劍，在腰中，極利，不少帶毒的玩意兒，很兇，如果全施展出來的話……」

秦樸狂傲的接口道：「只怕也奈何不了秦某。」

老奸巨猾的呂不煥，一聲嘻笑道：「有秦兄這句話，我就可以放心的動手了，請！」

呂不煥探手腰際，一聲龍吟，軟劍顫鳴着指向秦樸，銀光閃閃，端的是口削鐵如泥的寶刃！

秦樸仍舊是雙手抱臂一動不動，目光緊盯在呂不煥臉上，呂不煥暗中冷哼，劍走輕靈，劍尖抖出十數銀花，刺向秦樸左肩，於小喬暗暗看的直想冷笑，呂不煥劍下留了幾分人情。

秦樸僅僅閃退一步，已避開這一劍，冷冷地說道：「呂鬼醫，你若是這般打法，等於羞辱秦某。」

呂不煥不接話，劍華順甩，斜肩帶臂削去，身形跟着迫上，左掌凌虛壓向秦樸前胸，其疾如電詭譎至極！

秦樸倏忽雙手抖出，不知何時他雙手業已套上那副金色手套，只見他左手幻出一片掌影，軟劍劍鋒已被他握住，右手倏地抓向呂不煥面門，招法之快，比呂不煥還强了三分！

劍被握住，呂不煥並不焦急，雖然有些驚詫，但自信這是秦樸錯料了軟劍的鋒利，他已看到秦樸的金色手套，自然也明白秦樸敢於握住劍鋒的原因，於是貫力加到八成，軟劍暴抽，深信秦樸左掌必將隨之而斷，詎料一抽之下，竟未抽動，一聲不好尚未吐出，秦樸本係抓向他面門的右

手五指，實實的敲在他握着劍柄手背上！

他只聽到連串斷骨脆响和感覺到奇痛入骨，一隻右手已不成手形，變作殘斷血污肉碎的一堆！

他軟劍當然已被秦樸收去，百痛千恨中，他飛身後退，首先封穴止血止痛，繼之一聲獰笑道：「秦樸，狗雜種，老夫心存仁厚，未施殺手，你竟這般歹毒，很好，咱們瞧，到底死的誰？」

他雖然猙獰怒叱，人並沒再追攻上來，似是早有成竹而靜觀其變。

原來當他劍削秦樸肩臂的同時，那凌虛者似擊向秦樸前胸的左掌，已撒出毒粉，料定秦樸必將中毒倒斃！

秦樸人在童不老防禁圈中，更早已全身遍洒解藥，豈畏毒粉，不過當耳聽到呂不煥狠話之後，將計就計的突然身形一晃，咦了一聲，搖搖頭，人已萎頓地上。

呂不煥只當大功告成，一聲獰笑飛身撲上，雙足猛地踢向秦樸小腹，並厲聲道：「殘我五指，我要你一命！」

詎料雙足已及秦樸小腹刹那，秦樸猛地一滾，嗤笑出聲道：「未必見得！」

呂不煥大驚失色，再想退身已遲，雙足踝被秦樸雙手握住，只覺一陣奇痛，隨即仆摔地上，他用不着看，已經知道雙踝皆碎，雙腿俱廢！

他右掌殘失，雙足報廢，人之四肢等於已失其二，勾起兇性，厲吼一聲道：「呂老子三寸氣在，你無敵堡休想有安穩之日，目下你們有一個算一個，納命吧！」

話聲中，他僅有的左手探入囊中，連揚連甩，淡如輕烟的片片白霧，刹時佈展開來。

於小喬和秦樸等人，因爲童不老業已撒過了解藥，沒當白霧有甚麼不得了，適時遠隱一側的童不老，突然飛身而到，急聲高叫道：「快，快躲向風頭遠處，越快越好！」

萬幸於小喬等人，相距呂不煥夠遠，秦樸雖然距離最近，恰因身形仆地，白霧自地平三面向上及四外展佈，未曾波及，衆人聞聲，自是飛縱上風的地方，秦樸也極乖巧，貼地閉氣爬行，終於出了十丈霧圈。

呂不煥這時，左手已封住雙腿經穴，痛疼稍減，似知未能如願毒斃衆人，立刻厲聲喝叫道：「是那個狗種，壞了老子的大事？」

童不老一步步沉重的走向霧中，走近了呂不煥，冷冷地哼了一聲道：「千毒谷中梅，萬刼火上花！」

這兩句似偈非偈的話，不知有何厲害處，竟使呂不煥全身索索戰抖起來，臉上本已失血蒼白，如今蒼白中更臉上死灰！

童不老驀地一聲斷喝道：「陰謀坑陷全谷弟子，毒火弒師，呂不煥，你認爲上蒼就沒有報應了嗎？」

呂不煥顫抖着問道：「你……你……你是誰？」

白霧正好遮住他的視綫，他僅僅能看到童不老小腹下面，童不老業已走距呂不煥五尺地方，緩緩坐下，面目正好現露出來！

呂不煥臉上泛露詫疑，道：「你……我不認識你！」

童不老笑了，是冷笑也是獰笑，道：「當然當然，你所認識的我，三十年前已死在你陰謀之下，呂不煥，小精靈……」

這一聲「小精靈」，使呂不煥如遭蠍螫，竟拚命的用左手支地往後暴退不迭！

童不老又笑了，道：「寒蜂陰火洞，並沒能眞要了你那可憐的大師兄的命去，僅僅使他使毒蜂咬成頭如麥斗，他也因此巧獲『漿果』習成奇術，只是那顆大頭已再難改變，他出洞之日，也正是你陰謀殘殺了諸同門之時，他步入恩師『靜心堂』，你已弒師而去，你錯料了恩師的修爲，他見到恩師時，恩師還留有一口眞氣，諭示了經過，並再傳絕藝，恩師死後，他發誓要親手以正門規，將你釘封七日而死，呂不煥，三十年了，他終於在今朝又見到你，你還有甚麼要說的話嗎？」

呂不煥哭了，面對着童不老，哭訴着現下的懺悔，哀求童不老饒他一命，他說的可憐，四肢已失其三，去死不遠，哭求大師兄再給他個贖罪的機會！

童不老沒理睬他，自身畔取出了個小巧三足古鼎，小白瓷瓶內，傾出一丸其紅如火，大如黃豆的丹藥，置於鼎上，二指直指赤丹，赤丹頓化烈火，怪事，十丈白霧，如逢烈日，刹那間，消失了個毫無踪影！

童不老起身步向呂不煥，五指輕舒，呂不煥九穴被封，人已遭如千刀般索抖不止，額間汗滴如雨。

童不老抓起呂不煥，走入林中，在一株合抱巨木前停步，手腕一抖，呂不煥背對巨幹撞去，背骨剛剛碰上巨幹，四條火龍已自童不老雙手射出，在呂不煥身上一閃而逝，再看呂不煥，已被凌空釘於巨木幹上，童不老連正眼也不瞧，轉身出林和於小喬及車飛虹等人又聚於一處！

車飛虹看着童不老，頭一搖道：「童老，一刀豈不省事？」

童不老肅色道：「小滑頭你聽清楚，這人情你少討，家法門規蒼天有眼！」

車飛虹一吐舌頭道：「乖乖，算我沒說！」

於小喬適時接話，說道：「鬼醫的問題解決了，現在，就要面對最强的兩大敵人了，一是史雲，再就是那個甚麼『老主人』了……」

童不老恨聲道：「也就是當年傳言已死，實在却逃得狗命的『惡鬼城』之史連城！」

話剛說完，車飛虹突然面色大變，於小喬就在他身旁比肩而立，他立刻悄聲道：「有人來了，已到三丈之內，我來不及知會別人，妳要記住，當我和來人答對時，想辦法把自己人全召湊我身後三丈地方，不能遲緩！」

於小喬正要詢問原因，三丈外突然出現了三個人，他們像是本來就站在那裏一樣，來無其跡，令人驚懼！

三人中，一名老者看似老邁至極，一頭雪髮蓬亂垂披，雪白的鬍子長有尺半，右手牽着個玉琢般的少年，不，該說已過童年未及少年歲數的男孩子，童不老認識，正是卓家申生！

另一個人，五旬左右，黑髮黑髩一身黑袍，蒼白的一張臉，死板板的模樣，夜

間相逢，非認定是個鬼怪不可！

車飛虹移步走過童不老迎向三人，童不老低低的說了句「那孩子正是……」車飛虹已把頭一點，道：「姑娘說有事要和你談。」

童不老信以爲眞，步向於小喬，適時於小喬揚聲道：「總領隊火速傳諭，人馬集於我身後五丈處待令！」

秦樸揮手，人馬全到了指定地方，車飛虹暗吐一口悶氣，總算應變夠快，至少目下保了個毫無傷亡。

他走距對方丈五停步，冷冷地問道：「來的可是史連城？」

白髮老人一聲喋笑道：「小孩子，用不着在老夫面前弄這些花招，老夫若想殺人，他們早死當時，講，你叫甚麼名字，是那個門戶中的弟子？」

車飛虹依然冷冷地問道：「你是史連城？」

五旬老者適時揚起右手，白髮老人阻止他道：「不忙動手，這孩子很對我的心意，當非殺他不可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五旬老者並沒應聲，只是冷冷地垂下右手，如果說他是史雲，似乎對他那老鬼老子並不怎樣的敬重！

車飛虹見機不可失，又向黑髯老者道：「不用說，你是史雲了？」

五旬老者僅僅一露滿口怪牙，車飛虹已別有用心的一指卓申生道：「還有這個小東西是你們史家的甚麼人？」

這時候，於小喬已經把車飛虹剛才吩咐的話，告訴了童不老，童不老更由車飛虹問話中，斷定來者必是史連城父子無疑，聽到車飛虹有心誤指申生，頓知其意，立刻大步而前，站於車飛虹左後方三尺地方。

車飛虹這時不能阻止童不老，故意現出不悅之色道：「老人家，說好的由我一人辦這件事，你仍請回去。」

童不老也有心提醒車飛虹道：「笑話，你能保證姓史的一家子不動鬼祟玩意兒，說好的那些下五門玩意由我老頭子對付，我能不往前站站？」

白髮老人，正是昔日倖逃不死的「惡鬼城」主史連城，黑髯人，是他獨子史雲，呂不煥無心中所說卓申生人在途中，不假。

史連城目光罩定了童不老，喋喋兩聲比鬼哭還難聽的怪笑傳出，道：「林中以『天火釘』釘封了老夫座下的人是你？」這個「你」字，針對童不老，並且大有不信之意。

童不老回答的妙，道：「不是我的話，莫非是你？」

史連城並沒惱，道：「你那裏弄來的『天火釘』？」

童不老才要實答，心頭突然興起了個念頭，道：「這要問那駝鬼了！」

史雲突突然接口，說道：「這話怎麼說？」

童不老道：「那是駝鬼的東西！」

史雲立即轉對史連城道：「如何，我一再說這鬼駝子存心不良，你却偏偏深信不疑，要早知道他藏有『天火釘』，我們又何必每年受上一百天的活罪？哼！」

史連城叱道：「住口，你怎知道不是對面的那個大頭鬼離間？」

童不老哈哈一笑道：「史老鬼，這個簡單，駝賊並沒死，去問問，看誰離間還是有人瞎了狗眼？」

史連城怒目迫視着童不老道：「大頭鬼兒，稍待老夫要生剖你的膛，活吃你的心！」

史雲妙到極點，道：「現在向人家發空狠有甚麼用，天火釘見血一刻內失效，反正沒有用了，再說你又殺了他，就算還有也問不出藏地了。」

史連城啐了史雲一聲道：「閉上你那張笨咀，用心想想，天火釘已然是駝子的東西，又怎會用自己的東西把自己釘在樹上的？」

史雲一楞沒能答上話來，童不老笑道：「可惜你老鬼殺了他，要不你會氣死，實話對你說，駝子錯當我是朋友，要我代他收起那玩意兒來……」

「且慢，」史雲抓到毛病，接口道：「他向無朋友，甚麼時候認識的你？」

童不老嘻嘻兩聲道：「我和巫老兒是八兄弟，巫老兒早已成了駝子的親信，這次聚會，駝子通知巫老兒，叫他不必來，要我來幫他的忙，聚會時一網打盡你們父子，他就能立即自由並且成爲無敵霸主，他甚麼都計算到了，才要我代他收好天火釘，生怕萬一時被你父子搜去，可惜他算錯了一件事，我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仇人，於是我將計就計……」

史連城不待他說完，接口說道：「你和他有甚麼仇？」

童不老道：「我姓童，胞兄童震天，是千毒谷未來傳人，死於駝鬼手中，我本不知道他是仇家，是相交之後，一夜狂飲歡聚，告訴生平快事，他自己酒後失言說出，我若不殺他，天理何在？」

史雲笑了，轉對史連城道：「這全是事實，要不人家怎會知道我們今夜聚會，哼，眼看着東山再起的機會，就半生斷送在那賊駝子手中！」

史連城似乎也相信了童不老的話，道：「姓童的，說，呂駝子今夜安排了些甚麼鬼計？」

童不老道：「簡單，火攻！」

史雲一頓足道：「更不假了，除了賊駝子這死鬼東西，外人誰會知道我們不能近火？」

車飛虹由心底下佩服童不老，三言五語不但使史家父子疑生暗鬼，並且套出內情，使未來的一場血戰，於勝負各半而轉到勝券在握！

既已勝券在握，車飛虹回頭看了於小喬一眼，於小喬頓即會意，含笑頷首，她這次召調無敵堡無敵十使，十使正携有無敵堡三大絕物，內中之一的「妙妙子」，又恰是史老鬼父子的尅星。

車飛虹知道此事，以目示意，於小喬慧心而悟，頷首爲答，車飛虹勝券自六之對四變爲八之比二！

史連城似乎已不耐再聽史雲的嚕嗦，一揮手道：「帶小娃兒去靑石旁，我來打發了這些碍事的！」

史雲一哼道：「叫他自己去躲起來就行，我也要宰兩個活人過癮！」

史連城掃了史雲一眼道：「你當我不

知你心意，放心，那丫頭留給你就是！」

史雲搖頭道：「不，我還是自己弄到手牢靠！」

他竟連自己父親都不放心，由此可見這對寶貝父子心性如何了！

車飛虹見時機已到，揚聲喝道：「別叫大風吹閃了你老鬼那狗舌頭，來來來，滾近些，本公子先打發了你！」

史連城怪笑着移步而前，邊走邊道：「老夫本看中你這身天賦的好骨頭，想收你作個傳人，如今你是死定了，看掌！」

話到掌到，好快，已到了車飛虹的面前，別看老鬼人並不高，一雙手却是大如蒲扇，五指伸張罩定車飛虹六處大穴！

車飛虹一聲哈哈旋身飛退，童不老一聲嘻嘻暴笑迎上，童不老出了怪招，是拳法，半虛握拳，直搗鬼爪掌心，看上去是「自投羅網」，鬼爪太快，虛拳過小，姑不論童不老這一招有何殺手，總之是不智之舉！史連城在江湖上打滾已難數年月，是成了精的精中王，換了別人，焉有不大喜而緊闔鬼爪殺敵之理，可是他硬沒賺這份便宜，不僅如此，並且倏收爪旋身三步以外，嘿嘿的對童不老直笑。

童不老也適時收拳於胸前，依然半虛而握，不定不動難測玄妙。

史雲驀地冷哼一聲道：「三招兩式的事，那有這多閒空虛耗，看我的！」

他不服他老子臨陣退縮，話聲下搶先一步五指箕張抓向童不老右頸及肩，同樣是一抓，他這一抓要比老鬼的剛才那一抓兇狠歹毒的多。

老鬼人嘴角噙着冷笑，靜靜地看着，原來他認定童不老並非傻蛋，若無勝算豈有送拳入爪的道理，只因尚未看出童不老的虛實，寧退不進是雖無功但絕無過，如今史雲冷諷中出手，老鬼人正好靜看所以，心中業已十成料定史雲定然受次傷損教訓，正好一殺史雲的驕狂。

那知童不老在依然出拳送上時，見史雲不像老鬼一般閃向一旁，竟自動收轉虛拳左移五尺避開史雲的鬼手一抓。史雲獰笑一聲，旋步追上，車飛虹撲身相阻，一言不發貫足內力一連三拳，相隔六尺，拳勢如同狂飆，風聲如寒冬西北勁風，嘯嘯作聲！史雲突地停步，雙掌連推，以三掌抵三拳，竟被震的連退五大步，神色不由一變，老鬼人也日光現露駭意，正要出聲警告史雲，童不老一聲嘻嘻道：「老惡鬼，史老兒，接我大頭老子一拳！」

這一拳，和剛才那一拳沒什麼分別，依然是半虛握拳直搗黃龍。

老鬼人適才疑心自生暗鬼，退而未搏，已被狂妄的史雲嘲諷恥笑，現在日射寒光仍沒看出童不老這一招有何變化，遂以八成眞力提聚右掌，五指張開迎將上去！

他上當了，童不老志在老鬼人，因此有心避開史雲的一抓，如今老鬼人鬼爪已到，在相距尺許時，童不老倏地一聲斷喝，虛拳變勢二指一彈，一道紅閃已擊中老鬼人掌心，緊隨紅閃射出的刹那，童不老揚聲對車飛虹喊道：「小滑頭，平射五丈，快！」

「快」字出口，他自己已雙足猛登倒穿出去，適時一聲輕爆加雜着老鬼人的「宰豬般」慘嗥，大蓬腥血帶有碎骨殘指塊肉散飛空中，老鬼人被震翻三個跟斗，雖然仍舊一挺而起，但是那張臉已成了蠟黃，一條右臂血肉模糊，不知消失於何處！

史雲也遭波及，頭臉被斷肢碎骨扎傷多處，一身是血，父子二人全成爲血人！

老鬼人不愧爲惡鬼城主，眞叫狠，一指封死穴道止血，牙咬出咯咯响聲，大踏步逼向童不老，邊走邊狠恨的說道：「老夫要不能捉住你生喝了你一身鮮血，就枉稱惡鬼城主！」

童不老沒躲，一身功力提聚不懈，冷笑一聲道：「別認爲封穴止血就不碍事了，史老鬼，你中的是加上『雷珠』的『天火釘』！」

史連城突然止步，猙獰狂吼道：「四夫當眞？」

童不老沉聲道：「老夫千毒谷傳人，呂不煥的大師兄，玉修羅童毅！」

史連城猛一頓足直射半空，捨却童不老，往山下飛投而逃，於小喬一聲冷笑，揮手高喝道：「圍，十使十殺，把老兒亂刄分屍！」她傳下諭令，人已射到青石旁，一把抓起卓申生，飛退十數丈外，史雲空自急的狂吼不已，可惜在車飛虹一輪天風神掌疾攻下，反擊尚且無力，只有眼看着於小喬救走了卓申生。

十使不比史老鬼慢，自空中合圍成勢，落足奇招迭發，史老鬼一臂已殘，天火正自所封穴道中絲絲透入各經各脈，內力漸漸消失，魄飛心驚下，三次突圍不得，已成强弩之末！

童不老不知何故避向一旁，背過身去約有盞茶光景，才步至於小喬和卓申生。

申生掙扎要撲向童不老，童不老笑道：「小子別忙，瞧，和史小鬼動手的，是你娘平日對你說過的三舅，小滑頭車飛虹，剛才救你的姑娘，姓於，是你小滑頭舅舅未來的……」

於小喬急聲道：「童老您……」

童不老嘻嘻一笑道：「反正早晚是那麼回事，告訴了申生他好安心。」

於小喬不理童不老，對申生道：「我是你娘的好朋友，叫我於阿姨就行，現在事情還沒了結，別離開我，小心再落到壞人手上。」

申生乖巧，點着頭不再掙扎。

童不老注目和史雲動手的車飛虹，點着頭對於小喬道：「取出妳那『神龍尾』來吧，多說點再有三二十招，史雲就要作脫身的打算了，小滑頭萬一攔空，被史雲溜走，後果嚴重，神龍尾是老鬼父子的殺星，千萬注意！」

於小喬頷首道：「打個賭？我說他跑不了！」

童不老搖頭道：「不上當，小滑頭就夠難纏了，妳比小滑頭還難纏！」

於小喬小嘴一噘，道：「好，等事情辦好，我會把你這句話告訴飛虹。」

童不老故作正經道：「姑奶奶這可使不得，妳若再放任小滑頭，那老夫就變作老二，他成了老大啦！」

於小喬笑了，笑的闔不攏小嘴巴。

童不老在一笑之後，低聲道：「姑娘，十使和老鬼纏戰下去，當眞是有勝無敗，不過老鬼在自知必死前，定然殺手迭出，不能不防，請下令將貴使調圍五丈圈外，我有一舉宰了這老惡鬼的妙招！」

於小喬道：「有把握？」

童不老笑道：「這豈能玩笑！」

於小喬道：「好，我等你招呼！」

童不老嗯了一聲步向十使，臨走再作囑咐，要於小喬千萬留意，不能疏忽，必須留下史雲。

於小喬在童不老步向十使後，立刻將申生安置身後丈外，探手處，灰影閃飛，神龍尾已盤於地上。

童不老適時揚聲道：「姑娘，是時候了！」

於小喬一聲令下，十使倏忽散開，史老鬼突失對手，似乎樂得喘幾口安穩氣，並未追襲，於小喬再次下令，秦樸飛射而回，於小喬一指申生道：「小心保護孩子，出半點差錯你要負責！」

秦樸應聲到了申生身側，嚴防一切可能的突襲！

童不老已大步嘻笑着到了史老鬼身前丈外，止步道：「老惡鬼，童老子又有了閒空，來打發你早些啓程十八層地獄，怎麼樣，願否乖乖的走？」

史連城早已恨童不老入骨，獰哼一聲大步逼上，這次童不老並沒躲，立式開門出了奇特的怪招！

他雙手半曲胸前，手背正對史老鬼，手心對着自己面前，活像剛洗過手而恰好沒有手巾，靜等着日光微風吹乾似的，史老鬼上一次當學一次乖，頓即止步仔細注意着童不老。

童不老沒動，倏忽雙掌翻轉過來，變作掌心相對史老鬼，雙掌直伸，並無他物暗合掌中，史老鬼皺了皺眉頭，他眞不知道童不老又搗什麼鬼！猶豫間，童不老雙掌又變作掌背相對史老鬼，史老鬼一搖頭道：「你這算什麼掌法？」

「收鬼掌！」童不老揚聲道：「專收惡鬼！」

史老鬼緊咬着牙，又大步逼上，童不老突然雙掌立豎而對，雙掌掌沿虛對史老鬼面門，史老鬼仍舊看不出內中玄妙處！

童不老嘻嘻一笑道：「這也有稱謂，叫『找死你過來』！」

泥人還有土性，何況史老鬼不是個泥人，尤其在兩次注目毫無所見下，怎會再忍得住心中怒火，狂吼一聲飛撲而上，他一身功力全提聚在僅有的一隻左手上，矯捷無倫已到了童不老頭頂。

童不老神色突作無比的嚴肅，驀地跌坐地上，身形因之矮了半截，史老鬼一抓成空，一聲不好尚未喊出，童不老雙手左手削向史老鬼雙腿膝外，掌沿竟快過了上古千兵千年寶刄，史老鬼的兩條腿，成了枯竹，自膝下斜斜被生生削斷，狂號聲中滾翻出去，在丈外地上橫撲亂爬不止，所到之處鮮血噴流，刹那只有呼呼牛喘和索索發抖！

史雲一旁雖和車飛虹飛撲激鬥，目光却不時掃向童不老，突見老鬼之雙腿被斬，頓時魂飛魄散，狂喊一聲「天魔掌中刀」，竟捨却車飛虹疾射而逃！

此舉大出車飛虹意外，當要追時，史雲已在六丈以外，適時，一條赤龍自空而降，離地丈高處捲住了史雲，接着「龍擺尾」，史雲被捲甩五丈以上，身形乍落，龍尾又現，這次妙到了家，恰正纏在脖頸上面，一抖又落，一甩再降，連翻三次，最後甩向青石，砰地一聲，赤龍倏隱，史雲不叫史雲，變作「散雲」，被摔的不成人形，早已死去！

車飛虹向於小喬一伸姆指，人却步向史老鬼，童不老一把抓住了他，搖頭道：「別上當，史老鬼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況他並沒有死，正等着臨死拉個墊背的，別過去，咱們有的是閒工夫，等老小子把一身鮮血流乾淨後再給他收屍不遲！」

多虧童不老一攔，否則車飛虹就算不死也要身受重傷，史連城正是存着殺一個够本的毒念，他四肢三殘，已無法自封穴道止血止痛，已知必死，才裝作已死模樣等人上當，如今被童不老點破，殺人解恨復仇毒念已然成空，怎肯再受活罪，猛地坐起猙獰的怒視着童不老，厲吼一聲「老子化鬼也不饒你」，接着彈身而起，撞向青石，生生把一顆狗頭像他寶貝兒子一樣，撞的失去原形而死。

元兇雙雙喪命，童不老和車飛虹自然的步向了卓申生，問東問西問個沒完，總之一句話，卓申生倖獲天祐，被老鬼王看中要收爲傳人，沒受大苦，也沒被變形成爲銀狼。

於小喬責令秦樸全力照拂申生，其餘要隨着童不老和車飛虹，等待着莊子磊的消息，準備一舉攻破別莊解救莊中無辜。

莊子磊從多年前被迫成爲史老鬼父子的鷹犬，就在等機會，終於機會來到，由於大妞二妞的指點，童不老和車飛虹很容易的找到莊子磊這一隊，童不老決定先找莊子磊，有他的原因，一是素識，再者深知莊子磊爲人方正，今竟淪爲惡鬼城爪牙，必有苦衷，果然在坦誠相見下，問出莊子磊一家皆被毒禁，本身也被迫服下毒丸，童不老慨諾代爲醫治，更說出行事計劃，莊子磊承諾聯手除惡，終於使呂不煥和史連城及史雲，得報而死。

有莊子磊帶路，別莊很快已被掃平，史連城親信爪牙無一漏網，救出二十四名銀狼子，和數十童男女，於小喬令召無敵堡好手，大隊趕到，可能問清姓氏家鄉的，全送回使能一家團圓，有七名童子，已無家可歸，全收於無敵堡中，着年事已高爲人忠誠而又無子無女的人領養，諸事皆定，對數十銀狼却爲了大難。童不老再考慮過很久之後，認爲除了頭部之外，其他地方可以清除狼的痕跡，只是四肢業已變形的，就無法再能恢復正常了。

車飛虹却悄悄找上丐帮，以「竹令」信號，將這件棘手事報上師門，在十六之後，一個道貌岸然的老者，押着三輛全是變白馬的快車，到了無敵堡，別的不說，只看堡主迎出十里，躬身答對，和車飛虹跪行大禮，就可以料到老者的身份，次日一早，所有銀狼全登車上路，他們成了「天風老人」的貴客，老人更煩及門中僅存一位長老，以昔日「快活谷」老神仙所傳奇術，緩慢的使這些可憐的銀狼，重又恢復眞眞正正人的模樣，大妞和二妞，成了專司訓練這數十由人變狼再由狼變人的孩子，其間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蹟，只因已不在本篇範圍，此處亦不再交待，「銀狼」一篇，至此終結。

（續完）

少林七十二神功之一

最新甩手運動

易學神速

神光・文　盧令・圖

甩手療法的眞象

中國的中西醫結合治療，針灸革新民間丹方的活用，早著成效，震動世界，最近整個中國又進行一種新的醫療方法，這就是由「易筋經」改革過來的「甩手療治」。這種療法對治理癌症，腫瘤，血壓高，肝硬化，神經衰弱等都有意想不到的療效。本刋得到「內部傳達」之第一手材料，現在全文刋出，供海外醫藥界人士參考。資料珍貴，萬勿等閒視之。

甩手療治最初是本刋從一位讀者收藏家所得，本文亦曾刋於本刋第七六三期，現徇各地讀者來信要求重刋一次。現再加搜集其他資料刪飾添潤，務使讀者對本法更爲了解。此法很好，對心臟病也有很好療效，不妨一試，但貴在堅持。它有充分的理論根據，甩手時要身體站直，腿伸直，腳趾用力抓住地下兩腳距離等於臂寬，兩臂同方向前後搖甩，向後用點力氣，向前不用力，由惰力自行擺回，兩臂伸直不宜彎，眼向前看，心中不懷雜念，只數數，開始由二三百起，逐增做到每次一千多次至二千多次，約半小時之久。

甩手運動是一項十分有益的健身運動，近來香港參加鍛鍊的人越來越多，很多不治之症都一甩而愈，效果驚人，而又不易相信。甩手學會易，效果快，所有慢性病大部份可以治癒，不論什麼病，並不是固定不變的，關鍵在於鬥爭，一鬥到底，就是勝利。

甩手的作用：甩手原名「達摩易筋經」有十二卷，名氣很響，書裏提到它，但早已失傳，現在發掘出來，是中國最可貴的民方，文化遺產之一，可惜暫時不易爲很多人所理解。自從本刋第七六三期發表以後，便爲香港社會人仕及海外東南亞一帶地區都大受歡迎及注意，故紛來函要求重刋一次，目前市面上所售之所謂「甩手××」及「××秘笈」都是採用本刋之資料而刋售者。

甩手的特點是「上虛下實」，動作柔和，精神集中，兩手搖動，這樣可以改變體質差的上盛下虛的狀態，使下部堅固，上身輕鬆，疾病自去。

甩手十六訣，上宜虛，下宜實，頭宜懸，口宜隨，胸宜絜，背宜拔，腰宜軸，臂宜搖，肘宜沉，胸宜垂，手宜劃，腹宜實，跨宜鬆，肛宜提，跟宜石，趾宜抓。

甩手秘訣的解說

上宜虛

心中無憂無慮，思想集中，動作柔和，心平氣靜。

下宜實

自橫隔膜以下要保持「實」，保持緊張，要用力，小腹要收縮，腳趾用力釘於地上，腳跟也要用力踏牢在地上，大小腿都保持緊張狀態，脊椎骨要像樁柱一般直立。

上圖示範：開始甩手時，要身體站直，兩腳距離等於肩膊寬度，兩臂伸直，眼向前看，心中只是數數，不懷任何雜念。

頭宜懸

頭部要好像有一條繩索把頭掛着一般，臉部要從容自然，左歪右斜，或是低頭仰面，都是不正確的姿勢。

仰面是不正確



低頭是不正確

背宜拔

注意不要弄成駝背姿勢，腰部垂直，兩肩不聳起，胸骨不挺出，背後自然向後突出。

腰宜軸

腰部要放鬆，要正直並具下沉之勢，臂部不突出，保持上下身之垂直。

臂宜搖肘宜沉

要使兩肩與肘自然放鬆並具下沉之勁，幫助血氣往下沉，肩肘往下沉，兩臂自然搖動一上一下而使血氣活躍，全身相通，脈脈相連。

腕宜垂手宜划

手指不要張開，不要用力繃緊，但求自然（見上圖）手背向前掌心向後，動作像划船。腕部應具有向下墮的勁力，用力時，勁力在腕部發出。

腹宜實肛宜提

用氣沉小腹，放鬆腹部肌肉，自然下墮而逐漸充實，使下身穩沉。至於肛宜提的意思就是要好像大便急迫時，自然把肛門四週的肌肉緊束起來的動作一樣。

錯誤



正確

口宜隨

口部要放鬆自然，口唇要輕輕閉闔，牙齒不可咬緊，但要輕輕閤上，舌頭則輕舐上顎。這可使口腔內津液分泌較多，隨時可以吞下潤喉，喉頭亦不致乾燥，同時吞下津液亦可幫助消化。

胸宜絜

胸部要自然平正，不凹也不凸。使胸部有寬舒之感，兩邊肩部要放鬆而微微向前。因爲如果胸部放鬆，就可使血氣下沉，配合上虛下實的要求。

跨宜鬆

兩足距離等於兩肩的寬度，跨關節及肌肉放鬆可助腰腿更靈活。

跟宜石趾宜抓

腳趾是平衡和支撐全身的根基，所以腳跟要好像石頭一樣穩定。脈從腳跟起，甩手的重心在乎腳，如老樹生根一樣，使腳裏血氣起了按摩作用而通達全身。至於足趾在站立時，應該像抓物一樣地抓住地面。

反應問題

針灸推拿有反應，反應就是氣血起變化，反應是胸腹鬆了，腳生熱了，四肢末梢原來血液不足地方走到了，三竅通了，打呃放屁，酸痲脹痛，血爬震動等等，病區反應都是正常的，有益的，只要不斷總結，則改善體質，戰勝疾病，是毫無疑問的。

甩手何能治病？人體內的主要矛盾是什麼？中醫以為是「血氣」，「血氣」有了問題，百病叢生，從量變到質變，反之「血氣」通暢，百病自去，根據這一原理，甩手能根本改變血氣，改變體質，抓住了主要矛盾，一切矛盾當然迎刃而解了。

學習「甩手法」訣要

必須要有恒心，耐心，動作柔和，精神集中。如果你自信確實可以做到上述四點，那麼你就一定可以達到理想。在你還沒有進行「甩手運動」練習前，你應該先了解一下「甩手十六訣」是在運動姿式中具體規定的基本要求。

甩手動作要領

在進行甩手運動時，自橫隔膜以上必須保持寬弛，保持從容，也就是要盡量放鬆，這就是「上宜虛」的奧妙。而胸中摒除雜念；頸骨要鬆弛，讓頭部好像有人揪着髮懸在空中似的。口部則任其自然，兩眼在遠處選擇固定目標前望；胸部要放緩，讓肺自然呼吸；臂和肘也要自然垂下，就像兩支船槳垂於肩胛的鉸鏈骨上一樣。

以上所說的都是「上虛」的要訣。至於「下實」，則必須注意：自橫隔膜以下，則要保持「實」，「實」的意思是指要保持緊張，要着力，小腹收縮，提肛；腳趾要用力釘在地上，兩腿稍彎之外，一對足掌要擺成「人」字形，腳跟也要用力踏牢在地上，使大腿與小腿保持緊張狀態，此即所謂「上虛下實」的「實」。至於脊椎骨更要如椿柱的直立。

練習甩手運動室內室外均可，時間亦無限制，早晚不拘；根據不少有經驗之人仕指出：當每次練習完甩手運動之後，或畧做一段短短時間之柔軟體操，如此更能令身心舒暢。

練習甩手運動的步驟

一，兩腿橫跨分立，兩腿之間的距離與自己肩膊的尺寸寬度一樣。

二，兩手在肩旁自然地垂直，手指駢攏，掌心向後。

三，小腹收縮，腰要直，背要稍為上升，頸骨放鬆，頭和口均要盡量自然和放鬆。

四，腳趾頭力抓地上，腳跟也要用力向地上緊壓，大小腿肌肉收緊。

五，兩眼在遠處選擇一個固定的目標往前望，摒除心中一切雜念。注意力必須集中在兩腿之上。

六，開始甩手。起手向前甩（虛）而不用勁，手的高度要保持自然，但約與身體三十度角（請參閱右圖）左右。同時要注意腳趾，腳跟，腿部要用勁。當雙手垂直時，則向後甩（實）。這時候要用點力，甩至肌肉有反作用力存在時，便自然回擺。此時手的高度約與身體成六十度角（參閱右圖）左右。這時並可利用意念數數（一前一後才算做一次）。

開始甩手時，初則是雙手輕輕的向前推，然後稍為用點勁力像扒槳似的甩向背後，一前一後才合稱為一次。甩手時的力道也跟站立的「上虛下實」原理不謀而合，這是說，向上甩時是虛，只利用牽引肌的反作用力和地心的吸力作用往回擺，而完全毋須用勁。至於所謂向下甩，實際則是向後甩的意思。

七，練習甩手運動，切忌操之過急，應該循序漸進，初學者可由二三百次起，然後逐漸遞增，如果每日能做二三千次（約需半小時）已經能達治病防病之功了。

八，初練習甩手運動至二三百下時，往往有飽呃，或會放屁，有時甚至兩腿酸痛，出汗及皮膚現紅等反應，這都是正常的現象。因為打呃和放屁，表示腸胃蠕動增加，消化機能促進；至於腿酸則表示氣血下達於雙腿，不會有上重下輕的現象。

甩手治癌

一，朱永華，七十六歲，做了多年氣功。發現胸瘤（癌），肺癌……決心與它（癌）鬥一鬥，於是上午甩二千，下午甩二千，晚上甩二千，結果反應很大，鬥爭五個月後消除。

二，馮一波，四十八歲，男，××木工，患關節炎，大便下血一年多，同時患食道癌，甩手後兩種病見好，食道癌逐步消除，情況改善。

三，張尚文，四十五歲，男，在夜總會工作，生一個東西在××部，在××醫院切後證明是淋巴瘤，每日甩一千次後，胃口大增，三個月後就去上班，至今二年多。

四，徐志强，六十歲，男，染漆廠工作，於年前患上半身不遂，再去檢查一次認為是癌，肺裏檢查有瘤……甩了幾個月，半身不遂漸好，再去檢查，癌和瘤都沒有了。

癌到底是什麼？癌和瘤都是氣血的結駁，經絡阻塞不通的結果，也是應「吐故納新」，由於血液轉緩慢，質量，淋巴，粘液，胆汁等等變化，由於血液動力功能不足，熱量不足，就排不出，消不脫，甩手後胃口開，新血增，肩胛動，上部負担（僵硬）解除，腹部橫隔膜，因甩而升降活躍，使腸胃間動氣產生，腳間動氣有與奮與抑制作用，到了血液產生熱量，有利於吐故納新，保氣益血。

肝硬化

甩手治肝病，效果是肝硬化，晚期腹水也能治，發炎腫大就不談了，為什麼？還是一個氣血問題，肝病不適，是氣的不舒，有積水，積氣，你不能排出，當然難過，影響胃，脾，胆等，而甩手來講能解問題，新陳代謝改變。

硬化了，是死了，還能改變？這是形而上學，硬化是質量，肌能萎糜不振，是事實，但還有矛盾，主要是瘀血動力不足，甩手一張一張，但使氣血活躍，一面開胃新血增，九竅通，毛孔開，肝就停滯狀態逐漸新生，沒有軟也沒有硬，軟變硬都是有變化的，有思想問題，要破除迷信，敢字當頭……，我們講硬化，還是新舊兩個力量在搏鬥，鬥爭的結果，舊的力量佔優勢，病惡化，新的力量轉為優勢，硬就能變軟，甩手的貢獻是能在「硬化」「僵化」的問題上，扶持新生力量的作用，是中醫一個突出的創造發明。

病例摘要：

一，賴廣仁，四十五歲，運輸公司工作，六二年開始發肝炎，今年第二次發作，醫生檢查，確定為硬化，他發奮甩手不吃藥，果然掌握了甩手規律，一月後檢查，醫生大吃一驚，再過三個月檢查血，正常，隨後醫生也去甩了，因為醫生也有肝病。

二，××化工廠周仲常，四十五歲，肝硬化，胆，脾，腎有病，並有牙齒出血，浮腫等病，休息一年多，甩手四個月，上班工作至今很健康。

三，陸光明，四十六歲，塑料廠工作，肝炎休息兩年不活動，且精神更差了，今年七月，開始甩手，到十月底檢查已全部正常，甩手能治眼疾，而且是最好的治療。

四，××公司退休工人鄭文光，七十五歲，過去高血壓，戴了四十年眼鏡也不戴了，他是甩手治療的老手。

五，林亞毛，六十四歲，女，患白內障，眼前只看到一點影子，已有多年了。她回去甩手，一日甩兩次，早甩三千，晚甩一千，四週後，眼睛可以看見墻上的畫像了。

六，我的眼睛，眼光不錯，可看小點；但有砂眼，有色盲，眼皮上生了兩隻小瘤，甩手後消失了，砂眼也沒有了，體質增加，眼深陷的情況也改變了。

甩手對眼有利，是一個普通的規律，有的戴三，五百度眼鏡的甩手後不戴了，有的是看書報看吃力，看不清，甩手後看清了，為什麼！內經中說目受血而能視，還是血的問題，氣血走不到，當然引起各種病變，全身上下全通，脉脉相連，以為眼睛是獨立系統，與肌體無關係不大的觀點是形而上學的，甩手後，普遍反應是能吃飯，能走路，能睡覺，大便通，證明新陳代謝起了變化。

治半身不遂

「半身不遂」，中風，高血壓，關節炎往往連在一起的，這個就是身體內部氣血不衡影響流轉分佈，使經絡，肌肉骨節起了變化，特點是兩邊脉不一樣，一邊高（多）一邊低（小），有的每分鐘相差二十跳，十跳，而往往一邊手腳有酸痛，痲木的反應，實質上往往也有上身充血，下身走不到。

甩手對這個病有特效，為什麼？手不但能治，而且可以防止中風前奏，是兩邊血流有矛盾，因此脉理反映出來不平衡，上下不平衡。

中醫有「脉從脚跟起」的說法……甩手之所以有作用，在甩手後有變化，脉代表五臟六腑。

半身不遂，是頭重脚輕，亦即是上實下虛。

病例摘要：沈大榮，男，五十歲，××棉織廠工作，中風半身不遂二次不能起床，大小便一度失禁，吐流水膿，甩手以後，逐步正常，現完全消除。

甩手歌

（一）內中提。（二）盡按連綿搖關節，活絡舒下濁氣沉，虛實變換利開合，氣貫四肢百行脉。（三）兩脚踏實肩下沉，上三下七有重心，能去頭重脚輕病，精氣充沛體輕靈。（四）甩手治病啥原因，勝似推摩與金針，氣血不通起百病，氣和心平病難侵。

手與脈的變化

按捼脈是中醫的一大發明，古代醫學家對脈理做了過細的工作，有輝煌的成就，以脈的變化中可以了解五臟六腑的變化，體質的強弱，甩手之所以能治病，關鍵在於能改造體質，既然能改造體質，當然也能從脈理反映出來……。

一，心臟病，高血壓，一般脈浮，太快，血壓越高，跳動愈快，因此，心臟病與高血壓是密切聯系的，正常的脈是六十至八十勻長有力而深，心臟病，年老體弱的脈低是六十而微弱。

二，神經病，精神分裂症，腎臟病，一般脈快而滑，浮，串，中醫叫心腎不交，心跳能慢，病也能治。

四，血液病，淋巴結病，一般脈慢弱有的按之不動，有的左右不一樣，兩邊脈有矛盾。

四，半身不遂，中風的人往往脈兩邊不一樣，有的相差每分鐘二十跳，與關節炎也有關，一面不通，一面壓力增加。

甩手後能改變什麼

脈太快的病是血不能控制氣，氣就損失了，是血分的不足够補血，就有控制氣的作用，何處未補，從按摩腸胃能增加蠕動，對於吸收營養上去補，脈跳太慢的，在血流轉有阻碍和血量不足，甩手四肢在運動牽動背，胸，腹阻碍打通了。淤血趕去了，當然脈也正常了。脈的改變是經絡的改變，怎樣改變，脈從脚跟起，手重心在脚，脚用勁，和老樹生根和打樁一樣，打下去，使脚裏的氣血起了按摩作用，肌肉，皮膚，背節，由此而通達全身骨髓，都不難改變。

「上三下七」指虛實，「上三下七」上虛下實，更加明確地決定虛實的程度和用勁的比例。

上面三分，下面七分，手裏三分，脚裏七分，出手三分是虛回手（下來）七分是實。

全身來講，勁上面三分，下面七分，向前甩來講，開始出手是虛三分，接下來變實就是七分，從手來講，手是可輕可重的，但手裏與脚始終要保持三分與七分的比例，手重脚更重，上重下更重，上用勁下更用勁，就是上虛下實，上三下七，手重而脚不重，因此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有手，不知有脚，不用勁，不是完全放鬆，要用勁，也不是全部用勁，全鬆不起作用，反而要攪錯，而錯了在於脚放鬆，手用勁一點，就成上實下虛了。甩手十九注意手，聽了用勁當然是手裏，不知還有脚的作用，還有腰的作用，而脚與腰是無形的，要注意，脚與腰比手更重要，這點很難理解，打太極拳從中醫經絡學說研究就容易理解，甩手的手是從腰裏出來的，而腰的跟在脚，如果上（手）用勁，下（脚）不用勁，就叫失重，很多人只知道在岸上落船，跌倒叫失重，不知道頭重脚輕現象，上實下虛也是失重，很多慢性病也是失重，肩膊豎起也是失重，半身不遂也是失重，甩手的貢献就在調整失重，變爲平衡，脚提用勁有何必要？脚裏湧泉穴主腎臟，心跳快，失眠，按摩湧泉穴就能治療，就能鎮靜，脚裏還有五臟六腑的大小穴位可以治五臟六腑的病，用勁即是調整，即治療，萬病一針是誇大了，但針灸推拿治病，不止百病，因此甩手治百病並不誇大，甩手本身是一個奇迹。



馮嘉
奇俠司馬洛故事
鬼殺手
馮嘉
緊張、 $4.00
曲折、
神奇
百看不厭
虎眼
奇俠司馬洛故事
馮嘉
$3.00
恐佈
緊張
刺激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四八四二二一(四綫)